

剑

气

红

上

颜

34

萧逸作品集



剑气红颜

## 第一部

### 桃花劫

#### 游龙雌伏 牝鸟雄飞

小红鸟又翩翩地飞临了，它总是在这个同样的时候，来向这一对姐妹问安的。

在它清脆的一串鸣声里，似乎是在说着：“起来了，小姐们，天可不早啦！”

然后它总是要等到小楼的东角，那扇翠绿色的竹帘子卷起来，露出了她姐妹中的一人，用略带厌烦的口音说：“知道啦！”

到此，它的任务才算完成，然后才翩跹着，让红色的阳光，炫耀着它红色的羽毛，飘飘然如一片红叶似的，投向后岭浓林深处。

然后，就有像百灵鸟似的动人歌声，由这座小楼内传出来，那是她们起床了。

请看，竹帘子卷起来，那穿着绿色睡袄的大妞儿，正在伸着懒腰。

“讨厌的小红毛，每天都叫，叫，叫——”她用手拢了一下微微披散的头发，显得不大带劲儿，嫣红的两腮，就像迎风打抖的两朵桃花，而惺忪的睡眼，却像是闪烁在云雾天的两粒晨星。

“姐姐！”她曼声呼着，“今儿个该你打水了，昨天是我打的。”

“才不呢！”姐姐推开门进来，她稍稍的比妹妹高一点，可是面貌乍看起来，竟酷似一人，一身轻便的短装，展露着她丰腴的胴体，在她雪白的小腿足踝处，配戴着一双碧光闪闪的翠环儿，是那么的高洁而不染纤尘，而她姐妹这种特殊的装着，确是和当时一般少女有异的。

你只看，她们那不拘形式的发式，和用白色细草所编织的软鞋，当可知她们是久离人群而身世诡异了。

“怎么不呢？”妹妹叉着腰，说，“昨天你不是去妈那边做衣服，你忘了呀？”

姐姐不禁破唇一笑，露出白细的一口玉齿，脸色微红道：“算你有理，我去就我去，这也没有有什么嘛！”

妹妹笑了一声：“你想赖皮可不行，本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姐妹斗口本是常情，尤其是在这对孪生姐妹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她们的芳名是花心怡、花心蕊，心怡较心蕊早生一个时辰，因而居长；二女因年貌相若，初看不易分辨，可是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一下，你会觉得心怡较心蕊略高，而最怪的是，二女眉心各有一粒红痣，心怡在左，心蕊在右，这两粒眉珠，更为她姐妹带来了无限妩媚，无怪乎她们的母亲一代侠女紫蝶仙花蕾，视她们为掌中禁珠，从不容世俗江湖，轻越雷池一步了。

一切都是谜——对她们姐妹来说。

她们真纯幼稚得可怜，虽然二十年来，她们读了几乎满满一房子的书。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并且学成了一身诡异超凡的武林绝技，可是对于某些事情，她们却是那么的陌生，她们唯一的知识，说得切实一点，仅仅限于书上所记载的一切，离开书本的事情，她们完全不知。

说穿了不奇怪，因为二十年来，她们姐妹的足迹，只限于这方圆五十里

内的深山巨岭，除了母亲以外，“人”这个空虚的名词，对她们实在很茫然，很费解！

心怡提着一双大桶，轻巧地穿行着山道，直向后岭山泉行去。

迎面的晨风，扑吻着她的脸，她感觉到和往日一样的清新愉快，虽然打水这件事，在她来说，是感到很讨厌的，可是习惯上使她心甘情愿。

在瀑布左面的巨石上，她姐妹架有一个专供打水的轱辘，下临涧水少说有二十丈之深，每天她们要如此地汲取满满的六大桶清水，寒、暑、风、雨无间，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

一声清楚的马嘶之声，由岭前乱林中传出，一匹四蹄如雪的骏马陡然窜出，骏马之上，微微哈着腰，低着头，坐着一个长身俊秀的青衣少年。

他微微朝着心怡掠了一眼，那匹乌云盖雪的骏马，已把他飞快地载进山内去了，留下的是剑鞘磕碰在马鞍上的铮铮之声。

花心怡惊异得目瞪口呆，由不住手上的桶也掉了，“啊……人！”她喘息道：“男人！他一定是一个男人！多奇怪啊！他的样子，他的衣服和他的马，天呀！”

她想到：“这一切不正是像书上所画的一样么？”

忽然她蛾眉一挑，纤腰微扭，纵身如箭，起落之间已扑抵林前，可是太晚了，那人和他的马，就像一瞥惊鸿似的早已消失了。

“哦……”她怔怔地捏着手说，“我怎么能任这个野男人擅入此山呢？如果妈知道了……”

想到此，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由不住从眉心里沁出了汗来。

真可怕，想不到，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陌生人，而对方又是母亲口中所描叙比洪水猛兽还可恶可怕的男人！

想到此，她真有些麻木了，这人胆子太大了，他莫非没有看见母亲所立的戒碑么？

木立了一会，她又重新回过身来，慢慢拿起了桶，直向泉涧行去。

这是一件隐秘，也许是一种巧合，不过，花心怡却把它紧紧地锁在内心，在她以为，这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是不便告诉人的，甚至于妹妹心蕊。

傍晚，这片树林子里，开始飘落着霏霏的细雨，包括这所为翠竹所搭建的小楼，都为雨水沐浴得绿亮亮的，甚是可爱。

心蕊在窗前曼声地高歌着，她姐姐却怔怔地托着腮，坐在书桌前想着心思，想着今晨那划生命的一件奇事儿——一个男人！

忽然，心蕊尖叫道：“姐姐快来，快来看！啊……一个人。”

心怡不由玉手一按桌沿，已闪至窗前，急促问道：“哪里？”

心蕊闪烁着眸子，用手指着窗外兴奋地道：“那不是吗？是一个男人……姐姐！”她低低地跳了一下。

在烟雨迷漫里，一个俊朗的长身少年，正自踽踽地在雨地里行着，雨水已把他身上那袭青布的长衣湿透了，可是他仍然不停地在林前来回踟蹰地行着。

花心怡不由轻轻地“哦”了一声，她觉得脸上一热，很快地退离窗前，微愠道：“把帘子放下来，不许看。”

心蕊退后了一步，喃喃道：“为什么？”她的脸也有些红了。

“这是一个男人，妈妈曾说过的话，你莫非忘了么？”

“可是，这个人，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心怡摇了摇头，面色镇定地道：“我们不要理他，只要他不侵犯我们。”

花心蕊慢慢松下帘子，可是她却发现那个雨中的少年，正自痴痴地向自己怅望着，他那亮若晨星的一双眸子，虽只是隔林远眺，却令心蕊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之力，她由不住也呆呆地立住了。

花心怡叹息了一声，把妹妹拉至一边，轻声嗔道：“小蕊，你怎么啦？丢不丢人？”

“姐姐！”心蕊用力把姐姐一推，娇红着脸，走到了一边，然后，翻了一下眸子说，“他一直往这边看呢！怎么办……姐姐？”心怡往窗口瞟了一眼，轻叹口气，说道：“这人真是……干嘛站在那边淋雨？他是……”

“姐姐！”心蕊又偎过窗前，透着帘子，她仍能看见他，然后小声说道，“你看，他的衣服多奇怪，他长得真高啊！”“他可能是来找我们的。”心怡害怕地说，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那怎么办呢？”心蕊扬着眉毛问，可是眼角再次地向窗外瞟了一眼。

“啊！他……他走了。”

她用劲地把帘子拉起来。

果然烟雨迷离中，已失去那少年俊朗的影子。

心怡慢慢地凑近窗前，她冷冷地说：“他如果再敢来此，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厉害！”

她狠心说了这句话，其实内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她并且认为这个男人是再也不会来了。

忽然，前院传来一阵轻微的门铃声，二人立刻一愣，心蕊一跳而起，却为心怡一把拉住了，她讷讷地说道：“带上你的剑。”

花心蕊茫然地点点头，她们分别自墙上摘下了剑，心蕊问：“姐姐！我们要杀死他？”

心怡看了她一眼，冷然道：“你莫非忘了妈的话，男人是世上最坏的东西。”

她说着玉腕振处，已把长剑掣了出来，娇躯轻点，已向前院纵去，花心蕊也自鞘中抽出了剑，紧紧跟上，这时大门上的小铃铛，仍在轻微地颤抖着，铃声叮叮，显示出门外人是如何的犹豫心虚！

心蕊单手握紧门栓，猛地把门拉开，她姐妹一并闪身而出，果然面前昂然立着那个雨中的少年，雨水正由他脸上像小蛇似的淌着，他那浓黑的长眉，挺亮的一双眸子，啊！男人！

她姐妹望着他，望着这个陌生的人，一时都愣住了，少年红着脸，深深地打了一躬，朗声道：“在下万斯同，因奉师命，来此附近访一前辈，不觉迷途谷中，不知二位姑娘，可肯指引迷津否？”

他说着后退了一步，昂身而立，一面用左手摸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很尴尬地笑了笑，脸色很红。

心怡蛾眉微微一挑，冷笑道：“你说谎！”

万斯同吃了一惊，讷讷道：“姑娘为何如此说呢？在下从不说谎。”

花心怡看了妹妹一眼，抡了一下手中剑，说：“今天早晨，我就看见了他……小蕊！”她瞟着心蕊冷笑道：“我们拿下他。”

万斯同急得双手连摇，大叫道：“姑娘，不可造次，听我一说就明白了……我……”

才言到此，心怡冷森森的剑锋，已逼近他喉下，吓得他急向左面一闪，

可是心蕊这时候也自左面挺身而上，掌中剑“野蝉渡枝”，如梭似的直向他右胯刺来，万斯同这才知道厉害，当时低叱了一声，“姑娘，你们太不讲理了……我……”

剑势既展，岂有中途而止之理，花心怡一咬玉齿，向前猛进一步，掌中剑如同一泓秋水似的，直向少年全身卷去。

她同时发现到妹妹有意剑下留情，否则对方决不至于如此轻易就闪开，心中很是不悦，所以剑下更加了几分功力。

少年原也有一身绝技，只是他万万意料不到，对方少女，竟会有此超然武技；再者自己以礼造访，本无恶意，似不应贸然出手还招，有了这种心理，再加上花心怡安心取胜，自然他是非吃亏不可了。

心怡剑招再次展出，娇躯却如同狂风飘絮似的突然腾起，万斯同方以师门所授“迷踪七影”身法，向一旁闪躲，见状不禁一惊，他骤然忆起这种身形，正是师父一再告诫自己小心提防的招式，可是已经太晚了。

二十年前，紫蝶仙花蕾，在退隐本山五云步之前，就曾使过这套得意的“花心八剑”，在江湖上极具一时之威，很是威风，直至今日，一般老辈中人，尚能绘影绘形地把她这套诡异的剑法，在武林中传述着，所以万斯同一望即知。

他低呼了一声，道：“姑娘！请住手！不可……”

说着猛地向下一伏身子，背腕抽剑，可是他的剑还没抽出一半，一口冷气森然的剑刃，已压在他的右腕之上，同时心蕊在一边尖叫道：“姐姐——”

心怡抱剑入怀，右足向前一点，万斯同只闷哼了一声，“噗”地倒地不起！

心蕊持剑悲声道：“你杀……杀了他了？”

心怡一面还剑于鞘，冷冷地说道：“我才不杀他呢，我们把他交给母亲。”

她弯身看了看他，脸色微微发红地望着心蕊道：“现在你可以把他弄进去了！”

心蕊收了剑，伸一只玉手提了一下他的胳膊，玉面绯红地摇头说：“我怕……”又讷讷道：“我们一人提一只好吧？”

花心怡觉得不大对劲儿，可是除此也别无良策，她轻轻点了点头，姐妹二人，各伸一手，把倒卧在泥地里的万斯同提了起来，在接触到对方的臂肌时，二女俱不禁双颊如焚，她们互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匆匆向门内行去。

在布置雅洁的一间书房里，万斯同被结实地绑在一张睡椅上，从头到脚，都为密密的丝绳缠得紧紧的，他背上的那口长剑，也被解下来搁在一边，虽然他已经被解开了穴道，可是他仍在昏迷之中。

花心蕊坐在一边，秀眉微蹙，以无限怜惜的目光看着他；心怡却来回地捏手走着，她对心蕊说：“我们不要在这里，离开他，让他一个人在这里。”

心蕊轻轻地道：“他会死的呀……还是……”

“还是怎么样？”心怡微微冷笑地盯着她，说道，“妹妹！你真的把妈的话忘了么？”

提到了母亲，花心蕊不禁打了个冷战，她轻轻哼了一声，一面站起来道：“你倒真是妈的信徒！”

说着她就赌气出去了，心怡一个人发了一会儿愣，万斯同这时发出了轻微呻吟之声，她不禁往椅上向他瞟了一眼，见对方剑眉紧皱，额上汗珠点点，

似有无限痛苦，她的心蓦然软化了，一时真有些不知所措。

室外传来心蕊酸酸的声音：“你叫我出来，怎么自己留在里面？”

花心怡玉面一红，蓦地闪身而出，她望着妹妹说道：“我可不像你……你别乱猜！”

心蕊撇了一下嘴，顺手自一边取过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着，可是她内心再也不如往日那么宁静了，那个一生之中，她首次看见的男人，竟是这么一个秀逸英俊的模样儿！

“他嘴唇上下怎么会生着一些短短的黑毛呢？哦！那是胡子，男人都有的……他膀子多粗啊！”

脑子里这么想着，由不住向心怡瞟了一眼，却见她闭着眼躺在椅子上，那微微合着的睫毛，不时地轻轻动着，忽然她跳起来，跑到一边把帘子放了下来。

“干什么？”心蕊问。

“小红鸟要来了。”心怡红着脸说，“它会发现有陌生人在此的。”

心蕊不禁掩口笑了，她伸了一下胳膊，道：“我以为你真那么狠心！原来你想得比我还周到呢。”

心怡薄嗔道：“你不要乱说，他死他活，我才不管呢。”

“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

“谁关心，我只怕妈妈发脾气……再说这个姓万的来此干什么，我们还应该问一问。”

天空传来一阵清晰的鸟鸣之声，那“呱呱”声音就像是乌鸦，可是比乌鸦还要刺耳得多。

花心蕊忙跑到了窗前，掀开帘子向天上挥着手道：“我们在这里，不要叫了，你可以回去了。”

可是小红鸟却低低飞临窗前，它鼓着血也似的红翅膀，把身子定在空中，口中仍然刺耳地鸣着，直到花心怡寒着脸走过来，它才算放心了，你看它像燕子似的斜着身子，在这座小楼上低飞掠过了一周，才向后岭鼓翅而去。

“真气人，这小东西被妈宠坏了！”花心怡一面卷起帘子，一面说，“它越来越精了。”

心蕊扬了一下秀眉，冷笑道：“总有一天看我不宰了它，小奸细！”

室内传来了一阵低咳的声音，万斯同微带愤怒的声音道：“二位姑娘，这是为何？我万斯同并非这么好欺侮的，你们还不松开我？”

心蕊低头一笑，瞟着姐姐道：“这家伙醒了，怎么办呢？”

心怡冷哼了一声道：“就不松开他，看看他怎么办。”

“还不松开我？”

万斯同以更大的声音吼着，心怡微微冷笑不语，在发怒无效之后的万斯同，显然是变更策略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二位姑娘，请你们想一想，我们并无仇啊！”

心蕊忍不住“噗”地一笑，小声道：“软了！”

“我只是迷路谷中，向二位姑娘打探一位高人，为何平白无故如此对我，你们不觉得太失礼了么？”

心蕊正要开口，却为心怡止住，她冷冷地向室内道：“你莫非没有看见入谷处的戒碑么？”

“没有。”万斯同惊奇地道，“真的没有。姑娘，是什么戒碑？”

花心蕊小声说：“他没有看见呀！”

心怡白了她一眼，仍然冰冷地说道：“那么，我再问你，早晨骑马的那人可是你？”

“是……”万斯同叹了一口气，道，“姑娘，请松开我好不好？这样怎么好谈话呢？”

花心怡冷笑道：“姓万的，你在我们这五云步中窥东窥西，定非好人，还说什么迷路谷中，分明是花言巧语，哼，你可不要欺侮我姐妹不通人情世故！”

万斯同急道：“姑娘你错了，我实在是来此访人，迷路此谷已非一日，前三日已发现二位姑娘隐居于此，本来早想拜访，但男女……唉！总之，我绝非是如同姑娘你所想之人。”

心蕊徐徐站起身来，小声道：“姐姐，他也怪可怜的，我们松开他就是了。”

心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心蕊红着脸又坐了下来。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才不能这么就相信他，如果我们一旦放开了他，可能他就……”心怡小声地附在心蕊的耳边这么说。

“大概不会吧！”心蕊的脸很红，她轻轻翻着眸子望着姐姐，“小红鸟也回去了，妈不会知道的。”

心怡轻轻叹了一口气，她多情地望着妹妹，相处了整整二十年，她第一次了解到心蕊的感情竟是如此的脆弱，她其实早就感觉到那个叫万斯同的人，并不是一个坏人，可是她总认为，对于男人，是不应该还以颜色的，现在她真后悔把万斯同擒回家，当时放他走也就算了。

“姐！我们松开他好吗？等雨停了，叫他走就是了。”

望着心蕊，她不由低低叹了一口气，轻轻道：“随便你吧，我不管。”

心蕊高兴得由椅上一跳而起，匆匆就向书房行去，在书房里，她看见那个叫万斯同的男人，正用那双充满了期待和惊异的目光盯着她，她只觉得全身一阵火热，当时就痴痴地呆住了。

“姑娘……你……”万斯同尴尬地说，“你能把我解开么？”

花心蕊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慢慢走过去，伸出手来，轻轻把缠绕在他身上的丝绳解开，万斯同不禁面现喜色，他轻轻道：“谢谢姑娘！”

心蕊的目光，迟滞地在他的脸上凝视着，万斯同已翻身坐起，他活动了一下筋骨，微微汗颜地说道：“那位姑娘呢？你们是……”

当然意味到了，对方那秋水似的眸子，仍然没有离开自己，他不禁感到有些不自然了，望着心蕊，他有些窘迫地笑了笑，花心蕊也笑了，她的目光，像观赏风景似的，从头把万斯同看到脚，又细细地看他的鞋，看他的衣裳，看他的头发和手……万斯同窘极了，他低低地咳了一声，重复道：“谢谢姑娘……那位姑娘呢？”

“你先不要管。”心蕊笑着说，“我要你坐下来。”

万斯同点了点头，用手把衣服拉了拉，在一旁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花心蕊好奇地问：“你真的是一个男人？”

万斯同不禁蓦地一惊，他眨了一下眼睛道：“你……你说什么？”

心蕊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笑，她扬了一下嘴角，又问道：“我是问，你真的是一个男人？”

万斯同的脸上闪过了一层迷惘之色，他几乎有些哽塞住了，这时门帘掀



处，花心怡寒着脸已走了进来：“小蕊！你不要乱说话。”

心蕊忸怩道：“没有呀！谁乱说了？我问他是不是男的，这也没有什么呀！”

心怡气得叹了一口气，脸红如火地瞟了万斯同一眼，万斯同正在尴尬地笑着，他向心怡欠身道：“令妹真会开玩笑……姑娘见笑了！”

心怡直觉心里通通直跳，也难怪，试想一下，第一次和陌生人说话，而对方又是个男的，她微微颌首回礼，不好意思地道：“方才愚姐妹太冒失了……尚请万兄不要介意才好！”

万斯同此刻近看这姐妹二人，愈觉得冰莹秀质，玉貌花娇，姐妹并上，宛如一双玉树，一颦一笑，一言一动，无不美若天人，似此天香国色，万斯同真感为有生所仅见，他虽绝非轻薄孟浪之流，然好好色，恶恶臭乃人之本性，一任他口心相问，也不禁有些意态撩然！

他望着这一双姐妹，一时竟有些木然了。

花心怡淡淡一笑道：“万兄请坐。”一边用浅绿色玉盏倒了一杯竹尖凉茶，双手捧至万斯同座前，万斯同始愧然惊觉。

他双手接过杯子道：“谢谢姑娘。”

心怡这时面色忽冷，她徐徐道：“我姐妹因限于母亲家法，又避世过久，不便待客，万兄略歇息后，即请自便，愚姐妹不恭处，尚乞海涵！”

万斯同顿时心头一冷，不禁把先时一番遐思，打消了一个干净，当下苦笑，欠身道：“姑娘如此说，就更显得我不对了！”

他说着把桌上茶杯端起饮了一口，遂起身道：“我这就告辞了，多谢姑娘赐饮之恩……”

心怡不禁愣了一下，这时万斯同已立身欲行，忽然心蕊招呼他道：“喂！你先别走呀！”

万斯同苦笑道：“姑娘，尚有何事吩咐？”

心蕊瞟了姐姐一眼，羞涩含笑道：“你不要慌呀！你看看你这身衣服，这么湿，你怎么走呀！再说，外面还在下雨，不妨再等一会。”

万斯同含笑道：“好自然好，只是我不便打扰！”

他说着看了心怡一眼，见对方一双明澈澄波双瞳，正自似有情又似无情地注视着自己，和近侧心蕊的嫣然笑影，映衬得愈有情趣，一时，他的心就再也硬不下去了。

心蕊嚤然一笑，薄嗔道：“叫你留下来，你留下就是了……等会儿雨停了你再走就是。”

心怡姗姗立起道：“万兄请在此稍坐，我去拿一件便衣来给你换过，待湿衣烤干，再换过就是了。”

万斯同窘道：“这不是太……太打扰了么？”

心怡轻声道：“无妨！”说罢自去，她走之后，万斯同就转身对着心蕊讷讷道：“平白打扰，实感过意不去……”

才说到此，心蕊已娇笑道：“你不要多说了，我姐妹最见不得人客气，你快把衣服脱下来吧。”

万斯同内心一动，暗道：“这姑娘说话怎么如此直率，怎么不避点嫌疑呢？”

他奇怪地心蕊脸上看着，对方那种真纯朴质，又绝非是轻薄之女，当下好不费解，心蕊见他只管呆立不动，不由秀眉微蹙道：“咦！你干嘛不动

呀？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呀。”

万斯同面色一红道：“令姐取衣尚未回来。”

心蕊格格一笑道：“你们男人真是，她去拿她的，你脱你的嘛，这样会生病！”

万斯同心中一硬，心说：我也太多虑了，即使是脱下长衣，内中仍有中衣，不愁肌肤外露，又怕些什么？反倒不如对方少女大方豪爽，想着转过身，把外衣脱了下来，这时心怡也进来了，她手中拿了一件水绿色的长披风，微微笑道：“很对不起，我姐妹没有男衣，这一领女用披风，万兄请暂时披一披，好在湿衣须臾即干，即可换过。”

说着递了过来，万斯同抖了一下身上，笑道：“姑娘不必客气，我就这么坐一会儿就是，用不着再披什么披风了。”

心蕊拿起了湿衣，笑向心怡道：“姐姐你陪他谈谈，我去给他烤烤衣服去。”

心怡含笑道：“还是让万兄自己留下看看书吧，我也出去。”

万斯同躬身道：“姑娘请便吧！”

她姐妹迈步出室，忽听窗前“呱呱”两声鸟鸣，二女同是一惊，相互看了一眼，各自扭动纤腰，双双纵落窗前，正要拉下帘子，却是晚了一步，红影一闪，一只红羽红嘴，全身一色，大小如鸽的红鸟已翩然入室，一飞进来，即呱呱连鸣了两声，收翅如箭，直向书房中，投射而入。

花心蕊不由顺手把湿衣向一边一丢，叱了声：“不好！这小奸细发现了，这一次我可是不饶它了！”

她说着娇躯一伏，足尖微点，猛向房内扑去，心怡这时也乱了手脚，因为小红鸟此刻突然出现，意识到定非佳兆，她伸手去抓帘子，想把它放下来，可是就见当前白影一闪，同时一股极为劲疾的掌风，向她迎面扑到，冷笑声中，一人低叱道：“快闪开，无耻的贱人！”

花心怡双掌交叉着向上一封，足下狂风飘絮似的已闪出了七尺以外，再向来人细观时，不禁把她吓了个面无人色，颤声道：“妈，你老人家来了！”

夺窗而入的，是一个长发拂肩，面容如霜，长身瘦削的妇人，由面上看来，这妇人可称得上是一个绝色佳人，只是她那惨白的脸上，竟看不出有一丝血色，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眸子里，闪烁着凌厉可怕的光彩，整个的人看来，就像是冰块所铸成般的冷酷和无情。

这妇人穿着一身如雪似的白绫衣，腰系红色丝带，足上是一双红色皮制弓鞋，鞋尖如剑，腰姿婀娜，她左手持着一支翠竹所雕制的长笛，身形飘落，竟是轻如飞燕，没有带出一点声音，由年岁看来，这妇人绝不超过三十五岁，事实上她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

这时，红鸟的鸣声凄厉地由书房传出来，间杂着心蕊叫骂之声，甚是疾烈，心怡惊吓地呼唤着：“小蕊，妈来了，快出来。”

呼声方毕，小红鸟已惊叫飞起，心蕊却随后赶出，一眼看见母亲，她顿时吓得木立住了。

这自窗而入的妇人，正是二十年前，名噪大江南北的独行女侠，紫蝶仙花蕾，也正是这双孪生姐妹的亲生母亲，她此刻看来，确像是十分震怒了。

小红鸟已落在花蕾肩上，犹自连声惊呼不已，紫蝶仙花蕾冷哼一声，道：“你姐妹好大的胆子，我且看看你们收藏着什么！”

她说着身形一晃，已来至书房门口，翠笛一掀门帘，已把书房内一切看

了个清楚，只见她双目一睁，厉声叱道：“你是什么人？”

万斯同虽在室内，然而由她姐妹口中，已略知来人身份，不禁暗暗吃惊，偏偏此刻自己长衣已去，身着亵衣，如何能见人？一时不由羞惭得无地自容，呆立住了。

这时心怡上前黯然道：“妈，他是一个不相干的迷路人。”

紫蝶仙花蕾此刻像是已愤怒到了极点，冷冷地哼了一声，身形一蹿，已来至万斯同身前，左手张开着向外一抖，直向万斯同肩上抓去。

长衣已去的万斯同，却不甘如此受擒，他身形霍地向下一缩，闪出去了三尺以外。

他口中呼道：“前辈请暂息雷霆，听我一言！”

奈何花蕾身形展开，势如狂风骤雨，又是在极度的愤怒头上，怎会听他一言而止。

她尖声叫道：“无知小辈，你死期到了，看你往哪里跑！”

万斯同的身子本已闪出，就在花蕾发话的同时，他已发觉对方右手那支长笛，突地抖起，夹着一阵细啸之声，直向自己肩头上飞点而来，声势之疾，犹如星贯中天，一闪即至。

万斯同幼小从师，苦习技击一十五年，内外功力，堪称炉火纯青，差不多的门路，他只一看即知，可是这母女三人所施展的功夫，他却是陌生得很，非但窥不出一些门径，简直是莫测高深。

他见笛势劲疾，知道一被它点上，非仅闭穴，只怕还要落成了残废，不禁大吃一惊，心中暗愤：你个泼妇，我万斯同究竟与你有何深仇大怨，你居然下此重手？今日说不得只好开罪你了！

心中这么想着，也就不再客气，冷然道：“前辈逼人过甚，万斯同放肆了！”

他猛地一探双手，倏地扬起，以“封雪手”向外一崩，直向花蕾长笛上封去。

紫蝶仙花蕾，见对方竟敢动手递招，而且招式老练，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狂笑了一声，愈发怒不可遏，这时花心怡在一边高声唤道：“妈，你退下，待女儿擒他便了。”

心怡口中这么说着，已纵身而上，同时，回头唤道：“小蕊，还不代妈把他擒下！”

花蕊红着脸正要挺身而出，陡见紫蝶仙花蕾一个疾转，同时一股绝大劲风，自她双掌上逼出，她姐妹倏地左右乍分，飘落一旁，幸未被掌风伤着，都不禁为母亲这种绝情的动作吓得呆了。

花蕾怪笑道：“你们先站一旁，等我擒下了这畜生，再和你们算帐。”

万斯同冷眼旁观，不禁为二女不平，当下咬牙恨声道：“前辈请听我说，令媛全系一番善意同情，并无丝毫罪过，请万万不要罪责！”

他说到此，就见那似发疯的妇人，忽然阴森森地对自己一笑，那双明澈的大眸子里，泛出了一种极为无情的冷焰，万斯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心说不好，他因不惯与女性斗殴，见此情形，自知后果不佳，当下不假思索地向左一闪，把桌上自己长剑操起，猛可里，直向窗外越去，急切间，似闻得头顶有呱呱鸟鸣之声，未及抬视，已见红影闪动，一物直向自己眸子上啄来，这才想起，竟是那小红鸟，不由吃了一惊，这时再想举手已是不及，惊慌之下，也顾不得下手轻重，当下一提真力，猛然开启，一口真力直向小红鸟喷

去。

当空红鸟本系北天山一种异鸟，性灵极为聪慧，善能体会人意。

自为花蕾收养后，更是乖巧伶俐，因生具铁爪钢啄，虽是体小如鸽，差不多一般鹰隼都不敢轻易招惹，此刻一心要建功主人，不意敌人竟练有真气内力，当下尖鸣了一声，倏地振翅而起，可是仍嫌慢了一些，一时只见当空红羽缤纷，在连声啾啾中，这只小红鸟已落向一边，全身抖动不止，像有无限痛苦。

万斯同真力吐出，心中已微觉后悔，可是，时势之至此，也就说不得了，他口中大声叱道：“前辈休得见逼，万斯同去也！”

他口中这样叫着，掌中剑连着鞘，猛地直向窗棂上挥去，他原意是想把窗户砸开，越窗而出，可是宝剑方自挥出，忽见眼前人影一闪，同时剑上一震，随听一声娇叱道：“撒手！”

万斯同用力向外挣，可是对方手劲竟是出乎自己意外的大，他不挣还好，这一挣，顿时只觉得虎口发麻，宝剑已脱手而出，遂见人影一闪，紫蝶仙花蕾已迎面而立，万斯同吓得一连后退了两步，这才知道对方确系一个极为难惹的人物，正不知如何是好，就见花蕾面色极为诡异地冷笑道：“小辈，我先问你，三盒老人是你什么人？快说。”

万斯同怔了一下，遂答道：“那是家师。”

紫蝶仙花蕾猛地哆嗦了一下，讷讷道：“这么说，白鹤南宫敬是你……”

万斯同不由自主，目放异彩地道：“那是我大师兄。咦，前辈，你怎会认识他的？”

花蕾轻轻哦了一声，她脸色这时极为难看，冷冷地望着万斯同一笑道：“那么，我是更不能放过你了！”

才说到此，就见她右手忽地一动，万斯同就觉得迎面一股极为尖锐的劲风扑到，同时鼻端闻到一股生平从未闻过的异香，当下连唉呀二字均未道出，扑通一声倒地不省人事！一旁痴立的心怡、心蕊姐妹，见此情形，都不禁吓了个魂飞魄散，她们都知道，方才母亲所施展的是极为毒恶的“逼魂指”，暗藏独门秘制的“搜神阳花粉”，这种毒恶的花粉，暗藏于十指指甲尖内，为花蕾独家所擅，同时只须凝气往敌人五窍任何一窍点去，敌人中指后一任你天大功力，鲜有不被迷性昏倒，在四个时辰内，如不能获得解救，一命归阴，端的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手法。

紫蝶仙花蕾发明这种独门秘药后，自知犯武林大忌，所以素日传授二女时，一再嘱咐，若非深仇大恶的敌人，千万不可施用，以免犯众怒，二女俱引为深戒，想不到今日对这么一个陌生少年，刚一见面，即施出这种毒手，怎不令二女大吃一惊？花蕾以“逼魂指”一指点倒万斯同后，面目变得一片铁青，望着二女，咬牙恨声道：“你姐妹干的好事，你们还有脸活着见我？”

二女见母亲竟变得较平日更冷酷千倍，一时都吓得面无人色，不禁双双屈膝，跪了下来。

“妈……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只是让他暂时避一避雨。妈，你老人家千万不可误会。”

心怡瑟缩着这么说，心蕊却吓得呆了，她们四只含着泪的眸子，齐齐地盯视着这个看来如同发疯的母亲。

紫蝶仙花蕾全身颤抖地道：“好，好，你们也不要分辩，妈平日是怎么告诫你们的？不想你们竟当作耳边风，如今吃了大亏，你们……”

她伸出瘦弱的手，指着二女，气得全身颤抖地说：“你们还有脸见我？你们站起来跟我进来！”

二女莫名其妙地相互望了一眼，俱不知母亲说些什么，当时徐徐自地上站了起来，迟迟不敢前进。

紫蝶仙花蕾见状，面色变得更白了，厉声叱道：“来呀，你们如果没有做错事，怕什么？”

她说着已闪身来至二女身前，伸出双手抓住了二女各人一臂，用力地拉着二女走出了书房，来至心怡卧室，狠命地把二女向床上一推，反手把门关上，用几乎是哭的声音道：“你们要是真的失身，可怪不得……怪不得我这个作妈的，取你们的性命！”

二女闻言这才恍然大悟，不禁相互望了一眼，方才的惊吓算是扫了一光，她们望着母亲连连点头，花蕾见状冷笑道：“你们谁先来？”

心蕊咽了一下口水，讪讪道：“来干……干什么？”

紫蝶仙花蕾道：“就是你，小蕊，把你的腿露出来！”

心蕊看了姐姐一眼，心怡微微点了点头，她就莫名其妙地把裙子拉了起来，露出一只欺霜赛雪的玉腿来，害怕地望着母亲道：“妈，你要怎么办呢？”

紫蝶仙花蕾吸了一口气，指了一下心怡道：“还有你，和妹妹一样。”

花心怡只好依样而为，就见这多疑的妇人探手入囊，摸出了一枚拇指大小的羊脂玉瓶，一面走到了床前，冷笑道：“我这瓶中乃是专试贞操的守宫液，今日正好以此试试你姐妹是否为那小辈所辱。”

她说着自己扭开瓶盖，二女就见连着瓶盖，伸出一支像针管似的东西，其上沾满了红色浓液，俱不知这是什么东西。

紫蝶仙花蕾，就以这沾满红液的玉针，在二女腿膝处，轻轻点了一下，留下了两颗鲜红的红点，看起来和朱砂红痣一般无二。

二女战战兢兢地望着母亲如此施为，一句话也不敢说，花蕾点好了守宫液，收起了玉瓶，直直地站在床前，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二女腿上红点，面上带着十分悲愤的期待之色，不时地冷笑着。

那两颗朱砂红点说也奇怪，自从点上了之后，须臾即印入肌肤之内，由鲜而浓，最后变为鲜红之色，就永不变了！

至此花蕾面上，才现出一丝笑容，她伸出手来，在二女被点处用力擦了擦，再看那两颗红点色泽依旧，并未少褪，仿佛生就的一般。

望着二女，她长长吁了一口气，微微冷笑道：“还算你们聪明，没有铸成大错，你们起来。”

二女见母亲如此，知道大难已免，心中好不庆幸，双双放下裙子，翻身下床，花蕾冷然望着她们道：“如果不是我来得早，你们后果不堪设想，我平日是怎么告诉你们的，你们怎么不听？”

她用冰冷的目光，在二女脸上来回地盯视着，恨声道：“妈妈二十年饮恨偷生，在这五云步养育你们成人，不敢出山一步，为的是什么？我怕的是什么？”

说到此，她竟落下泪来，一面用手把脸上的泪擦了擦，顿了一下又道：“实在告诉你们，妈妈当年，就和你们一样的无知，所以才上了当！才……”

望着哭泣的母亲，她姐妹都不禁有些黯然，尤其是母亲的话，给她们一种“谜”样的感觉，二十年来，她们还是首次见到母亲伤心过，还是首次听母亲口中道出了这项隐秘，一时俱不禁有些神情恍惚，心怡含着泪道：“妈，

你不要说了，我们以后一定听你老人家的话！”

心蕊却只是望着母亲发呆，紫蝶仙花蕾苦笑了笑，把未说完的话中途忍住，她目光在心蕊脸上缓缓地扫着，忽然嘴唇嗡动道：“小蕊，你心里想什么？”

心蕊脸色一红，讷讷道：“我……妈……没有。”

花蕾望着她，冷冷一笑，说：“你不要骗我，你们是我生的，你们的内心，我了若指掌，孩子，你的心正在反抗我，我知道。”心蕊不禁神色大变，她猛然跪下道：“妈，我……我没有。”“起来吧！”花蕾长叹了一口气，她挥了一下手，冷冷地说道，“妈是一个最要强的人，妈也最爱你们两个，可是我绝不容许我的女儿，对我心存异心！”

说到此，她面色变得更冷了，目光在二女身上转着，哼了一声，又道：“我并不是一辈子要限制你们，只是你们的婚姻大事，却要我作主，不许你们自己挑，一旦你们成了婚，才能离开这座山，那时候你们的一切，我都可以不再管，可是现在却办不到。”

说着她目光精光地叱道：“现在，把那个姓万的抬过来。”二女不由齐应了一声，双双立起，正要出去，紫蝶仙花蕾冷然又道：“小蕊不要去。”

心蕊顿时就站住了，她害怕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母亲。

花蕾淡淡一笑道：“没什么，小怡一个人去就够了，来，到外面去。”她们走出了卧室，在客厅落座，心怡双手托着万斯同进来，战抖着道：“放在地上？”

紫蝶仙花蕾点了点头，冷笑了一声：“把他救醒！”二女不禁心中全是一愣，因为她们一向知道，母亲做事向来是心狠手辣，从不后悔，那么，又为什么要把他救醒呢？心中甚是不解，可是，谁也不敢多问。

花氏秘门的“搜神阳花粉”，施用及解法，她姐妹俩全都熟悉，曾经母亲悉心传授，所以闻言对看了一眼，心怡就把万斯同平放在地毯上，然后退了一步，探手入荷包内，取出一个白玉匣子，打开匣盖，内中盛着一种细白的粉末，并且有一根纯白色鸡毛，心怡用鸡毛轻轻地沾了些白粉，在万斯同鼻下轻轻抹了三下，然后收回了玉匣，退至一边。

平躺在地上的万斯同，有着高高的前额，挺直的鼻梁，性格的唇，他那两弯眉，就像是雨天初晴时的秋霞那么优越，那么飞阔，他属于一种闪烁力的英俊美，任何女孩子，在初一见他时，都会对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本是紧咬着牙关，身子纹丝不动，此刻，全身就像抽了筋似的一阵颤抖，忽地翻身坐起，花蕾这时厉叱了声：“不许动！”万斯同愤怒地看着她，可是他已尝过这妇人的厉害手段，此刻见状，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紫蝶仙花蕾笑了一声，说道：“小辈，你不要多疑，我只是要你知道，我生平做事，向来是有为有因，我只问你，来此作甚？”

万斯同忖度眼前形势，自问逃脱无望，遂也安然处之，当时冷冷地道：“来此访人！”

“访谁？”花蕾问，“这五云步中并无外人，你找谁？”万斯同怔了一下，他目光急速地在花蕾面上扫了一转，忽地挺了一下腰，说道：“啊！莫非你就是花……花前辈，南宫大嫂？”

一阵冷涩的笑，自花蕾面上飘过，她凝目望着万斯同道：“你休要口出不逊，谁是你南宫大嫂？”

万斯同抢问道：“那么你老人家，莫非真就是紫蝶仙花蕾花前辈？”

花蕾喃喃道：“你找她作什么？”

万斯同惊异地顾视着一旁的二女，又看了花蕾一眼，万分惊异，心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我那南宫大师兄，竟会有如此一双孪生女儿呢，莫非这女人又和外人……

想到此，不禁脸色一变，花蕾忽然蛾眉一竖，厉声叱道：“我问你，来此作什么？”

万斯同把心一硬，冷然道：“既然你就是花前辈，我也就直说了！”

他先解释道：“南宫敬虽名誉上是我大师兄，可是年岁长我甚多，我武功也多半是他所授，所以我一向视他如师，因此我称你为前辈不为过之！”

花蕾不耐道：“少啰嗦，快说！”

万斯同剑眉微蹙，心说，看来她似早已绝情我那大师兄，劝她出山，只怕无望了。

想着不禁长叹了一口气，黯声道：“前辈，当年之事，说来确是家师门规过严，我南宫师兄，已属掌门弟子，焉有不遵师命之理？因此……”

花蕾冷然一笑道：“我不是问这些，只问你来此作甚？快说！”

她说着立起身来，来回走了一转，似是在忍受着一种极大的愤怒。

万斯同苦笑了一下：“如今家师年已耄耋，始悟昔日之非，深感当年行事鲁莽，又以南宫师兄，接掌天南派掌门人要职，至今尚独身未娶。”

他说到此稍顿了顿，看了看花蕾神色，才继续又道：“因此，特差后辈我访问前辈下落，无论如何，也要前辈息怒随后辈回山复命！”

花蕾微微抖动了一下问：“这些话，是你那师父亲口说的么？”

万斯同点头，低声道：“师父如今，是八十开外的人了，昔日之错，还望前辈不要怪罪，还是随……”

他的话，被花蕾中途止住了，并且问道：“你师父有书信交与我么？”

万斯同笑道：“有，我竟是忘了！”

说着遂探手不怀，摸出了一封用油纸包封的书信，心怡接过转上，花蕾用颤抖的手慢慢打开。

信纸上浓墨劲书地写着：

“字示花蕾女士：

老朽连年服膺阳明，始大悟昔日之非，昔因爱徒过甚，惧其因婚事，而败我天南道基，如今思之，此念盖荒谬绝伦也！

贤棣挟令尊笑傲武林之秘，二十年潜究，定然可观，如能见谅老朽早年不智，提携敝派掌门人，与小徒南宫敬共事天南，则武林中必我独步矣！

即盼弃嫌来归，是为至禱，匆此，即颁妆祺”

一旁三人，细心地观察着她，见她读完了这封信，淡淡地摇了摇头，两只手交替着，把这封信撕成粉碎，然后往身后一抛冷然道：“太晚了！”

她眨了一下眸子，冷冰冰地对万斯同说：“万斯同，本来你无大错，我是可以让你回去的，只是，都怪你找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发现了我母女二十年藏身的隐秘，我如放你，无异暴露了身份，所以，暂时，你不能离去。”

万斯同陡然一惊，问道：“那么，你老人家要如何安置我呢？”

花蕾用着同样的神色道：“你入我禁地，伤我爱鸟，要说起来，罪也不轻，我禁锢你一个时期，也不为过，现在你还是识相些，随我来。”

说着她倏地立起身来，万斯同一跃而起，不禁勃然大怒，忽然他窥见一旁的心蕊正对自己轻摇了摇手，他的怒火也就即刻忍了下来。

花蕾目光在心蕊身上一转，微微带出一丝冷笑，又在万斯同伟岸的身躯上略作停留，她就一言不发，转身率先而出。心蕊红着脸低头紧随而出，花心怡妙目逼视着他，也是一语不发。

万斯同一声长叹，大步而出。

### 遽遭毒手 终生抱憾

这间阴晦的地下室，整整地关闭了万斯同一天一夜，除了一盏油灯，和一张大榻之外，别无长物。

其实这些都还好忍耐，最不可忍的是三餐食物，他几乎想起来就呕心，对于那种苦涩的东西，他真叫不出是什么名字了，可是他却知道，花氏母女这二十年来，主要的食物，就是这种东西。

后来他从送饭来的心怡口中，得悉这是本山所出产的一种野芋，听说多吃，能收清心明目之效，尽管她姐妹如何精心调治，那味道还是极差。

定下心后的万斯同，也就把一切看开了，他不知道她们要把自己关到什么时候。

大概是第三天的早晨，他听见地下室的门响，本来他以为，可能是花心怡来为自己送饭来了，因为一直都是她，自从被禁锢起来，他没有见过心蕊一面，而心怡就像她母亲一般，冷得怕人，大多数的对话，她只是以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可是有些地方，对万斯同她又似乎很关心，譬如说，她常常为灯加油，带几本书来借给万斯同看，有时候，也会提一桶水来让他洗澡。

万斯同私心对这位姑娘是十分倾慕的，也只有她来临的一刹那，即使是不说话，他也能得到一种心灵上的安慰。

现在他又以为是她来了，他渴望地循声望去。

可是，这一看令他吃了一惊，因为他看见，来的并不是心怡，也不是心蕊，却是花蕾。

万斯同忙站起来小心戒备，他问道：“前辈来此有何见教？”

花蕾回头看了一眼，向外唤道：“把门先关上，我等一会儿再上来。”

然后她又回过头来，淡淡一笑道：“生活如何？还好吧？”

望着她的脸，万斯同几乎有些呆了，因为她的脸色，竟是那么地和谐，这还是万斯同首次看到的，不由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当时冷然道：“这都是前辈的恩赐，还谈什么好不好？”

花蕾目光在他身上一转，慢吞吞地道：“你可知天下最伟大的爱是什么？”

“母爱！”万斯同毫不考虑地说。

“是的！”花蕾点了点头，又一笑道，“最关心自己的是谁？”

“这……”万斯同讷讷不语，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心中充满了疑惑。

“是母亲。”花蕾点了点头说，“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母亲。”

万斯同惊奇地看着她，吞吞吐吐道：“前辈，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你会知道的。”

“知道什么？”

“我要告诉你，我爱我的女儿，尤其是我付出半生的精力抚养她们成人……”她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继续说道，“我把我一身的武功传授了她们，她们姐妹就等于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万斯同似乎感到不幸的事情，又将要发生了。

紫蝶仙花蕾冷哼了一声，盯视着他道：“我爱她们，正因此，我绝不希望她们步我后尘，你……”

她用手指了他一下，咬牙恨声道：“你妄自闯入此地，使得她们不再安宁了，你是一个可怕又可恨的年轻人，我不能把你看得太轻了！”

万斯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倏地自榻上跳下来，他讷讷道：“前辈，你不可这么侮辱我，我对她们并无任何企图，而且是你坚持要把我拘留在此的。”

“我知道！我并不后悔，只是为了爱我的女儿，我可以做出一切，我要对你抱愧……”

“抱愧……”

“是的！”说着，花蕾往前走了一步，万斯同心中暗骂，因为他领教过，这个女人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不禁忖道：看她如此，莫非她要取我性命么？这一想，他不禁暗暗惊心！

忽然花蕾对他一笑道：“你不要紧张，我不会取你性命的。”

万斯同冷笑道：“你自然不会，可是即使会，我也不会向你求饶的。”

花蕾一声狂笑，她恨这种自以为倔强的男人，而愈是这种男人，才愈能讨得女人的欢心，想到了濒临变心的女儿，她再也不能镇定了。

这是一种棘手的卑下伎俩，可是为了她女儿，她不惜这么做。

忽然，她温柔地一笑说：“万斯同，我不会杀你的，你也不会求我是不是？”

万斯同不解何意，只是怒目盯视着她，花蕾倏地闪身而前，万斯同戒备着一扬双掌，却不见花蕾攻上，遂见她冷冷一笑道：“久闻天南派人目无余子，以一套‘六脉切手’称雄武林，现在，我们不妨过招几手，也叫你心服口服，如何？”

她笑吟吟地望着对方，一扫方才暴戾之色，万斯同对于她这种形态十分费解，只是对方挑战，怎好不依？当下冷然道：“六脉切手原无奇处，前辈一定要我献丑，自无不依之理。”

花蕾一笑道：“好！”

忽见她瘦躯狂飘而起，往下一落，抖掌就打。

万斯同以托天掌势向外一翻，身形下塌，突出右足以“醉扫金桩”的下盘功夫，直向花蕾双足踝上扫去。

紫蝶仙花蕾双手一分，翩翩跃过，更不少缓须臾，她口中发出一串笑声，笑声未了，陡然已逼近万斯同左侧，叱了声：“打！”

万斯同不知掌从何方来，因不见对方抖手递招，自无架闪之必要。

心中正自怀疑，忽见对方双掌齐推，掌风劲疾，以“排山运掌”掌势，直向自己面门上逼来，这种掌法，在掌功上来说，是极重的手法，如当其正锋，是万万没有活路可言的。

万斯同想不到对方口中含笑，手中却是如此狠毒，不禁吃了一惊，心中一硬，低首侧身，正想陆续把师门所授的那套“六脉切手”展开，还对方以颜色，谁知对方那翩翩如蝶的身影，竟是快如电闪鸿惊。

就在他低首的这一刹那，花蕾已自他头上狂飘而过，万斯同尚不及翻身，就觉得由后尾椎骨，忽地贯入一股冰寒刺骨的冷气，直入丹田下方三分处，

由不住口中“啊”了一声，向前踉了一步。

也就在这动作的同时，花蕾一双细白的手，已搭在了他的双肩之上，十指扣住了他的两处大筋，万斯同由不住簌簌抖之不已！

她口中轻笑了一声：“领教了！”

言罢松掌退身，轻翩如蝶，面上犹自带着笑容，万斯同只觉全身出了一阵虚汗，他只以为对方会黑心辣手，取自己性命，想不到却只是迫自己服输而已，心中倒是稍稍安了些，当下，由不住俊脸通红！

紫蝶仙花蕾看着他冷冷一笑，遂道：“你只安心在此居住一个时期，一待我们觅好新居，自会请你离开，在此期间，如需用何物，只请怡儿为你取用便了。”

万斯同两番过招之后，对于这位诡异的女士，心中算是完全折服了。

就在他愧恨交集的心情之下，花蕾已叫开了门，匆匆别去。

万斯同目送她离去之后，心道：好险，适才自己怎会大意至此？令她制住了两处大筋，她若存心毒恶，我命休矣，想着，不禁心有余悸！

他来回在室内走了几步，却觉得小腹下酸酸的，甚是不适，突然想到，适才花蕾由背后暗袭自己时似有冷气一股由尾骨贯腹而入，只是当时一闪即逝，无从细心体会，此刻想来，似觉奇怪！

这么想着，那酸楚感觉更易体会了，一丝丝地由小腹直泛上来，进而双眉亦感有点麻痒，这一惊，不禁令他顿时吓得呆住了！

他呆呆地坐在床上，解开衣裤，试着用手在下腹抚按，待按到“精蓄穴”上时，一阵奇酸直上眉心，由不住打了一战，手中油灯几乎为之脱落。

稍定之后，他抖颤着用灯细细照着小腹，果见精蓄穴上，有铜钱大小的一个红点，色作暗红，顿时他就一切都明白了。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他绝不敢相信。

因为那太可怕了，果真如此，那真比死还不如。

慢慢放下了灯，额角两边仍在冒着冷汗，他试着提贯真力，上下运行一周，并无什么不对之处，于是疑心稍去，回味到方才花蕾所说的话，她绝不会只是平空的一说，而精蓄穴上那点暗红的指印，又是从何来的呢？

这么想着，不禁疑窦又起，长叹了一口气，一面放下了灯，把衣衫重新穿好，暗念道：我且把师授的道家采药功夫作它一回，就可知是否真如所料了。

想着，一面排除杂念，凝神屏息，就在这张木床上盘坐运起功来。

他自幼从师，内功有极深根底，不久已现慧光，待气过一周后，小腹频动如雷，全身摇摇欲坠，尤其生死窍上跳动最剧，素日每到此刻，外阳必峰，习炼金丹大道者，待金光二现，正是止火采药之时，万斯同因年岁尚轻，尘缘未了，师命再三告诫不可习此，以免日后坏了道基，每到此刻，他总是用三车上库之法，将一点真阳上升泥丸宫，如是行动完毕，精力自是百倍充沛。

可是今天情形就大大不同了，腹震如雷，那点先天真阳却是到不了谷道，这一惊，只吓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目光遂自睁开。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那花蕾，竟是以“霹雳指”力，点闭了自己精蓄穴门，自己今后空有伟丈夫仪表，却是一个不能“人道”的汉子。

这种打击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太可怕了！

万斯同只觉得双目阵阵发黑，由不住失神地倒在了床上。

他无力地望着室顶，想到了这可怕的遭遇，想到了诉不得人的残废，很明显的，花蕾对自己用这种卑下手段，主要是杜绝自己染指她的女儿，可是，

这种手段太卑鄙了，太可耻了，真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想到此，他气恼得血脉怒涨，一跃而起，双掌连劈，一时之间，沙石飞溅，宛如冰雪一般，敢情四壁系坚石所砌，如有人妄图破壁而出，此人诚属不智之极了。

他一面厉声大叱道：“花蕾，你欺我太甚，如有三分气在，我焉能与你善罢甘休？”

这种委屈他决不甘心忍受，他要让花蕾作一个解释，他要当面把她这种卑下的诡计拆穿！

于是他凝结了掌力，用排山掌力直向室门推去，铁门发出“嗡嗡”大鸣之声，直震得耳膜欲裂。

这种大声音，自然会传遍整个的楼阁。

愤怒的万斯同，用力地震撼着铁门，大声吼叫道：“开门，我要出去，开门……开门……”

忽然他伏在门上，大声地恸哭了起来，哭了两声，他止住了哭声，茫然地摇摇头，忖道：我不能哭，我不能在她们面前示弱！

冷静之后的万斯同，显然是不再冲动了，他回转身子，重新坐了下来。

这时候，壁角拉开了一个大若书本的小洞孔，露出了心怡惊异的面孔。

“你需要什么东西么？”

万斯同扫了她一眼，黯然地摇了摇头。

“那你为什么捶门，是饿了？”

“姑娘……”万斯同声音有些发抖，他问道，“你母亲走了么？我想同她谈谈！”

心怡嫣然一笑，这是万斯同难得看到的，可是此刻却再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了。

“妈走了，而且要很久以后才能再来！”心怡眨了一下眸子，“有事么？”

万斯同紧紧地咬了一下牙，可是面对着这明媚的姑娘，他实在发泄不出内心的潜怒，而且那些话，对一个天真的姑娘，是无法启齿的。

他苦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

忽然他站起来央求道：“姑娘，你能放我出去么？我实在是受不了啦！”

心怡怔了怔，她摇了摇头，说：“这不行，妈关照我们要严加看守你，对不起！”

随着窗子又关上了，万斯同冷然一笑，心说：看来这花心怡，和她母亲是很相似的，我和她商量是不会有结果的。

如此，他就又想到了心蕊，想到了那个看来似乎很多情的姑娘，她一直对自己很关心的，怎么自从自己被禁锢之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呢？如果有机会见到她，相信她定不会和她姐姐这么一般不通情理。

左思右想之下，心中更是酸、甜、苦、辣俱全，大大地感到不是味儿，自己来此，本是下书访人，却想不到竟落成如此命运，最令自己痛心的是，从今以后，自己丧失了一个作男人的资格，自然今后一生也谈不到什么幸福可言了。

他在床上仰面睡着，心中已是百感交集！

三餐依旧是由石洞中推送进来，都是心怡送来的，这美丽的姑娘，尽管眸子里充满了同情和关怀，可是那种过分的矜持，使她不会主动地去对万斯同出言安慰。

夜深了，灯光更显得昏黄。

万斯同来回地在这间地下室内走着，忽然听见有一种轻微的声音，自入口处传来。

他并且可以清楚地听到，有链锁轻微的抽动之声，他不由轻轻问道：“谁？”

“是我！你不要说话！”

门开了，一个身着黑衣，头戴风帽，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姑娘，悄悄地走进来。

她手中捧着一口连鞘的长剑，匆匆递给万斯同，说道：“快拿着你的宝剑，我们走！”

万斯同接过了剑，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姑娘，惊问道：“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这姑娘又窥了一下，急切地道：“哎呀，你这人真烦，我都吓死了，你先出去，到外面我再给你说好不好？”

万斯同点了点头说：“谢谢你，只是怎么走呢？你母亲可在上面？”

黑衣少女摇了摇头，那双大眼睛里，含着情急的微笑，小声道：“你放心，妈不在，我姐姐睡着了，这个时候你再不走，以后就别想走了。”

万斯同这才知道，来人果是那个叫“小蕊”的妹妹，他感激地点了点头，倏地闪身而出，身形展开，已扑纵而出，现在他已看见耸峙在眼前的那座阁楼。

当空是一轮皓月，四周是噪耳的虫声，夜凉如水，整个的阁楼是一片漆黑。

“快走，越过这道墙。”心蕊小声催促着，万斯同回身才发现，原来她紧随自己身后，玉手连连挥着，万斯同忙抱拳一拱道：“姑娘解救之恩，永世不忘，再见了！”

他说着一连六七个翻身，已经若狸猫似的翻出了围墙。眼前来一片旷野，略一打量地势，不远处有一片丛林，正是自己来时行经，也正是自己迷失之处，不过宁可迷失其间，也总比作阶下囚好些！

想着正要纵身而前，忽闻背后一声巧笑：“你还想迷路么？傻子！”

万斯同错掌翻身，却见眼前笑微微亭亭玉立一个少女，黑发垂肩，敢情仍是心蕊，只是此刻她掀去了那顶风帽，所以乍看起来，他有些吃惊！

他不由怔了一下，说道：“姑娘，你怎么还不回去，莫非你不怕令姐发现么？”

心蕊蛾眉一挑，冷笑道：“我已放你走，怎还能在家逗留？我已决心离家远走高飞，现在，我们快走吧。”

说着她回身望了一眼，万斯同在她回身的当儿，果然发现，她背上有一个皮革囊，另有不少零星物件，看来确实是打算远行模样，当下呆了一呆，心中不禁深深过意不去。

他讷讷道：“姑娘，这都是我连累了你！”

心蕊望着他甜蜜地一笑，遂用手指了一下前面树林道：“这方圆百十里内，经母亲设有迷踪阵图，不明根底之人，休想进出自如，我如不带你出去，只怕你是白费气力呢！”

万斯同不禁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来时，竟会在谷中迷路达数日之久，原来还有这一层原因，想着好不惊异。

花心蕊这时纤腰扭动，已率先扑抵林前，万斯同也展开轻功提纵之术，随后紧追而上。

眼前是一条入林小径，但心蕊却舍径不入，却自一边树隙间闪身而入，忽左忽右，时退时进，万斯同私窥步法，明明是八卦阵图，只是往往三五步中，却杂有一种莫名的步子，若非心蕊亲身引渡，只怕自己是无此能力看破其中奥妙。

如此前行约有个把时辰，始走出了这片丛林，二人一路疾驰，俱都感到有些疲累，眼前乱石岗，前看云海一片苍茫，呼呼山风，更是贯耳欲聋。

心蕊把肩上背包解下，往石边一站，长长吁了一口气，向万斯同一瞟道：“我们可以在此歇一会儿再走，我实在累了！”

万斯同呆呆地点了点头，面对着这风姿绰约的姑娘，内心浮上了些疑惑，因为他不明白，今后这对人世陌生的姑娘，将如何来处置她自己，她自己有没有打算过呢？

想着他不禁偷偷向她望去，而正巧，这姑娘那双水汪汪的眸子，也正向万斯同望着。

万斯同尴尬地一笑，道：“你实在太累了，等一会儿，这些东西，还是由我来代你拿吧。”

心蕊忽然一笑道：“万斯同，你结过婚没有？”

万斯同不禁一怔，心蕊掠了一下头发，微微羞涩地笑道：“我从书本上看过，男人是要和女人结婚的，是不是？”

万斯同暗暗打了一个冷战，心说：她竟是如此纯洁的一个少女。

当下不禁迟滞地望着她不发一语，心蕊笑了一下道：“是不是啊？怎么不告诉我？”

万斯同只得点了点头，心蕊嘟了一下嘴，说：“我可不结婚，男人坏死了！”

万斯同不禁心中略宽，他正色道：“姑娘，你是一个纯洁没有涉世的姑娘，今后入了江湖，而江湖上坏人的确很多，你必须特别小心！”

心蕊笑道：“我不怕，我只要跟着你就是了！”

万斯同不由大吃一惊，一时瞠目结舌，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心蕊望着他浅笑道：“你不是没有结婚吗？”

万斯同这一时，心情可说是愁苦极了，想不到心蕊的出走，竟会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他硬了一下心，点头道：“我一定先为姑娘作一个好好的安置，然后再作他行。”

心蕊这时眸子里充满了甜美，她脸上幻想着人世一切的美，在她想来，自己即将看到一个过去从未见到的世界，包括一切自己前所未见的事物，怪不得她是那么的坐立不安了。

她用手指点着眼前云海道：“二十年来，我和姐姐从没有走过这座山，山外那一边是什么样子，我可就不知道了，以后就要你带路了。”

万斯同叹道：“可惜我来时，把一匹好马遗失林中，否则姑娘倒可以暂时乘骑，现在，我们只有步行了。”

二人正说话之间，忽见方才来处林中，有一点光影闪动，并且传出心怡的声音唤道：“小蕊，小蕊！”

心蕊不由吃惊地站起来道：“哦！姐姐来了，可能妈也来了，糟糕！”

万斯同急道：“我们快走。”

不想心蕊却推了他一下道：“不，你先走，我留下来，看看妈来没有，如果她老人家来了，我们是走不脱的。”

她说着开始着急地跺着脚道：“你快走呀，要是她们来了，你准没命，你不要管我，她们不会杀我的。”

万斯同茫然地往前跑了几步，可是，他心中惦念着心蕊的安危，他又怎忍独自走开？

眼前是一丛岗阜，万斯同纵身而上，他把身子往里一偎，这时灯光已过，现出了心怡窈窕的身材，她身后并没有别人，万斯同稍稍地放下了心。

这时，心蕊已迎上前，娇声道：“姐姐！”

心怡紧紧地拉着心蕊一只手，上下地打量着她，抖声说道：“小蕊，你这是干什么？我已看见你留下的信了，快跟我回去！”心蕊摇了摇头说：“我不回去，你不要管我，这个家我早就受够了。”

心怡变色道：“你难道不要妈了？”

心蕊没有说话，停了一会儿，她望着姐姐说：“我已经把那个姓万的放走了，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决定不回去了，姐姐，你去吧。”

她说着提起了东西，回身就走，但却为心怡飞腾越过的身子挡住了。

“做什么？”心蕊瞪大了眼。

“我要你回去。小蕊，”心怡大声道，“你不要糊涂，你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妈知道了会伤心死的！”

心蕊冷笑了一声：“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妈，这二十年来，她是怎样地禁止我们，我们有什么错？她要这么对我们？”她大声地叫道，“我恨她！恨她！”

这一刹那，她变得勇气百倍，望着姐姐，她厉声道：“从今天以后，她再也不是我的母亲，你如果阻挡我，也就不是我的姐姐，可怪我不得……”

说着她猛地纵身由心怡头上越过，心怡不禁怒嗔道：“你简直是疯了，看我把你抓回去。”

她说着倏地向着心蕊背后猛扑过去，双掌上挟着劲风直逼心蕊两肋打去，花心蕊反身现掌，用“切手”直切心怡双腕。

原野中两条纤细的人影，起落纵退如飞。

她们看来是在作一场殊死的争斗，可是她们内心是互爱的，只是为了不同的理想而争执，妹妹要自由，姐姐是孝女。

万斯同看到此，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一振双臂，身形如白鹤似的掠了起来。

他那优美的身形，在空中真像是一只大鸟，身形向下一落，不偏不倚，正落在了二女之间。

这年轻激昂的侠士，像是有满腔的不平与悲愤，只见他身形向下一矮，双腕以“燕双飞”的招式，倏地向两边一分，低叱了声：“快住手。”

二女被他这种突如其来的身形吓了一跳，翩然而分开二处。

心蕊已料到了是谁，心怡却大吃了一惊，只见她蛾眉乍然一挑，冷叱问道：“谁？”

万斯同冷冷地一笑，抱拳道：“幸会了，花小姐！”

心怡轻轻地“噢”了一声，低声道：“是你？”

万斯同冷笑了一声道：“令妹见义勇为，并无任何过错，姑娘你莫非忍心逼她回去？你的心也太狠了！”

言罢目射精光，冷冷地看着心怡，继续道：“她回去定是死路一条，因为你那母亲，是这个世界上罕见的辣手狠心的妇人。”

花心怡蓦地一惊，她怅看着万斯同道：“万斯同，你不可骂我母亲，你更没有权力管我们家中的事，今夜，我要带她回去。”

说到此，她望了一边的心蕊一眼，冰冷地说：“我们二人形影不离，我……我舍不得她离开。”

万斯同一时不禁黯然，因为这是人家姊妹之情，旁人是没有法体会无权干预的。

可是心蕊却冷冷地摇头道：“我决不回去，姐姐，你随我一起走吧，这个家姊姊还没有受够么？我回去妈是不会饶我的，再说，我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已和她脱离了母女关系！”才言到此，忽然，心怡一掌掴在她脸上。

心蕊一手抚着脸，惊怒道：“你……你打我？”

花心怡眼含痛泪，气得颤抖地道：“你不能骂妈妈，她二十年抚养我们，哪一点不好，管我们严，是为我们好，你……”忽然她纵过身来，倏伸双手向心蕊双肩上按去，她想拿住她的双肩，然后就可制服她了。

谁知，心蕊武功并不差她多少，只是素日心浮，在内功方面，稍逊其姐，至于拳、掌、刀、剑各种技击，她姐妹只在伯仲之间。

心蕊见姐姐连番见逼，亦不禁嗔性大发，当下娇叱了一声，探掌直向心怡腑下探去。

瞬息之间，她姐妹又打成了一团。

忽然花心蕊纵身一边，她娇叱道：“姐姐，你是想拖住我，叫妈来捉我们，你全无一点姐妹之情，好，我们拼了！”说着，她忽地抽出了长剑。

花心怡恨声道：“随你怎么说，今夜我就是不放你走。”她说着，反臂一操，寒光闪处，也把宝剑抽了出来，就在这乱石起伏的山岭上，两道剑光，如同烟雨黄昏里的两条闪电，又如匹练交接，一时轩轻难分。

徘徊焦虑的万斯同，到此也只有叹息的份了。

这一对美丽的孪生姐妹，在和他初一见面时，在他心里，同时构成了一双美丽的偶像，她们美，是难分轩轻的。

可是在性情上来说，万斯同却对姐姐的冰寒，更为倾心些，他欣赏女孩子，是如站在平地，仰望着高山的云雪一般，那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他以为女孩子的美，至此才可所谓之极，那是不易攀摘到的。

“人”——一个男人，尤其是追寻着一个美丽的影子，只是你不可伤他的心。

当他认为心怡在行动上，竟和她母亲走一条路时，他内心不禁愤怒极了，由是更生出对心蕊的不平的情感，他认为在道义上来说，自己必须要拯救她，使她离开这个暴戾的母亲！

主要的，还是为了报答心蕊对自己的恩惠！

远处林内，传来似乎是小夜鸟的鸣声，也可能是普通乌鸦的叫声，因为两者很相似。

在场诸人，都不禁惊动了。

花心蕊花容失色地纵出一丈，她不禁央求道：“姐姐，你忍心叫他死么？”她用手指了一边的万斯同一下。

心怡怔了一下，冷笑道：“他可以自去，我决不拦他，但是，你必须回

去。”

说着她又挺剑而上，万斯同实在不能坐视了，他猛地挥剑而上，以手中剑用劲向心怡剑上磕去。

“呛”一声，火星四射。

花心怡娇躯，借着剑势，翩若惊鸿似的飘出了丈许以外，当她发现持剑而上的，竟是万斯同，显然她也有些变色了！万斯同形色至为紧张，因为那类似小夜鸟的鸣声，愈来愈真切了。

他挽了一个剑花，气态昂宇地对心蕊说道：“你快走，待我会一会你狠心的姐姐。”

心蕊却顿足急道：“这关你什么事？妈要来了，你非死不可，我……我不要紧。”

她狠命地去推他，把他身子推得几乎跌倒了。

万斯同这时候朗声道：“不，我绝不弃你而去。”然后他冷笑着对心怡道：“姑娘，我一向很敬爱你，可是今夜我对你实在很失望，你和你母亲，都太自私了！”花心怡长剑挥来，万斯同举剑相格，心怡第二剑“浪打礁岩”再次逼来，却为花心蕊再次挥剑荡开。

这时万斯同挺剑进招，第一招“榴花遍野耀眼红”，却也为心怡“花心七剑”中的第三手“蛇吐双信”，将剑“锵”一声格开。

万斯同领剑抽身，这时心蕊却在一边叫道：“小心左侧。”万斯同本不识这花氏独擅的剑法奥秘，闻言不假思索地猛然向右一闪身，果然剑光自左侧闪啸而过。

花心怡一声长叹，蓦地腾身而起。

她身子真的很美，就像御风的燕子一般，只一起一伏，已飘出丈许以外。

然后她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瞟着心蕊，又看了看万斯同，似乎很是伤心，她苦笑了一下，把宝剑交到左手，面有难色地道：“你们走吧，我祝福你们！”

二人都不禁呆呆地望着她发愣，花心怡又道了声：“小蕊，你太任性，你要学习忍耐，记住，外面如不习惯就再回来！”花心蕊忍不住眼含泪珠，叫道：“心怡姐姐……”心怡目光向万斯同瞟了一眼，即翻身腾纵，如飞而去。这地方一时归于宁静。

望着她逐渐消失的背影，万斯同心中不胜感慨！

对于这位扑朔迷离的姑娘，他实在想不通，然而，不可否认的，自己已得罪了她！

心蕊拉了他一下，道：“我们走吧！”她又含笑忍着泪说，“心怡姐人很好，只是她离不开妈！”

万斯同纳剑入鞘，望着心蕊呆呆地看了看，他内心充满了感激问：“姑娘，你对我的牺牲太大了，你不后悔？”

心蕊忽然低头一笑：“不……”她睨着他摇头笑道，“我永不后悔！”

万斯同顿了顿，才提起了她的背包，微微一笑道：“那么我送你到省城去，那里是个好地方。”

心蕊忽然一跳笑道：“真的，谁会在那个地方呢？”

万斯同心中一动，暗想还是先不要告诉她的好，可能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世的隐秘，自然更不会知道，如今天南派掌门人南宫敬，会是她们的父亲，贸然说出，说不定会有不良的后果。

想着只一笑道：“去了就知道了。”



二人说着话，踏着嵯峨的乱石，向下翻去，他们都十分小心着脚下，因为天黑路滑，山石又滑。

花心蕊向囊中取出了火折子，迎面晃着，也只能照见周围丈许远近，呼呼的山风，不时向他们袭来。

下行约有十数丈，忽闻心蕊“啊”了一声，万斯同忙回身看，却见她伏在石上，火折子也摔了出去，口中哼道：“我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了……”

万斯同忙回身走过去，伸手挽起了她，一面惊道：“摔着了没有？”

“这里。”心蕊用手指指了指膝盖一下。

万斯同忙蹲了下来，一面用火去照，一只手轻轻按着她膝头问：“很痛么？”

心蕊皱眉道：“痛，痛得很！”

万斯同惊吓低头细察时，她那微微弧形的小嘴，不自禁地笑了。

借着火光，这姑娘细细地看他的肩，看他英俊的脸，她并且试图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背上，万斯同看她时，她却皱着眉，轻轻呼着痛，待万斯同低头时，她就又笑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伤，奇怪！”万斯同说。

“谁在骗你呀！”当她踢动那只受伤的腿时，竟是那么的自然。

站起身来之后，万斯同叹了一声，一面皱眉道：“那怎么办呢？”

心蕊微微羞涩地笑道：“你背着我，好不好？”

万斯同俊脸一红，没有说话，心蕊嘟了一下嘴，说：“要不……你就一个人走好了！”

万斯同尴尬一笑道：“你不要生气，我不是不愿意，只是想……好吧，我就背你下这座山就是了。”

心蕊就回嗔作喜，睨着他笑道：“我看你也没有这么狠心！”

万斯同看了看天，时间也不早了，他真是不敢耽误时间，因怕花蕾追来。

他弯下身子，让心蕊伏在他的背上，心蕊看来是那么从容，当他们肌肤接触的一刹那，那自命为鲁男子的万斯同禁不住自两颊沁出了汗来。

心蕊现在领略到的是一种神秘，她认为那实在是一种说不出的享受，想不到和他在一块儿，这么有意思，尤其是伏在他宽阔结实的肩上，为他有力的手托着，上下起伏地行着，那真是自己生平未有过的感觉。

她用手绢为万斯同擦着颈上的汗，心里想：“男人真是汗包，瞧这些汗啊！”可是她却由不住把嫩白的脸，往那出汗的颈项上贴去。

她心中暗自对自己说：“这个男人是我的，谁也抢不过去，我为他牺牲一切都愿意……”

山风吹着她细柔的长发，吹扬了万斯同的长衣，吹开了天上的云雾，只是它却吹不散淤积在有情姑娘内心的感情。

在浙江省乐清县九十里，盘曲着一座名山，山名“雁荡”，展延数百里，峰岭起伏，有一百零二之多，绝顶有湖，雁之春归者留宿焉，故曰雁荡，天下奇秀，无逾此山。

这是本山第七十二座峰坪，名“紫松坪”。

时间是午后酉时，阳光懒散地由松林内照出来，菊红的光华，渲染得这一带山石林舍，都像是披上了一层朦胧的睡衣，靠西的斜坡上，垂挂着一道山泉，给阳光一照，宛若神龙弄躯，一片五彩斑斓！

在松林深处，峭拔着数百丈的青石悬崖，其上青苔累累，鸟兽不登，是

为著名的“小孤峰”。

也不知什么时候，有商人运机智巧匠，就在这坚如精铁的岩石上，凿出了三间石室，此后，这三间石室就一直为历代的草野奇人、风尘侠隐所享用着。

本朝起天南派前掌门人三盒老人，曾在此长居达十九年之久，可是后来，他老人家因故迁移，这地方就一直空下来了。

你只看，那些山藤纠结攀延，几乎已经把门都遮住了，群蜂更在上面结成了巢，除非是识途老马，一般人休想再能认出，也许再过几年，藤蔓长满，就连识途老马，也认不出它了。

可是三天之前，这里来了一男一女，这座题名为“冷碧轩”的石洞，立刻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现在，更为清楚地听到由内中传出的人声。

万斯同沉重地站起身子来道：“那么，你好好保重吧，我走了！”

花心蕊哭得就像泪人似的，扑在他怀里，紧紧地张开玉臂抱住他，哀声求道：“斯同，一年太久了，我等不了，好哥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万斯同脸上带出一丝痛苦的微笑，事实上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那种潜在，而无法排解的痛苦有多深，他分出一只铁腕，轻轻地搂住她，叹息了一声道：“小蕊，如果你真如所说的那么爱我，一年的时间，并不能算长，我们应该把眼光看长一点。”

心蕊无可奈何地用手绢擦了一下泪，喃喃道：“你真的要走？”

万斯同点了点头，说道：“我从来不说谎！”

“你忍心撇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心蕊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万斯同望着她娇怜的模样儿，一时不禁有些割舍不下，可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他非离开不可。

于是，他冷冷地说：“在黄山五云步，你能孤零地住二十年，莫非在此一年都等不了么？”

心蕊放开了抱着他的手，痴痴地道：“你……”

说着她忍不住又扑上去抱紧了他，一面啼哭道：“我真不懂，我这份感情你莫非还看不出来，干什么还要再试我一年……斯同，你真狠！”

万斯同一时真是心如刀割，他实在很爱她，甚至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深深地爱上了这双姐妹，后来再加上更多的因素，他不禁对心蕊有了更深的感情，只是他明白，到现在为止，他不能再往下发展了。

他轻轻地贴着心蕊的脸，安慰道：“我一年之后，一定可以回来，你应该明白，我是爱你的。”

心蕊不由微微地笑了，她撒娇地道：“那你就不要走，要不然带我一块儿走。”

万斯同冷然地摇了摇头说：“你去不方便……”他微微一笑，又道：“老实说，我对你认识太浅，你真能等我一年，我们就可永远在一起，你应该有信心，好了，我走了。”

他说着松开了心蕊，站起身来，一面把事先整理好的行囊提起。

花心蕊只是看着他发呆，万斯同笑道：“这附近地势，我昨天已带你都看过了，如果你闷，可以在附近泉涧中钓钓鱼，十日下山一次采购些东西，久之，你会习惯的，明年今日，我一定会来此找你，也许不到一年，我就回来了。”

心蕊含着泪点了点头，万斯同就提着行囊大步而出，花心蕊追到门口，

却见万斯同走出很远了。

她的泪就再也忍不住淌了下来，多少年来，她还是第一次感到离别的悲哀，从此，她要度过一年的冷清和寂寞……

望着万斯同逐渐消失的背影，她不禁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让他走。

她不禁想到，早知如此，自己就不逃跑了，逃跑的目的，固然是不满母亲的自私，然而最大的原因，还是受不了那长久的死寂，却想不到，如今竟又为万斯同安置在另一个地方。

往昔，她还有姐姐可以供谈笑，而今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日后寂寞当可想而知。

想到了这里，花心蕊真恨不能大哭一场。

可是转念一想，万斯同的秀逸英俊，伟岸的身材，以及诸般种种，自己只要等他一年，当可结为长久夫妇，从前这么些年都受了，当真就会在乎这一年？

这么想着，她的心就又安下了。

有了这种心情，她就强自镇定下来，开始整理这所“冷碧轩”新居。

室内各物俱备，琴、笛、箫、棋，无不齐备，藏书太多，心蕊过去虽随母亲念过不少书，可是这里的书，有些她连名字也叫不出来。

她本是一个本性上进的女孩子，只为了受不了孤独、寂寞，才会偶思非非，此刻见轩内如此多书，内心先就高兴，方才怨恨万斯同的心，不禁去了一多半儿，反而为万斯同担起心来，担心他孤身上路，长途跋涉之苦，自己应该送他一程才是。

一个人想想恨恨，恨恨想想，不觉日已西沉，万空浮起了暮色！

万斯同早已为她添购了一切必用之物，足可维持数月之需，在习惯了山居生活的心蕊来说，这些应该不算苦的。

日子很快地过去了，转瞬之间，万斯同已去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气候由深秋已转入了严寒的冬季，雁荡山顶雪花飞舞，放眼望去，宛若一片琉璃世界。

花心蕊在松前舞了一会儿剑，见雪下大了，她才返回石室，这么冷的天，她那件翠袖的小衫，却为汗水湿透了。

这些日子里，她一直在苦心地培练着母亲所传授的一种内功，名唤“小天灯火”，练这种功力，越是寒天，才愈能获益，所以入冬以来，她一直是一袭单衣，一任寒风侵骨，她仍然强自支持着，后来内功渐渐充沛，虽酷寒之冰雪天气，她也不会觉得十分冷了。

松坪前雪地里，常有无数雪鸡在天将暮晚之时，群集噪啸。

心蕊也就乐得日食一鸡，她把肥肥嫩嫩的雪鸡，拿来煨汤，味道竟比平常鸡鲜美十倍。

现在，她配带着镖囊，又向坪前走去，在平常，她只要一入松坪，就可清楚地听到群鸡扑戏之声，可是今日，竟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心蕊心中不禁十分奇怪，她运出踏雪无痕的轻功，直向坪前赶去，顿时她就愣住了。

雪地里现出了大片的血渍，而且在不远的松树上，她发现无数的雪鸡被人倒吊着，那些鲜血，正是由鸡口中滴淌而出。

花心蕊不禁娇叱了一声，一时大怒，因为，这种手段，虽是针对一只鸡，

也做得太残忍了。

她飞快地穿行在松林之内，把那些垂吊的雪鸡一一解下来，可是太晚了，这些雪鸡早已丧命了。

这是一种本山独产的雪鸡，全身雪白，奇怪的是，在它们的尾部，却生着极为鲜丽的绿色长羽，每鸡仅有二枚，可是现在，这些小鸡的尾毛，都为人拔去了。

她忽然悟出，此人目的只是为拔取这些鸡毛而已，想到此，她不禁气愤地娇叱道：“何方小辈？敢来此撒野，还不现出身来？”连叫了好几声，连一个人影都无，心蕊失望伤心之下，只得把这些死鸡掩埋一起，多日以来，她时常偷窥着这些美丽的动物，在大雪天上下翻跃地飞舞着，在它们雪白的羽翼下，打发了她多少的寂寞和遐想……

而今日，望着它们堆集如山的尸体，这多情的姑娘，不禁泫然泪下。

她暗暗地咒诅着，只要见到了这残酷的人，自己绝不能轻易饶他。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月。

紫松坪上依然和昔日一样安宁，花心蕊仍能耐心地在此居住，她决心要等她所爱的万斯同回来。算一算日子，万斯同已走了将近五个月了，对于她来说，这五个月，真像是五年一样的难挨。

有时候，她一个人想起来，会莫名其妙地在床上大哭一场，可是哭过了，又会为一个新的念头而欢笑，这种情形在她来说，几乎是屡见不鲜。

她觉得自己真是需要一个朋友，如果再独处下去，她真是会疯了。

因此，她时常会跑上百数十里路，在山脚下，去看一些陌生人的生活。

看他们种田、耕地、砍柴，虽然她只是偷偷地欣赏他们，却也能带给她一种安慰。有好几次，她几乎打着离开的念头，可是万斯同不久就回来了，自己此刻离去，无异前功尽废，为此她真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过去，她只要一想到万斯同，常能令她心神振奋，百倦全消，可是如今，在无限思恋之中，常常会有一些莫名的恨意，有时候她会发现，自己在无意中，竟会对万斯同心生怨恨，她恨他无情无义，毫无理由地令自己饱尝寂寞！

她的日子显然由高潮又降为低潮了，而且一些无情无理的的感情上的发泄，在事后会令她自己也感到吃惊。

譬如说，她会在练武的时候毫无理由地用剑把方圆里许以内的松树梢子，全部削下来，削得秃秃的，也会偶然地用暗器射杀一群路过的飞鸟，残忍的手段，比之吊死雪鸡并不逊！

## 荒山惊变 同室操戈

这是春末的一天，心蕊阅了半卷诗集，觉得提不起什么劲儿来，看阳光照着绿油油的松林，到处现出一片生气。

她的心就再也沉不下去了。

峰后有一泉涧，水清澈底，内中游鱼无数，本来她常喜在岸边垂钓，可是她总是没有很大的耐性，钓不上几条鱼，她就兴趣索然了。

这时她忽然心血来潮，带了一支笛子，找出了渔具，一个人直向后涧行去。

自从她搬来这坪峰之后，七八月以来，她不曾发现过任何一个人，虽然那一次雪鸡事件，令她深为置疑，可是时间久了，她也就淡忘了，这整个的

紫松坪，只有她孤单的一个影子。

淙淙的泉水由百丈悬崖上直泻下来，冲击起两三丈的水花，其声如同万马奔腾，震耳欲聋。

心蕊转向峰后，意外地，她发现一道清溪蔓延出百十丈以外，在一片巍峨的危石之间，形成了一沼清泉，水清见底。

心蕊在池边钓了一会儿，不禁动了遐念，她收回了鱼竿，四下看了看，见池边四周，危石耸立，形成了屏障之势，此时此地，绝不愁有任何人来此，她就慢慢脱下了罗衫，先是在池边洗一洗足，后来干脆把全身都脱光了，纵身入水。

月亮慢慢出来了，如霜的月色，映衬得这一池清水愈发多情趣。

心蕊多少年从未这么开心过，她真想不到溪水竟是如此的清冽，洗在身上，真是说不出的爽快，她来回地在水中游着，就像一条美丽的大人鱼，一直到月上中天，她才恋恋不舍地上岸穿衣。

可是，她竟发现，原来藏放在大石之后的衣裙没有了，这一惊，不禁令她打了一个冷战，当时忙又回身纵落池中。

岸上静悄悄的并没有任何人影，只有远处的泉水和松涛之声，心蕊惊惶地四顾了一周，心情渐定，暗忖道：“别是我自己糊涂了，这地方哪会有什么入呢？”

想着又看了一会儿，仍不见什么人影，她就慢慢又走上岸边。

月光照射着她羊脂似的玉体，自己也觉得不大对劲儿，偏偏那衣服，竟是怎么也找不到。

赤着身子到处找了一周之后，心蕊一时急得真想哭，忽然她耳中传来了一阵娓娓动听的笛声，那声音异常细柔，乍听起来宛如九天抛竹也似！

心蕊吓得立刻蹲下了身，一时两腮如醉，芳心通通直跳不已。

这时间，她才忽然又忆起自己带来的那支笛子也丢了，连同那支鱼竿，也为人取去。

愈想愈急，自己一向守身如玉，想不到今夜竟为人饱窥裸体春色，也不知道这人是男是女，如是女人和自己开开玩笑，情尚可原，否则，我还有何脸面见人？

这么一想，不禁羞得双颊通红，暗自更把这人恨到了极点！

偏偏这时，那笛声更是不断地传过来，吹奏的竟是一曲汉曲，曲名“戏姑”，吹笛者似有极高造诣，把这古老的曲子，吹奏得宛转曲折，高低可人，丝丝入扣，心蕊几乎为这美妙的笛声听得呆了，可是为此，她更深恨此人的促狭。

一个人在石后咬了一阵子牙，无可奈何之下，她借着身侧的岩石，交换隐遮裸体，偷偷向松坪中移去，现在，她更可清楚地听见那笛声了。

她并且似乎更能断定出，那人所吹的笛子，正是自己所带之物，内心愤怒，更是可想而知。

她就这么慢慢地潜入松坪，循着笛声前行，待差不多接近时，笛声忽然中止。

心蕊不禁又忙蹲下了身子，她折下了一枝松枝，暂时遮着玉体，本想就此回去，待换了衣服再来，可是转念一想，因自己随身的宝剑，以及开门的石匙，全在衣内，如不取回，自己休想进门，还谈什么换衣服。

想到此，她禁不住淌下泪来，不得已又往前走了一段儿。

现在，她看见一切了。

就在松林一边，一块凸出的岩石上，她看见一人羽衣星冠，背部朝着自己。

这人是坐着的，在他身边，心蕊赫然地发现了她的衣服，还有那支钓竿，所缺德的是，这人竟用竿上的鱼线，把那些衣服紧紧地系着，而且把它吊在空中，他自己却前望云海，一笛在手，其乐融融。

心蕊不禁大怒，偏偏一时兵刃又不在手，连一件称心的暗器也没有。

她用手在地上，摸了几块石头，又小心地把身子向前掩进了四五尺。

自己看了看，离此人身后不远，当下运用内力，劲透双腕，突地娇叱了一声，一抖腕，把掌心石块突地打了出去。

心蕊自习“小天灯火”内功以来，内力又大非昔日可比，此刻又是在极为恼怒的头上，更是用了十成功力，这几粒石子一出手，挟着数股尖锐风声，上下一线，风驰电掣地直向这人背后袭去！

她吃亏的是，不敢露出身子，否则此刻待机抢衣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可是现在，她只能够断续地掩藏在松后。

石块出手之后，她迅速地又掩藏到另一个地方，她以为对方无备之下，是万万逃不开自己这种厉害的暗器的。

可是事实上，她预料错了。

就在暗器方一出手的时间，那穿着用漆亮羽毛所缀成披风的人，身形竟如同狂风似的疾颀而起，长笑声中，这人竟栖身于一尖峰之上。

心蕊所发出几粒石子，先后都击在了对岸的悬崖之上，火星四射，岩石纷飞。

跟着这个翩翩如鹰似的身子，又飘飘地落了下来。

月光之下，这人高颀的身材，生得面如冠玉，目如朗星，尤其他嘴边所挂着的那丝俊美的笑容，衬以鲜衣彩帽，确是俊美到了极点。

心蕊仔细朝这人注视了一下，不禁一时狂喜，她再也顾虑不到什么羞不羞了。

当时由松后一纵而出，娇声呼道：“斯同，是你啊……啊……”

她飞快地扑上去，猛然纵身入那人怀中，用一双玉臂紧紧地抱住了对方的臂。

这人像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可是他却并不诿推地回臂紧紧搂住了她，并且火热的唇，在心蕊身上恣意地轻薄着。

心蕊这时竟由不住哭了，她说：“斯同，你可回来了。我等得你好苦啊！你真狠……”

说着她更抱紧了他，长久的期盼和寂寞，迫得她不假思索地把身子贡献给这个她所深爱的人，这人发出了一声朗笑，轻薄地道：“宝贝，你不穿上你的衣服么？”心蕊紧紧地搂在他怀内，闻言娇哼了一声，她羞涩地向他瞟着，她渴望着看一看久别的情人。

谁知，这一瞟之下，使她全身像触了电似的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一阵头昏目眩，几乎要昏了过去。

原来这人并不是万斯同，只是面目极相似罢了，他的眉毛比斯同要淡得多，而且眉目之间，似含有无限情意，这和斯同的端庄凝重，相去得太远了。

她发出了一声惊吓的呼声，拚命把这人一推，抢过了竿上的衣物，倏地回身疾奔，可是羞愤已令她乱了神智！

才跑了两步，她就跌倒在地，那种尴尬的场面，真令她无地自容！

她挣扎着站起来，急不择路地向前又疾奔了几步，身后那人忽然长笑道：“大姑娘，你不要怕，我又不会吃人！”

这人说着身形一晃，已飘落在心蕊身前，面上带出微微的笑容。

心蕊大声叫道：“你走，不要脸的东西！”

她猛然抖出右掌，以“贯穴手”，直向这人前心猛击过去，足下踉跄而进。

这人只一闪身，已巧妙地又躲开了心蕊一击，他并且发出了一声朗笑。

心蕊哪里还有心与他多事纠缠？她早已惊吓羞涩得哭了，此刻他闪身让开，就一径朝林中遁去。

这人后跟了几步，朗声道：“姑娘这还有你的笛子，请接着。”

他说着抖手把掌中翠笛抛出，直落于心蕊身前，可是心蕊也顾不得去拾它了。

她拚命地往前跑着，身后的美少年叹息着，笑道：“姑娘，请慢走，小心跌倒了！”

心蕊回身哭着啐了一口，美少年赶上一步，他摘下了那顶镶有亮闪金星的帽子，在空中挥了挥，放声道：“对不起大姑娘，一二日之内，我当上府赔罪。哈，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夜的。”

心蕊只管拚命地跑，闻言小声哭骂道：“不要脸！”

身后隐隐传来那少年爽朗的笑声，心蕊赤着身子，抱着衣服，一口气跑了七八里之后，她才敢稍停下身子，一时娇喘成了一片。

她的脸仿佛觉得一阵热一阵凉，全身只是发软，在得知身后确实没有那人追来之后，她禁不住倒了下来。

“怎么办？”她流着泪想，并且用手用力地打着石头。

一人女孩子，被人家窥浴已是很丢人了，却还赤身和人家拥抱……

心蕊这么想着，真恨不能有个地洞让自己马上钻下去的好，愈想愈羞，愈羞愈伤心，一时不禁又嚤嚤咽咽地哭了。

她一个人趴在地上哭了好一阵子，才慢慢止住了声音，只觉得身上透体生凉，用手一摸，全是露水，这才知道敢情天已经不早了。

月亮底下，自己那一身雪白的肌肤，真是“我见犹怜”，她长叹了一口气，坐起来，一面慢慢把为水浸湿的头发挽好，找一件衣服，把身上擦干净，自己摸索着把衣服穿好。

她脑中这时仅有的一个念头，就是想死。

这是真的，想一想自己还有什么脸活着，虽然自己并未失身，可是已经尽情为人轻薄，万斯同不久回来，自己拿什么脸再见他？

想以此，她禁不住又想掉泪，一个人望着月亮，发了好半天的呆！

最后叹息了一声，一咬银牙，心想到母亲昔日的告诫，一个女人一旦为人骗失了贞操之后，只有死路一条可走，虽然自己并未失身，可是试想当时情形，真较失身并无差别。她不禁又想到，我是一个姣姣女侠，怎能受此奇辱？再说也无颜对万斯同。

想到此，她往起一站，泪下如雨，下了个决心，“对，还是死了吧！”

想着猛然就去抽剑，这才发现宝剑不在身上，想了想才知道，敢情是那人并没有把宝剑还给自己，顿时她就又呆住了。她这时候真是神智全都昏了，一脑子只是想着一个“死”，却未料到死得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

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心情真是复杂得很，她绝不会去仔细地分析一件事的。

想到了母亲，想到了曾有婚约的万斯同，想到了二十年守身如玉的身子。

她走了几步，就又伏在一棵树上哭了，她喃喃地说道：“斯同哥，你得原谅我，我可不能再等你回来了……我……我马上就要死了……啊……好哥哥……”

她一面哭，一面打着树，这才发现，手中尚拿着那支鱼竿，一时恨起，把鱼竿折成数截。

折断了鱼竿之后，她就决心去执行自己的“死”，她慢慢地走到了一块陡出的岩石之上，山风呼呼扑过来，吹得她全身发颤。

就这么，她一咬牙，一闭眼，带起一声长啸，直向悬崖之下投去。

昏睡了一日夜之后的花心蕊，终于醒过来了。

她发现自己，睡在一张舒适的软榻上，从枕边可以穿窗斜视那醉人的晚霞，聒耳的鸟鸣声，使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竟是又回到了“冷碧轩”中。

她翻了一下身子，觉得百骸尽酸，想坐起来，也是有些力不从心！

室内各物，仍然是昔日一般的摆设，只是所不同的，是在几上的那两个古石瓶内，却为人插上了鲜艳的两捧山茶花，嫣红如同少女的芳唇，长案上的书，也似为人重新整理过了，摆置得井井有条。

两面翠帘，为小银钩轻轻挽着，这一切，是那么幽雅、宁静和安详。

对于花心蕊来说，这真像是在梦中一般！

她重新忆起，方才自己投崖的一幕，只是却又怎会来到了这里？这真叫人难以置信！

她用双肘轻轻地按着床，想坐起来，想了解一切，就在这时，她耳中听到了一阵悦耳的琴瑟之声。

有人在弄着那具七弦古琴，那是一具深陷在青石地上的石琴。

自从她搬入这冷碧轩之后，她就发现了那具古石琴，只是弦音古瑟，自己试弹多次，从来没能弹出一曲满意的韵律来。可是这阵弦音，竟是那么的美，一挑一勾一擘一拨，无不弦指合一，得其幽韵，可谓丝丝入扣，如非耳闻，心蕊真不敢相信那具古琴，竟能发出如此醉人的音韵来。

她本嗜琴如命，这阵琴声，真足以把她听得如痴如醉，渐渐入其韵中，竟连发话也忘了。

这玩琴人，想是有意卖弄不凡身手，这一曲“雁唳长天”，真是弹得得心应手，高山流水，幽咽流泉，套用白香山的绝句，可真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正当心蕊听得入迷的当儿，室门开处，一身披绿色羽毛披风的美少年，迎面而立。

这少年生得面如冠玉，唇红齿白，长眉入鬓，目如朗星，加以眉梢含笑，真是说不尽的风流倜傥，春意盎然，他深深一揖道：“姑娘玉体安适否？”

心蕊这时突地认出来人，当下“呀”地娇呼了一声，猛地一阵颤抖，即又昏了过去。

羽衣少年，剑眉微蹙，浅浅一笑道：“我真是大大罪过了，何至如此呢？”

他说着遂行至床前，将心蕊轻轻抱在膝上，望着心蕊那张吹弹可破的玉脸，他耐不住地低下头，轻轻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遂恣意运用双手，在她周身捏拿一番，最后伏下俊脸，在她身边轻轻唤了声：“姑娘醒来。”



幽幽中醒转的花心蕊，只觉得全身为人轻轻地托着，耳边听的是温存的软语。

可怜她日夜来心力憔悴，玉体如绵，此刻杏目含泪地慢慢睁开来了。

她所看见的是一张俊秀绝伦的脸，对方那风流多情的目光，真令她不敢逼视，她再次发现到，这人竟和心上人万斯同长得太相似了。

她由不住全身再次地颤抖起来，并且用力地挣扎着，她大声道：“放下我……放下我。”

“姑娘，你身体有伤，千万不要乱动，我放下你就是。”

这人说着把她轻轻地又放回到床上，花心蕊猛地睁开双眼，她鼓足了内力，飞掌直向这人面上打去。

羽衣少年突然一笑，轻舒单手，已托住了对方的玉手，并且把它合于握中。

心蕊急喘着把手抽了回来，她只觉得这少年有一股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深深地引诱着她，顿时她只觉脸上发热、发烧。

她把身子转到一边，嗔怒道：“你是谁？你的胆子太大了。”

少年嘻嘻笑了笑，心蕊觉到，他似乎已经坐在了自己身边。

她直觉得全身血管都要破裂了，她想大声地喝叱，可是现在她是提不出这份勇气了。

不可否认的，这美少年的翩翩风度，早已吸引了她，她无力地闭上眸子，眼泪不觉由一双眼角流了出来。

“姑娘你哭了。”这人一面俯下身子关心地问，一面用白绸滚蓝色细边的手绢，为她小心地揩着泪，他的脸垂得几乎都要挨着她的脸。

心蕊用力地把他的手一推，又翻过了一个身子，显然的，她的勇气，只允许做些类似如此的反抗。

少年一只手搭在了她臂上，心蕊摇了一下没摇掉，她也就不再摇了。

于是，这羽衣少年，轻轻弯下了身子，在她火热的脸上吻了一下。

花心蕊脸是那么的红，她忽然捂着脸哭了。

“你是谁？问你怎么不说呢？”她睨了他一眼，却又闭上了眸子，双腿连续地踢着。

少年狂笑了一声，把心蕊吓了一跳，她只是觉得羞，无比的羞！

这少年用力地把心蕊捂在脸上的双手拉开，凑近道：“妹妹，你不要怕，我名葛金郎，乃天台山鬼面神君葛鹰长子！”

心蕊不由一惊，因为这“鬼面神君”四字，似乎听母亲说过，她沉着脸挣了一下双手道：“你放开我。”

葛金郎露出玉齿一笑，说：“小东西，你不要慌，等我说完了你就知道了。”

心蕊这时近着这美少年，愈觉英俊潇洒，他虽然没有万斯同那样英雄气质，可是万斯同却远不及他风流俊俏。她娇喘道：“你快出去，不要在这里，快走呀，我求求你。”葛金郎又郎笑了一声，说：“你为我身受重伤，我虽不义，亦不能弃你，你还是小心养伤吧！”

他说着遂站起身来，在一张石椅上坐了下来，面目若春地望着花心蕊。

心蕊这时鼓足了勇气，她用仅有的一点良知，央求他道：“葛金郎，我求你，你还是走吧，我的伤不要紧……”望着对方那俊美的笑容，她的话再也接不下去了，可怜她在饱尝寂寞空虚之后，正渴望着有所放纵的时候，而

这命中的魔星，竟会突然地闯进她的心灵，偏偏这葛金郎，又是如此英俊潇洒，和万斯同又如此相似，试问她有什么力量去拒绝他，何况对方又是如此友善，虽然他举止轻浮，可是试想自己已经裸体地和人家拥抱过了，这些小动作又算什么呢？

她这一刹那，内心真可谓千头万绪，索性很大方地睁开了眸子。

她长叹了一口气，冷笑道：“葛金郎，你不要以为姑娘是喜欢你的，我起初只是认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万……”

葛金郎并不怪罪，他扬了一下长眉，点了点头笑道：“这我知道。”

心蕊白着他道：“那你何故还在此缠着不走呢？你莫非不怕他回来，取你性命么？”

葛金郎哈哈一笑，目光如炬，他扬了一下双手，说道：“我葛金郎生平不惧任何人。”

说着又看了心蕊一眼接道：“你说那人，不回来还则罢了，否则，你看我是怕他不怕？”

他说话时那种豪迈的神态，加以他瞳子内散放出的光芒，心蕊倒真有些信他的话了。

她望了他一会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味儿，瞳子里含着泪，良久，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葛金郎忽然扑向床边，紧紧地握住了她一只手，并用嘴去亲。

他疾喘着说道：“我……我喜欢你，我……”

心蕊夺回了手道：“你坐好。”

葛金郎仍然不听话，他更大胆地拥抱她，就像发了疯似的在她脸上、身上狂吻着，心蕊费尽了力气才把他推开。

她娇喘吁吁地道：“你……你坐好，听我说……听我说嘛！”

葛金郎意犹未尽，他用力地在捏着自己的双手，痴痴地望着心蕊。在他左右手中指上，各戴着一枚血红色的珊瑚戒指，闪闪发光，甚是好看。

心蕊喘成了一片道：“你如真的爱我，怎能如此对我？再说我……我怕！”

葛金郎剑眉一挑道：“怕什么？我敢作敢当，你丈夫回来一切有我就是，我在此不走。”

心蕊见他如此，心中反倒是有些安慰，因为一个女孩子怕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是远过于怕一个所谓的坏人，到此她那满腔的忠贞意思，以及一力寻死的心，早已飘然无影，她痴痴地看着他。

过后她就冷然道：“其实他并不是我丈夫，我们没有结婚。”

葛金郎大声笑道：“那么怕他何来？哈！”

他作势又要上前，心蕊秀眉微蹙道：“你怎这么如此激动呢？”

葛金郎微微笑道：“好，好，我就坐在一边，只是我看着你，心里才舒服！”

心蕊有意无意地又对他瞟了一眼，似怨似嗔地叹道：“你住在天台山，却又如何来到雁荡？这其间相隔很远呢！”

葛金郎这时把他那一领绿羽披风脱了下来，现出猿臂蜂腰的身材，他望着心蕊笑道：“每年春季，我都要来此山一趟，只是不一定是来这一峰，想不到这一次凑巧会遇见了你！”

他接下去道：“我来此山，是采一种药，想不到姑娘竟隐居于此，这也是姻缘天定了！”

心蕊不禁粉面通红，瞟了他一眼，心说这小子说话也太放肆了，比起万斯同的儒雅端庄，确是不及，只是她此刻已坠入情孽之中，想从容抽身，真是谈何容易！

想着内心不无戚戚之感，同时一腔诉不出的怨恨，却种在了万斯同的身上，当下咬了咬牙，愤愤忖道：“万斯同，这都怪你弃我，才会有今日下场，你既然这么狠心令我空守寂寞，我也就说不得另谋他就了。”

她内心存下了这念头，羞辱之心即去，一切也就顺理成章，豁然而通了。

就在这冷碧轩中，葛金郎小心体贴地服侍了她整整二十多天。

这期间，花心蕊享受到以前不曾梦想到过的爱情和温馨，葛金郎服侍她可谓无微不至，每日床前调笑，弹琴吹笛，极尽风流之能事。

这不得不佩服葛金郎的手段高明，当他认明了花心蕊绝非一般普通寻常女子，他对她显然改变了战略，他放长线，要钓大鱼！

二十天，他只是以至情去打动她，绝不作出轻浮的举动，如此那原本并不坚固的围墙，在心蕊的内心，算是完全崩溃和撤除了。

就在伤愈的第三天，心蕊献出了她宝贵的贞操，从此纵欲放荡，夜夜春宵！

她并不伤心，也不后悔，她眼前实在迷恋着这甜蜜的爱情，能够守着葛金郎这位风流如意郎君，她真是什么也不想了。

真的，如果现在有人在她眼前提到了万斯同，她绝不会再动一些心，甚至于她还会绝情地骂上一句：“我恨他！”

葛金郎在月终的时候，说服了心蕊，才允许他回天台山一次，可是不到半个月，他真地守时又回来了。

从此，他们就落居在雁荡山，他们甚至并不迁移，仍然还住在冷碧轩之中。

对于葛金郎，心蕊是一个谜，可是她只要爱情，并不需更去进一步了解谁！

由于爱情，在个性上，她不知不觉地常常迁就葛金郎，虽然一度她曾认为那是残酷的！

譬如说，现在她也常常能用暗器射杀成百的雪鸡，或是像葛金郎一样活活地把它们吊死，而目的只是为了取下它们尾部的两根长羽毛。

葛金郎是爱护她无微不至的，他为她作了数领披风，就像自己一样的，那是尽各种不同的彩色羽毛所缀成的，衬以心蕊的花容月貌，那真就像云霓仙子一样的美艳绝伦！

心蕊本想离开这个地方，易地而居，可是自傲的葛金郎却坚决不肯，他并且说明了，他要见识一下万斯同，非要见他一面不可。

他二人所习武功俱是诡异离奇的一类，江湖上极为鲜见，因此二人联手，就很快研讨出一些令人难敌的功夫，日日浸淫，由是武功大进。

葛金郎结交过很多朋友，时常也会来此走走，甚至盘桓不去，这些人，多半是些不太正经的，举止轻浮，行为下流，可是金郎却对他们十分投机，不时勉强着心蕊和他们同乐共处。

本来心蕊对他们十分厌恶，可是久之，也就一切显得很自然了。

现在她能够和这些人一块打情骂俏，大声喧哗，甚至于乐此不倦，她实在和以前判若二人。

春天过去了，当炎热的夏季来临时，也正是百花盛开的时候。

紫松坪内杂花丛生，群莺乱飞，本来这附近是没种多少花的，可是葛金郎为讨心蕊欢心，是故自天台携来大批花籽，遍种林内。

因此，这个时候，它们都已经开得十分灿烂了。

因为心蕊喜水，他们引用山泉，就在这坪上，人工凿了一个大池，内中满储清泉，心蕊早晚都喜在其中戏玩一番。

这一日，心蕊戏水方毕，披了一件素绸披风，当小风微微吹过来时，可看清她白嫩的一双玉腿，她看来似乎比昔日更丰满了。

她弯下身子在另一个浅水的荷花池内，摘下了一朵荷花，在鼻端闻了闻，随手抛向一边，抬头看了看西天即将下坠的太阳，秀眉微蹙地叹息了一声，心忖道：“这个人又回天台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剩下我一个人，真是，早知我就跟他一块儿回去了。”

她又娇声唤道：“小蓝，你在哪儿呀，还不把我的软鞋给拿过来！”

前院传来小蓝的声音道：“来啦！来啦。”

接着就见一个一身绿衣的小丫头由院子内跑出来，她手中拿着一双配有白色羽毛的软拖鞋。

原来这冷碧轩，早已大非昔日模样了，经葛金郎自天台带来大批匠人，整建扩大一新，并划里许范围，方圆砌以石墙，看来端的是俨若深宫巨院，好不威风。

葛金郎爱妻心切，不忍她亲自操劳，另由其父“上丸天宫”中，拨来一双婢女，一名小蓝，一名小碧，均擅技击，专为侍奉心蕊，另有厨役多人，供为外差，是轻易不许进入冷碧轩一步的。

如今，你只要一踏入这紫松坪，老远你就看见这高大白花岗石围墙，你耳中能听到清悦的流泉声，你鼻中能闻到各种不同的花香。

花心蕊踏上了软鞋，嗔怪道：“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叫都听不见呢？”

小蓝脸色一红，指了一下前院，窘笑道：“小碧叫奴婢帮她打樱桃，所以少奶奶叫没有听见。”

心蕊扬了一下秀眉，冷笑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以后不许叫我少奶奶，你怎么不长记性呢？你不知道，我讨厌这个称呼吗？”

小蓝吐了一下舌头，一面低下头说：“是，花姨！”

心蕊冷笑了一声，遂自前行。

她方前走了一步，却见另一丫头小碧，正由细草坪上跑过来，一面高声嚷道：“禀少奶奶……”

才说到此，见小蓝朝着这边直摇手，又见心蕊脸色不悦，这丫环倒机灵，马上改口道：“禀花姨，前院来人说，有位相公来访。”

心蕊本不在意，闻言不禁怔了一下，她站住脚问：“是找谁的？他姓什么？”

小碧红着脸扭了一下衣角，心蕊挥了一下手道：“快问详细了再来说。”

小碧应了一声，转头就跑，心蕊脸色微红地看了一眼的小蓝一眼，问道：“爷说过什么时候回来没有？”

小蓝摇了摇头，心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慢吞吞地道：“走，我们进房再说，”

走了几步，她又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小蓝摸了一下嘴，翻着眼道：“大概是六月十八了吧？”她见心蕊不说话，遂问：“怎么了？”

心蕊这时脸色很白，她摇了摇头，心里却暗暗吃惊，心说那万斯同走了敢情快一年了，今天别是他找我来了吧！

想着不由秀眉一挑，暗恨道：“姓万的，我要是你，还不一走了之，还敢找上门来，自取其辱，哼，我心蕊可没有昔日那么好说话了！”

挑了一下眉角，又想：“我才不怕你呢！”

想念之中，二人已进入轩中，她冷冷地对小蓝道：“你去把我的剑给拿来，还有我的……”

说着她不奈地又道：“唉，还是我自己去吧！”

小蓝一旁暗自奇怪，心说少奶奶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可是她也不敢问，就见心蕊款摆着腰进去了，须臾而出，却换了一身鲜艳衣服，奇怪的是，并没有带什么宝剑。

她对着小蓝挥了一下手说：“你出去，不叫你别进来，知道吗？”

小蓝可不敢惹这位新少奶奶，当时尽管心里起疑，也不敢多问。口中道了声：“是……”就转身走了。

她走之后，心蕊可沉不住气了，她来回地在这间大厅中走着，小手绢轻轻扇个不已。

“万斯同……我求求你，你别来……别来，我错了，我错了……可是……”她咬了一下牙道，“是你逼我的，你要是来，大家都不好！”

一面走，一颗心几乎要跳了出来，最后她突然把持不住，就倒在了椅子上。

她用手摸着前额喃喃道：“噢……我这是怎么了？我怕他做什么？”

她直起腰，紧紧地咬着牙，又想到：“有葛金郎，我还在乎他什么？就叫他来吧……”

想着就端坐了身子，捏在掌心的小手绢，都被汗湿透了，她擦了一下双颊沁出的汗珠。

这时小碧已跑进了大厅，对心蕊请安，道：“禀花姨，那位相公是指名要见花姨本人，而且说，希望只见你一个人。”心蕊不禁双瞳一睁，一时脸都青了。

她冷冷地笑了笑，问：“他姓什么？什么样？”

小碧说：“他只说什么葛呀万的，而且说花姨知道……”“哦……”心蕊几乎颤抖了，她咬了一下牙，小碧又接道：“高高的个子，年纪倒不大。”

心蕊长吸了一口气，她站起来，扇了一下手绢，冷冷地说：“你去叫他进来好了。”

小碧说了声是，正要回身，心蕊又嘱咐道：“记住，你把他带到我书房，我在书房等他。”

小碧点了点头，正要转身，心蕊上前紧紧抓住她手腕，小声道：“不要给人看见。”

小碧脸一红，羞涩地又点了点头，就走了。

花心蕊由身上拿出一面小铜镜，对镜照了照，玉指掠了一下头发，遂自收起，一径向书房行去。

在书房，她倒上了一杯上好的香茗，望着窗，用力地眨了一下眸子，心中急道：“不知眼圈红不红！唉，真想哭……”小碧的声音在轻轻对着门说话：“花姨，这位相公我给带来啦……”

心蕊噙着泪，哑着声说道：“好吧，你下去。”她说着自己拉开了门，

顿时她就怔住了。

门前站立着一白衣少年，肤色微黑，目光如炬，背后斜背着一似铲状，闪闪发光的兵刃，满面风尘之色，只是他不是万斯同，甚至于花蕊可以断定，生平绝未见过此人一面，这是第一次。

她那一颗紧悬的心，顿时就松下了。

这人初见心蕊，似颇惊对方貌姿，微微惊怔了一下，遂又恢复原态。

他双手抱拳，弯身道：“在下郭潜，花小姐你好！”心蕊目光一扫他身后的小碧，小丫环立刻迅速退下，然后她才含笑道：“郭相公请进。”

郭潜一双大眼，骨碌碌在心蕊身上转了一周，心忖：我万大哥，果然好眼光，似此佳人，真乃我生平仅见。想着连道打扰，遂落座。

心蕊怀着一腔蹊跷，客套道：“郭相公用茶！”郭潜一笑，朗声道：“我是直性人，不擅拐弯，花小姐与我尚系初见，这么吧，我就自我介绍一番吧。”

心蕊浅笑不语，郭潜遂说道：“万斯同是我结义兄弟，情同骨肉，小弟今日来访，系受他所托，来看看花小姐，并代他问安……”

心蕊脸色一红，遂淡淡笑道：“原来如此……这么说，更不是外人了！”

郭潜喝了一口茶，笑道：“好茶！”又道：“好说！”心蕊这时甚为狐疑，当下慢吞吞问：“斯同何时可来呢？”郭潜忽然张大了嘴，半天才长叹了一声，他一面低下头来。虎目中竟流下了两行泪来。

心蕊心中一动，忙问道：“郭相公有何伤心事？这是为何？”

莫非……”

郭潜以掌把泪痕擦干，遂苦笑道：“我那万大哥，只怕今生再也不会来见花小姐了……”

心蕊不禁心中一松，似喜又忧，她颤声问道：“这是为了什么呢？他……”

郭潜遂探手入怀，摸出一函双手送上，心蕊匆匆接过，又看了郭潜一眼，却见他这时竟把身子转过一边，心中不禁动了一动，遂把信拆开。

却见是一封短函，其上写道：

“心蕊吾妹：兄因自渐形秽，前与妹婚约之说，愧不能实现，吾妹关爱之情，今生怕无以报之矣！

今行将远去，天各一方，后会无期，感妹思忖，又空山独守，长日聊赖，特托郭潜前往探望，潜弟秉性耿忠，技击精湛，妹可厚待之，并望深交，如有任何差遣，潜弟当不至见却也！临书恹恹，涕泪交流，念昔日之情，妹当不至见罪吧，尚乞万勿伤心，随时自重！

此颂

清吉

兄斯同顿首”

花心蕊看完了这封信，一时真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感，由信中看来，斯同似有难言之隐，并自解婚约，这倒是出乎心蕊意料。

望着这封信，她微微发起愣来，按说她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她们女孩子家，怪也就怪在这里，宁可她丢掉你，却不愿你丢弃她。

这封信带给了她无比的愤怒，可是她并不十分现在脸上，只是冷冷地一笑道：“原来是这样，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郭潜微微愣了一下，才慢吞吞地道：“‘大哥所患之疾，恕我不便相告，他记念姑娘恩情，却未曾一日离口……’”

说着又长叹了一声道：“只叹造化弄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花小姐，

你还是要想开些才是！”

心蕊方自冷笑一声，却把到口的话忍住了，心说：如今难得他自动如此，我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她想着有意做出一副戚哀之态，慢慢低下头，内心却正有说不出的喜悦。

她本以为今后无面目再见斯同，却想不到对方竟是自解婚约，虽说心中有些被辱的感觉，但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禁暗暗庆幸不已。

郭潜生性耿直，还真以为对方是伤感此情，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姑娘不要伤心，这也是想不到的事……在下来此不便多打扰，这就告辞了。”

在人家伤心的时候，最好的劝慰方法是避开，郭潜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时请辞，心蕊默默无言地看了他一眼，她不敢说话，因为她外表的悲哀和内在的欣悦，实在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她只要一开口，就难免会露出马脚。

受友人之托，一力照顾心蕊的郭潜，他实在想多安慰她几句，便道：“如有何事请尽管吩咐，我定尽力效劳，以谢知己所托！”

心蕊忙摇手道：“没有，没有。”

郭潜微微笑了笑，点头道：“我受斯同兄所托，今后当时常不离姑娘左右，以尽保护之责！”

说着已步出院中，心蕊闻言不由吓得顿时站住了，郭潜并没看见她这种神态。

他只是左右地在院中瞧着，面上略带出些倾慕之色，又回头对心蕊道：“我那大哥，只是说此处风景不恶，却想不到有如此绝世庭园，姑娘身成于此，真好比处身月殿，莫怪不思人间烟火了！”

花心蕊此时心里，哪会有心听他说这些，她只是发愁今后郭潜要常来的问题。

她对郭潜道：“小妹闲居无事，不敢劳动郭兄，郭兄如别处有事，还请自便的好……”

郭潜大笑道：“你这么一说，就显得太见外了，我和万大哥乃生死之交，慢说受其一再相托，即使和姑娘萍水相逢，也理应对姑娘尽些义务。”

说着步出草坪，又回头道：“我刻下居此不远，日后当再来拜访，和姑娘作一深谈，”笑笑又道：“总之，我郭潜是一直爽之人，我最恨虚伪、花言巧语的人……久后姑娘自会了解！”

心蕊这时已几乎送他到了门口，闻言也不能说些什么，只有望着他的份儿。

郭潜抱了抱拳，又道：“姑娘不用送！”就顺着这条小石路一直走了下去。

这时小碧却由一边跑着跟了上去，这小丫鬟是善解主人意思的，她一直把郭潜送出了大门，还在门口看着他骑上了马，这才回身进门。

在客厅里，心蕊问小碧道：“他走了？”

小碧点点头说：“我看着他走的，骑着一匹大花马。”

心蕊还想问什么，却又停住了口，挥了挥手说：“你去吧。”

小碧刚走了几步，心蕊又说道：“回来！”

她咬了一下唇，说道：“我要你去小心地跟踪他，你要注意他住在什么地方，几个人，是不是有谁跟他住在一起，快去吧！”

小碧点了点头说：“好好……”

说着就一溜烟似的跑了，她走之后，心蕊冷冷一笑，口中喃喃自语地道：“姓郭的，我看你是来得去不得了，如非我还担心着，万斯同也来了，今日岂能任你而去？”

在她的眼里，现在杀几个无辜的人，是算不得什么的，想着她又把万斯同来信拆开看了一遍，秀眉微微蹙着，心说：“看来这万斯同倒似有心，把这郭潜和自己促成……”

由是又想到了斯同的浓眉大眼，豪迈个性，伟岸的身材，黝黑的皮肤……

这一切，都是在眼前的葛金郎身上所寻不到的，她的心由是大大地震动了一下，那原本似花的两腮，更不禁涂上深深的红色！

她懒洋洋地倒在了椅子上，心中想：“我只要善于驾御，也未尝不能……”

这时候的花心蕊，真的是变了，这个念头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刺激了她，她是不甘寂寞的！

她用嘴紧紧地咬着手绢，内里却是春心荡漾之极，她什么都不恨，什么也不在乎！

小碧归来说，那个姓郭的就住在山脚下的一家庙寺里，她打听的结果，仅有他一人。

心蕊宽心大放，现在她相信万斯同确实是如他信上所说，远在天涯海角，不会再来这里了。

在花心蕊的书房里，耿直的郭潜，干下了最后的一杯酒，望着嫣然笑容的花心蕊说：“姑……姑娘，我实在是有些醉了，我不行了！”

美丽的花心蕊，她那美艳的脸，就像是一片飘浮的五彩云，又像是月下微微晃动的一朵花，她深深地打动了这个莽汉的心……

你看她，翠袖轻摆，玉臂如雪，那么单手持壶，巧笑倩兮，任何人也会望之心动。

她想把这个看来直爽的汉子灌醉之后，就可随心所欲了，于是，她又再次为他斟上了一杯。

郭潜推杯而起，他摇了摇头说：“不行了，不行了！谢谢你为我接风，但是我必须要回去……要回去了……”

说着身子一歪，踢倒了一张椅子，他忙弯下身去扶，可是人也倒坐了下来。

这时候，花心蕊就像蝴蝶似的扑到了他身上，她紧紧地把他抱着，扶他站起来，杏目中流露出无比情焰，她娇声道：“抱住我，抱住我！”

郭潜忽然一惊，酒也醒了一半，他用力地把她推开，可是心蕊这时就像一团火，她紧紧地搂住他，并且用嘴去吻他。

郭潜双目赤红，他喘息之声极大，连声道：“不可以，不可以……姑娘我……我……”

心蕊喃喃地道：“为什么……为什么？”

她并且更热情地缠住了他，说：“万斯同不是叫你来找我的么……我寂寞，我嫁给你吧！”

郭潜涨红了脸，显然他有些心动了，心蕊又说：“这里没有人……”

她说着伸手去拉他的袖子，郭潜怔怔地后退着，他说：“我们以后再说，现在不行。”

心蕊问：“为什么？”

郭潜讷讷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院中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



们在哪一间房里？”

另有一个像小碧的声音，支吾着说：“不……不知道……少爷！”

心蕊大吃了一惊，她猛地纵身一边，由桌上把宝剑抽了出来，对着郭潜大声叱道：“好呀，姓郭的，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看错人了！”

郭潜不由愣住了，他喃喃道：“你说什么？”

心蕊这时叫得更大声了，并且作势扑上去，一面尖声道：“姓郭的，你想调戏我，你瞎了眼了！”

说着举剑直朝郭潜头上劈去，郭潜这时酒早就醒了，他倏地一闪身子，躲过了心蕊直劈而下的剑，并且吃惊地道：“你醉了？你……”

正在此时，书房的门，猛然被人推开了，闪进一个羽衣星冠的少年。

他倏地怔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郭潜忽然发现这个人进来，更是不明究竟，只管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

这人正是葛金郎，他怒目视向心蕊道：“这是谁，什么事？”

心蕊忽地把剑往地上一掷，一面扑到了他的身上，抽泣哭道：“你不在家，这个人他……他欺侮我……我只当他是正人君子，以礼款待他，谁知他……”

说着用泪眼瞟了一边的郭潜一眼，又断断续续地道：“他竟敢调戏我……啊！金郎，你闪开，让我杀了他吧！”郭潜这时才恍然大悟，他脸色一阵苍白，后退了几步，大声道：“花心蕊！你胡说！”

可是葛金郎见爱妻哭成这样，再加以他眼见心蕊持剑扑杀的事实，不由他不相信。

他阴阴地冷笑了一声，一面拍着心蕊道：“你不要哭，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跑出去？”

说着他厉声问郭潜道：“你叫什么名字？来此作甚？”郭潜这时才突然明白，原来这人竟是心蕊的丈夫，她原来早已与人家结婚了。

顿时，他就呆住了，他气得全身发抖，可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葛金郎朗声笑一笑，咬牙怒声道：“很好，你居然敢出来占便宜，不给你些厉害，谅你也不知道我天台山九烈门下的厉害！”他用脚把门“砰”一声踢开，大声道：“小子，出来送死！”郭潜这时稍稍镇定下来，他一抱拳道：“老兄，你完全误会了，你不可误信人言。”

说着他冷笑着望着心蕊道：“姑娘，真想不到你竟会是这种人，我万大哥真是有眼无珠，我上了你的当了！”心蕊啐道：“姓郭的，你……不是好人！”

一边的葛金郎更怒声道：“原来你是姓万的朋友，那真是好极了，来，我们外头说话。”

他说着身形微转，已飘落大院中，郭潜恨声说道：“好，你们当我真怕了你们不成？”

说着，他也纵身而出，心蕊自地上拾起了剑，也赶了出去。院子里，葛金郎掣着一双金环，郭潜也把背后那似铲状的兵刃抽了出来。

他这兵刃通体紫红，光华闪闪，长有三尺许，前面是月牙形的刀子，略呈菱形，望来是极锋利的，葛金郎一望已认出，这是武林中一种畸形兵刃，名唤“凤翅镗”，是一件厉害的东西。

葛金郎朗声笑道：“姓郭的，你只管把这风翅镗上功夫尽量展出，看看

能奈我何？”

郭潜镗交左手，宏声道：“我郭潜乃是一条铁打的汉子，不想今日误中贱人阴谋！”

才说到此，忽地一股冷风自侧面袭来，郭潜一拧腰，风翅镗就势往下一挥，“呛”一声，火星四射，却是花心蕊自一边持剑袭来。

郭潜冷笑了一声，遂不再多说，风翅镗一领，“金风送爽”，直向心蕊胸肋间横扫过去。

这时葛金郎也大吼了一声，忽见他一抖掌中金环，发出了“哗楞楞”的一阵声音，身形已倏地蹿起，往下一落，掌中环是连环而出，一前一后，用“推”式，直向郭潜前胸击去。

郭潜早已认出对方手中这环子，名“离魂子母圈”，为鬼面神君葛鹰独家所擅，七七四十九手巧打神拿，至今江湖鲜有对手。

他本来心中还有些怀疑认错了，只是自对方说来自天台，更由环上耳圈所发怪声上听来，已证明果然所料非虚，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这时葛金郎离魂子母圈挟着两股劲风，一闪已至，郭潜惊心之下，用“白鹤单展翅”的手法，一挥风翅镗，直向葛金郎双腕斩去。

这来自天台的少君，蒙鬼面神君葛鹰苦心造就出一身惊人武功，甫出天台，所向无敌，已养成他目空一切的雄心。

他决心在这双离魂子母圈下，叫对方血溅当场，所以一出手，就是极为厉害的狠毒招式。

这时，他冷笑着对心蕊道：“你先下去。”

心蕊闪身而出，这时离魂子母圈已和风翅镗击在了一块，发出了震耳的一鸣。

一击之后，他二人的身形可就立刻变化。

郭潜是一迈右腿，风翅镜由头上向后递出，用“雁点秋容”的绝招，直取葛金郎咽喉，可是葛金郎岂是弱者？

葛金郎却是用“大扒虎”的险招猛扑地面，可是当他双膝方一粘地的刹那，他的离魂子母圈，却以“韦陀捧杵”的夺命招式，双打而出。

郭潜不禁吃了一惊，风翅镗本是锁对方咽喉，奈何葛金郎上身后弯，仅双手平推而出，他的风翅镗可是走了空招了。

高手对敌之时，走了空招，也就等于输了一招，因为对手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郭潜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一招递空，顿时知道不妙，也顾不得再施别招了。

他猛力地向前一纵，足尖用力一点地面，身形如箭而出，可是饶你再快，葛金郎离魂子母圈已经够上了尺寸，他是逃不脱的。

随着葛金郎的一声低叱：“去！”

郭潜身子，就像球似的被抛了起来，他身子向下一落，一路踉了出去。

他身子伸缩间，已飞快地追在了郭潜后背，离魂子母圈再次举起，搂头打下。

就在这一刹那间，忽然当空一声清叱：“住手！”

这人娇躯一落，已顺手带住了郭潜腰带，使他身子没因伤倒下去。

来人是一个长身玉立，头系青绢的少女，由她外貌上看来，竟是和心蕊生得一模一样！

葛金郎不禁蓦地一惊，他忙回头看了心蕊一眼，发现她仍立身后，这才知并非一人。

来人单手抓着郭潜腰带，这时的郭潜早已昏昏欲倒，并且口吐鲜血，风翅镗也撒出了手。

花心蕊这时也惊奇地赶了上来，她还未说话，这少女已泪流满面道：“想不到你堕落到如此地步，我看你还有何面目再见母亲？”

心蕊冷笑道：“我与你们早已恩断情绝，你还来此作甚？”

心怡冷漠地瞟了一边的葛金郎一眼，蛾眉倒竖，叱道：“我还以为你是和万斯同在一起，是以百般为母亲解说，谁知道你竟……”

心蕊脸色一红，她上前道：“这是我的事，你不要管，我愿跟谁就跟谁。”

心怡冷冷一笑道：“我自是管不了你，只是你可知母亲令我找你回去么？”

心蕊哼了一声道：“我不是早说过，她已经不是我的母亲了么？”

花心怡这时慢慢把郭潜放在地上，又由身上取一粒丹药，放在了他口中，才慢慢回过身来，她脸色十分苍白，而且很是生气地说：“现在你没什么好说的，跟我回去。”

心蕊格格一笑，甩了一下头说：“你说得好简单，跟你回去。”

她说罢面色一冷，大声叱道：“花心怡，看在昔日我们还有些情谊的份上，我们不难为你，你少罗嗦，快走，否则我们不客气了！”

说着，她目光看了一边的葛金郎一眼，葛金郎本是满面怒容地看着对方，此刻由二女对话上听来，已知所来少女，竟是心蕊孪生姐妹，再细看一看心怡，竟似较心蕊更为脱尘秀美，他内心不禁为之动容，一腔怒意已扫了个干净。

这时嘻嘻一笑，离魂子母圈已收入囊中，一面看着心怡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怡妹。哈，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哎呀呀，真是冒失，来，来，来，到屋里去谈。”

说着又笑了一声，心怡蛾眉一挑，冷声叱道：“谁是你的怡妹，你不要信口雌黄！”

葛金郎一怔，退了一步，皱了皱眉，心蕊拉了他一下，说道：“金郎，你不要理她！”

说着她叹了一口气，对心怡苦笑道：“你不要再逼我了，那个家我是再也不回去了，再说，我自嫁给金郎后，我们十分恩爱，他父亲就是天台山的鬼面神君葛老前辈，你回去转告母亲一声，如果她认为她本事大，就请她直接去天台找葛老前辈比比去，看看人家怕不怕她！”

说完向金郎身边偎了过去。

花心怡脸都气青了，想不到她今日竟会变得如此，居然连生身母亲、同胞姐妹都不认了，知她中毒已深，不可理喻。

当下好不伤心，闻言后，不知不觉竟淌下泪来。

葛金郎一笑，插口道：“你这是何苦？咱们到底是一家人呀！”

心怡冰冷地看了看他，由他外貌上，不禁想到了万斯同，只是万斯同是铁铮铮一条汉子，是光明磊落的一位侠士，而眼前之人，却是魔道的一位邪士，自非可相提并论，真想不到妹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竟会作如此愚昧选择，如今兀自执迷不悟，今后自无好下场。

想到姐妹共处二十年感情，不禁愈发悲从中来，由悲而起，恨不能扑上

前去，狠狠地打她一顿才能消气。

可是她当然不会那么做的，葛金郎见她只管目视着心蕊发呆，还只当她回心转意了，不由抱拳笑道：“怡妹，你实在误会我……”

才说到此，忽见心怡极为厉害的目光向自己一扫，方觉不善。

他并没有想到，对方因爱妹心切，恨自己早已入骨，见状心虽知不妙，可是作梦也没想到，她竟会把授命不得妄施的“逼魂指”施了出来。

这也怪当初心蕊私心过重，二人虽一块练武功，她并没有把母亲所授的“逼魂指”暗传花粉的秘功告诉过葛金郎。所以葛金郎对这种功夫，陌生得很，当下想躲闪已自无及，顿时觉得面上一麻，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花心蕊也是一时大意，也未料到姐姐有此一着，当时不由尖叫了一声，举剑扑了上来。

她咬牙恨声道：“好，你敢对他下毒手，我也要你的命，你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她说着举剑直朝心怡脸上砍去，却为心怡分剑挡开，她往一边转着身子。

花心蕊二次扑上，掌中剑“白蛇吐信”照着心怡后心直刺过去，却为心怡又躲开了。

她第三次还要扑上来，心怡却娇嗔道：“你疯了么？我可不跟你打！”

说着蛮腰微拧，已纵身到了郭潜身旁，伸手把他提了起来。花心蕊忽然扑上，宝剑抡起直向着郭潜身上劈去，心怡大惊，用力把她的剑推开，并且厉声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心蕊一连攻了数招，没有伤着心怡，她的心不禁有些软了，这时闻言冷笑道：“他是万斯同的朋友，我恨万斯同！你敢拦我？”

说着举剑又向郭潜身上撩去，心怡闻言心中一动，她就势又去磕心蕊的剑！

花心蕊抽剑挑眉道：“你真的要跟我打？”

心怡看着妹妹忽然动容地唤道：“小蕊……”

她就要扑上去抱她，可是心蕊脸色苍白地后退着，她手中的剑左右地挥动着，阻止着心怡近前，她并且咬牙恨声道：“你走，你快走，我恨你，恨你！”

心怡流泪道：“小蕊，你真忘了我们是同胞姐妹了？小蕊，你跟我回家吧！”

心蕊的剑依然左右挥动，她的声音叫得更大了：“你滚开，滚开，一辈子都不要来，再来我就杀你！”

心怡痴痴地点了点头：“好！”她说：“想不到你会如此绝情！我走了！”

他提着郭潜纵出丈许以外，心蕊还在娇声哭叫道：“快滚，快滚，永远不要见你！”

心怡回过头冷笑道：“我走了，可是以后我还要来，你可以杀我！”

说着她就提携着郭潜，一路纵跃如飞而去。

心蕊等她走了，兀自悲痛不已，哭了一会儿，她才想到，抱着葛金郎入内而去。

好在她姐妹对于这种功夫都熟悉用法和解法，所以葛金郎很快地就被救过来了。

花心怡一路落着泪，飞驰在松林之内，她手上的郭潜十分沉重，累得她香汗淋漓！

费了不少的力，才算把他提到了自己居处。

原来心怡自发现心蕊落居于此，自己在附近找了一处山洞，暂时隐居。

石洞很大，早先是几个道人辟来修炼之处，所以间数还不少。

现在她就把郭潜安置在最外面的一间石室之内，她查看了一下他的伤，知系内伤，绝非短日可愈，本来她想马上回黄山五云步，向母亲复命去的，如今，她不得不多事逗留了。

她忍不下心，见这个人就这么伤重死去。

可是，对于男女，她内心是存着原始的戒心的，她秀眉微微皱着，细细地看这个人，见他身上有很多血，脸上也沾满了血渍。

她是一个同情心很重的女孩子，并且因为这人是万斯同的朋友，她就更要救他。

用冷水把他脸上的血渍洗干净，又把他脚上的靴子脱下来，郭潜才微微醒了过来。

他慢慢睁开了眼，忽然大吼了声：“花心蕊，你欺人太甚！”

猛地坐起身来，举手直向心怡脸上抓去，却为心怡退身闪开了。

她皱眉嗔道：“你伤得很重，不要动，快躺下。”

郭潜张大了眸子，奇怪地瞪着她，心怡叹了一口气道：“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花心蕊，心蕊是我妹妹！”

郭潜目光在她身上转了半天，才点了点头，他轻轻闭上了眸子道：“那么，你就是花心怡了？”

心怡奇怪地眨了一下眸子道：“咦！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

郭潜又张开瞳子，迟滞地打量着她道：“自然是有人告诉我，姑娘，你为什么不杀死我？”

说着又顾视了四周一番道：“这是什么地方？”

心怡冷冷一笑说道：“我要杀你，还会叫你活到现在？这里是雁荡山。”

郭潜忙要坐起来，心怡秀眉微蹙说：“你放心，这里不是紫松坪，是我救你来此的！”

郭潜闻言才算安静了一点，他叹了一口气，感激地望着心怡道：“这么说，你并不和令妹住在一起？”

心怡点了点头，郭潜双手抱了抱拳，激动地说道：“谢谢姑娘。”

说着又咳了一声，目光却视向一边的茶杯，心怡忙过去把杯子为他端上，郭潜说：“谢谢！”

他喘得很厉害，喝了几口水，叹口气道：“我伤得好厉害，这条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

心怡微微一笑，说道：“放心，你死不了！”

郭潜说：“伤在肝肺，很重！”说着皱着眉。

心怡说：“并不算太重！”

郭潜不禁看了她一眼，因为伤在自己身上，她好像比自己更清楚，不由对着她苦笑道：“姑娘如何会得知呢？”心怡说：“我怎么会不知道？！”

这种轻松简单的对话，使得郭潜十分地注意她，望着她冰寒的一张清水脸，除了少一些笑容而外，那真可以说是美到了极点！

同样的美，并且还是同胞双生的骨肉姐妹，怎么会产生如此相异的两种个性？这真令人“匪夷所思”。

他只管望着这个冰样的美人出神，心怡却显得怪不自然的。她站起来道：“我等会儿替你采些药来，你只要在此静养些时日，一定会好的。”

郭潜点了点头说：“谢谢姑娘，唉，我实在太打扰了！真是过意不去！”

才说到此，见她早已推门而出，郭潜只好把话中途吞住了，只是对着石顶翻着眼睛。

中午，花心怡送来了一碗稀饭和几枚山果，放在他床前几上，不待他多说话，就转身离去了。

郭潜本想和她说几句闲话，可是，见她如此端庄，自不便和她搭讪，便也作出一副正色，抱了抱拳，道了声：“谢谢姑娘！”

饭后，不待他说话，心怡即进来把碗筷收回，送上一块手巾为他净面，郭潜才注意到，她的那双手，竟是白嫩修长，十指尖尖，宛如春葱也似。

他并非好色之人，况且对方又是救命恩人，绝无动念之意。

只是，他却觉得，这双姐妹的美，使自己有一种没法抗拒的力量，心蕊已成过去，不用再提了，可是眼前这位心怡姑娘，正因为她的娟秀、冰情、冷艳，却更令郭潜感到一种超然的感觉。

这姑娘，她就像是冬夜天边的一粒寒星，给人一种深慕、冰寒和同情的感觉。

只要望着她，你不自觉地就会想去亲近她、爱抚她，因为你似乎觉得她太需要支持，太需要爱了，可是有一点，却是你自感不配去安慰和亲近她！

郭潜正是有这种感觉，所以现在他只能痴痴地看她一眼，甚至于不敢逼视。

心怡收了碗筷之后，最后端来了一个陶土烧成的粗碗，碗内是黑黑的浓汁。

郭潜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他说：“姑娘你太好了……谢谢你！”

心怡奇怪地看着他，不发一言，等他喝下了这碗药之后，她才说道：“你不要谢我，我妹妹伤了你，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她声音还是和刚才一样的冷，甚至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过后她才注视着他，浅笑了笑，说道：“觉得好些了没有？”笑容顿使她美艳若仙。

郭潜不禁觉得浑身舒服，他受宠若惊地道：“啊？好多了，好多了！”

心怡秀眉微颦，半笑道：“好多了，你并未吃多少药呢！”郭潜讷讷道：“姑娘服侍无微不至，病情自是大大见轻……”

还要说话，心怡却指着碗道：“那么快喝下去吧，喝了以后更会见轻松些！”

郭潜忙端起碗，大喝了一口，想不到入口奇烫，咽也不能，急得一双大眼睛，朝着心怡骨碌碌直转。

心怡忍不住抿嘴一笑，这一笑令郭潜顿时忘了苦，忘了烫热，咕噜一声把那口药咽了下去，只烫得张嘴吐舌不已，心怡忍不住又笑了。

她说：“小心一点喝，烫得很！”

郭潜红着脸连连点头，心怡在他床边，见他一口气把药全喝光了，才收了碗。

她走了几步，却又回头问道：“你是万斯同的朋友？”

郭潜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们是结义的弟兄！”心怡望着他欲言又止，

遂自返身而去，郭潜望着她苗条的后影，暗暗赞叹了一声：“好美丽的姑娘！”

方才的倩影笑姿，不禁又使他有些意乱神迷，需知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时常会自作多情的。

他不禁有些想入非非，他想：心怡对自己那种甜美的微笑，绝不会是偶然的，那是有情而发的。

想到此，一时真有些把持不住，不禁脱口唤道：“姑娘！姑娘！”

“来啦！”随着声音，心怡已推门而进。

她转着眸子问：“有事么？”

郭潜一时脸涨得通红，讷讷道：“我……我……”心怡一笑，道：“你不要过意不去，我不是说过了，何况你还是万大哥的好朋友！”

郭潜这时咳了两声，心怡忙把茶杯送上，那只纤纤的玉手，又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郭潜在接过杯子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也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刺激着他，他竟紧紧地握住了心怡的手，花心怡不禁吃惊地后退了一步。

她用力地把手抽了回来，双目之中，闪过了一层愤怒的光芒，可是却又马上消下去了。

她只是瞪着大眼，惊奇地看着他，郭潜一时面红如布，他微微垂下了头说：“姑娘！原谅我，我实在太失礼了！”心怡冷冷地道：“我不会怪你的，因为你身上伤得重，可是……”

郭潜抬起头道：“我很喜欢你！”

心怡冷笑道：“我并不喜欢你！”

说完话，她倏地转身欲去，郭潜红着脸唤道：“姑娘请回来。”心怡冷漠地转过了身子，郭潜正色道：“请姑娘原谅我冒失，我只希望能跟姑娘做一个朋友！”

心怡摇了摇头，眼泪在她眸子内直转，郭潜咬了一下牙说：“你孤单，是需要我这个朋友的，我以后会为你带来快乐！”花心怡喃喃道：“谢谢你，可是我心中已有所爱的人了，我的感情是终身不会改变的。”

郭潜一时不禁木然，因为他真没有想到，像她这样冰清的人，居然早有钟情之人，昔日闻万斯同说，她姐妹二十年隐居黄山五云步中，不曾结交过任何异性朋友，她这么说，又作何解释呢？

想着，内心不禁浮上了一种说不出的失望和悲哀，他轻轻叹了一口气，道：“他是谁？”

心怡想不到他会如此问，当时玉面绯红，可是她居然很直爽地回答了他，道：“万斯同！”

“万斯同？”郭潜一时张大了眼睛，他几乎呆住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啊，他不是曾和令妹……”

心怡淡淡地一笑道：“不错，但是我也爱上了他，只是他并不知道罢了！”

她又说：“我并不打算要他知道，只是我爱他……”

郭潜苦笑了一下，他不禁大为惭愧，可是他却知万斯同的隐病，也许万斯同刻下已经出家为僧了，那么这姑娘莫非空守一生么？

这太残酷了，我要老实地告诉她。这么想着，他就大胆他说：“姑娘，你那种感情，我很钦佩，可是万大哥也许已经出家了，他曾说过……”

“为什么？你快告诉我！”

郭潜长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件隐秘，你也许并不知道，万大哥是为你们

姐妹二人所牺牲的！”

心怡几乎颤抖了，她追问道：“怎会呢？”

郭潜冷笑了一声，他身子往上坐了坐，道：“你那母亲固然是爱女心切，可是心太狠了……太狠了！”

心怡不禁蛾眉一挑，低叱道：“郭兄，请你说话有分寸一点我不愿任何人骂我母亲！”

郭潜苦笑着点了点头道：“听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姑娘，你可记得当年万斯同为你母女所囚之事？”

心怡冷冷地道：“我自然记得，我们太冒失了！”郭潜看了她一眼，又说道：“那么，你可知道令堂大人曾偷偷背人，把他给废了？”

心怡不禁打了一个冷战，颤抖着声道：“这……不可能，我曾见他好好地离去的啊！”

郭潜冷笑道：“我指的废，远比废除四肢更可怕、更残忍！”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心怡，又道：“令堂闭了他的精蓄穴，万斯同将终身不能人道！”

这句话，就像一个雷，击在了花心怡的头上，又像一根尖针，深深刺入了她的心，她只觉双瞳一阵发热，差一点跌坐地上。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就像闪电一样地击中了她，她真想不到母亲竟会施出这种辣手，现在一切她都明白了，她用发抖的声音道：“这是真的？”

郭潜冷冷一笑，说道：“自然是真的了！”

心怡咬了一下嘴唇问：“那么现在他在哪里呢？”郭潜惊异地看着她，问道：“姑娘，你……打算怎么样？”心怡的大眸子里，坠下了两粒晶莹的泪水，她喃喃地说道：“我要找他去……我一定要找到他。”

郭潜单手撑着身子，皱了一下眉头，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他现在可能已经出家了，再说……”

他似很难启齿，以下的话就接不下去了，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盯在她身上。

心怡这时脸色苍白，她苦笑了笑，对郭潜说：“不怕郭兄笑话，我爱他，我爱的是他的人……”

说着顿了顿，叹息道：“我不能让他出家，我要找他去。”郭潜似乎很感动，他紧紧地握着自己一双手，点了点头，说道：“我很钦佩你的至情，你可以去找他，他大概目前还没有走……”

心怡忙问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郭潜望着她说：“我来的时候，他还住在洞庭澧水中流的‘波心寺’内，现在走没走就不知道了。”

“波心寺？”心怡问。

郭潜点了点头：“那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寺院，随便一打听就会有人知道，姑娘你这就去么？”

花心怡脸色微微一红，她问郭潜道：“你一个人在此养伤行么？”

郭潜哈哈一笑道：“这点伤算什么？再有几天我就好了，你放心去找他吧！”

心怡默然点了点头，郭潜冷笑一声，说道：“令妹欺人未免太甚，还有那个葛金郎，我岂能与他们善罢甘休，等我伤愈之后……”

花心怡大惊道：“郭兄，你千万不可如此，那葛金郎武功出众，你……你不是他的敌手！”

郭潜脸色一红，心怡忙改口道：“他二人合力，只怕你一人应付不下。”



郭潜冷哼了一声，很不得劲地笑了笑说：“这点我知道，不过我不会就这么甘心的。”

心怡呆了呆道：“舍妹如此自甘堕落，日后必当自食恶果，郭兄你暂时还是忍耐一下吧！”

郭潜知道她心中还是深爱心蕊，唯恐自己伤害了她，闻言之后，一时倒不好言声了。

他顿了一顿，才苦笑道：“姑娘如见着我那万大哥，请代我深深致意，说谢谢他的关爱，只是他的希望，却怨我无法从命了。”

心怡问：“什么希望？”

郭潜叹了一口气，苦笑道：“姑娘不必多问，只要见着了万大哥就会知道了。”

心怡又深深嘱咐了他很多疗伤之法，并把挖来的野药指给他看，好在这些轻微的劳动，在郭潜来说，并不十分困难，现在就留下他一个人在此静居养伤了，当然不久之后，他就能恢复健康了。

静静的洞庭澧水，在晨曦中无波如镜，那些紫色的朝霞，橘红色的块状流云，历历如绘地自波面上飘过去，映衬得一片如彩斑斓，万紫千红。

金碧辉煌的波心寺，倒是名符其实地耸立在这条如带似的澧水中央，只是那是远看，近看就会发现，水面上只是一座桥而已！

这座雕刻得形同龙蛇的长桥，横跨波心两岸，更巧一头是接着“波心寺”的。

当小沙弥敲了晨钟的时候，水面上惊起了成群的野鸭。

它们深灰的翅膀，在水面上拍起了无数的涟漪，水花飘溅，银花朵朵，极是好看。

这是一座历经三朝的古刹，寺内僧人多达三百人以上，老方丈智通年已近百，出身武林，精技击，据说武功出众，只是很少有人见他施展罢了，因为他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在禅房里盘膝打坐，别的事他很少管，大部分的事情，都由一位叫海天和尚的住持僧人来管理。

老方丈智通武功不说，最擅长的是医术，听说经他医治过的人，无论内伤外伤，都能起手回春，因此在他禅房内外，都挂满了匾，全是些歌功颂德的话，诸如“功同良相”，“华陀再世”，“上池之水”，不一而足。

智通和尚擅医的名是出去了，远近百里内外，提起来是无人不知，因此凡是来波心寺的，除了上香之外，十有八九都是来求医的。

他虽是不胜其烦，可是对于一些奇难重症，却也无法拒绝，因为出家人是以慈善为怀，身为一寺之主，更是无法推辞。

因此形成了一种有求必应的趋势，老方丈无可奈何之下，干脆定下了一个看病的时间，每两天抽出一个下午专门看病。

这么一来，他就等于正式的悬壶行医，求治的人多多少少都会为寺里布施一些银子，因此他这波心寺，真可谓之香火鼎盛！

说来也都怪他的名声太大了，否则像这种情形，他是不会遇见的。

原来在去年冬末，来了一位仆仆风尘的相公，这位相公名叫万斯同，他来的目的是专为求医治病来的。

按照寺里的规矩，凡是求医问治的，如是外乡客，是可以暂时在寺内留居的，不过病愈之后，即刻就要离开而且还要酌收一些香火银子。

这万斯同风度翩翩，衣冠楚楚，极为寺内和尚欢迎，再加上他出手阔绰，

所以立刻就受到寺僧的欢迎，留宿在偏院的一间静室之内。

老方丈智通，在第二天为他看脉问病之后，显得很是忧虑，本来他是不想管的，经不住万斯同苦苦哀求，这智通老方丈才用了他独擅的“敲骨问髓”之学，为他遍体施医。

可是医治的结果，竟然是枉费心血，万斯同反倒反虚成疾，病倒寺院之中。

这一来老方丈可是吓了个不轻，他除了让万斯同在寺内留居之外，每日都要亲自去看他一趟，问他的病情，很是体贴！

万斯同一病不起，竟达月余之久，而老方丈两鬓不知平添了多少白发，额上也不知起了多少皱纹！

他一生医人无数，差不多的疑难大症，在他手下真是轻而易举地即可获得痊愈，而这位万相公的病情，看来是“精蓄穴”不通，并非是什么大不了的难症，他自信经过他“敲骨问髓”的重手法之后，定能血畅脉通，却万万想不到，对方竟差一点为此丧命！

现在万斯同卧病在床，他内心实在是感到万分愧疚，他自动地停收万斯同布施的银子，一日三餐还特别关照，要以上好的素餐招待他，尽管如此，他内心仍不免焦虑万分。

现在太阳才不过刚刚出来，他已经老早地就起来了，雪白的胡子为风所吹动，就像一条白绫子似的往一边飘着，他不停地在几棵松树之下来回走着，双眉紧皱，像有无限忧伤！

走过来一个小沙弥，老方丈唤他道：“过来。”

小沙弥合十而来，深深向他望了一下。

智通老方丈问道：“万相公起来了没有？”

小沙弥弯腰道：“弟子不知，弟子现在就去看过。”

老方丈摇了摇手道：“不用了，我自己去看看吧！”

说着他独自迈起步，直向偏院前去，才一进院，就见万斯同身穿晨衣，正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晒太阳，他那张黄蜡蜡的脸，在金色的阳光下，显得是那么瘦削、病弱和无神！

晨风飘动着青色的长袄，露出白灰色的松管绸裤，两只白皙的手，交叉地放在胸前。

他端望着当空那群呢喃的燕子，脸上带着多时未见的微笑。

智通老方丈站住了脚，道：“相公，早啊！”

万斯同忙起身相迎，却为老方丈赶上一步，硬把他按得又坐了下來。

老方丈说：“院子里风大，相公你最好还是不要多吹风，以免受寒，你这病就更加不易医治了！”

万斯同晒然一笑道：“老方丈请放心，我这病也就该好了，在此晒晒太阳觉得很舒服！”

智通和尚点了点头，又长叹了一声道：“老僧无能，相公你身子耽搁坏了！”

这时小沙弥摆上了一张坐椅，另又送上了两杯香茗，老方丈就坐下来。

万斯同苦笑道：“方丈何必如此说，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给贵寺添了不少麻烦，我想起，才问心有愧呢！”

万斯同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声，又把目光转向了一边。老方丈道：“我如知道这人是谁，也许可设法差人去讨教一下解救之法，否则……”

才说到此，万斯同冷冷一笑，说道：“这人如肯解救我，也就不会如此辣手伤我了！”

智通老方丈还在一个劲地皱眉，随后才道：“我见相公枕下有长剑一口，知道相公是一擅武之人，但不知相公系何宗何门？”

万斯同心中一动，打量了老方丈一下，含笑道：“老方丈法眼果然厉害，弟子是天南门下后进末学，和贵派少林却是素无渊源！”

老方丈不禁怔了一下，当下眯着一双细目，嘻嘻一笑道：“这么说天南老人是施主什么人？”

万斯同点点头道：“那是家师呀！”

老方丈似乎很是吃惊，他愣愣地道：“既如此，小施主你怎不去求求老人为你医治呢？天南门中洗髓易筋，江湖蜚声已久，你却找上了老僧，唉，小施主，你真是大大地糊涂了！”

万斯同微微一笑，道：“老方丈所言不虚，只是这其中原因很多，弟子不便投医师尊……”

他微微叹息了一声，又道：“再说，这伤我之人，手法诡异，家师怕也不易救治，否则以你如此造诣，何以尚未奏效？弟子只好饮恨终身，一切认命算了！”

智通老和尚白眉徐徐搭下，叹息了一声，他单手伸出轻轻搭在斯同脉门之上，很久才放下了手道：“照目前情形看来，你中气已日渐充沛，只是精蓄穴不通，血满逆流，常会感到焦急炎热……”

他点了点头，又说：“好在这些都无碍生命，今后时日正长，你还可另觅良医求治！”

老方丈说完后，呷了一口香茗，即告了扰，起身作别而去。

万斯同目送着他离去之后，内心不禁又浮上了一层悲哀，这些日子以来，他思念花心蕊的情意更加浓厚了，虽然自己早托好友郭潜前去探望照顾她，可是内心仍不无依依之感！

想不到一年的岁月，竟如此空空蹉跎过去，尤其令自己痛心是的，花蕾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隐疾，竟会成了绝症，自己虽遍求名医，竟是无一见效，真真令人抱恨终生了！

这么一想，人生真个毫无意义，万斯同紧紧咬着牙齿，这一年来，早已经把他盛烈的火气消磨得干净了。

他徐徐自椅子上站起来，慢步走向正面朝阳，僧人禅唱之声，随着晨风轻轻飘过来，听来令人有一种清心寡欲之感！

忽然一个小沙弥知雨，推门进来，高声呼唤道：“相公早啊！有人来找你啦！”

万斯同一怔，道：“找我？是谁？”

知雨小和尚红着脸走过来，又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讷讷的说不出话来。

万斯同一伸手握住他，问：“知雨，你怎么不说？是我的郭兄弟来了是不是？快请！”

小和尚忸怩地摇了摇头，说：“不是！不是！是……是一位年轻的女……女施主。”

万斯同不禁大吃了一惊，他的脸不禁马上变了一下颜色，一时也呆住了！

小和尚红着脸说：“这里除了庙会，平日是不许女客登门的，只是这女客，她是来找相公你的，主持大师特别要小僧来报，相公你倒是见她不见？”

万斯同怔了一会儿，才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能见她，你去告诉她，说我已经搬走了。”

知雨张大嘴，说：“那不大好吧，我方才已经说过你老是住在此地方的。”

万斯同这一会儿真是心乱如麻，他苦笑笑了笑，如丧考妣似的坐在了椅子上，一面摆了摆手：“小师父，你去告诉她，就说我外出访友，要过些时日才回来。快去，快去。”

小和尚一个劲地皱着眉，说：“何苦呢？人家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

万斯同摆了一下手，悲伤地说：“小师父，你照我的话去做吧，你不明白，唉！快去，快去。”

这么说着，小和尚才低低哼了一声，叹着气走了。

万斯同低声道：“天哪，她竟找来了……心蕊，你要原谅我……”

他低下了头，喃喃道：“并非是我狠心，实在是我配不上你，我不能害了你的终身……”

他默默地想着，内心就更坚定了，只是他奇怪，心蕊如何会找到了这里，莫非郭潜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她？

“可恨的郭潜！”

他真想给他一拳，自己当初是如何嘱咐他的？想不到他还是走露了消息，即使是你不中意于她，也不应该把我的住处泄露，我如今已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废人，怎可耽误她如花似玉的青春？

想到此，更不禁又急又羞，只觉得从脊椎骨丝丝地泛着冷气，由是更恨郭潜不已。

这时候那小和尚知雨由外面回来，万斯同忙问道：“如何？她走了没有？”

知雨点了点头，万斯同松了一口气，问道：“她对你说什么没有？”

小和尚翻了一下眼皮道：“她只说她姓花，是从远地来的。”

万斯同不禁一时不知怎么才好，小和尚在一边道：“她说她还要再来看你，少施主你为什么不见她呢？”

万斯同摇了摇头，苦笑一声，道：“你去吧。”

知雨似乎还有些遗憾地叹息了一声，就转身走了，他走之后，万斯同的心，可就更不得安静了。

他心里未尝不觉得歉疚，只是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狠下心来。

他想这个地方，还是不能住下去，自己要赶快搬，只是因为还在病中，一时却急不得。

由是不禁令他想到了心蕊，这姑娘千里迢迢，找到了这里，其心之痴，可想而知，难得她在长长的一年时间里独处深山，空虚寂寞，自可想知，这期间竟能谨守诺言，苦苦盼望，非但不怪罪自己，竟不远千里来此地，其心之痴，爱心之诚，真是难能可贵，而自己却避不见她，若非是有难言之隐，其心何异于禽兽。

这么思前想后，内心竟是无法得以安宁！

他本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当他对一件事情决定之后，那是绝少变异的，尤其是他认为一件事必需要这么做，他更不会避疑。

禅房内，自他病后，老方丈命令小和尚，不得打扰，严禁出入，所以显得很脏很乱，衣服被褥随处乱放，扫目其中，竟是凌乱不堪，万斯同看过的书，也是随处乱抛，满处都是。

午夜，这所波心寺，静悄悄的没有一些声音，连僧人们的晚禅也早就停止了。

整个大殿，一片漆黑，除了在正门两檐的两盏风灯还时明时灭地亮着，这附近是再也找不出一些灯光了，这时候一条纤细的人影，倏地自波心寺的石桥上拔了起来，直向寺墙上落去。

她的身形，竟是快得出奇，像是在轻功提纵术上，有着特殊的造诣。

这波心寺内，并非是随便可任人出入之地，少林门下，毕竟是有异一般。

这条人影，方自向墙头上一落，立刻就为守夜的和尚发觉了。

一人喝问道：“何人夜访？”

这是一个中年着黑衣的僧人，背系戒刀，足踏芒鞋，这和尚法号静玄，是本寺十八弟子之一，平日自负武功了得，为人不免有些骄狂。

这时叱问了声，却见夜行人竟是伏墙不动，更不禁怒从中来。

他不便再出声喝问，为恐惊醒了早已入睡的僧人，只见他大袖倏地向两下一分，身形已如同一只巨鹰似的蓦地腾起。

可是当他芒鞋足尖，踏上了瓦墙之后，但见长空月明，风吹衣摇，哪有任何人的踪影？

这和尚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暗道了一声怪哉，可是他确实再也没发现什么，也就只好算了。

夜行人以超人的轻功绝技，瞒过了静玄和尚耳目，一路兔起鹘落地直向偏殿行去，这条路，这间禅房，在白天她已由小和尚的口中打探清楚了，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这个地方。

室内是那么的静，她用长剑启开了门，悄悄地进去，差不多天快亮了，她才静悄悄地出来，她用手擦了一下流出的泪，径自踏瓦而去。

黎明，万斯同和往日一样地起来了。

可是，他顿时为眼前的奇迹，惊愣住了。

因为他目光到处，这一切竟是大异于昔日，首先他看见长列的书，整齐地排列在书桌上，不再是随地乱抛，其次被褥也井然地折叠在一边，那些散放在到处的衣衫，也都叠放在一边，茶具杯盘，也都洗得净洁光亮，整整齐齐地排在一块儿。

万斯同“哦”了一声，他随手去拿脱下的衣裳，可是那件衣裳，竟不翼而飞。

这一切，都不得不令他大惊失色，他取下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换上，然后走出室门。

知雨小和尚正在扫院子，见他弯腰叫了声：“早啊！”万斯同对他招了招手，小和尚连忙走了过来，问道：“相公，有什么事？”

万斯同微笑道：“我房中，是你为我清理的么？”

知雨翻了一下眼皮，又摇头说道：“没有，老师父不叫我们进去，说相公在养病！”

万斯同闻言不禁怔了一会儿，遂笑道：“原来是这样，你去吧。”

知雨小和尚又一笑道：“相公也该吃早饭了，我去给你端去。”

说着就走了，万斯同待他走后，越想越怪，遂又走回室内，仔细地察看了一遍，并没有见到任何字迹，能显示出来人的身份。

他看了一遍，心中更是诧异，只是有一点可证明，来人并无任何恶意，而且对自己很爱护，心中甚是感激，不由联想到了心蕊。

可是这一假定，立刻又为他否定了。

因为心蕊的性情，他是十分了解的，她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女孩子，但她绝不会这么细心，如果是她，她必定会把自己唤醒，一倾别后幽情的，绝不会隐忍那么热烈的感情，而不惊动自己。

如果说是郭潜吧，更不可能，因为他没有必要那么偷偷摸摸地来。

这些假设，真真令他感到费解了，所幸不久老方丈来访，他也就不再细想这个问题。

智通老方丈还是照往常一样问了问他的病情，又闲谈了些别的事，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奇怪的事情，一连延续了三天，一任万斯同提高了警觉，可是来人都能从容出入。

这人总是把他的脏衣服洗后送来，为他把零乱的杂物放置得整整齐齐，甚至于他脱下的鞋，也都为他把上面的灰尘拍打干净，细心体贴可谓之莫此为甚，但是这是谁，至今还是一个谜！

万斯同心中是愈想愈怪，因为这人的行为太离奇了，他似乎并不希望见到自己，只是义务地为自己尽力。

瓶中的花，早已凋谢了，可是现在每日却会换上新鲜的，黎明，当斯同才一坐起的时候，他必定会闻到那种清芬的气息！

这时候，他并且会发现到，有新鲜的水果，用竹篮子盛装着置于几上。

三天来，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在继续着，这日清晨老方丈智通来探，言谈中，道及门下弟子有谓，曾见夜行人出入本寺，嘱斯同诸事小心，因那夜行人行踪诡异，来意不明。

他去之后，万斯同整整呆想了一天。

今夜，万斯同决心要察看一下来人是谁，上榻之后，他把灯光拨小了，其光如豆。

他又在枕下置好了长剑、暗器，虽然来人是那么友善，可是在不明来人身份之前，他仍认为小心些好。

他手上摊开了本《洗日录》，静下心来，细细地看着，时间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竟倚着床睡着了，那本《洗日录》也摊在了床上。

就在这时，那个如幽灵似的影子，忽然出现了，她望着倚床而睡的万斯同看了一会儿，目光之中，满是爱怜同情！

随后，她就像往常一样地开始弯下腰，非常细心巧熟地整理着东西。

她手中捧着一大捧山茶花，轻轻地插换于花瓶之中，那萤火似的灯光，照着她修长的身材，蛾眉杏目，只是在她那浓淡适宜的右眉心中，有一粒朱砂红痣，看来益发的秀俏！

这姑娘用一块青色的绸子，紧紧地扎着头上的青丝，剑穗斜着由颈项搭下来。

在略事整理之后，她就像往日一样，静静地在面对斯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然后她用那双美妙的眸子静静地望着斯同，似如此，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当西殿传来轻微的更声，她才慢慢自位子上站起来。

“我要走了！”她说得是那么的小声。

然后她悄悄行到了斯同床前，把那本散开的书合起来，放好在书案上，然后伸手，想去搬动他的身子，可是她怕把他惊醒，她犹豫了一刻，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随着挥掌，残灯应掌而灭。

她拉了一袭绸被，向他身上盖去。

可是这个时候，斯同忽然惊醒了，他猛然一欠身子叱问道：“谁？”

他并且很疾快地已经拉住了这人的手，大声地道：“你是谁？”

这人用力一挣，抽出了被握的手，蓦地夺门而出，万斯同双手一按床，也跟着跃起了身子，可是当他病弱的身子，扑抵门前时，那人早已飞上了殿瓦之上，一路纵跃如飞而去。

万斯同自忖着自己久病之身，那发软的腿，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来人的。

他只是发怔地望着，虽然来人是谁，他还是没弄清楚，可是他却可以断定来人是个女的，因为来人身材纤柔，而且方才那只被自己所握的手，滑嫩异常，自然她是一个女的了。

想到此，他真有说不出的惊异，因为自己自从出道江湖以来，从未结交过什么红粉知己，尤其是此女如此对自己，分明种情已深，如果她不是花心蕊，那才是真正令人费解了！

就在他出神凝思的当儿，后殿同时有了些惊动。

原来智通老方丈，自接报有夜行人出入本寺的消息之后，他已在暗中留了意。

今夜，他坐禅方毕，正想亲自巡视一番，也正是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他看见一条疾快的影子，如飞鹰搏兔似的，正自后殿上疾快地上了经楼横檐。

老方丈乃少林门下七十二高僧之一，自掌波心寺以来，因职高位尊，差不多的事，根本就用不着他管，武功也就搁下了。

可是这么说，并不是他不擅武功，在内功方面，他仍有极深的造诣！

此刻眼见于此，不禁大怒，当下一提僧衣，已穿窗而出。

露冷瓦滑，智通老和尚蓦地落足，差一点踉跄倒下身子，可是就在这一踉之际，他已挥掌打出了一掌菩提子，挟着一股疾劲之风，直向这夜行人全身罩过去。

老方丈同时口中叱道：“大胆贼子，你屡次三番探我波心寺，究竟意欲何为？今夜却要还本方丈一个公道来，你慢走一步，朋友！”

这老和尚倒真是动了肝火，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可是他身子决不停留，已用“燕子飞云纵”的功夫，倏起倏落的，已扑到了来人背后。

他猛地一挥双拳，喝了声“打！”向着夜行人后心就打。

夜行人似乎是急于逃奔，显得十分急躁，方才老方丈那一掌菩提子，也似有一二粒伤了她，她足下滑动着，已踩碎了好几块瓦。

老方丈双掌递到，忽觉眼前冷光一闪，耳闻得敌人一声娇叱道：“躲开！”

同时眼前剑光一闪，冷森森的剑刃，已至眼前，智通口中“唔”了一声。

他倒是没想到对方是个女的，更没有想到她会下手如此之毒。

剑势如电，快得无以复加，他也知道对方一手剑招名唤“出巢燕”，可是眼前这种情形，竟会令他感到难以回避！

他双袖乍然两下一分，凭着他数十年潜练的内功，足足把身子拔起了丈许高下，冷光耀目的剑光驰啸着自眼前闪过，艺高胆大的老方丈，也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

望着奔驰如飞的背影，智通和尚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低低地骂了声：

“好女贼！”

在他获悉对方是一少女之后，他反倒生了不少顾虑，凭自己一个掌寺方丈的身份，自不便去追打一个坤客女性，再说方才那一剑，也使他有些心寒！

他沮丧地返回禅房之后，才发现右边僧衣大襟之上，竟被划了一道尺许长的口子。

这一惊，老方丈更是半天出声不得，试想对方在出剑前，如多进半步，自己岂不要在她剑刃之下开了膛了？好险！

天亮之后，全寺都惊动了，原来那女夜行客，在逃过了老方丈追拿之后，更是高潮倏出。

那是掌震刑堂弟子静玄，剑伤释经大师慈威，后者因为阻挡过力，而遭致对方剑削右手三指，虽经智通老方丈连接上了，可是看来也不免落成了残废！

这么一来，全寺都不禁哗然大乱，尤其是负责保护全寺安全的达摩堂十二位弟子领堂大师慈金，都受了老方丈的严词罪责！

一夜之间，令这座平静经年的波心寺，起了极大的惊涛，全寺僧人无不把这扰乱本寺安全的夜行客恨之入骨，俱存下决心，要生擒她归罪。

事实上，全寺僧人，除了老方丈及那负伤的二僧人之外，竟无一人晓得来人竟是一个女客，而方丈本人也不愿对此有说明，可是暗地里，却把达摩堂领堂大师慈金及十二位弟子召进，详细说明来人系一少女，在动手之时，不可冒失，务必生擒，擒后老方丈要亲自审问。

慈金大师及十二弟子领命之后，倒是严格地在寺内布置了一番，因知来人是一个少女，他们在心理上倒是略略地放松了一些。

这消息在传入偏院养病的万斯同耳中之后，确实是吃惊不小！

他很明白，这个所谓的夜行客，也正是每夜在榻前细心照顾自己的那个人，这个女孩子，为了关怀自己，竟不惜闯下了大祸，竟敢掌震刑堂弟子，剑伤释经大师，把一所佛门善地，弄得鸡犬不宁，真是糊涂荒唐至极！

万斯同为此，担了一份不必要的心，对这个少女，也不禁生出了一些恼意！

因为寺内僧人，对自己恩惠非浅，尤其是老方丈以下各堂大师，为人都极为慈祥，自己养病经月，已为寺内添了不少的麻烦，此时这夜行人，竟一连伤了二人，大闹庙寺，弄得人人不安，这份责任，万斯同内心是要负的，因为他明白，这全是为了自己。

自那一夜之后，他可不能疏忽了，夜晚一直惊醒着，渴望能见到这来意不明的女客。

可是一连三天，竟是不见一点动静，万斯同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他觉得这人闯下了大祸，大概是再也不敢来了，自己虽感内心有负她这一番深情，可是到底不明对方底细，也就乐得安下心来。

他的病，也可以说是大体痊愈了。

这一夜，大概天将四鼓的当儿，寺内响起了一片云板之声，声震云霄。

万斯同自梦中惊醒，耳闻得殿内众声鼎沸，有人高呼捉贼。

他不禁匆匆穿上了鞋，自枕下拿出了长剑，也顾不得身子复元也未，蓦地推窗纵身而出，只见殿内众僧纷纷持着火把，东奔西跑，忙做一团。

万斯同剑交左手，右手略提大襟，身形倏地纵起，落向了正殿偏阁。

迎面踉跄驰来一名僧人，万斯同朗声问道：“师父受伤了么？”



这僧人单手抚着右膀，一只手已为血染红了，他似乎很是惊异万斯同竟有这种身手，当下怔了怔，说道：“万相公，是你？”

万斯同在彼此对话之际，已看清了来人是达摩堂门下最得力的一名弟子，他名唤静一，这时见他伤得颇重，不禁甚为难过！

他忙扶着他，纵下了殿阁，静一和尚咬牙恨声道：“想不到这个女贼，如此厉害！相公，你不必管我，还是去前殿看看吧！”

万斯同不禁剑眉一挑，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问：“这女人在什么地方？”

静一和尚回头朝一边指了一下，一面咬牙忍着痛，这时已跑来了几个打着打笼的小和尚，把他搀了起来，呼啸而去。

万斯同拧腰上了殿阁，一路纵跃如飞，直向静一和尚手指之处飞驰而去。

果然目光望处，正是几条黑影，打作一团，万斯同挺剑而上，并且高呼道：“师父们，你们暂且下去，待我来会会她。呔！”

他这么叫着，足下用力疾点，已猛扑了上去，就在这时候，僧人群中，已有数人惊呼之声，纷纷负伤而下，那夜行女电闪星驰地直向寺外遁去。

万斯同高叱了声：“朋友你慢走一步，万某来会你了。”

他口中这么喝叱着，足下却是运足了功力，用“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嗖！嗖！一连三四个起落，已紧逼在那夜行人身后。

这时候面对着那夜行人正面，倏起倏落地扑来了两条人影。

内中一人，尚留着白花花的胡须，用苍老的声音低叱道：“好孽障，今夜倒要看你往哪里跑？”

这是智通老方丈的声音，他口中这么叱着，已用“云龙探爪”的招式，陡然直向对方打去。

几乎是同时，他身边的那位达摩堂的领堂慈金大师，也出手击敌，他掌中是一柄月牙形的方便铲，此刻已自抡动，发出哗楞楞一阵闹耳的声音，直向这夜行人拦腰斩去。

夜行人娇叱了声：“和尚，不要逼人太甚！”

她口中这么大声叱着，身形却似风车似的一个疾转，掌中剑平直着一旋，耀出一道环形的光墙，只听得“呛啾啾”一声大震，慈金大师抽铲而退。

万斯同也正在这时赶了上来，他哼了一声：“女贼也太猖狂！看剑！”

掌中剑点起一点银星，直取夜行人左膀，同时老方丈右手“贯穴手”兜足了内力，直向这女客后心击去，两股劲招之下，夜行女再想从容脱逃，只怕是万难了。

可是她那一身超人的轻身功夫，确实罕见，只见她莲足猛点，身形荡起。

这时候，万斯同等三人，才发现是一个头系青绸，面蒙黑纱的少女。

因为那一袭黑纱，使万斯同看不清她的真面目，不禁纳闷异常，他倏地抽剑后退了一步，低叱道：“朋友，请你报一个万儿吧，来此究竟意欲何为？快说！”

老方丈也拧身而退，单手捋须，冷哼道：“波心寺与你究有何仇？你屡次三番来此胡闹？”

夜行人发出了一串冷笑之声，右手“苏秦背剑”，后退了几步，她左手拢向怀中，似乎抱持有物，倏地用剑指向万斯同，冰冷地道：“你的病还未大好，不宜劳动，这几个和尚欺人太甚，姑娘要给他们一些厉害！”

才言到此，慈金大师已厉叱了声：“着！”振腕打出了四粒铁莲子。

夜行女长剑飞舞，叮咚声里，已把四粒铁莲子磕飞半天。

只见她楚腰轻扭，似乎有意卖些能耐，掌中剑“扇点秋萤”，点出了两朵剑花，直向智通老方丈及慈金大师二人面上点去，却单单放过了万斯同。

可恨万斯同一时呆笨，竟未能体会出美人青睐，一心想要剑下立功。

他见机缘凑巧，霍地向前一垫步，恰巧这姑娘为慈金大师方便铲逼得身形腾起，上下不接，老方丈倒是碍于身份，暂时袖手旁观。

万斯同猛然叱了声：“女贼休走！”

只见他身形霍地向前一伏，掌中剑“举火烧天”，猛然向上一举，就势展出了他天南派的得意剑招“三环套月”，唰唰唰！绕起了三圈剑光，直向夜行女全身绕去。

那姑娘一心对付慈金大师，尚要分心一旁的智通老方丈，怕其突然出手，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万斯同竟会对自己骤下毒手。

待其发觉，不由惊得“呀”了一声，一时花容变色，正巧慈金大师的方便铲，也长虹贯日似的划到，她急勿间足尖踢开了飞来的方便铲，娇躯猛地一个疾滚，长剑护住了整个上身。

可是万斯同仍然是伤了她了，还算他剑下留情，未敢全剑递出。

只听得她“哦”了一声，身形如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飘至一边瓦面，全身摇摇欲倒！

“万斯同，你……你……”她口中这么说着，那左手抱持的东西，悉悉地散了一瓦。

老方丈叱了声：“拿下她。”

慈金方自抖铲而上，却为万斯同用剑拦住了，他惊异地问道：“姑娘你……到底是谁？如何知道我的名字，你……你来此何为？”

姑娘全身颤抖成了一片，小蛮鞋一踉瓦面，猛地转身蹒跚而去，她口中尚自娇声道：“你别叫他们追我！让我走。”

慈金大师一抖方便铲厉哼道：“好孽障，你还想逃走么？”

他说着向下一塌腰，正要抖铲而上，却为万斯同一把握住了。

慈金怔道：“少施主是为何？莫非任她逃走么？”

万斯同望着她渐远的背影，苦笑道：“她已受了我的剑伤，任她去吧！”

这时一边的智通老方丈口宣佛号道：“阿弥陀佛，万相公既如此说，不妨暂时放过她算了。好凶的姑娘，老衲如此年岁，还是第一次见过！”

万斯同这时走前几步，见现场方才从那姑娘手中所遗落的东西，竟是一大捧鲜花，还有几件衣服。

他捡起了那几件衣服，不禁面上一红，原来竟是自己之物，他立刻明白了，只是痴痴地朝着方才姑娘遁处发呆，心中追悔不已！

一旁的老方丈奇怪道：“这些花是干什么用的？还有这些衣服。”

万斯同这一刻忽忆起方才那少女音容，竟颇似自己熟悉之人，只是她绝不是花心蕊，一时却是不能断定是谁，总之，此女今夜来，仍是为了自己，她是来看望自己的病，并体贴地献上鲜花，送上换洗的衣裳。

这是一份多少难得、动人、纯洁的感情啊，而万斯同竟恩将仇报，反倒用剑伤了人家，此刻忆起，真令他说不出地伤心。

他一句话也不说，慢慢捡起了地上花，随即飘身下了殿阁。

老方丈轻声问道：“万相公，有什么不对么？”

万斯同回头笑道：“没有什么，我要回去休息了！”

这时庙内和尚差不多全都起来了，灯笼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有那为夜行女客剑伤的和尚，此时都为人搀扶着行走，老方丈和慈金大师遂也都飘身而下，处理着善后工作。

万斯同回到禅房之后，心中戚戚不乐，经过了整整长夜的思虑，他现在决心要离开这所寺院，因为这陌生人的情意，在他看来，也是不敢领教的，因为他没有资格结交任何异性的。

就在第二日的清晨，万斯同打点一个随身的包袱，把长剑藏在包袱之内，通知小沙弥，请来了老方丈，当面向他告辞。

智通老方丈很是惊讶，道：“你的身子还没有大好，还是多休息几天吧！”

万斯同抱拳道：“谢谢方丈垂爱，已经大好了，再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办理……”

他说着自袖内掏出了一锭纹银，双手捧上道：“弟子在此打扰多日，此区区数目，权作香资，尚请老方丈笑纳……实在是不成敬意！”

老方丈竟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受，斯同只得又收了回来，遂躬身作别。

智通老方丈亲自送他到寺门前，合十道：“少施主，请不忘再来，唉，但愿再来之日，隐疾已去……”

万斯同面色十分沉重地道：“倘若有人来访，老方丈请转告，就说弟子飘零四海，居无定处就是了。”

智通老方丈点了点头，斯同转身而去，这时已日上三竿，阳光耀目难睁。

平窄的江面上，万斯同独往江心，水面上金蛇跳跃，远望洞庭浩浩荡荡，偶有三五帆影，却是时隐时现，再望西南水天相接处，大片乌云，昙状上升着，像是一大片散开的鱼网。

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可是内行人一望即知，大雨将临。

欵乃声中，舟子俏皮地说道：“相公，要落雨啰，要不要歇一歇？”

那是道地的湖南官话，万斯同摇了摇头道：“不要紧，我看还不至于，你放心地走吧。”

舟子望了他一眼，暗忖，你知道什么？往下看吧，也不与他争论，小舟唧唧呀呀直向洞庭而去。

万斯同心中仍自频频想着心思，他那双长可入鬓的剑眉，紧紧地皱在一起，他实在忘不了他心中的心蕊，还有那个被他误伤谜样的人物。

江水溅打着船板，水花弄湿了船头，万斯同离座而起，展望洞庭烟波飘渺，东见石承，彤云密集，北星君山，更是黛绿相连，只见天连水，水连天，这洞庭东西二百里，南北百里，周围约七百里范围，端的好大气魄，万斯同这北来客，是可谓之一开眼界了。

湘沅二水，汇成主流，滚滚入湖，此处早晚潮来时，据闻水深可达十六七尺左右，一般水上人家，常待是时作业，收入甚丰。

紧随着这叶小舟之后，尚有一较大花船，船帘低垂，二舟距离不过三丈，所行方向竟是一路，万斯同不禁往这船上看了两眼。

舟子耸肩笑道：“花船里乘坐的都是堂客，她们要到晚上才有生意。”

斯同不耐道：“这么划法，要多久才能出湖，你与我快划。”

船行遂快，小舟左右荡漾频剧，先前那聚集在西南角上的大片乌云，只一会儿的工夫，已弥漫了整个的天空，湖面上散发出一股鱼腥的气息，这种味道，在天晴时是闻不到的。

舟子仰首当空，频频皱眉，水面上已有人彼此打着收船的招呼，显然是

大雨即将来临。

万斯同回望了身后的那艘花船一眼，见它仍是不快不慢地尾随着自己，就向舟子道：“不要紧，你看人家的船还不是照样走么？”

说话的工夫，当空忽地亮起一条闪电，紧接着震天价响了一个焦雷。

大雨就像洒豆子似的落了下来，顷刻之间，蔚为奇观，雨势之猛，竟是万斯同生平仅见，大雨倾盆，落打在船篷之上，有如万马奔腾。

那舟子吓得脸色苍白，躲入船篷，讷讷对万斯同道：“相公，这可怎么办？没法子行船啦！”

水面上行船本稀，此刻更是纷纷回避得渺无影踪，所奇怪的是那艘花船，仍然紧随小舟之后，并未退离，雨势在这刹那之间，更加大了一倍，整个洞庭湖水面，起了极大波动，起伏之间，卷起丈许的浪头，震荡得这两叶小舟，时高时低，大有顷刻即覆之势！

这么一来，万斯同才开始感觉到紧张了。

他紧紧地抓着船舷，对舟子喝道：“停船，停船！”那舟子一时也慌了手脚，他身披蓑衣，头戴竹笠，一只手还持着一支长篙，却只管双膝打颤，口中连连大叫道：“天老爷啊……要沉船咯！”

万斯同不由用劲推了一下，厉声道：“你还不快停船，可是要翻了！”

这舟子才似忽然悟出不妙，一丢手中竹篙，抢着扑向船尾去解锚，可是那频频起伏的小舟，实在是摇动得太厉害了，就在这个时候，翻起了一个大浪，那船夫就像是一粒弹丸似的被抛了出去。

只见水面起了一圈波纹，连水声都听不清楚，这舟子就沉下水了。

万斯同不禁也吓得呆了，他苍白着脸，猛然扑到了船尾，大雨把他全身都淋湿了，天空的雷电更是肆虐，轰隆之声震耳欲聋！

他大声叫喊道：“喂，喂，你在哪里呀？”

总算他足下有些定力，一任那小舟颤动得如此狂烈，也不能把他跌落下去。

可是在这白浪滔天的水面上，要想去搭救一个落水的人，那可是太难了。

他盲目地用手中长篙，胡乱地往水中寻着，嗓子都唤哑了，可是竟找不到那舟子的下落。

这时他惊瞥见身后那艘花船，此刻也在亡命之际，湖水卷起的白沫浪花，竟比船篷还高，只是它船身较大，一时却不易沉覆。

那花船上的舟子，双手抱舵死不放手，全身都坐在舵边，犹在死命挣扎！

花船内似有一女子娇声叫着，一会儿叫松帆，一会儿又叫松舵，可是那舟子却是死抱着舵不放手，足见老练和临危镇定了。

忽然万斯同发现方才坠水的船夫，竟紧紧抱在那花船船舵之上，随着水花乍沉又浮，并未为大水卷去，他的心这才略为放了一些！

两舟距离并不远，可是此刻，却已距有七八丈以外，又加以各自在挣命之际，谁也无法照顾谁，万斯同这时，可真有些心惊胆战了，因为他水中功夫是有限的，万一舟覆，如欲在如此水势中逃得活命，那可真是梦想了……

偏偏雷电交加，雨势更是有加无减。

船头翻起了一个巨浪，竟由斯同头顶上掠了过去，紧接着，震天价的的一个霹雳，小舟从前至后一个倒栽，整个地翻没水中。

万斯同惊魂中，只抱住了一块木板，同时呛了几口冷水，身子随同浪花，卷出了五丈以外。

他拼命地叫着：“救命！花船……救命！”

这时花船上舟子也看见了，他惊吓得目瞪口呆，只是他再也无能为力去救人，甚至于连呼叫的声音也没有了。

就在这时，舟门开处，一个妙龄的姑娘出现了，她脸色苍白，极为惊吓地叫道：“救人，救人，快救他呀！”

那船夫张大了嘴，沙哑地叫道：“小姐，没有用，你快进去吧！小心也下水了。快！快！”

可是姑娘哪里肯听他话，只见她娇躯扭动，已至船边，大雨冲击着她满头的青丝，纷纷遮在了脸上，她看来就像一个鬼似的。

可是这一切，她都不管了，她拼命地用长篙，往水中伸着，这时候，才可看见，原来她一只膀子，还为青绸紧紧地绑着，仿佛是有伤。

她口中大声地叫道：“万斯同，大哥，万大哥……你在哪里？”

忽然，她看见万斯同抱在一片船板上，身子为浪涛卷起，又随着沉下去了。

她再也不管了，眼前有一条长绳，那是系船用的，她把一头系在自己腰上。

船夫见状，大惊，就爬过来想拉她，可是她却不顾一切地纵身入水。

昔日在黄山五云步，曾随母练过水功，她姐妹都能在水中穿水自如，只可惜这种水势，她的功夫似乎是失去了效能，何况她还有一只膀子负着伤。

远远地看见万斯同显然已是不行了，她就更加奋力地向前游过去。

“万大哥！万大哥，我是花心怡，我来救你……我来了！”

万斯同早已为湖水灌饱了，可是这呼声他似乎是听见了，他拼命在水面上翻了一个身，伸手想去抓住她，而就在这时，一个高如小山的浪潮打过来，把他们陡然地分开了。

水面上白茫茫一大片，大雨打着湖面，就如同是开了锅的稀饭一样，不知何时，水面上还起了风，风助雨势，更成了“火上添油”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大风雨，在洞庭居住的水上人家，皆认为是若干年来仅见，虽然在事前，他们都有了准备，可是损失的生命财产，仍是大大可观。

在风平浪静之后，花心怡独自伏在船板上抽搐不已，她哭得声尽力竭了。

船板上另外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木船主人老七，另一个却是由水中救起，幸得不死的那个小舟的舟子阿金，二人都是愁眉苦脸地对望着，一副“牛衣对泣”的样子，老七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这是何苦呢？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

阿金还一个劲地淌着鼻涕，他一只手摸着那为水浸得浮肿的脸，失神地东瞧瞧，西望望，他的船早已七零八落了，今后如何生活，都成了问题，至于万斯同的死活，那倒是次要的问题。

“斯同！大哥，你死得好惨，好惨啊……”她断断续续抽搐着道：“我千里迢迢找到了你，跟随着你，谁知道竟会是如此下场……”

“大哥！”她颤抖着站起来，腰上仍然系着那根绳子。

忽然她一跺脚，扑通一声又纵入湘水中。

两个船夫大吃一惊，双双赶了过去，老七抓着船头的绳子，拼命地往回收，二人累了半天，才把她拉上来，看心怡已是奄奄一息，俱惊吓不已，控水，灌汁忙了一通。

好容易救活了，这姑娘却仍是哭着嚷着，非要寻死不可。

老七急得跪在船上直给她磕头，才算把她劝住了，阿金沮丧地道：“大小姐，你又何必非死不可，他是你汉子吗？”

心怡哭着摇了摇头，两个船夫对看了一眼，觉得稀奇，阿金又道：“这就更犯不着了，人死了有什么办法，你再一投水，又加一条命，那是何苦呢？”

他说着用手抹了一下鼻子，大概是伤风了，哑着嗓子又说：“我一家五六口子，就指着吃饭，我的船都完了，我都不寻死，死有什么用？”

说到了他的船，他的委屈可大了，又叹了一口气道：“我一看天就知道不对，唉，那位相公非叫我行船不可，这一下可好，他也死了，我的船也完了，妈的，我才真是苦主，连找个人赔都没有。”

说着又看了一边的老七，埋怨道：“真怪，你们的船早该靠岸停下的，怎么也跟着遭殃，这不是怪么？”

老七指了一下心怡道：“还不是这位小姐不要我停下，叫我跟着你们，加了我一两银子，要早知如此，十两我也不敢来呀！”

阿金缩了一下脖子，遂站了起来，一面拉着为水浸透了的衣服，叹道：“也别说，要不是你这条船跟着，妈的，我还不早喂了王八了，得啦，我走了！”

说着，又对花心怡说道：“大小姐，你想开一点，回去吧，小心病着了身子，唉！”

老七搭了一条船板，他就踏着板上岸了，见两岸一片一片哭喊之声，他喷了一声道：“惨！惨！惨！”就这么拖着那双水渍的破草鞋走了。

老七张罗着他走了之后，又回头问心怡道：“小姐，你府上在哪儿呀，我送你回去吧！”

心怡这时倒是不再哭了，她的脸很白，眼睛有点肿，闻言后摇了摇头，说：“不，我就在这下船算了！只是……我这身衣服！”

老七忙道：“你进去换一换吧，我刚才看了，你的东西都还干净，没被水淹着，这身衣服，我为你烤烤吧！”

花心怡无奈，只好进舱内，略事整理，换了一身干衣服，把湿衣抱起来，还有她一口剑，都放好了才出来，船夫老七倒是真关心，要给她提东西，被她拒绝了。

她拿出了一锭五两重的银子，赏给他，老七也不客气就收下了。

花心怡伤心地下了船，却回头问道：“他的尸首要什么时候才浮起来？”

老七怔了一下，伤感地道：“这不一定，怕要三四天吧，不过也许明天就能起来，唉，小姐，你还是雇一个人打捞吧，这种事你可犯不着劳动！”

心怡也没有理他，转身走了。

从此，每当清晨黄昏，都可看见这痴情的姑娘，坐在一叶小船上，来回地在这附近水面上找寻着，找寻着她心目中爱人的尸体，可是每一次她都感到失望，慢慢她的范围也扩大了。

有时候她的小船，甚至划到了湖心，在这方圆达七百余里的湖面上，要去寻觅一个人的尸首，那是多么的不易，要费多少的时日，可她是那么的认真，风雨无阻。

## 第二部

### 连心剑

#### 洞庭千里碧 君山一株葩

轻微的波浪，拍打着静悄悄的沙滩，上去又下来，不时溅上一些白色的泡沫！

沙滩上有无数的贝壳，在夕阳下，闪闪泛出各种颜色，成群的沙鸥，盘旋在水面上，时上时下，灰白色的羽翼，张开又合上，你甚至于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两腑白色的羽毛和黄黑色的长嘴。

这是君山第十二座峰下，前望洞庭，烟波浩渺，水天相连，后顾君山，秀拔千丈，排延数里之遥，日出时，光烛霄汉，日暮彩云漫天，岸上沙丘如带，风光如画，端的是人间仙境。

一个灰衣独臂的老人，面对着湖水，倚坐在一张竹制的靠椅上。

他那只仅有的右手，托着一根旱烟杆儿，不时地抽上一口，吐气如云！

这老人约有八十以上的岁数了，只是面白无须，脸上皱纹虽有，却并不多，可是却有种说不出的风尘草莽气色，尤其是他那一双细长的眸子，直视着夕阳，虽长时而不稍瞬，象征着这个人，有着超然的定力。

他那直而短的一双眉毛，眉角削如剑，尾部斜挑，其白如雪，一袭灰衣，长可及地，足下是灰绸面的双梁便鞋，纺绸的裤管，用两根细绸带子扎着，更显出一派气宇不凡。他这么静静地坐着，不发一语，良久才把烟锅里的灰在鞋底上磕了磕，回头唤了声：“大妞！”

“来啦！爷爷！”一个面貌黑俏的姑娘，笑着跑了过来，她一面跳着说，“爷爷，那个人已经醒了，吐了好多水呢！”

老人微微含笑地点了点头说：“他本来是没有是什么大病，只是被水给灌够了，等会儿一碗姜汁给他喝下去，到明天叫他走就是了！”

这姑娘嘟着嘴说：“明天怕不行，我看他全身还发着热呢！咱们救人要救到底啊，是不是爷爷？”

老人冷笑一声，目光又回到水面道：“大妞，你知道今天十几了？”

黑姑娘翻了一下眸子，奇怪地道：“大概是十七了，干什么呀？”

老人摇了摇头，叹息道：“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你会忘了？”

“什么事？”大妞还是不大明白。

老人忽然站了起来，他用右手扭着那只空袖管儿，目泛奇光地道：“爷爷这只手是怎么断的？你莫非忘了？”

这一句话，顿时把大妞儿给吓了一大跳，她紧紧抓着老人一只手，惊奇地道：“啊……是她！水母……”

她那双大眸子，在说到这句话时，竟是充满了惊吓之色，全身都为之颤抖了。

“是的！”老人说，“四月二十日，这个日子我一生永不会忘记！”

大妞儿眨了一下眸子，讷讷道：“那不还有两天了？爷爷……咱们走吧！何必要与她打呢？”

老人目光突地一亮，他气得身子有些发抖，厉声叱道：“你说什么？”

少女拉着老人的手，害怕地说：“你可别生气，爷爷……我怕！”

老人嘿嘿一阵冷笑，朗声道：“亏你还是我秦冰的孙女，我这十年以来，日夕苦练功夫为的是什麼？好容易盼到了今天，你居然劝爷爷走！哼！你可真丢尽了我秦氏门中的脸！”

言罢兀自怒容满面，他孙女被这番话，骂得低下头几乎要哭了。

老人看了她一眼，忍不住伸出手，在她背上轻轻拍了两下道：“孩子，这也不怪你……唉！我们进去吧！”

说着他就转身直向沙滩那边行去，那姑娘垂着头在他后面跟着，不时地用足尖点地，去踢地下的沙，这一切显示，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

在山峰上，有几间用木板钉成的房子，虽是不十分漂亮，看来却整洁结实。

那个叫秦冰的断臂老人，单手推开了屋门，大步走进去，并且回头问：“他在哪里？”

姑娘赶上来，悄悄地用手指了一下说：“就在那一间，爷爷！”

她脸上红了一下，忸怩地道：“他身上没穿衣服……脱下的还没有干！”

老人怔了一下，顿了顿才道：“你快找一套我的衣服去。”

说着他就推开了另一扇门进去，只见万斯同平躺在一张竹床上，脸色较前已略为红润，只是身上却微微地颤抖不已。

看见老人进来，他用力地坐起来，才发现赤裸的上身，不禁又尴尬地躺了下去，老人走过来，把他身上的被子拉了拉，皱眉道：“小朋友，你不要客气，你在水中过久，中寒太深，暂时还不宜劳动！”

万斯同只觉得全身战抖不已，讷讷地道：“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我失礼了！”

老人随口道：“不必客气！”

他说着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眯着眼微微笑道：“其实救你的倒不是我，是我那顽皮的孙女救你的，等你好了后，再谢谢她吧！”

斯同这时只觉得牙关喀喀有声地相磕着，他觉得冷得厉害，闻言只勉强地点了点头，口中却连连道：“谢谢……谢谢你们祖孙二人……”

老人见状，眉头微皱地走过去，在他额上摸了一下，吃惊地道：“想不到中寒如此之深……这……”

万斯同咬牙苦笑道：“老丈不必担心，容我歇一日也就好了！”

秦冰摇了摇头道：“不行。”

他说着，遂高声唤道：“大妞，你快把我房内的药酒拿来……再多拿一床被子来。”

室外答应了一声，须臾，那个俏秀的黑妞儿，就进来了，她已换了一身干净的花衣裳，手中抱着一床被子，一只手提着一个红漆的小葫芦。

她先朝床上的斯同瞟了一眼，羞涩地点了一下头，把东西搁下，转身就要走。

老人却唤她道：“先别走。”

他指着她对斯同道：“这是我孙女秦小孚，就是她把你救回来的。”

万斯同撑臂想起来，想到了自己没穿衣服，只得又躺了下去，口中连道：“谢谢姑娘救命之恩！”

秦小孚嫣然一笑，露出细白的一口牙齿，结结巴巴地道：“你不要客气，这算不了什麼！”

说着她羞涩地笑了笑，又问秦冰道：“爷爷，这位相公该吃点东西了吧？”



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秦冰白眉微微一皱道：“饭是要吃的，只是他现在寒火未退，却进不得食。”

说着又微微一笑，打趣道：“丫头，你既救人，自然要多分点心，今夜我看你是不是别睡了？”

秦小孚把身子背过，那条黑亮的发辫，就像一条蛇似的动着，她小声说：“我知道。”

说着回眸瞟了万斯同一眼，就低着头走了。

万斯同不禁心中十分过意不去，正要开口说话，老人却对他摆了摆手，含笑道：“你不要多说话，你的情形我全知道，不用说，你的船是遇见了早上那阵子暴风雨了，是不是？”

斯同点了点头，老人叹息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稍顿遂又问道：“你还是一个练武的人吧？”

斯同正要开口，老人却抢着道：“只要点头，不要开口说话，你现在中气不足，我知道。”

斯同只好微微地点了点头，老人面上微现出些喜色，他哼了一声，说道：“没有错，你身上带着一把剑，你不是本地人吧？”

斯同摇了摇头，老人这时把葫芦中酒，徐徐注入一小瓷杯中，一面走到他身前，伸出他那只断了大半截的左臂，把斯同身子向上一托，说：“来，小兄弟，先喝了这一杯暖和暖和！”

万斯同只觉得他那只断臂，竟是力大无比，自己身子为他轻轻一托，即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他不禁心中动了一动，方一开口，却为老人就手把杯中酒咕噜的一声灌了下去。

也不知这是一种什么酒，入口微甜，并不带丝毫酒味，甫一入腹，即刻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酒热，万斯同只觉得身上一连打了几个寒战，牙关愈发地战抖起来，他颤抖地说道：“老伯……我……我冷得很厉害！”

老人眯着眼笑道：“这是必定的现象，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他说着，又把另一床被子，为他盖在身上，一边推门出去，一边道：“我马上就来。”

万斯同见被子上有一套干净衣服，想是他祖孙二人拿来给自己换的。

当时也顾不了许多，就跳下床去拿，谁知当他才一跨下床，才发现敢情自己竟是一丝不挂，不禁羞了个俊脸通红，由不住心内通通一阵急跳。

他匆匆把衣服换上，觉得衣服大小倒挺合自己的身，这一刹那，已冷得他双眉连耸，奇怪的是，才吞入腹中的酒，仅入腹时奇热无比，这一会儿却反倒不怎么觉得了。

他蹒跚着又重新上床，盖好了被子，想到了方才赤身露体的样子，还禁不住脸红。

他心中想，这里只有他们祖孙二人，看方才那老人，既是断了一臂，自然不会是他为自己脱衣解裤了，那么是谁呢？

“一定是那个黑姑娘了……”想到此，他真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禁不住沁出冷汗。

暗忖，自己这一生也真是多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就联想到，在溺水亡命时，花心怡下水救自己的情形。

她是从那艘花船上，纵身下水的，原来那艘跟踪了自己一路的小花船，竟是她啊！

这么看起，那个在波心寺每夜看护自己的痴心女子，也必定是她无疑了！

万斯同这么想着，更不禁愁肠寸断，花心怡这么降格来求，对于他来说，那倒真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她这是何苦呢？

这可真是一个谜，在昔日的印象里，心怡较心蕊冷得多。她对自己是谈不到什么特殊感情的，想不到原来她内心是这么热情，竟是这么痴心的一个姑娘……所奇怪的是，她怎么会离开了黄山，怎么会找到了这里，花心蕊到底如何？那紫蝶仙花蕾又如何？

这么多的疑问，真把他头都弄昏了。

可是他又想到了，花心怡下水救自己，自己既是落得了如此下场，可是她呢？

她会不会丧生了？这么想着，禁不住眼角渗出了热泪，内心充满了怜惜与同情。

昔日自己一直是错认了她，而这种无法表达的歉疚伤心爱慕等诸般情绪，却只能自己消忧，而可怜的花心怡，也许她的尸体正陈在湖边的野草沙堆里……

斯同一个人，想到了这些伤心的问题，更是悲从中来，不禁发出长长的叹息之声。

忽然，门被推开了。

秦氏祖孙一并走进来，斯同忙坐了起来，却为老人赶上，又按得躺了下去。

老人在他脸上看了看，微笑道：“怎么样，现在好多了吧？”

一言提醒了万斯同，使他突然觉出身上，已不如先前那么剧寒了，只是口干难熬！

他苦笑的笑，说道：“老伯姑娘大恩，万斯同没齿不忘，唉……我真是两世为人了！”

秦冰笑了笑问道：“你叫什么来着？万什么？”

斯同正要报名，却见秦小孚小声在一边插口道：“万斯同……”说着又瞟了斯同一眼，问：“对不对？”

万斯同连连点头道：“噢！你怎么知道？”

秦小孚笑推了她爷爷一下：“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我又不聋。”

秦冰呵呵大笑道：“好丫头，你这是骂你爷爷耳朵聋是吧？”那黑姑娘背过了身子笑，望着他祖孙二人这种天伦之乐，万斯同不禁暂时忘了悲痛。

他脸上也带出了一些笑容，老人望着他道：“你不要笑话，老朽就这么一个孙女儿，是我宠坏了她了，不过她倒是为老朽打发了不少暮年的寂寞！”

斯同说：“令祖孙天伦之乐，令人羡慕！”

秦冰脸上飘过了一层微笑，却又为一个新的凄惨笑容所取代了。

他摇了摇头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用不着羡慕……来！小兄弟，你把身子翻过来。”

斯同闻言忙在床上把身子翻了一个转儿，秦冰目光望着那黑俏的姑娘道：“姑娘，你用我秦氏门中的大推手，给他用力推拿一番！”

斯同俊脸通红地回过脸来道：“姑娘……我看不必了吧……谢谢……”

秦小孚挽着袖子，闻言咧嘴笑了一下，又把嘴绷住，现出一副很正经的

样子。

她一步走到了万斯同身前，寒着那张小脸道：“万先生，你可要忍着一点儿，我的手重！”

斯同连连点头道：“姑娘偏劳了，请下手吧，没有关系！”秦冰见状也笑了，他对小孚道：“下手重，你不会放轻点儿吗？”

秦小孚这时，双手已经搭在了斯同双肩上，闻言瞟着爷爷，咧嘴一笑，说道：“人家已经说受得住嘛，你老人家又要多口！”老人大笑了两声，遂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边道：“好！好！算我多口！”

说着忽听万斯同“哎哟”了一声，秦小孚吓得忙收回了手道：“怎么啦？”

万斯同一时不注意，因秦小孚所抓之处，正是肩头两处大筋，奇酸无比，一时不禁脱口呼出，此刻见状，不由涨红了脸，讷讷道：“没有……很酸！”

秦小孚忍不住咧着嘴笑了，一面又道：“谁叫你说没关系嘛！”

秦冰在一边也笑了，低声叱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没有礼貌？人家这是在病中，要不然，就凭你那两手，还差得远呢！”秦小孚目光视向斯同，似感惊异地问：“原来万先生也会武啊！”

斯同汗颜地苦笑道：“幸免不死，虽会几手花拳绣腿，却不敢妄自托大，老伯，你实在是过于抬举我了！”

老人冷冷一笑，对小孚道：“姑娘你可听见了，大凡是武功精湛之人，最忌讳的是锋芒外露，应是藏锐含锋才不致遭遇大敌，这就是我平日一再劝导你的原因！”

万斯同窘道：“老伯你会错意了…弟子实在……”

老人呵呵一笑道：“小伙子，你不要再掩饰了，你的一切，瞒不过老夫这双法眼！”

说着又笑了一声道：“中国武术一门，讲求内外之分，这其中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斯同不禁静心地听下去，他开始发觉出，这断了一条臂的老人竟是大有来头。

“由南往北算起……”老人如数家珍地道，“有青城、峨嵋、嵩阳、淮阳、少林、天南、武当……真的太多了！”

他的兴趣来了，接下去道：“这么多门派，虽各有标新立异之处，可是据老夫看来，其实也都是殊途同归，那就是一句话……”

老人咽了一口气道：“一句话，无不以练气为主！”

他笑了笑，一双瞳子炯炯有神地看着万斯同道：“无论是内功也好，外功也好，轻功也好，如不先养好这口气，都是徒劳而已！”

斯同感叹道：“老伯所言极是，由此证明老伯也一定是……”

秦冰却插口说道：“小兄弟，你虽是多喝了几口水，却是掩不住你的内在菁华！”

万斯同心中大为钦佩，一时反倒不好说什么了。

老人嘿嘿一笑道：“我初见你时，已发现你一双太阳穴较常人突出，再细看你眼神，黑白分明，小兄弟，如果我猜得不错，你还是内功的高手呢！”

万斯同被老人这么直言点破，不禁一时哑口无言，当下讷讷地道：“这么说老伯你是……”

他坐了起来，惊异地道：“你老人家定是江湖上的奇侠隐士，老伯你的大名是……”

老人笑了笑：“不敢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他叹息了一声，却岔开道：“你快躺下来，她还没有为你推拿好呢！”

斯同知道江湖异人，最是莫测虚实，故弄虚玄，几乎已是成了定性。

当时心中虽是失望，也只好暂时忍下了。秦小孚在一边袖手道：“万先生，你倒是睡好呀！”

斯同忙答应着，遂又翻身睡下来，小孚就交替着双手，在他背后推拿起来。

这时老人却重新拿起了烟杆儿，用火石打着了纸媒，就口抽了起来，他目光却注意着孙儿的一双手，忽然开口道：“血下行，封肩井穴！”

秦小孚双手应声按在斯同一双肩井穴上，万斯同顿时身子一震，就觉得两团如火的热力，贯穴而入，一时不禁张开口，要往外吐气！

忽见秦小孚弯下身子道：“闭口！”

斯同忙又把嘴合上，只觉得全身这一刹那，有如笼蒸火烤一般，方才寒意早就消失到不知何处去了。

老人点了点头笑道：“我们姑娘功夫是大有进步了，小兄弟，这股子热，你是非忍不可。”

万斯同点了点头，他此刻才知道，原来这祖孙二人，果然是江湖侠隐之流。

别的不说，只看这秦小孚，年岁不过十七八岁，竟然有此纯熟内功，方才她注入自己身内那两团热力，分明是她素日所熔炼的乾元真力，据己所知，这种功力，有人穷一生之力，也不见得有所成就，而对方年纪轻轻一个女孩，竟有此成就，这如非是自己亲身体会，焉能令人置信？

他尽管是这么想，却不敢开口说话，这时老人却又抽出烟嘴道：“差不多了，换灵台！”

小孚依言在斯同“灵台穴”上按了一掌，仍然和先前一般，随着她掌心按处，又有一团奇热之力，直贯了进去，其热如焚。

万斯同实在受不了，因那团热气，在灵台穴上下转动，竟像一团火似的。

他忍不住自丹田内，提起一股真力，直向那团热气包裹了去。

两股真力甫一交结，遂化为万千暖虹，直向五经六脉散开了去。

秦小孚忽然抽回双手，张大了眸子道：“咦？”

老人吐了一口烟，眯眼笑道：“不要管他，我没有骗你吧，姑娘？”

说着遂又对斯同道：“这样很好，不一会儿你就能觉到全身各处穴门皆开，热力过处，冷气自退，你的身子，也就全部复元了！”

斯同感激地点着头，汗水已由他两额一个劲地淌下来，全身雾气蒸腾！

老人口中此刻连口报着一些穴道名字，只是这些穴道，皆在他背后，每报一名，秦小孚皆以内力贯入，如此十数穴之后，小孚本人，鬓角也见了汗珠。

万斯同口虽不言，内心实在把这祖孙二人，感激入骨，现在他更证实了，老人是一宇内罕见的奇人，他那一双瞳子，竟能由万斯同的双目中，明鉴地看出万斯同血行的部位，这种精湛的鉴定力，真足以惊人！

只是他在心里反复地细想着，竟是怎么也想不出江湖上有这么一个怪老人来，老人既不愿把来历见告于人，自然问也无用。

秦小孚双手运行着，掌掌部位确定，这时老人忽地脱口说了声：“鸪尾。”

万斯同闻言大惊，因他知道自己“精蓄穴”曾为花蕾霹雳指所封，而“鸪

尾穴”正和“精蓄穴”前后相接，老人祖孙不悉自己隐疾，贸然以真力贯入，那岂不糟糕？

只是小孚出手奇快，当时再想发言制止已是不及。

那团热力由小孚掌心方一贯入，万斯同只觉小腹一阵奇酸，酸上眉心，他忍不住大叫了一声，一时冷汗涔涔而下。秦小孚不由吓坏了，她收回手，脸上变色道：“怎么了？”万斯同这时冷汗如雨而下，浑身抖成一片，竟是张口无声，状极痛苦。

这突然的变化，令一旁的老人也是大吃一惊，他慌忙抽出了烟杆儿，叫道：“慢来！”

小孚吓得声音都抖了，她问：“爷爷，怎么了呀？不要紧吧？”老人走下位来，只见他白眉微皱，他右手伸出一指，轻轻点在斯同“鸠尾穴”上道：“痛？”

万斯同经过那阵奇酸之后，此时已较恢复，他咬着牙，道了声：“酸！”

老人疾忙收回了手指，奇怪地问道：“酸？”

斯同俊脸渐红，他叹息了一声道：“老伯……我前腹酸涨，我是……”

老人目光中现出了一片迷惘之色，他忽然对秦小孚说道：“丫头，你先出去一会儿！”

小孚傻傻地点了点头，又对斯同道：“万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斯同汗颜道：“这不关姑娘的事，我是……”

说着闭上眸子，又长长叹息了一声，老人遂挥了挥手，小孚就出去了。

她出去之后，老人道：“小兄弟，你解开前腹让我看看可好？”

万斯同点了点头，遂依言而行，他脸上通红，这是他的隐疾，也是他最感到心痛的一件事，他真怕会为这陌生的老人看出来！

老人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当他发现他小腹上那粒铜钱大小的红色斑点时，这老人面上的颜色，显然是大为变动了。

“这是……”老人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那红色斑点，一面抬起头来。

他喃喃地自语道：“啊……霹雳指，孩子！”

说着他的目光迟滞地在斯同脸上转着，歉疚地说：“想不到你有隐疾，你为什么方才不说呢？”

万斯同喑喑道：“我……”说着就低下了头。

老人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道：“这是精蓄穴，孩子，有人用霹雳指力，把你精蓄穴点死了！”

他说这一句话时，老人面上充满了愤怒和疑惑，他恨声道：“这种手段，只是用以对付一般万恶的贼人的，怎会用在你的身上？”

忽然他面色一变，倏地挺指弯腰，厉声道：“万斯同！这是什么道理，你要对我实说，否则……”

他说话之时，双瞳中竟逼出极凌厉的颜色，那只右手之上，青筋暴起。

万斯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暗忖道完了，想不到这老人竟误会我了。

当下不禁悲从中来，长长叹息了一声道：“老伯千万不要误会，这事情说来令人痛心！”

说着一连又叹息了两声，面色不胜戚怆。

老人愤愤地坐了下来，冷言道：“你说出来。”

斯同本不打算把这种痛心的事再告诉任何人的。

可是对方是救命的恩人，偏偏又遭其误解，自然不该瞒住他，同时对自己名誉也大有关系！

想着就点了点头，苦笑一声，道：“老伯，这件事说来话长，只怕你老没有耐心听！”

老人怒气，已渐自脸上退敛，他淡淡地说道：“请恕老夫刚才疾言厉色，不过，这种事，实在太离奇了，我愿意听你说下去。”

万斯同这时重新睡好，他叹了一口气，遂把这件痛心的往事，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

他足足地说了有半个时辰，才交待清楚，一旁的老人，在听他诉说的当儿，不发一言，只是由他面上的神情来看，他内心是颇有感触的。

万斯同在诉说完毕之后，望了一下发呆的老人，苦笑笑道：“老伯，这些都是实情，当你明白这一切之后，不难想到我如今的处境，所以说，我这条命活着，实在是多余的。”

老人冷冷一笑道：“不然！”

他站起了身子，目光看着微黑的窗外，喃喃道：“天下会有这种事？”

他猛然回过身来，叹息道：“这么说实在也很难怪你不想活，不过，你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万斯同坐了起来，他似乎很愤怒地道，“为什么？一个失去了健康的人，生活还会有什么意义？老伯！我不如此，又该如何呢？”

老人慢吞吞地说道：“花氏姐妹，一片痴情，委实可怜，不过，你老弟也太绝望了！”

他笑了笑：“以你这种病情，并不就是绝症，你只是没有遇见真正的精湛高手罢了！”

万斯同不禁心中一震，他张大了眸子道：“什么？老伯你是说，这种情形，还会有救？”

老人这时却又悠闲地打着了纸媒，抽了一口烟，吐了一个烟圈，他眯上了那双原本就很细小的眼睛，内心似在考虑着一件事情。

万斯同急问道：“老伯，你怎么不说话呢？”

这时候，老人又吸了一口烟，他自言自语道：“还有两天，还有两天……”又摇了摇头道：“怕是来不及了！”

斯同怔了一下，他问道：“两天？什么两天？”

老人目光在他脸上缓缓一扫，泛过了一片冷冷的笑容，徐徐说道：“我这个人，一生做事，绝不会无缘无故，我不会轻易受人恩惠，但也绝不无故施惠于人，孩子……”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你身上所受的那种隐伤，在我眼中看来，并不算是太了不起的，我可以解救你。”

斯同不禁大喜，说道：“哦……这是真的？”

老人接下去，叹道：“只是我眼前有一步大难，只怕不易躲过……”

他说着在他那坚定苍老的面容上，竟带上了一层惘然之色！

老人突然地說出这句话来，不禁使万斯同大感惊诧，他呆呆地望着老人道：“你老人家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有仇家要找上门来么？”

秦冰微微地笑了笑，目光温和地注视在他的脸上，半晌才叹气道：“也可以这么说。”

万斯同吃惊地坐起了身子，讷讷地道：“恕我冒昧，我可以知道得清楚

一些吗？”

“不必！不必！”老人苦笑着摇了摇头，很斯文地道，“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愿人家知道。”

万斯同听对方竟如此说，很不好意思，又躺了下来。

他暗暗地为自己遗憾，因为老人的话，似乎已经说明了，自己身上的这种隐疾，他是有把握可以医治的，只是因为眼前限于一步劫难，使他自顾不暇，不能分心！

万斯同这么踏破铁鞋地到处在江湖上流浪，其目的无非是企图能觅得一高人，将自己这种羞于启口的暗疾治好，由于到处失望碰壁，遂心生绝望。

此刻，在忧疲万般的心情下，乍然闻得有人能为自己医治隐疾，而这人又在自己眼前，他内心的喜悦和惊异，是不难想象的。

偏偏老人说出了这番话来，自己受他祖孙活命之恩尚未报答，这时怎好再厚脸另有所求？何况老人本身眼前尚有大难，自己更是无理由令对方“舍己为人”，因为彼此仅不过是“萍水相逢”。

他是一个很自爱的人，尤其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快乐，加之于对方的痛苦上。

因此，当那希望，像彩虹似的在他眼前闪过时，也只不过是惊鸿一瞥，随之，也就消失了。

老人见他此刻，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时而蹙眉，时而轻舒，遂也内心默然！

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一向是自私的，他绝不愿无故地去帮助一个人，甚至于，他还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给万斯同过多的帮助了。

他的心，可以说完全为着后日的劫难而焦躁，对于所面临的敌人，他实在不敢说有能胜的把握，可是他绝不退缩，在洞庭湖畔，这几年，他练了几手厉害功夫，他渴望着会一会敌人。

秦冰在床前，望着万斯同道：“你现在是否觉得有些饿？”

万斯同为他一提，果然觉得腹内空空，当下讷讷地点了点头，老人转身出室，边行边说道：“我去叫大妞儿给你送东西来吃。”

说着他就推门出去了。

万斯同此刻的内心，似乎略为较方才开朗了些，因为他原本就没有对自己这种病存下多大希望，既然老人本身有苦衷，也就算了，只当没有这回事也就是了！

秦小孚用托盘送来了食物，那是一瓷罐稀饭和两样小菜——油炸花生米和皮蛋豆腐。

她神秘地笑着，把食物送到了万斯同手上，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眨着黑亮的瞳子，小声问：“刚才你跟爷爷谈了些什么？”

万斯同怔了一下，当然，他不愿把自己那一隐事再重诉一遍，况且告诉一个小姑娘家，也是很相宜的。

他摇了摇头，尴尬地道：“没有！没有！”

小孚嘟了一下嘴，甩了一下身后的辫子，说：“骗人！我才不信呢！”

她往前又凑了一步，道：“不行，你得告诉我，他老人家与你说了些什么？”

万斯同此刻饿极了，他大口吃了几口，闻言只是摇了摇头。

秦小孚见他贪吃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她一屁股坐了下来，半笑道：“你

还是先吃吧，吃完了再说。”

万斯同也就不再客气，风卷残云似的，把罐中稀饭全吃下肚中，却只是饱了一半。

他很不好意思地望着秦小孚，小孚站起来，从他身上把食盘拿过来。

她很俏皮地笑着说：“对不起，你不能再多吃，最多只能吃这些，因怕你身子受不了。”

她一面说着，取过了一块毛巾递上，万斯同无奈，只好道谢接过，擦了一下嘴。

秦小孚又送上了一杯茶，万斯同接道：“姑娘你不用这么服侍我，我已不妨事了。”

秦小孚嘴角向两边动了动，目光瞟着他小声道：“刚才你是怎么啦？吓了我一大跳！”

斯同讪讪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当时觉得很酸痛而已，现在早就好了。”

小孚闻言将信又疑，只是含着笑，在他脸上望来望去，半晌才说道：“看你样子，好像武功不错，爷爷说你武功比我还强呢！”

“哪里！”万斯同说，“这是老前辈抬举我，其实我功夫比起姑娘来，可差多了。”

“又骗人！”秦小孚说。

“我说的是实话！”万斯同叹了一口气道，“方才姑娘为我推拿穴道之时，我已觉出姑娘内功比我强多了。”

秦小孚脸上闪过了一层得意的微笑，万斯同忽然想起一事，他试探着问：“方才秦老伯曾告诉过我说，他老人家眼前有一大劫，姑娘，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下，这其中的情形？”

“哦……”秦小孚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是我爷爷告诉你的？”她问。

万斯同点了点头道：“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却不肯告诉我全部情形。”

秦小孚又回头看了一眼，似乎面有难色，过了一会儿，她才叹了一口气，眼圈都红了。

万斯同急问道：“敌人很厉害？”

秦小孚凄惨地点了点头，她加上一句：“是一个可怕的怪人！”

万斯同惊异地听着，没有打岔，秦小孚看着他说：“你答应我，这事情不要对别人说，我就告诉你。”

万斯同点了点头，作了一个一定的姿态。

这时候，夜色已经很浓了，老人忽然推门而入，他看着小孚，点了点头说：“对！你就在这里，陪着他谈谈天，我去去就来。”

小孚忙问：“爷爷你上哪儿去？”

老人嘻嘻一笑，手上提着一个细竹编织的小篮子，上面用青布掩盖着。

小孚就问：“你提的是什么呀？”

“哈！”老人长笑了一声，他一面转过身来，“爷爷最爱在月夜下拾贝壳，你都忘了？”

说着他已经走了出去，小孚甜甜一笑对万斯同道：“爷爷收集了好多贝壳，有红的有蓝的，反正什么颜色都有。”

万斯同心中略感奇怪，因为老人眼下既是大难将临，却如何有此闲心？



居然会月下拾贝，真是令人费解！

他睡床旁边，是一扇敞窗，此刻竹帘半卷，由室内望去，可见洞庭湖彼岸的隔林渔火和温柔的水面，点缀着不少青黄各色的灯光，这些灯光，都是悬吊在各种游船之上的。

湖畔沙滩，在月光之下，更是静柔得可爱，各色贝石泛着闪闪的光辉。

万斯同向窗外张望了一会儿，果见老人单手提篮在近水的岸边，蠕蠕地行着。

月光照着他头上的白发，湖风掀起了他灰绸长衫，露出了他白袜高筒的一双裤管，他不时地东张西望着，又来回地踱着步子，像是在衡量一个方向似的。

万斯同不禁微笑道：“令祖真是一个高人雅士，姑娘，现在你可以把他老人家的那段往事告诉我了吧？”

秦小乎叹息了一声，这才把老人一段隐情，娓娓道出。

原来老人，早年是个举人，后在五台山，得遇当时空门一代宗师八指僧弘忍，学成绝世武功。

这八指僧弘忍，乃一身负奇技的有道高僧，他那一身武功，据秦小乎此刻说来，已是到了玄关化境，武林中似乎再也难以找出堪与匹敌之人。

只是他的名声，江湖上却极少有人知道，而这极少数的人，却又尽是那高人隐士。

秦冰是一个读书的仕子，裘带风高，风度翩翩，读书之余，每喜问佛参经。

这位秦相公每到一处地方，最急切的，就是拜会当地的佛寺，朝山进香。

因此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他在五台山遇见了这位空门奇僧。

八指僧弘忍，虽是一佛门弟子，可是却性喜与凡俗结交，与他结为书法、琴、棋之交的，真是颇不乏人。

这位举人老爷秦相公，当时就是这么认识那位奇人的。

他们借诗、书、琴、棋之会，相悦结纳，遂为至交。

这期间，秦冰并不知悉这位弘忍大师，竟是天下有数的武学大师之一，只当他是一佛门有道高僧，下得一手好围棋，写得一手好字，字体酷似赵孟頫，因而获得秦冰格外垂青。

秦冰少年时体弱多病，尤以胃疾久年不愈，每逢秋末冬初，这胃病遇寒发作，不胜病痛愁苦。

一日弘忍大师赴宅拜访，正逢秦冰病情发作，卧床不起的当儿。

他命小厮把这位老友引进病榻前，诉以病状，一面令小童设棋榻边，要抱病一会棋友。

弘忍大师却摆手道不必了。

他以手摸了摸秦冰的脉门，遂告诉他道，你患的是陈年胃疾，以脉象看，已有十年之久，是一种很重的病症，如不及时求医，待大出血时，命将不保。

秦冰不禁大惊，这时弘忍大师却面现微笑地告诉他不必担心，明日候我音信，言罢自去。

万斯同听到此，忙插口问道：“姑娘，莫非那时令祖尚不悉武功么？否则是不致罹患如此严重的胃病的。”

小乎望着他笑了笑说：“那时我爷可以说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自然是不擅什么武功了。”

万斯同急于听下文，遂不再多说，秦小孚遂又接下去细细道来。

八指僧弘忍走后第二日清晨，有空门小僧二明，手持大师便笺，牵小驴一匹，直接交秦冰。

那信上写着：“见信后即来寺晤，可酌带换洗衣物，其他杂物皆免。”

秦冰不假思索的，整装骑驴而去。

弘忍把他安置在一间宽大而静寂的禅室之内，每日照常与他琴、棋论交，看不出丝毫异态！

秦冰本以为来此是为治病而来，谁知竟是供他诗书消遣，不禁略感烦躁。

可是奇怪的却是，来此的第二日，他的胃病竟是没有再发作。

而且是食量大增，而弘忍命二明小僧，送上的食物，却是不多不少，秦冰偶因不饿时，那食物却是少得可怜，而逢腹饥时，送来的食物，竟会意外地增多，秦冰这才开始发觉出弘忍大师的异处。

半月之后，秦冰竟和初来时判若二人，而色转红，体魄也强健起来。

一月之后，他确信自己已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了。

在此期间，尽管是他内心诸多奇处，却从未正式向弘忍提问过，弘忍也未置一词。

这一日棋后闲聊，秦冰实在忍不住，才问起这件事情，弘忍大师笑而不答。

秦冰再三求问，这位空门奇僧，才正色道，他是以“推血过脉”的手法为他医治的。

秦冰奇怪地问道：“那我怎会不知道呢？”

老和尚微微一笑，说道：“你自然是不知道。”

这事情后来揭穿以后才知道，原来弘忍为他治病的时间，竟是每日午夜。

他来时，先以“隔空点穴”的手法，点中秦冰身上睡穴，秦冰即昏昏熟睡不醒，然后他才施以妙手。

万斯同听到此，忍不住笑道：“如此说来，方才姑娘为我去寒时，所用的手法，正是与这位大师父当年为令祖所施的手法是一样的了？”

小孚抿嘴笑了笑说：“你说得不错，这推血过脉手法，后来弘忍大师父传与了我爷爷，我爷爷又教了我，只是隔空点穴，我还不行，我爷爷会。”

万斯同不禁一惊，因为凡擅“隔空点穴”之人，内功可以说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并不是说内功好即可施为，不过，还需要名师传授指法，方可施为，否则轻重力不调，一不小心，就易丧生。

他由是更知道，这老人乃是如今天下一个少见的奇人，自己和他既有缘相见，似不宜轻易失之交臂，总要能得些教益才好！

秦小孚又继续说了下去，故事遂至高潮。

弘忍由于对秦冰赏识已久，在去疾之后，坦白告诉他说有意收他为徒。

可是秦冰却也坦白告诉他，自己并无意出家，弘忍实在看中了他那一身清奇的骨格，竟自破格应允，秦冰遂成了他一个俗家弟子。

秦冰二十一岁从师，直至三十三岁，才算学成了一身绝技。

在他技成别师之际，弘忍才告诉了他一件惊人的事情，并且嘱咐他务必要完成此事。

原来八指僧，早年在兵书宝剑峡，得有一口寒铁软剑，和一卷《水眼图谱》，八指僧一眼已看出，这两件东西乃是千载难逢的东西。

他为了这两样东西，曾潜往青城整整一年时间，才把《水眼图谱》中几

种绝世的武功练成，那口寒铁软剑，虽是一口稀世宝刃，却因为八指僧右手少了二指，无法施用，他把这口剑日夕地缠在腰际。

这寒铁软剑，为万载寒铁所铸，历经千年，吸取人身气温，日久变质，色如白玉。

八指僧所以日夜当腰带围绕着它，主要是取其冬暖夏凉。

盛夏酷暑，此剑在身，能使你遍体生凉，丝毫不愁汗渍侵衣，而严冬大雪，冰封季节，此剑绕身，却令你身暖舒适，如置春秋，端的是一件天地间至宝！

至于那本《水眼图谱》，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八指僧始悟出了一半的奥窍，另有一半功夫，却是要在水中练习的，据说全部练成了，可肉身飞升！

弘忍大师带着此二物，躲到了洞庭，他在君山之下找了一处石室，预备日夕借湖水练功。

可是不巧得很，这时候，竟有一名多年老友来访。

这老友姓谷名天君，他之来访并非偶然，因为他知道弘忍大师手上有这两件东西，可是弘忍武功盖世，要想明抢，他是万万不敌。

无可奈何之下，这谷天君遂想出一计，他有一女名唤谷巧巧，年将三十，尚待字闺中，实在却因长相太丑，提亲者不敢上门。

这谷巧巧虽是相丑，却也自幼随父练成了一身武功，她最奇特的是，生有一双巧手，因而取名巧巧。

谷天君因有盗书剑之念，遂在面见八指僧之际，百般陈说，自己有一女儿，因右腿不慎骨折，求医无数，均无效，眼看将成残废，因仰大师神奇接骨术，所以特来求医。

弘忍慈善为怀，这类事又司空见惯，自不疑有它，竟一口答应。

谷天君千恩万谢而去，这老儿倒也真狠，为盗书剑，竟口授了巧巧一番机密，请其自断腿骨。

谷巧巧自是不愿，可是此妹倒也有她自己的心思，当她确信弘忍的接骨术天下无双之后，竟依言自断左腿腿骨，经其父密密包扎。

父女二人乘船二次拜访弘忍，弘忍因应允在先，也就不再推辞。

待他解开谷女腿布，验伤之际，才发现出所谓的伤，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很容易治疗。

当晚谷天君告辞，却留下了女儿在此继续留医，弘忍不疑有它，当时整理一间石屋，谷巧巧就暂时住下了。

这谷巧巧武功虽非一流，可是那神偷之术，却有惊人的造诣！

就在她伤愈的当夜，也就是第三夜，他乘着弘忍在沐浴的当儿，竟潜入弘忍的丹房，运巧智，打开了弘忍藏书的万斤石匣，将那卷天地绝书《水眼图谱》盗入了手中，而且，顺利地偷到了那口寒铁软剑。

谷巧巧得到了这两样东西，心中不禁狂喜。

她知道如果此刻不走，弘忍浴毕，自己性命休矣！好在她对一切都有准备。

她用一条鱼皮密封，把那卷书藏好了，贴心放着，又把那口寒铁软剑，绕在腰上。

然后，她就出了石室，一路往河边行去。

在湖面她脱掉了鞋，略为把头发绕了绕，即纵身跃入湖水，一路直向下游游去。

谷巧巧早就存有私心，她绝不不甘心把盗得的东西，双手献给父亲，她要自己占有它们。

也从此，就一直失去了她这个人的下落。

弘忍沐浴之后，重返丹室，当他发现这两样东西失窃之后，不禁大惊失色，差一点急晕了！

当然他马上就洞悉了其间的阴谋。

八指僧弘忍一怒之下，找到了谷天君，二话不说，以他玄门独家的功夫“天灵掌”，只一掌，结果了谷天君的性命。

可是他一时间，却无法找回那二件东西。

他踏遍了各处名山大泽，甚至于远走苗疆沙漠，到处寻觅谷巧巧的踪影，可是这实在是很愚蠢的一件事，试问天下之大，要想在其中寻找一个藏躲的人，套一句俗语，那真是“谈何容易”啊！

弘忍失望痛心之下，这才潜奔五台山，从此封寺不出，潜心研习内功以及不可捉摸的禅功。

他本有极为深湛的绝世功力，如此三年之后，功力已堪称化境。

他并且参透了玄功异术，诸如天文地理麻衣相术，无不独有见地。

这时候他收下秦冰为徒，并把一身功力都传授了他，秦冰是他得意的弟子，而且继承了他俗家衣钵。

照说，弘忍岁已近百，五台山参禅已近三十年，原应对往事一笔勾销，不再回忆。

可是事实上大是不然，他内心始终忘不了昔日那桩遗憾的事。

就在秦冰甫将下山的时候，弘忍告诉了他这件隐藏在内心数十年之久的隐秘。

而且弘忍告诫他，务必要倾尽全力，把这两件东西取回来，他并且绘影绘形地把谷巧巧的形状形容了一番，使秦冰奇怪的是，弘忍竟知道那谷巧巧现在是居住在三湘地面，嘱他可径直觅找。

秦冰数十年出游，原本家有发妻、幼儿，此刻返家，始知家乡经过了一番兵灾，早已面目全非，一家人死伤殆尽。

他秦氏门中，仅仅留下了一个伤残的仆人，再就是年仅两岁的孙女秦小孚！

秦冰心痛之下，这才携带小孚，从此浪游江湖。

他带着孙女找到了三湘，为了师父所嘱，他开始去留意寻觅那人叫谷巧巧的女人。

弘忍大师自参透了玄功异术之后，曾为此事起了一卦，是以断定那谷巧巧至今仍留居三湘，他本人对此身外之物，早已不思染指。

只是他绝不不甘心，就如此令谷巧巧占为己有，他曾关照秦冰取到手之后，不必送返五台，应觅地苦修，来日前途不可限量！

秦冰携孙女就在洞庭湖边，君山之下，寻一极为隐秘幽雅的地方长住了下来。

这期间，他一面苦心造就这个孙女秦小孚，一面却四下寻访那个当年窃宝的女贼谷巧巧。

天下事，有时确实巧得很，那弘忍大师穷半生之力，无法找得到的人，而秦冰却并不费事地找寻到了。

可是笔者必须要说一句，今日的谷巧巧，实在已大非昔日可比了。

这数十年以来，这个私心极重的女人，她已把《水眼图谱》中有关水功的半卷，全部习练熟悉了。

至于其他半卷，她却是无法参透，她曾经试着练了两次，两次都几乎丧生。

原来这本绝书，非要得者有相当的武功造诣，才可着手练习。

而练功的程序，更须按部就班，一章一节，方可收得全功。

谷巧巧哪知道这些奥妙，她期功过切，前半卷虽是看不懂，后半卷是水卷，倒提起了她极大兴趣。

此妹自幼就喜水成性，有很精湛的潜水功夫，所以这半卷水中的功夫，提起了她的兴趣，因为每篇皆画有清楚的图谱，很易看懂。

谷巧巧智慧过人，她知道弘忍失窃，定必不肯甘休，势必到处找寻自己，自己如朝南远跑，恐怕反倒落于他手中，不如就近不动的好。

她居然就在君山之下，和弘忍大师隔峰而居。

她这一着，倒真是对了。

弘忍作梦也没有料到，她竟会就住在自己身侧，居然踏破铁鞋，跑遍中原，最后失望之余才上五台山。

谷巧巧遂宽心大放，就在洞庭湖畔，苦苦参习，数十年后，她竟成了天地间一个怪人！

她那怪异的长相，又因视水为家的异态，被附近水上人家视为怪物，给她起了一个“水母”的外号。

秦冰不久就打听到了这一个人，他心中并且怀疑这个水母，可能就是当年的谷巧巧。

他作了相当的准备之后，就写了一封礼貌的邀请函，邀请水母来此一谈。

这封信，他是托一个常发现水母戏水时的渔人送去的。那渔人用油纸把这个信函封紧，用一条空船，把它飘到水母惯常出入之处，就不去过问了。

果然这封信到达了水母手中，这老婆婆读后大惊，因见署名为“秦冰”字样，心中更是不解，因为她并不识此人。如果说这秦冰是当年弘忍的弟子，却又为何是一俗人呢？再看信内语句极为奉承，并不似含有敌意。

水母考虑了数日之后，终于大胆地赴约，因为这时候，她对自己的功力，已有相当的信心，就是那弘忍大师在世，她也想跟他斗一斗呢！

如此，她见到了秦冰。

秦冰断定了她正是当年的谷巧巧，就向她很客气地表明了身份，而且请她把两件东西交给自己。

谁知水母知悉之后，竟大怒，顿时与秦冰翻脸为仇，一场大战之后，秦冰竟不是其对手，尤其是水母手中那口寒铁软剑，更是威力无匹，秦冰竟被其将一只左臂齐肘给斩了下来。

水母倒未赶尽杀绝，她临行之前，却问秦冰尚有何言，秦冰痛心之下，与她定下了五年之约，并告诉她，自己只要有一口气在，这师门故物，他一定是要取回来的，水母狂笑而去。

这段往事，在秦小孚口中娓娓道出，令卧榻的万斯同感到，仿佛是亲身经历一般。

在听完了这段隐秘之后，万斯同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原来是这样的，这么说，后天那水母将要来此赴约了？”

小孚茫然地点了点头，说：“其实论功夫，我爷爷是不怕她的，只是她

那口剑，太厉害了！”

万斯同想了想问：“那么你爷爷预备如何呢？”

“我不知道。”小孚摇了摇头，又道，“爷爷他不愿对这件事多说。”

万斯同听到此，不由往窗外又看了一眼，忽然他吃了一惊，小声对秦小孚道：“快看。”

小孚忙走近窗前，向外看去，就见秦冰身形轻快地正在沙滩上跳纵着。

他身形极为轻快，起落之间有如星丸跳掷，奇怪的是，他在每一落足时，身形总是向前微微弯曲，并且那只独臂向前微探，似乎是在沙里埋什么东西。

小孚心中奇怪地咦了一声，道：“他老人家不是在拾贝壳么？”

万斯同肯定地摇摇头，说道：“我看不是。”

月光之下，老人手中似有闪闪刀光，一点不错，秦冰正是把数口锋利的短刃，埋在沙中。

万斯同不禁暗暗惊心，他知道这种毒辣的手段，是用来对付那怪人水母的。

秦冰身形转动起落的样子很怪，有时十数个起伏，并不埋下一口，可是有时在丈许方圆之内，一连埋下五六口利刃。

他足下的步法，据万斯同判断，很像是一种布阵之法，可是由于步法过于错综复杂，万斯同看不出名堂来，他问秦小孚道：“老伯是在布置一种阵法吧？”

小孚点了点头，忽然她站起来道：“我去帮他一下，万先生，失陪了。”

万斯同忙道：“姑娘请便吧！”

小孚回头皱着鼻子笑了笑，遂翩然而去，万斯同见她那种滑稽样子，不禁也笑了。

他想：“这秦小孚果真是个孩子，她是体会不出她爷爷此刻紧张的心情！”

他缓缓地躺下了身子，不禁想到了方才由秦小孚口中道出的那段动人的故事。

对于水母谷巧巧当年那种行为，他十分忿恨，同时有一种好奇心促使着他，他真想见识一下这水母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

而且自己的生命，既为秦氏祖孙所救，此刻，又怎能目视人家遇难而不加以援手？

他本是一个任侠仗义的年轻人，有了这种心思，当时就更把心情定了下来。

正当他一个人出神凝思的当儿，室门打开了，秦小孚含笑地拉着秦冰的手进来了。

万斯同忙坐起来笑道：“老伯你回来了？”

秦冰把手中盘子放了下来，一面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会儿好多了吧？”

万斯同笑道：“已经完全好了，老伯！我已经可以下地了。”他说着遂下了床，正要找鞋穿上，却为秦小孚上来把他又推得坐了下来。

她说：“算了吧！别逞能！”

万斯同红着脸笑道：“不是逞能，事实上我真的好了。”秦冰点了点头道：“下来走走也好，只是你现在还弱得很，我看明后天就可以痊愈了。”

万斯同望着老人正要开口，忽见小孚对自己摇了摇手，他就临时把要说出口的话忍住。

秦冰坐下来，怔怔地对他道：“刚才小孚说，你看见了我在沙滩里埋剑？”

“是……是的！”万斯同讷讷地回答道。

“你可知为什么？”老人问。

万斯同窘笑着道：“大概是对付强敌吧！”

秦冰点了点头，冷冷一笑，说道：“你猜得不错，我正是用来对付一个厉害的敌人。”

停了停，他又徐徐地说道：“只是这怪物，怕不易中计，那我的心血就白费了！”

这时一边的秦小孚说道：“怎么会呢！她一定看不见的，只要她踩一下，就够了。”

老人冷笑道：“你知道什么？这老怪物已练到凌虚而行的地步了，她可以不需要踏过那一段沙滩。”

万斯同和秦小孚都不禁吃了一惊，秦冰叹息了一声道：“话虽如此，我这‘三杆三跳锁云阵’，也不是她容易对付的……”说到此，他似乎又有了无比的自信心，他冷笑道：“我在她可能的七十二处落脚之处都下了刀，仅仅露出刀尖……”

万斯同插口问道：“老伯，你不怕她看出来么？刀尖在明月映照之下，是会发光的！”

秦冰哼了一声，道：“你说得不错，可是在那附近洒下了大批贝壳，她决不易窥出其奥秘来的。”

万斯同心忖：“好个细心的老人！”

可是他仍怀疑地道：“老伯既言她内功已至凌虚而行地步，看来这刀阵是不易伤她的。”

秦冰冷冷地道：“这老东西数十年潜水练功，周身游潜已可到刀剑难伤的地步，但是……”

他冷笑了一声，又道：“大凡练气之人，他本身必有一处致命之伤，这老怪物也不例外！”

秦小孚张大了眸子道：“她的致命之处是……”

“是在足心！”老人肯定地道，“那是不会错的，所以我才……”

说着他站了起来，对着万斯同，又露出和蔼的微笑，说道：“小伙子，你觉得可怕么？哈！其实这些，和你说实在是多余的。”

他在万斯同肩上轻拍了一下道：“江湖上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仇杀的行为，我们练武之人，一不慎牵连其中，只怕世代相连，生生世世也脱不了关系，所以你们初入江湖的年轻人，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这一点。”

他目光视向了一边的秦小孚，慢吞吞地道：“这也正是我一再不许她参与其中的道理。”这句话，他说得声音很低，内心似有很深的感慨。

万斯同一时却也不知说些什么，秦冰遂由地上提起了篮子，他对小孚道：“我们走吧，他也该休息了。”

万斯同笑道：“不！你老伯再多谈一会儿吧！”

秦冰摇了摇头，他望着万斯同冷然地道：“你休息一夜，明天可动身走了。”

万斯同顿时一呆，秦小孚也似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二人都惊奇地看着他。

老人点了点头说：“我们萍水相逢，总算有缘，只是后日之会，我秦冰生死难料，也许我不会死，那时，老弟！我还会去找你……现在你休息吧！”

万斯同摇了摇头道：“老伯我……”

却见秦小孚又偷偷地对他摇着手，万斯同就没有说什么，秦冰遂和小孚自去。

### 独臂布玄阵 少侠奏奇功

第二天清晨，万斯同早早地起来，他觉得自己是完全好了，老人既然已下了逐客令，自己不便再住下去，只是对这祖孙二人，他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依恋之意，尤其是在人家最危难的时候离开，在良心上来说，实在是不大说得过去。

秦小孚为他送来了他的那口宝剑，目光之中，更是不胜依依！

万斯同问：“老伯呢？”

小孚说道：“天不亮，他已独自出去了。”

万斯同叹了一口气道：“那么，我是见不到他了？”秦小孚点了点头说：“见不到了。”

“他曾说些什么？”

“哦……”小孚道，“他叫我把你的剑给你，而且送你出君山。”

万斯同感到一阵黯然，小孚见他如此，遂笑了笑：“我爷爷还说，明天事情过后，他自会去寻你，听说是为你医治一种什么病……”

万斯同脸上红了一红，叹息了一声，苦笑着道：“他老人家，真是怪人，功成身退，不受我一礼拜谢，真是个大丈夫！”秦小孚抿着嘴笑了笑，万斯同把宝剑用绸带缠好背上，道：“那么我走了！”

小孚追上前道：“慢点，我还要送你，不然你会迷路的，这里的山峰太多。”

万斯同内心实在很感激这个姑娘，闻言就站住道：“那么不是太劳累你了？”

小孚随口道：“这算什么！”

她就率先推开了门，领着万斯同走出了石室。

万斯同这才看清楚了眼前形势，一边是洞庭湖水，一边是耸立的君山，而石室处地，更有数里白沙，水鸟无数，在红光耀目的朝阳之下，翩翩飞舞着，他的心，不禁得到了一种开脱的感觉，这是他卧榻以来，很少感觉到的，由不住赞道：“这地方真美！”

“美什么？”小孚回头笑道，“我都腻死了！”

她说着纵身跳上了一座石峰，身段轻巧，腰肢婀娜，宛然一副村姑模样儿。

万斯同不禁也提起气纵身跟上，秦小孚像是有意卖弄，接连着几个纵身，直向岭上翻去，万斯同只得紧紧跟上，他们二人那种轻灵的身形，在朝阳之下，显得好看。

秦小孚在翻过了一座涧峰之后，回头见万斯同紧随在身后，她的脸不禁红了一下。

“姑娘好俊的功夫！”万斯同说。

小孚笑了笑：“爷爷果然没说错，你有一身好功夫！我比不过你！”

万斯同苦笑道：“姑娘年纪轻轻，已有如此功力，若到了我这般岁数，岂不是比我高上了许多！”

小孚喘了口气，遂在一个大石头上坐了下来，她忽然正色道：“万先生，



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万斯同心中始终挂念着那件事，闻言忙道：“姑娘有话请说，何需客气！”

小孚眼睛看了一下天，喃喃道：“万先生，我昨天看你的样子，似乎很为我爷爷抱不平！”

斯同点了点头，说道：“现在仍然如此。”

小孚面色一喜，她望着万斯同道：“真的？”

万斯同冷笑了一声说：“我本意是想过了明天以后再走的，我想助令祖一臂之力，只是……”

小孚忙道：“只是什么？”

万斯同叹了一口气，说道：“令祖父太好强了，他是不乐意我这末学后进来帮助他的。”

“可是我倒愿意。”秦小孚忽然脱口说了这么一句。万斯同不禁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他怔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是……”

秦小孚咬了一下小嘴，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如果你真的愿意这么做，我可以帮助你。”

万斯同不禁大喜，可是他又皱了一下眉，问道：“你爷爷难道不会发现？”

“不会的！”小孚讷讷他说，“我们只要在暗中帮他，不让他知道就是了。”

万斯同低头思忖了一下，遂道：“这么做自然是好，只是我以为，最好你还是不要露面的好。”

小孚翻了一下眸子道：“为什么？”

“不为什么，”万斯同笑道，“你爷爷万一知道，会不高兴的。”“那你还不是一样。”

万斯同笑道：“我是外人，他不会骂我，可是你却不行了。”秦小孚一时不说话了，她很清楚她爷爷的脾气，尤其是这种事，自己如果违背了他的意思，那是不得了的，想到此，她也不禁有些害怕了。

“那么，你的意思是如何呢？”她小声地问。

万斯同轻笑了一下，说道：“很简单，你到时在家，不要出去，一切由我去就是了。”

“你一个人不怕？”

“我不怕！”万斯同眸子里泛出了刚毅的神色，又道：“你们祖孙二人如此对我，即使是为此丧生，也是死而无憾！”他并不知道，这句激昂慷慨的话，实在已深深打动了眼前这个女孩子的心。

她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这时竟掩面哭了。

万斯同不禁吃了一惊，他奇怪地问：“咦！姑娘你怎么啦？”小孚趴在大石头上，哭道：“万先生，你真好，你是我认识中最好的人。”

她又抽搐道：“你这么做，我真不知怎么来报答你？”万斯同不禁失笑道：“小妹妹，你太天真了，你想想，我这条命，如果不是你救我，我怎能活到今天？现在能为我的恩人做一点事，又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

他走过去，轻轻地在她肩上拍了拍道：“好了，别哭了，既然如此，你回去吧，明天晚上，我一定会去的。”

秦小孚用流泪的眼睛看着他抽搐着说道：“早知道我就不求你了，那是很危险的……”

她很后悔地仰着脸道：“你还是不要去吧，也许你会死的！”

这是一句“童言无忌”的话，万斯同并不在意，他笑着摇了摇头道：“你放心，我和你爷爷都不会死，水母的命倒是危险！”

这一句话，又把小孚逗笑了。

她眨着亮晶晶的眼睛，破涕为笑道：“啊！她可厉害呢！你不知道。”

万斯同见她样子滑稽，不禁也跟着笑了，就问她道：“水母是什么样子？你见过没有！她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

秦小孚摇头道：“见是没有见过，不过爷爷说她的样子真吓人。听说最厉害的是她的水箭！”

“水箭？”

“可不是！”小孚说，“她能从嘴里把喝下去的水喷出来，喷很远，听爷爷说，谁要是为她这种水箭喷上了，一定活不了！”

“这么厉害？”万斯同听来也有些惊心。

秦小孚侃侃地又说道：“爷爷说这种水箭比暗器厉害得多，因为你没办法事先防备，她只要一张嘴就出来了，而且，你也不能用兵刃去挡，因为是水呀！”

经她这么一说，万斯同也觉得果然厉害，他心里就在盘算着对付她的方法。

秦小孚这时忽然“哦”了一声，她用手指着远处湖心道：“爷爷回来了。”

万斯同顺其手指处望去，果真远处水面上，一叶小舟正向岸边划着。

秦冰单手操着桨，江风把他那袭湖色的长衫吹得飘向一边，皓首银须在阳光之下，更闪闪发着银光。

小孚站起来说：“我要回去了。明天如果你一定要去，你要特别的小心，我真怕你会……”

万斯同微笑道：“不会的，你回去吧，我走了。”

秦小孚还怔怔地看着他，那是一副孩子对成人的钦佩表情，是一种最纯洁而无需代价的感情交流。

万斯同笑道：“小妹妹！回去吧。”

小孚点了点头，笑了笑，就回头走了，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撒娇地道：“那我以后也叫你大哥哥啦，不叫你万先生了，好不好？”

万斯同点了点头，笑道：“这称呼很好，你以后就叫我大哥哥好了！”

小孚就点了点头，转过身走了，垂在背后的大辫子晃来晃去的，几步之后，她就又回过身来，见万斯同还含笑地在看她，她就跺了一下脚，笑道：“你怎么不走哪？”

万斯同对她挥了挥手，叫她走，她却也对着万斯同挥了挥手说：“你先走！”

万斯同知道对方一派小孩脾气，不听她的话是不行的，当下就转过身子走了。

孩子们的感情，有时是最认真的，万斯同直呼秦小孚为小妹，而那个小妹的内心，却很认真地当他为大哥了，她对万斯同的感情，就真像是一个妹妹对哥哥一样的。

现在这个哥哥猝然离开了她，当她目送他魁梧的身材消失之后，她首次感觉到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是一种依恋、空虚的感觉。

良久之后，她才没精打采地悄悄回家，她的心立刻又为同情爷爷而取代了。

今夜的月色是那么的暗！

天空陈列着几乎是可以数得清的几颗小星星，而它们在湖水冰寒映澈之下，似乎显得较往日更孤单更冷清……

静静卷起的波浪，轻轻淘着沙滩，一次又一次……

这一切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和谐，可是谁又知道这时间内，正埋伏着无限的杀机。

夜深的时候，一切万恶的事情，都在这时……但当夜更深的时候，距离可爱光明的明天，也更近了一些，只是这过渡的时期，你将如何渡过？

沙滩上，平平地置着一张木桌，上覆白布，桌上置有四色水果，但在紧靠着果盘的一边，却放着一只黑鲨鱼皮剑鞘的长剑，那是如此的不协调。

独臂老人秦冰，面若寒霜，坐在长几的一边，他的另一边，却空着一张靠背的藤椅，椅上放着青缎的椅垫，显示出来客的特殊身份。

他那双闪灿的光瞳，可以说是瞬也不瞬地注视着水面上，我们敢说，水面上即使有一只小小的飞蝇，也不会逃过他这么有神的一双眸子的。

时间在浪花中消失了。

天上，没有月亮，地面上没有飞鸟，甚至于连一声咳嗽，一声叹息，也是没有的。

仅有的的是水面上飘过来的江风，它轻轻地袭击着老人那身宽松的衣服。

老人面色十分沉重，他不时地轻轻拂着衣袖上的沙粒，可是他那双瞳子，却是丝毫也不敢松懈地望着水面。

“放心下来，她必定是要来的，她是要以长时间的精神消耗，想使我体力不支的！”

他这么想着，嘴角不禁浮上了一丝笑容，心说：“老怪物，你果然厉害，可是我秦冰数十年真气内力，岂是如此易于消耗？”

这么想着，他那双眸子倏地闭了起来，仅仅睁开一线，右手轻按小腹，舌舐上颚，一时之间，只觉得体肢温温，宛若入定一般。

这种儒式静坐，最是从容不迫，你休以为他双目下帘，六合归一，而不辨四周，其实方圆里许以内，以秦冰今日之造就，即使是飞鸟经过，他也能发觉出来。

似如此约有一个更次，秦冰心中仍是如无波古井，丝毫也不起焦躁之心。

忽然，水面上起了一个水花，宛似金鲤跃波一般，接着“呱！呱！”两声鸟鸣，二只白鸟风掣电闪般的直向秦冰坐处飞来。

秦冰仅仅睁开双瞳，身形却稳若泰山，丝毫不动。

可是他的嘴角，再次地泛起了一个冷笑。

那双白鸟口中发着怪鸣，似乎并非本心要向秦冰飞来，而似为一种大力，硬把二鸟掷过来。

就在接近秦冰面前约尺许左右的地方，它们终于鼓翅向两旁飞去，口中发出尖锐刺耳的鸣声。

紧接着又是呱呱两声鸟鸣，又有二鸟自水面风掣电闪飞来，秦冰犹不为所动。

那二鸟像方才一般，也是在接近秦冰面部尺许左右时，怪叫了一声两面飞开。

似如此，一连有四五次，全是如此，秦冰却是置若罔闻！

而在第五次二鸟甫过的刹那之间，秦冰忽然冷叱了一声：“好！”只见

他右手突翻，骈中食二指，在空中一连点了两下，当空有一阵劲疾的鼓翅之声，遂见二鸟平空坠地，在沙岸上只拍打了一会儿翅膀，就不动了。

秦冰哈哈一声大笑，朗声道：“如此雕虫小技，伤我秦冰，159 谈何容易，老朋友请现出身形来吧，秦某已恭候多时了！”

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果闻得远处水面上哗啦啦一阵水响，并且爆发出一阵令人闻之心悸的笑声。

水面上起了一道白线似的浪花，由湖心至岸边，宛如巨鱼行浪一般，霎时间，已抵滩岸。

紧接着从浪花里涌出了一个怪人来。

这人一身羊脂似的白肉，身形极高，全身赤裸，却在双乳及下体处以红布紧裹，如果她是一个少女，尚有几分媚色。

可惜的是，她年龄太老了。

你只见那苍白松弛重叠的一张鸟脸，就倒尽了胃口。

尤其是近下巴处，痴肥垂坠，衬以满头白发，看来却是骇人已极！

她远远立在湖岸水边，遥目对着沙滩老人坐处，咧着大口怪笑了两声，用力地摇了摇头，这才看清了，她那满头的白发，原来都结成了一条条的辫发，转动起来，发上水珠，形成了一个晶亮的珠圈。

“老东西！”她尖着嗓子道，“你还没有死？看来你的功力，是进步多了。”

老人冷冷地一笑道：“谷巧巧，老夫断臂之恨，已隐忍了将近十年，今夜这笔旧帐，我们倒要好好地清一清了……”

他说着走下位来，指着桌上的四色水果，道：“来！来来！老朋友，请用些水果。”

水母谷巧巧怪叫了一声好，只见她双足一划波面，身形陡地蹿起，直向岸上落来。

秦冰心中方自暗喜，可是，谷巧巧却怪啸了一声，身形一个倒折，又落在了原处。

她弯下腰，涉着浅水，在沙岸边跑了几步，怪笑道：“老儿，你何故把沙岸弄得如此乱七八糟，这是待客之道么？”

秦冰心中一惊，不禁对水母暗暗佩服，当下不动声色地怪笑道：“对付你这寡廉鲜耻之辈，还谈什么待客之道！”

他目光一瞪，厉声叱道：“水母，看天色不久将明，你如此顾左右而言他，到底意欲何为？老夫可没有大工夫与你说笑呢！”

在他说话时，水母却似未闻一般，她来回地在水边上踱着，却是不肯上岸一步。

这种情形看在秦冰眼中，非常紧张和情急，偏偏却又无可奈何！

他所设立的“三杆三跳锁云阵”，乃弘忍僧亲授的一种极为厉害的阵法，即使是伤不了水母，起码可大煞其威，奈何对方竟是不肯上钩，秦冰不禁甚为焦急！

他索性装成无所谓的情形，哈哈一阵大笑。

水母厉声叱道：“为何发笑？”

秦冰一面坐了下来，一面却不屑地道：“你已如此胆小怕我，索性将那两件东西还我就是，老夫看在你恭顺的份上，往事一概不究，岂不是好？”

水母闻言，那张虚肿的胖脸，似乎是涨大了一倍，双睛发怒凸出。

可是转瞬之间，她那番怒气，却又不知其去。

她冷冷地笑道：“秦冰，你可想令我中你的诡计，其实你这点鬼吹灯，想在我老婆子面前施展，实在还差得远，我老婆子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她这么说着，身形忽地蹲了下来，那双大如菜盘的白手，霍地齐胸推出，顿时卷起了两股狂风。

这阵狂风，直向她眼前的沙岸上劈了出去，只听得一阵细沙飞舞之声，由她掌心所逼出的风力，竟把眼前的沙堆，形成了两条巨龙似的东西，在空中盘舞了一圈之后，才又细雨似的洒了下来。

果然这种手段极为厉害，只见这老婆子仰首当空，忽地纵身而起，自空中挥手捞了几下，再看她手中，已多了六七口薄如纸、状似枫叶一般的短刃。

秦冰不禁神色大变，一时，几乎呆住了。

水母谷巧巧身形已轻飘飘地落在了岸边，她低头看了看这几口刀，狂笑了一声，倏地抬起头来，面色极为狰狞。秦冰叹息了一声道：“谷巧巧，这和你的‘飞禽啄目’，并无多大分别，也不过是一点小敬意，彼此彼此罢了，不必生这么大的气！”

水母冷叱了一声：“去。”

只见她长臂挥处，划起了一道光华，那六口薄刃刀，竟尾首相连，形成了一道匹练似的白光，直向秦冰面门上飞驰而来。紧接着这老婆婆厉啸了一声，双足猛一划动，直向沙岸上扑来。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水母谷巧巧如此谨慎之人，竟仍然着了道儿。

她其实不难想到，沙岸上既设有埋伏，何止只小小六口钢刀而已？

如果她再能沉下心，用方才方法在整个沙岸上施为，那么秦冰的“三杆三跳锁云阵”，真可说是全盘瓦解，偏偏她急怒过甚，没有想到如此之多。

飞刀出手之后，身形如风而起，庞大的身子，看来竟是轻如浮云一般。

谁知她往下一落，忽见眼前沙湖倒置，自己身前，竟似有万顷黄沙压面而来。

这时她才知自己仍然是着了道儿了。

耳边听得厉叱之声，道：“谷巧巧，这可是你自讨苦吃，怨不得老夫手狠心辣了！”

水母谷巧巧冷笑道：“老儿，你以为这点鬼把戏，就难倒了我么？待我破了你的阵法，再与你算帐不迟！”

就在水母纵身入阵的刹那之间，秦冰已用熟练的手法，把迎面而来的六口飞刀一一接在了手中，他身形更是丝毫也不敢停留！

只见他足尖飞点，已把身子紧紧凑上，随着水母的身形，他手中的刀一一掷了出去。

水母谷巧巧乍见四面黄沙排山倒海而来，已知中了对方计谋，只当是一般浮沙阵，心中虽是愤怒惊吓，却并未十分地放在心上。

她轻啸了一声道：“秦冰，今日我发誓要取你性命！”

口中这么说着，右手倏地在腰上一抽，冷光一闪，再看她手中，却已多了一口精光四射的宝剑。

这时秦冰手中掷出的飞刀，分上中下三路，直向她身上射去，快如风驰电掣！

这个老婆子随着长剑出鞘的势子，却摆了一招“夜战八方”，只见她大

足向前，猛跨出了一步，肥躯下塌，倏地一举掌中剑，只听得“呛啷啷”一声脆响，秦冰所掷来的六口飞刀，竟为她一剑撩了下来。

紧跟着她的身形，如同风车似的转了起来，直向秦冰身边扑来。

一时间，阵法发动，一任水母身法如何快捷，但所过之处，全是弥漫黄沙，四面袭来，简直是不见天日，这时她才知道是真正的厉害了！

万斯同战战兢兢地伏在一个沙坑里，他深恐身形败露，为二人发现。

所以自始至终，他伏在那里，连动也不敢动一下。

在他眼中看来，那是很奇怪的，因为水母好似发了疯似的在沙岸上狂驰着。

她不时地左跳右冲，手中那口长剑更于百忙中，上下拨打着自秦冰手中所飞来的暗器，状极狰狞。

万斯同见平静的沙滩上，一如平常，而水母舞剑闪躲的情形，竟似遇到了数十敌人合力围剿一般，她那满头的白发辫儿，一根根地倒立了起来，厚嘴内更是唾沫星子四下横飞。最妙的是，秦冰仅仅离着她不过三丈左右，她竟是视同未睹一样。

秦冰这时面色较前稍霁，只是他唇角带着一丝冷笑，那只右手，不时地自佩戴在身上的豹皮囊中，摸出些暗器，向水母发出。

万斯同距离他较远，看不清那是些什么暗器，只见他是以拇指之力，把它们一一弹出去的。

那困于阵中的水母，这时，更显急躁了。

她口中发出凄厉的叫啸之声，身形上下左右蹿动，带起了大片黄沙。

万斯同这时才忆及老人的话，知道这定是老人事先布置好的“三杆三跳”阵法发动了。

水母谷巧巧以雷霆万钧之势，在阵中冲闯了一阵，直累得气喘如牛。

凭着数十年潜习参透之功，很快地就令她感觉出不对来了。

她忽然大吼道：“秦冰老狗，你且看我破你阵法便了！”

她口中这么说着，竟倏地停身不动，只见她慢慢收回了剑，双足交叉着，霍地盘膝坐了下来。

先前的狂风暴雨，此刻看来，显然是一切平静了。

秦冰目睹此状，竟面色大变，他迫不急待地纵身而上，掌中剑抖出了一点银星，直向水母咽喉上点了下去。

水母阔唇一翻，哧！一股水箭直向秦冰面上射去。

一边的万斯同不禁心中一动，因为他二人相距的距离太近了，秦冰要想逃开，似乎是太难了。

果然这口水箭方自喷出的一刹那，只听得秦冰一声大吼，随着水母所喷出的水箭，竟翻出了两丈以外，“噗”地倒卧在沙地里仰天不动！

万斯同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用力地握紧了手中的剑，正想从沙坑里跃出去。

可是忽然，他觉得有人轻轻地拉了他一下袖子道：“不要动！”

万斯同吓得一哆嗦，忙一回头，却见竟是秦小孚！

她穿了一身紧身的黑衣服，那条小辫子紧紧地盘在后面，背后背着剑，肋下佩有镖囊，倒是全套的武生打扮。

万斯同正要开口，却见她按唇轻轻地嘘了一声，而且一只手往下比了比，叫他把身子藏好。

万斯同虽是暗愤她不听话，可是事已如此，却也无可奈何！

当时忍着要说的话，把身子伏下了些，却觉得秦小孚吹气如兰地在自己的耳边说：“大哥，你看水母要倒霉了！我爷爷是装的。”

万斯同心中更是吃惊，忙向沙岸上望去。

就见秦冰仰面朝天的，躺在沙滩上动也不动，那只独手，却放在胸前。

一边的水母，这时，已不再盘膝打坐了。

她脸上带着极为古怪的神情，立在沙地里，那双炯炯光采的眸子，直直地看着秦冰。

好像她还十分不相信，因为秦冰这个强大的敌人，竟会如此容易地为自己打伤了。

水母面上带着极为阴沉的颜色，逼视着地上的秦冰，而秦冰身躯却是连连抖动不已。

万斯同回望了秦小孚一下，小孚却咬紧了牙道：“可恨这丑老太婆……”

方说到此，忽见水母霍地双手一举，怪笑道：“秦冰，你也有今日！”

她竟猛地掠起，直向秦冰身侧扑去，同时，她掌中那口冷光闪闪的寒铁软剑，绕起了斗大的一圈光华，直向秦冰头上绕去。

这真是疾如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水母的剑落下的一刹那，也正是秦冰右手扬起的一刹那。

只见大片黄沙，自秦冰的手中云也似的涌了起来，同时他整个身子，在地面上一连几个螺旋转，已翻出了丈许之外。水母狂啸了一声，身形一阵踉跄，倏地掉过头来，死死地把身子用力纵出去。

这老头不愧老谋深算，只因她一时大意，双目为秦冰扬起的黄沙把目光所迷，自知为敌人占了先机，这才大骇地回过身来，直向湖水中扑去。

同时她左手在她纵起的同时，暗运内力，反掌向身后挥去。秦冰这一招果然是用上了，想不到水母目光果为自己所迷，不禁大喜！

他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当下狂笑了一声，身形霍地腾空而起，往下一落，正好够上了步位，他舍剑用掌，那只右掌霍地向外一抖，叱了声：“去！”

秦冰心恶水母刺骨，更知她周身坚硬如石，普通拳掌休想伤害分毫，所以这一掌可以说是用足了内力，凭着他数十年浸淫的功力，这一掌就是一块千斤大石，也能被他震碎了。

这种力逾万斤的功力，甫自秦冰掌中吐出一刹那，水母已觉出不妙。

她虽是双目一时失明，可是凭着她灵敏的感触，她仍能大致地分辨出秦冰扑来的方向。

这老太婆倏地一个疾转，她口中吐气开声地厉哼了一声，那只蒲扇大小的左掌，竟如封似闭地向外猛地抖打了出去。

这真是残忍的一掌，一声大震带起了两团狂坠的身影，秦冰这一掌，虽为她掌刀侧封了一半臂力，可是却困力道极猛，这一掌实实在在地击在水母的右背肋下，这老太婆被击得狂喷出一口鲜血来！

可是秦冰却也料不到，水母会在这种情形下向自己反击，他虽是伤了水母，自己整个左肩头，也为对方劲道所伤，他身子一连踉跄出了七八步以外，只觉得左肩头连骨带肉，竟似被刀削了一般的痛，一时痛得出了一身冷汗，一交坐地，竟是差一点痛得昏了过去。

人到情急拼命之时，常有想不到的能力。

这水母谷巧巧虽是身负如此重伤，可是她丝毫也不敢在沙岸上停留。

这时她犹自亡命般的直向湖水扑去，偏偏双目为细沙所染，一时奇痛攻心。

她口中怪声啸着，左手用力地揉着双瞳，足下亡命地前驰着。

可是她绝对想不到，这个时候，仍会有人向她袭击：就在她鼻中已闻到了湖水的气息，正待纵身入水的一刹那之间。

这时候从右侧面，劈面来了一股尖锐的冷风，水母失魂之下，双目又看不见，一时再想从容躲避，那可真正是梦想了。

只见白刃一闪，血光飞溅，水母凄厉地惨叫了一声，跟着大呼了声：“你是……谁？”

她身子已浸下了湖水，可是她耳中却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冷笑道：“万斯同！”

随着血浪翻卷，已失去了这老婆婆的踪影！

万斯同一剑凑巧，竟齐臂把水母的一条右臂给斩了下来。

可惊喜的，这正是她那只持剑的手，她手中还紧紧地握着一口剑，宝剑在地上闪闪放光，万斯同弯腰把这只断手连剑都拾了起来。

另一边，传过来小孚的声音，叫道：“大哥！爷爷他老人家受伤了，快来呀！”

万斯同闻言不禁大吃一惊，忙把那只断臂，随手往地上一扔，提着剑，直向后面赶去。

却见秦冰在小孚的扶持之下，脸色苍白，他整个左肩头，都为鲜血浸满了。

水母的掌风，就如同是一把利刃似的，把他整个的左肩头，削下了巴掌大小厚薄的一片肉去，秦冰焉能不感觉出疼痛来？

可是，他面上却带出一种强忍的神态来，连一声也不哼，小孚这时却忍不住哭了。

万斯同叹道：“我们快把他老人家扶进去再说。小妹妹！你先不要哭……”

秦冰冷冷一笑，说道：“谁叫你们来的？”

万斯同不由大惭，他苦笑一声，道：“老伯，我只是关心你老人的安全，所以……”

老人白发怒张，怒视着他道：“我秦氏的怨仇，有我自己负责，你何必伸手多管闲事？”

他这种无情的指责，令万斯同一时真是无地自容，老人遂拂袖挣开了小孚的搀扶，大步地向家中行去。

万斯同垂头看着手中那口寒光耀目的宝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秦小孚却抽搐道：“大哥，你可别在意，其实爷爷内心是感激你的，进去吧！”

万斯同望着她笑了笑，他举了一下手中的剑道：“还有这口寒铁软剑，我也要亲手交给他老人家。”

秦小孚怔道：“你怎么拿到的？”

万斯同得意地笑了笑，道：“进去再谈吧！”

说着他们就一直走回去，却见秦冰端正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他现出了左肩头，正用那独手，轻轻地往上搽药。

小孚忙上去为他代劳，万斯同侍立一旁，正不知如何开口，老人却长叹了一口气道：“万斯同，你这是何苦，平白无故的，却与此人结下了大仇。”

他顿了一下又道：“此人是一恩怨极为分明的怪人，听方才惊呼之声，



分明是你乘她于危，刺伤了她，她今后势必不会与你罢休的。”

万斯同正色道：“弟子在一边实在气忿不过，才不计后果地伤了她的。”

老人眨动了一下眸子，瞟着他问：“你确实是伤她很重么？”

万斯同点头道：“我斩下了她整个的右臂。”

老人不禁面色一振，他惊得突然站了起来，万斯同于是双手呈上那口剑，道：“这是你老人家所要追回来的那口寒铁软剑。”

秦冰单手把剑接了过来，他面色这一刹那，透着狂喜之色。

只见他单手握剑柄，仔细地在眼下观望着，并且不时地对着剑身吹上一口气。

呵出的热气，似一层雾似的，往剑身上涌去，可是方一挨着剑身，却收缩成了一粒极小的冰珠，一路顺着剑刃直向剑尖上滑去，最后才自剑尖上消失。

万斯同和秦小孚俱都看见了这种奇态，不由大为惊奇，纷纷问故！

老人长叹了一口气道：“果是剑侠故物，这有家师所说的情形一般无二……”

他说着遂把剑尖下垂，用拇指紧紧按在剑柄上一粒蚕豆大小的黑玉珠子上，跟着振腕一抖，发出了“锵”的一声，再看那口剑的两刃，却为剑身正中那道暗槽内，分出两叶长形的柔钢紧紧地裹住。

老人这才大胆地持手往剑身上抓去，这口剑在老人的手中，竟如同是一条带子似的柔软。

突然他把它往万斯同手中一推道：“你先拿着，”他扬了一下灰白的眉毛说：“我几乎忘记了一件大事，我问你，那只你所斩下的断臂呢？”

斯同回指了一下，道：“我……我把它随手丢了！”秦冰叹道：“唉！你太大意了！”

他忽然对秦小孚道：“你快点一只火把。”遂又对万斯同道：“来，我们把它找回来。”

说着竟连身上的伤也顾不得，飞快地向室外跑去，万斯同忙也跟着跑了出去。

他边跑边问：“老伯，要它何用？”

秦冰并不理他，跑了一程，就驻足在沙地上觅视道：“是在这里么？”

万斯同左右看看，摇了摇头：“不是，还要往前一点。”

老人遂又往前跑了几步，二人都低下头在大片的沙岸上行着，找着。

这时秦小孚打着火把也追了上来，在她的火光之下，三人又找了半天。

万斯同不禁皱了皱眉，说道：“奇怪，方才我记得是丢在这附近的呀，怎么不见了？”

老人仍是低头找着，把整个的沙岸都找遍了，秦冰除了在沙地里司拾回了几口他事先埋下的短刀之外，那只断臂竟是影子也看不见。他失望地叹息了一声，对小孚道：“把火把抛了吧！找不到了。”

秦小孚随手把它丢到了湖中，万斯同不解地道：“老伯，要她一只断手又有何用呢？”

秦冰冷笑了一声说：“孩子，你太天真啦，你虽是斩下了她一只膀臂，可是却因一时大意，现在等于并没有伤她是一样的。”

万斯同不禁大吃一惊，问道：“怎么会呢？”

老人惨笑着摇了摇头道：“现在不可怀疑的，这老怪物是在身受各处重

伤之后，负痛又回到了岸上，把这条断手捡了回去。”

他冷嘲地笑了笑，看着万斯同道：“她得到了这只断臂之后，只消以她本身命火，重化伤处，不过百日之苦，又能恢复她本来面目。”

万斯同顿时就木立住了，老人遂又举了下他自己一只左臂，冷笑道：“当年我如能找回这半截断腕，又何至落成今日模样？”

说着，长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只怪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此点，如此，真是太便宜她了……”

秦小孚担心地在一边问：“爷爷，她还会再来么？”

秦冰苦笑道：“这很难说，不过她受此大创，何能心甘？”

目光向万斯同望了望道：“孩子，不是我吓唬你，今后你却要时刻担心，她一定会找你的！”

万斯同爽然一笑，说道：“我倒是不怕……”

才说到此，水面上却传来了一声冷笑，三人同时回身，却见不远的湖面上，翻起了一片浪花。

秦冰厉叱了一声：“无耻妖婆！”

随着他口音，右腕翻处，掷出了两口飞刀，这两口飞刀并排而出，一闪即逝！水面上平静无波，二刀虽疾如电光石火，却并未伤着那冷笑之人。

老人苦笑道：“如何？我没说错吧，这怪物果真是已寻到了断臂，并忍痛在一边窥视。”

秦小孚恨声道：“太可恨了！”

秦冰叹道：“进去吧，唉，如此一来，你们二人面貌反倒为她窥了个清楚，我们真是笨上加笨了！”

三人沮丧地返回室内，老人坐定之后，万斯同又把剑送上道：“老伯你收下这口剑，我要走了！”

老人细目睨着他，微微一笑道：“你到何处去？”斯同摇了摇头道：“不一定。”

老人又问：“你不怕水母么？”

万斯同冷冷一笑道：“我不怕！”

秦冰忽然面上现出了一丝微笑，他点了点头，遂道：“你不妨暂时先留下来……再说，这口剑……”

他随手把几上那口寒铁软剑拿了起来，略一顾视，面上现出一片依依之色。

可是他仍然对万斯同道：“这口剑，既是你从水母手中取得，理当归你所有，你拿去好好使用吧！”

万斯同退后了一步，说道：“我不能收下。”

老人怔了一怔，面现怒容道：“为什么？”

万斯同正色道：“此剑是老伯师门故物，万斯同不过与你老伯萍水相逢，并无丝毫渊源，所以我不能收下。”

秦冰面上现出了惊异之色，他对一边的小孚道：“来！丫头，把这口剑为他佩上。”

秦小孚接过了剑，含笑走向万斯同道：“爷爷赐人东西，向来是不许人家不要的。”

万斯同一时急得面红耳赤，他双手连摆道：“小妹，这是使不得的。”

他并且苦笑着，对老人打躬为礼道：“老伯如一再见逼，我只得告辞了。”

秦冰口中呢喃着说道：“好一个年轻人！”

他单手挥了挥，止住了秦小孚，微笑着对万斯同道：“万斯同，我很佩服你这种胸襟，可是，我老头子，却更是生具傲性，我生平从不收受后辈之物，这口剑虽说是我师门旧物，但自古以来宝剑德者居之，凭你此刻胸襟，足配收受……”

万斯同还要争辩，老人又大声道：“再说我老头子已这么大岁数，这东西早晚还是要传下去的。”

万斯同结结巴巴道：“可以赠给小妹……”

秦小孚笑道：“我才不要呢，你不要才给我……”

说着，目光朝着秦冰转了一转，老人不禁大笑了两声，他朗声道：“我本有此意，只是此刻却非你不赠，孩子，你收下吧！”

小孚这时上前，硬把这口剑给他围在了腰上，含笑道：“得啦，收下吧！”

万斯同还要解下来，却见老人面上已有怒色；他只急得重重地叹息不已。

秦冰靠在椅子上，点了点头道：“你是一个忠厚的青年，我看错了你了！你留下来住些时间，你不是还有点小病吗？慢慢地我给你看看。”

万斯同不禁有些惊喜欲狂，他木然地站在当地，真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老人哈哈一笑，走下位来，道：“天不早了，我们都该休息了，去睡吧，孩子！”

摇船的二秃子，把船从芦苇丛中撑了出来，一面苦着脸，一面说道：“小姐，找不着啦，要是真淹死了，现在早就飘起来了……”

站在船头，那个素衣蛾眉的姑娘，并不发一句话。

她那修长的体态，清水般的一张素脸，映着红红的太阳，显得很憔悴，那双失神的眸子，只是在水面上寻觅着，失望的阴影，再次地浮上了她面容。

“天啊……”她喃喃他说，“你的命怎会这么惨？死后连尸体也找不着，斯同，我真对不起你！”

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沙哑，由于连日来伤心过度，她连眼泪都没有了。

二秃子怔怔地望着她说：“小姐，还往下找不找？”

姑娘倏地回过头来，只见她蛾眉倒竖，杏目圆睁道：“为什么不找？不找我雇你做什么？”

秃子一缩脖子，翻了一下眼珠，碰了个钉子，连道：“好！好！找！找！”

说着挥动着手上的长篙，发出哗啦哗啦极大的水响之声，直向湖心撑去。

姑娘叱道：“谁叫你往当中划的？”

秃子一收长篙，翻着眼珠子道：“咳！小姐，这可真难办了，划船的不往水里划，你还叫我到岸上去划不成？”

这素衣少女，蛾眉一挑，秃子吓得后退了一步，可是她却把气又忍下了，叹息了一声道：“你只把我划到那边岸上就不要管了。”

说着向远处岸边指了一下，二秃子一双黄眼珠子，在她身上转了几转，遂道：“小姐，那地方一向没人去，听说那地方住过水贼，你一个姑娘家，又是单身，到那地方恐怕……”素衣少女苦笑道：“这些你都别管，你只管把我载去就是了。”

二秃子本来对那些地方，平常连看一眼都怕，可是人家姑娘既一再要求，对方一个单身女孩子都不怕，自己还是个男人，怎么能说出“怕”这个字来？

当下咬了咬牙，一运手中篙道：“行！我就把你载过去。不过可不是我怕，我得马上回来，我另外还有事。”

说着一只手还在秃头上摸了摸，一个劲地龇牙，这姑娘闻言点了点头道：“就是这样；你快把我给载过去吧！”二秃子打量着她，叹息了一声道：“我说小姐，捞尸首这是男人们的事，你一个姑娘家，不是我多说话，这事情可是犯不着干，再说……”

说到此，因见姑娘面色不善，他的话就中途停住，又叹了一口气，就一路把船直向对岸撑去。

这姑娘正是花心怡，自从那阵大风暴之后，她眼见万斯同随波浮沉，为巨浪吞噬，因此断定万斯同是死了，伤心之余，她就开始在湖面上寻他的尸体，一日复一日，湖水茫茫，却是不见斯同尸身，她那伤痛的情绪是可想见的。

可是，她绝不不甘心，每日晨昏，她都雇小船，在水面寻觅着，在岸边的芦苇丛中穿行着，直到今日为止，仍是一无所获。现在，小船把她送到了这个一向罕见人迹的荒岸上，二秃子慌张地为她搭下木板，而她却等不及地纵身飘到了岸边。

二秃子见状吓得张大了嘴，心说我的天，敢情她身上竟也有功夫，我可真是瞎了眼了。

心怡随手丢下了一块银子，二秃子吓得连话也不敢多说，忙抽回了踏板，一路拼命地把船撑走了。

这是一片隐秘的荒岸，岸边上野草高可过人，四周全是高可参天的翠竹，风声过处，发出像哨子一般的声音，听来十分悦耳。

一只白兔，从草丛中扑出，花心怡情急无计，倏地一掌劈去，那白兔就空一折，就掉在地上不动了。

心怡走过去，伤感地抚了一下它的毛，见它却睁着那双红如玛瑙似的眸子向自己望着，状极可怜。

她顺手把它提了起来，抱入怀中，心想自己真是心狠，平白一掌，竟送了它一条小小的无辜性命，本想把它丢了，却是不忍，想着就抱着它，一路沿着岸边直向下走去。

这地方真是荒凉，四周竟看不见一个人影，由于君山的峻峰遮挡着它的正前方，侧望洞庭，只是迷茫茫的浩渺烟波。

这像是一个无人的孤岛，林子里时有怪鸟的鸣声，却是不见一个人迹。

水面上竟是望不到一个船影，这地方如无特殊事故，恐怕经年累月也不会有一个人来此问津的。

花心怡沿岸走下去，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只觉得当空骄阳晒得人阵阵发昏，而堤岸上愈显荒芜冷落，她驻足思忖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不要瞎走一通，等会儿连渡船也找不到了！”

想着正要回身，却听见一个极为冰冷的声音道：“小女孩子，你……来这里作什么？”

心怡不由吃了一惊，忙自寻声望去，顿时她惊吓得身上出了一阵冷汗。

原来目光望处，就在岸边的一丛苇草边侧，倚石卧着一个白发皤然的老婆婆。

这老婆婆身材十分高大，看来有些痴肥，最令人惊异的是，她身上除了少许红布掩遮之外，绝大部分，竟是赤裸着，全身上下满处泥泞，望之真是狼狈不堪！

心怡仅是看见她一个侧面，似乎觉得她身上还有很重的伤，因为她身上

除了污秽的泥泞之外，还有片片的血渍。

这种情形，花心怡看在眼里，顿时就怔住了，老婆婆面上现出了一个怪异的微笑。

她点了点头说：“你过来，我不会吃人的！”

心怡技高胆大，虽觉这老婆婆诸多怪异，但也未把她放在心上。

当时就慢慢走了过去，离着她约有十几步站住，老婆婆却又动了一下手道：“你再走近一点。”

心怡又走近了几步，这时她才看清了，原来这老婆婆整个的一只右臂，竟是齐肩折断，血渍斑斑，令人触目惊心，最奇的是，那只断下来的右臂，竟好好地放在她的身边。

花心怡口中“啊”了一声，她吃惊地道：“老婆婆你这是怎么了？你在此作什么？”

这怪相的老妪，闻言怪笑了一声，目光却在心怡身上转着，她前胸起伏颇为剧烈。

心怡同情他说道：“我看，你这伤很重，你怎么不包扎一下，莫非不怕中了风吗？”

老婆婆面上又闪过了一丝微笑，只是花心怡却觉得一生之中，从未见过任何一个笑容，比这个微笑更可怕、更阴沉。

她冷冷地问：“你怀中所抱的是一只兔子么？”

心怡奇怪地点了点头，却见这肥大的老婆婆，面色一变，狂喜地问道：“是活的？”

心怡摇了摇头，说道：“不！已经死了！”

老婆婆显然是有些失望，她伸出那只独手：“拿来给我看看！”

花心怡见她伤重如此，居然有心谈笑，心中又怜又怪，当下就把那只兔子丢了过去。

老婆婆单掌一伸，遂接在了手中，略一垂视，嘻嘻笑道：“想不到它还有一口气……哈……”

她把身子向上靠了一靠，极为欣慰地望着心怡道：“想不到我水母命不该绝，小姑娘，你能为我包扎一下伤处么？”

心怡走近了几步，皱眉道：“可以是可以，只是用什么来包呢？再说我身上也没有药！”

老婆婆怪笑了一声，说：“只要你肯帮忙就好了，我才不要你的药呢！”

花心怡此刻近看这老婆婆，愈觉其鼻翻唇掀，一双肥厚的大耳朵，垂下半尺有余，看来真是怪态万千，这种重伤要在任何人身上，也是受不了，然而她却能忍着，连一声也不出。

由她这种情形上看来，似乎她在这个地方，已经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心怡生性忠厚，尤其同情心极重，对方又是一个女的，自无可避之嫌，当时就上前，把她身子往上抱了抱，这才觉得她身子极重，尤其是她那一身肥肉，竟是比棉花还要软，手一挨，就陷了下去，可谓痴肥之极。

费了半天劲，才把身子搬得正了。

老婆婆把那只死兔子放在眼前，目光转向心怡道：“你背后背的是剑么？”

心怡怔了一下，遂点了点头，老婆婆哼了一声道：“那么烦你用剑把这

兔皮为我剥下来吧！要快！”

花心怡不由迟疑不决，因为这种残忍血腥的事，她是不大愿意做的。

可是这怪老婆婆脸上已带出不愉之色，她冷笑了一声说：“你不愿意？”

心怡含笑摇了摇头道：“不！不！既是对你有益，这也无所谓，反正它已经死了。”

老婆婆重浮笑脸道：“那么你快些动手吧，血凉了就不管用了。”

心怡遂抽出剑，开始硬着心，撕剥兔皮，这老妇人用渴望的目光注视着她，说道：“你要把这块兔皮，乘热为我贴在左肩伤处！另分一半，贴在那只断下的膀臂伤口上！”

花心怡匆匆依言而行，一切就绪之后，这老婆婆面上，才现出了一丝笑容。

她长长吁了一口气，用手把那只死兔抓起来，就嘴咬了一口，心怡害怕地道：“老婆婆，这是生的呀！”

怪老婆子冷笑了一声，看着她道：“人到了极饿的时候，是不管生冷的，我已经饿了三天三夜了！”

心怡惊道：“这么说，你已经在这里停了三日三夜了？”

老婆婆一面喀喀有声地嚼着生兔肉，一面点头道：“不错！不过我要不遇见你，这条命就危险了，所以小姑娘，你是我救命的恩人！”

说着，对心怡露齿一笑，状极可怖，花心怡在她这种笑容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心怡望着这可怕的老婆婆，心中甚是怀疑，因为就她所知的人中，似乎还没有这么可怕、可怪的人物，尤其是她这种赤身露体的样子，即番蛮之邦，也不会如此穿着，这倒真是令人大大地怀疑了。

可是她有一颗同情的心，尤其对方是在生死存亡之际，那么，唯一的急务，自然是先救对方活命再说了。

老婆婆一对肿胀的眼睛，死鱼似的看着她，又哼了一声道：“如果你能把我的背背到一个荫凉的地方，我好好地睡上一觉，我就更感激你了！”

心怡虽是怕她那一身肥肉，可是俗谓救人救到底，自无中途而去之理。

她微微一笑，说道：“本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可是为了救你，也只好暂时不去做了。”

说着就过去，双手把她身子慢慢抱起来，真比一条两百斤重的大肥猪还要沉重，尤其是那种痴肥的肉，抱在手里，真叫你从心眼里恶心。

她问道：“去哪里？”

水母口中滴着粘液，微笑着往树林里指了指，心怡就顺其指处，往林内行去。

她本以为很近，谁知走了半天，她仍不叫停，就问道：“这么远？”

这痴肥的老女人哼笑了一声，道：“远？不远我就自己走了。”心怡心中甚是不乐，当下就快步往前走，地上满是腐朽的枯叶，脚踏上去软软的。

她就站住脚道：“这地方睡觉应该很好了，我可以放下你了吧？”

但老婆婆那只独手，搂得她很紧，闻言反倒有了怒气，她冷笑一声，道：“你这女孩子怎么这样没有耐性？这地方能睡觉么？”

心怡真想一抖手就把她扔出去，可是终因对方身有重伤，闻言非但不怒，反而嘻嘻笑道：“老婆婆，你不要生气，实在是你太重了，我抱不动。”

老婆婆哼一声说：“这不要紧，你可背着我。”

心怡心说你倒是不客气，当下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不过你要找一个什么地方睡觉呢？”

她边说着，边把她放在地上，水母却咆哮道：“快背起我，你想害死我呀？”

心怡忙把她背起来，这时候她可真有些后悔，好好地自己找上这么一个麻烦，真是何苦！

当下一声不说，就背着她一路前行。

水母左手还拿着那只断臂，而且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怪味道，心怡真想吐！

“快一点吧！”水母道：“你不是练过武功么？别叫我活受罪好不好？”

心怡冷然道：“老太太你说话客气点，我现在是好心帮你的忙，其实我可以放下你不管！”

说着就把她又往地上一放，扭身就走，水母发出一阵极为刺耳的笑声，道：“回来！”

心怡回过身来，冷冰冰地道：“做什么？”

“做什么？”这老婆婆显然是在忍受着极度的忿怒，她大声说，“你这么对付我，不觉得太残忍吗？快把我背起来，这一次我可以原谅你。”

花心怡心中虽已对她感到厌恶，但总因为对方身有重伤，俗谓“行善至终”，自己如何忍心把她弃于半途不管？因而又背负着她继续前行。

行了一程，只是觉得地势崎岖，怪石林立，间杂以藤蔓丛生，像是比先前更荒僻了。

心怡忍不住道：“老太太，我要把你送到什么地方？我不骗你，实在我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理。”

水母咧口桀桀笑道：“女娃娃，你放心，马上就到了，我家就在前面。”

心怡一怔，站住道：“家？把你送回家？”

“自然咯……”这痴肥的老太太笑着说，“你莫非忍心把我丢在半路？”

“可是，你刚才为什么告诉我只是找一个地方睡觉呢？现在却又变了。”

水母冷笑了一声道：“睡觉自然是在家里，你看见过有人在野地里睡么？”

花心怡心中有些不乐，并且发现到这老婆婆心存诡诈，为人阴险！

当时把牙一咬，心说至多不过送她回家而已，想着就不再多说，继续前行。

水母在她背后道：“右拐弯！”

心怡就跟着右转弯，见有一道小溪，由翠茵似的草地弯曲地流出来，眼前石秀花酣，双双彩蝶在空中翩翩飞着，景致竟是较先前大为改观。

花心怡想不到这块荒芜的地方，竟会有这么美好的景致，一时也不禁有些心旷神怡。

水母桀桀笑了两声，说道：“这地方美么？”

心怡点了点头说：“很美，老太太你就住在这里？”

“对了！”水母说，“就在前面不远了。”

心怡就加快了步子往前走去，那沉重的水母胴体，真有点压得她透不过气，在她的背部和水母痴肥的前身接触处，已早为汗水所湿透了，粘贴着实在难受已极！

心怡巴不得马上把她放下来，闻言就加快前行。

水母又说：“再拐个弯就到了。”

心怡闻言，又拐了个弯，只见眼前排空而起了十数棵古松，松上却为藤蔓挂满了。

她就问道：“你的家呢？”水母喘着气说：“你数到第三株松树进去。”

心怡心中一动，心说：“这情形倒有点像黄山五云步呢。”

想着就依言在第三株松树处转弯入内，果见有一条翠草的小道，弯曲前寻。

她走了几步，水母这时显然很痛苦地又道：“这条路走到头就到了。”

心怡心中甚是怀疑，因见小道尽头，并没有房屋，只见拔起屹立的一片山石，石色碧绿，待走近之时，水母痛苦地笑道：“左面有一块石头，你用力一推就看见了。”

心怡更是狐疑，但是她仍依言走到那块石前，用脚踩了一下，水母道：“要用力。”

心怡就用大力踏了一脚，只听见隆的一声，再看眼前石壁，竟错开了一个高有八尺，阔有六尺的方门来。水母冷冷地道：“快背我进去，我受不了啦！”心怡就背着她进了石门，她一只手臂都酸了，巴不得快把她放下来，只见石屋内，四壁全系钟乳，白黑不定，亮光闪闪，甚是美丽！

### 义援螭母难 险遭双丑毒

石室共有两间，一明一暗，内中床几桌椅，亦全为白色钟乳凿雕而成，上覆有绸缎垫褥。

想不到如此蠢丑之人，竟能有这种享受，这倒是出乎心怡意料之外，水母这时竟自动地自她背上下来，坐在一张铺有缎垫的石椅子上，心怡见她痴肥的全身，竟全为汗水湿透了，而自己的衣服，也为她的汗水打湿了。

水母喘息道：“女娃娃，你为我倒一杯水来。”

她说着那只独手指了石几一下，心怡见几上设有银质的茶具，并有一透明的钟乳石瓶，瓶内盛着清水，就走过去为她倒了一杯水。

水母慢慢地喝完了这杯水之后，脸上的痛苦表情显然是好多了。

心怡接过了茶杯又道：“你身上这么多汗，要洗一洗……”

水母哼了一声道：“那么就烦你为我洗一洗吧。”

花心怡这时也想开了，心想既救了她，这点小忙自无推辞的必要。

当时就把她扶起来，水母忍着痛苦，尚能勉强地走，她指引着心怡把自己扶持到一间内室，室内有淙淙而来的泉水，水质清冽。

心怡侍候着，为她洗完之后，又把她扶持到外室床上睡好，自己身上早已湿透，也就洗了澡。待她洗完走出来，却见水母已沉沉地睡着了，鼾声如雷，心怡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决定离她而去，她也没有叫醒她，就独自走出，足步一踏出石室，那石门遂自行徐徐落下，如非是仔细察看，绝看不出石壁上竟有暗门。

心怡这时，心中对水母这个人，真是充满了怀疑，并且知道她是一个怪人，只是她本身正有急待解决的痛心事，自不会探究她的私事，而多事耽搁。

想着她就毫不迟疑直向松林内行去。

记得来时，这松树不过是十数棵，可是此行，就像是多了许多，最奇的是，当她走了百十步之后，仿佛每一棵松树都迎面而立，虽经她一再转折，费了半天工夫，仍然是没有走出，这时她才觉出不妙，同时已想到了，水母



果然在洞居之前，设有阵图，自己不明阵谱，妄想外出，岂非梦想。心怡这么想着，不禁大吃一惊，一时就呆住了。这时她才明白为什么水母胆敢如此地敞门而居，原来竟设有阵图，任何人休想妄入雷池一步，这么看起来，这水母果然是一个厉害的异人了。

她不禁暗恨水母为人阴险，既有如此埋伏却不事先告诉自己，徒令自己出丑！

想着只好转过身来，却见壁门仍如先前一般地耸立眼前，她本以为定是“进退为难”，谁知试着回走，竟是毫无阻拦，眼前又来到了洞口，可见方才自己走了半天，竟没有离开眼前地面一步，这松林阵图，竟是比黄山五云步母亲所设置的阵势，更加厉害，心中不禁既惊又愧，更有无限愤怒！

她愤愤地用足踏动那块矮石，石壁上现出了先时的洞门，遂闪身入内。

却见水母犹自好梦正酣，她迟疑了一下，就过去用手推了推她，皱眉道：“老太太！”

水母翻了一个身，兀自不醒，心怡又推了一下，她仍是不醒，无奈，她只好坐在一旁，心中奇怪地想道：“她既有高深的武功，却为何如此大意，睡得如此死？”

忽然，她看见就在水母枕前，有一只白玉的匣子，像水晶一样地闪闪发光。

好奇心驱使她，把那只匣子慢慢拿过来，见匣内是一本红色绢绸的小书。

书面上龟纹似的书写着《水眼集》三个怪字，细看起来，由于匣面的折幅作用，那字体笔画，就像是蝌蚪一样地颤动着。心怡觉得奇怪，忍不住伸手把它拿起来，正要开匣视看，忽见水母一个翻身，道：“不许动！”

心怡不禁吓了一跳，她收回手道：“原来她并没有睡着。”

水母冷笑了一声，把那晶亮的玉匣又收到了枕下，心怡就道：“我要走了，请你告诉我你门前的阵谱。”

水母闭上眸子，冷笑道：“在我伤势未痊愈之前，你不能离开。”

心怡不禁大怒，蛾眉一挑，道：“这是为何？我自己还有急事。”

水母仍然冷冷地道：“不管什么急事，你不能走。”

“我就要走！”心怡叱道。

水母慢慢睁开了眸子，就说：“那么你就走，只要你能走出去。”

说着她眼睛又慢慢地闭了起来，唇角掀起了一丝冷笑，心怡真恨不得一掌打下去，她的手方一举起，却见水母又睁开了眸子。

她的手又慢慢垂了下来，不禁叹息了一声道：“你真是世上一个最不讲理的人，早知如此，当时我就不救你了，让你饿毙湖边！”

水母冷笑了一声道：“小姑娘你错了，我不会死的。”

说着她挣扎着把身子向上坐了坐，目泛奇光，说道：“不信你可以试试看，我虽在重伤之下，但要取你的性命，却是易如反掌！”

花心怡初见她时，已窥出了诸多奇处，此刻听她如此说，倒是深信不疑。

再者女孩子，心特别软，目睹着她那断了一臂的残躯，自己如弃她一走，或许她真就会死了，自己救人一场的心，岂非白费了？

这么一想，先前那一番盛气愤怒，也就去了不少，当时皱了一下眉道：“你也不必这么说，我如有心害你，又何必救你，我留下来就是了。”

水母脸上这才带出一丝笑容，她慢吞吞地说：“只要你留下来，等我伤好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心怡冷笑道：“你伤好后，我马上就走，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水母眨了一下眸子，微笑道：“你坐下来慢慢说，不要紧，你口口声声说有急事待办，到底是什么急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听？”

心怡闻言，不禁目蕴热泪地摇了摇头，水母见状，哈哈一笑道：“你用不着伤心，天大的难事，我也能为你解决，不过要等我的伤好了。”

她说着望着心怡点点头，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心怡实在对她这种丑恶的外表，提不起兴趣，闻言后也懒得与她多话，只说：“我姓花。”

水母点了点头，冷然道：“我这只右臂，是无意间为一少年砍下，幸得我拾回，我曾以本身热血浇涂伤处，又以热兔皮予以包裹，总算尚未全失机能。”

她说到此，似有无限愤恨，一时咬牙切齿，口涎滴洒着又道：“只要我不死，这笔血仇，我必定要报的。”

心怡怔道：“你这种年岁，怎会和一少年结仇呢？”

水母闻言，一张胖脸几乎成了猪肝的颜色，气得簌簌发抖，一时冷笑声，说实在的，这问题她真不知怎么答。

她咬牙切齿道：“我怎会知道？天杀的小畜生！”

心怡见她恨成这样，不禁失笑道：“好了！你也别生气了！只要你伤能好了就是了！”

水母气仍未平，她冷哼了一声，说道：“我尚有一口好剑，也为他们巧取了去，想不到，我水母一身异功，竟会吃如此大亏。”

心怡望着她，问道：“老太太，你贵姓？”

水母一双眸子在她脸上转了转，说也奇怪，她一生嫉美如仇，从未对任何人看来是顺眼的，可是眼前这个大姑娘，她却是自第一眼起，就发现出自己对她的，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此刻心怡这么带着几分天真的语气，不禁把她逗得笑了，她爽朗地笑道：“我姓谷，名叫巧巧！”

心怡张大了眸子，道：“谷巧巧？”

也许她认为这个名字太娇了，而水母本人，却是这么一个老丑痴肥的怪物。

水母并不责怪，她点点头，又道：“因为我自幼生长洞庭，学会了一身奇异功夫，所以，人皆呼我为水母，你也可以这么叫我！”

心怡点点头道：“好的，我叫你水母就是了，只是……”谷巧巧此刻见心怡不再谈走的事，心中大为高兴，当下把身子又往上坐了一下，道：“你这小姑娘长相不错，很逗人喜欢。”心怡脸然微红道：“水母，你方才说过你水中的功夫很好，你可以在水底下停留很久吧？”

水母狂笑了一声，停了一下，她才说：“有时候，这洞庭湖就是我的家，我可以水底潜伏二昼夜！”

花心怡不禁大吃一惊，她惊吓地看着她。

水母极为得意地道：“这洞庭湖底，几乎连每一条鱼，每一块石头，我都认识，我太熟悉了。”

心怡不禁低下了头，她叹了一口气道：“我有一友溺毙湖中，至今却连尸身也找不到，如果你能带我寻觅得到，我真不知如何谢你！”

水母闻言呆了一呆，问：“是什么时候淹死的？”

心怡道：“很多天了。”

“是男的还是女的？”水母倒像很关心地问。

心怡不禁玉脸上泛上了一层红霞，她咬了一下嘴唇，眼泪在眸子里，几乎要淌了下来：“是男……的。”

水母呵呵一笑，她说：“你们一定是好朋友！”

心怡点了点头，却又摇了摇头。

水母见状，哼了一声，道：“多情自古空余恨，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去爱一个人的，何苦自己找罪受？”

心怡苦笑笑了笑，道：“现在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总之，他死了，我要把他的尸身找出来。”

水母点了点头说：“这个容易，过两天，我就可以下水去看看，只是他的尸身也许飘到别处去了。”

心怡此刻为水母提到了伤心之处，由不住热泪滂沱而下，只是低头饮泣而已！

水母笑了笑说：“现在你也不必太难受了，暂时你在我这里住下来，先把我的伤治好再说。”

心怡点了点头，水母遂又问了问她的功夫，觉得很满意。她二人，居然变得很投机。

花心怡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留下来，水母在第二日接好了断臂，她有一种离奇的治疗方法，就是每隔若干时辰，要以新鲜的热兽皮包扎一次。

这工作看起来简单，其实实在很麻烦，因为要有源源不断的野兽供应，而且剖腹剥皮，是很血腥的一件事！

为了救水母，心怡毅然担当下了这件事。

她每天到林子里捉些小兽，如兔、獐之类，然后按时地用它们血淋淋的皮，为水母把那只伤臂包扎起来。

水母本来对她就不甚放心，当心怡第一次出去为她捕兽时，她以为心怡必定不会回来了，因为心怡已自她那里，得到了阵图的解法，现在已可以自由出入。

可是心怡却按时而回，水母疑心既去，更不禁对这个对己加以援手的姑娘，生出了无限的好感。

这一日，天气晴和，水母那只断臂，已经接好，并且可以作简单的动作，只是她为秦冰深湛内力震伤的内腑，却非短日之内可痊愈，所以，看起来，她是那么孱弱！

在这些日子里，心怡真觉得她那么的委屈，似乎初见她时，她的那些凶焰豪气，一些也提不起来了，如果心怡存心加害她，那真是太容易了。

水母自己也似乎提防到了这一点，她自知在开始疗治内伤的时候起至十天为止，这一段时间之内，那是切忌运用任何功力，如果心怡在此期间，心存不良，自己也只有坐以待毙！

因此，她常常在枕下藏有利刃，以及恶毒的暗器，防备着心怡，心怡每一次到她床前，都会引起她一阵说不出的恐惧和不安。

可是却又实在少不了她，她需要这么一个关心自己的人，如果没有花心怡，她那痴肥的胴体，真会溃烂在床上的。

心怡晨起之后，见天气晴和，这林子里，时有微风吹过来，绿色的鹦鹉，居然不惧怕人，就飞落在窗棂上，一声声地叫唤着。

花心怡来到水母床前，她臂下夹着一双木制的扶架，水母见状立刻笑道：

“你快把我扶下来，我已经闷坏了！”心怡慢慢把她扶了起来，说：“我们在门口走一会儿吧？”水母摇头道：“不！今天我们去远一点，到松林子那边去。”心怡含笑道：“好自然是好，只是你受得了么？”水母并没有答话，她显然今天兴致很高，双手扶着木架，很快地走出了洞口。

花心怡随后跟上，笑道：“喂！你可别跑太远，等会儿走不动了，我可抱不动你啊！”

这多日以来，她们已相处得很熟了，所以说话显得很随便。水母回过身来，举起了一支木架，她那巨大的身躯，看起来像是半截铁塔一般，痴肥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真是个巨人！

心怡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巨大的人，这时见她呵呵笑着说：“你放心吧，我自己会走，我还能跑呢。”

她说着竟运拐如飞，不多时，已深入松林之内，心怡自后跟踪而上，她笑唤道：“你还是慢着点吧，摔倒了我又要倒霉。”水母大声应道：“不要紧。”

这任性的老婆婆，停下了双拐，一面回头对心怡笑道：“我的身子好多了……哈！好多了。”

忽然一阵微风吹过来，传来了一些轻微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二人在说话的声音。

二人立刻怔住了，心怡耸了一下眉角道：“哦！有人来了。”水母倏地面色大变，霍地转过身，双拐一撑，人已纵出二丈以外。

心怡忙跟踪而上道：“怎么啦？”

水母这时顿呈紧张之状，她猛然地把双拐向两边草地一抛，身形看来有些摇摇欲坠。

心怡用手去扶她，却为她极为紧张地给推开了，她口中急促地说道：“不要扶我……”

就在这一刹那，忽听得身后有人笑道：“果然是她。”

随着这声音之后，只见两条疾劲的影子，快如闪电星驰一般，向二人的身边掠来。

这双影子是交叉着纵出，因系身着白衣，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两支白箭也似，只一闪，已落在水母前面左右两边。

心怡不由大吃一惊，叱问道：“什么人？”

却见水母这时，脸色装得极为镇定，她仰天狂笑了一声道：“二位朋友，果然是你们，我算计着你们也该来了。哈，请往寒舍一叙吧！”

说着身形尚微微一拱，待直起腰来时，她那伪作正色的脸，显然是有些激动。

这时心怡才看清，在自己身前，不及一丈的地方，站着两个人。

二人身材，一高一矮，俱着白衣，乍看起来，就像是一对纸糊的人儿一样的，因为他们那么瘦，衣服裹在他们身上，就好像没有穿一样。

这还不算奇怪，你再往上看，二人虽是人瘦至此，却各人头上还戴着一个极大的斗笠！

那斗笠都是纯白的，戴得很低，把二人双眉都遮住了，可是他们都不以为意，神色自若。

这二人在高矮上，相差得很悬殊，高的太高，矮的却又太矮，偏偏却又是一样的打扮，猛一看，准会以为他们是一对父子。

可是那你就错了，因为二人都是唇下无须，可是看来非少年，年岁俱都过了中年，两人均是在四旬左右。

那个高瘦个子的人，背后斜背着一个青布的布卷儿，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可是在内行人的眼中，一望即知，那定是一种罕有的兵刃。

再看那个矮子，倒是意态悠闲，肥衣长袖，并没有带什么兵刃。

二人这时候突然现身，再加以水母的惊慌失态，花心怡心中已然想到了对方来意和身份。

她知道水母此刻内伤未愈，那只右臂，也是才接上不久，这种情形，显而易见，她是不堪一击的。

水母自然比她更了解这一点，于是，她也就愈发装作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因此当花心怡惊慌失措，而作出一副要保护自己样子的时候，她却用力地把她推在一边。

这时那个高个的瘦子，却发出企鹅似的怪腔，笑了两声，露出了满口白牙。

他一只手提着那袭长可及地的白衫，嘻笑着道：“我兄弟瞎打误闯，本以为找不着你呢，未免向隅，谁知却在这处遇见了。”

说着又是一声怪笑，犹如深谷鸣禽。

他那种浓厚的陕川口音，配合着变了腔的嗓门，听起来，真能叫你身上直冒冷汗。

那个矮子也似乎不甘寂寞，这时伸手把头上那个像小雨伞一般的大斗笠摘了下来，露出了他那尖锥似的头顶和白了一半的稀落头发。

他用斗笠在脸上扇了一下，比那高个子更加狂傲老气地嘻嘻笑了一声。

心怡真还没见过这样怪打扮的人，二人是白笠、白衣、白袜鞋，身上白衫，非丝非麻，也不知是什么质料，看来柔软无比。

这矮子笑了一声，把那只拿斗笠的右手，和左手拱了拱，身形陡转，就像一只猴子似的，已倒翻在一棵松树的树梢之上。

他口中并且唤道：“姥姥……”

这“姥姥”二字尾音方毕，再看他整个人，已四平八稳地立在那松树的大横枝之上。

整个的动作，如狂风闪电，星陨叶飘，确实美到了极点，身子上了树，那落脚的横枝，却连个颤儿都没有抖一下。

只这么一个动作，已不禁令花心怡有些触目惊心了。

白衣矮子似乎也觉得身材太矮，因此在他每次与人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没有忘记，事先选好高高在上的地势，令人举目上看。

他接下去说：“久违了。”

那白果似的一双眸子翻了一下，却又从鼻孔里哼出了一种怪腔调道：“沱江一别，匆匆十年，我兄弟蒙前辈厚爱，但得不死。”

说到此，仰天掀唇一笑，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就像是驴子望天呵欠一样的。

“这些年来，我兄弟对你老的爱护，真是刻骨铭心，因此特来洞庭，登门拜访。”他哑着嗓子说，“想不到在此碰上了！”

说到此，他那看来有些苍白的脸，像是再也忍不住原有的愤怒了。

水母谷巧巧又怎是易欺之辈，她一生尖刻过人，口齿之下自不会令任何

人讨得便宜的。

奈何她自知体伤未愈，来人又是一双极为厉害的人物，要在平日，自己尚可与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可是目前，自己如鲁莽运动，却有性命之忧！

虽然如此，她口头上也不吃亏，只见她若无其事地桀桀笑了两声。

她说：“川西二兄，你们也太客气了，沱江一别，我老婆子又何尝敢忘了你们？”

那个瘦高个子闻言后退了一步，死沉着一张白脸道：“如此甚好，今日之会，我们该把这一笔帐好好算一算了！”水母心中急如火焚，可是她外表却力持镇定，她冷冷地道：

“好！”

那矮子自树枝上，只一掠，已飘了下来，却怪叫着说：“且慢！”

他用手指了一旁的心怡一下，冷笑道：“这是何人？”水母桀桀笑道：“柳矮子，你真是瞎眼了，居然连西子湖的莲姑娘也认不出，你真是枉在江湖中混了多年了！”她这几句话一出，就连那一边的瘦高个子，也不禁吓得脸色一变。

那矮子不禁口中“唔”了一声，一连退后了三四步，身子就像猴子一般的弯了下去，用一双眸子直直地迫视着心怡，面上神色，分明惊吓万分！

心怡听水母这么介绍自己，大是不解，正在狐疑，却见水母笑向自己弯身道：“莲姑乃世上高人，自不会结识这一双人间丑类，都怪我老婆子一时糊涂，忘了事先与他二人打个招呼，令你受辱了。”

水母一面说着，那双猪眼，却连连朝着心怡眨动不已，这种情形，心怡一望自然也就肚内雪亮了。

按说水母与她并无深交，只是这数日来，与她病榻盘桓，多少也有些感情。

再说这乍然现身的一对白衣怪人，在心怡眼中看来，也绝非是什么好人，实在很看不顺眼，水母虽是丑到了家，可是她总还是个女的。

如此各方比较之下，心怡自然倾向于水母，对二丑生出“同仇敌忾”之心。

这时见水母这么说，一时却不知怎么说才好，她因不擅说谎，多言更易露出马脚，因此闻言之后，只努力地发出了一声冷笑。

她把那双星眸，缓缓地向两个白衣人扫了一圈。

二丑显然是陷于极度的恐惧之中，那矮身材的人，此时已纵身到高个子身边，似乎低低说了一句什么。

随后二人一齐弯腰，对着心怡行了一礼。

瘦高个子脸上带出一个苦笑道：“愚兄弟来得鲁莽，竟不知莲姑大驾也在此，真是罪大恶极……”

他说着，身子却连连地向后退着，面上神情更是复杂已极，似乎深恐心怡对他不利，那矮子也抱拳弯腰，带出满脸苦笑道：“愚兄弟久仰莲姑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竟不期而遇，得睹仙容，真是三生有幸……有幸……”

他一边说着话，兀自频频地咽着口水，面色更是青红不定。

心怡内心本在举棋不定，多少还有些心虚，此刻见状，不禁宽心大放，也不知她哪来的这股勇气，忽地冷笑一声道：“站住！”

她的话真就如同是圣旨一样的，顿时就把这一双白衣人镇住了，双双站住了双足，四只疑惑的眸子，畏缩地注视着心怡，丝毫不敢旁瞬。

花心怡淡淡地问道：“你二人是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来此作甚？”

这一连三个问题，只问得二白衣人头上青筋暴涨，却又不敢不答。

传说的经验告诉他们：“商君南来何所惧？西湖潮头一睡莲”。而据说这位莲姑娘杀人，每于嬉笑漫骂之间，她袖中常有莲子百颗，这百颗莲子从不轻发，也从不虚发，那是说一颗莲子必需换一条命。

人们对于这位奇异诡变的人物，只是捕风捉影地谈着，可是真正见过她的人，似乎是太少太少了。

水母自知眼前决不是二人对手，一时情急智生，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

她倒是在西湖见过莲姑一面，对方那美若天人的丰姿，至今仍令她记忆极深。

她记得那位莲姑是穿的一袭浅绿色的长裙，也正是这一点灵感，令她忽然想到心怡的身上，因为此刻心怡身上也正是穿的绿色长裙。

她没想到心怡居然能明白自己的意思，而如此从容地应付，当下宽心大放，不禁桀桀怪笑了一声，对二白衣人道：“你二人今日可是碰到了厉害克星，看你们如何应付？”

那高身材的怪人，这时微微冷笑道：“莲姑见问，岂敢不答，只是……我兄弟却要声明一点。”

说到此，他用手指了一旁的水母一下，面上表情，极为愤怒地说道：“此人与我兄弟，有极深的仇恨，我兄弟，含恨十年……”

才说到此，心怡却蛾眉一挑道：“少啰嗦！我问你们叫什么名字？来此作甚？怎么不说？”

高瘦的白衣人只得中止前话，他脸上显示出一副极不甘愿的神色，频频苦笑不已。

那个矮身材的怪人，这时却上前一步，干咳了一声，拉长了音调道：“莲姑请息雷霆……愚兄弟乃川西双白！”

说着他指了那高身材的一下道：“这是我拜兄草上飞叶青，在下柳焦，朋友送了我一个瓦上霜的绰号，我二人一向在川西定居，对于睡莲龙十姑的大名是早已久仰了，只可惜无缘结识……”

他还待往下说，心怡却摆了一下手道：“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瓦上霜柳焦怔了一下，翻着那双黄眼珠子，只是发愣，他不知道这位睡莲龙十姑，到底意欲何为。

这时一旁的水母冷笑道：“十姑，你可犯不着与他们动手，这事情是我老婆子结的梁子，一切还是由我来化解了吧！”

说着，那张痴肥的大脸蛋子，涌起了一层愤恨之色，倒真像是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那一旁的草上飞叶青，闻言怪笑了一声，道：“谷老婆子，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们可犯不着把十姑连累在里面！”

他说着对心怡抱了一下拳道：“十姑，这其中如有你介入，就不好办了。”

柳焦也嘻嘻一笑，弯下腰道：“十姑……愚兄弟待此间事了，当亲至西子湖，登门问安，只乞十姑万万不要干涉这件事情。”

他二人说话之时，一旁的水母却紧张地望着心怡，微微摇了摇头。

花心怡此刻也只好假到底了，她虽然对睡莲龙十姑此人并不清楚，可是由他三人彼此对话之中，已可窥出这睡莲定是一极为厉害的人物，而且很可能也是一个年岁甚轻的女人，否则他们绝不会认为是自己的。

她只是略微迟疑一会儿，已令水母心内不胜焦急，川西双白更是渴望着她，仿佛只要有她一句话，就可立时动手似的。

心怡想了一会儿，淡然一笑说道：“不行！”

川西双白面色全是一变，现出一副忍恨在心，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柳焦冷冷地哼了一声道：“十姑，这不关你的事啊！何苦插手其间呢？”

草上飞叶青生恐这位拜弟，把眼前的龙十姑激怒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不易招惹的人物。

当下忙代为打圆场，说道：“十姑，我兄弟对你，是一直很敬仰的，尚乞三思而行。”

水母谷巧巧冷哼道：“我老婆子十年之前，能败你二人于掌下，莫非今日就怕你们不成？笑话！”

她说着转向心怡，含笑道：“十妹，这事情最好你别管，待我给这两个小辈一个了断！”

这声“十妹”，不禁又把川西双白叫得愕了一下，因为由这种称呼里，可知二人交非泛泛。

令他们奇怪的是，这睡莲龙十姑据说是一个颇为正直，独来独往的人物，却又怎会和水母有如此深交，更知十姑素喜姿容，孤芳自赏，却又怎会和丑陋的水母，结为姐妹之交？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却又不得不令二人深信不疑，心怡是那么美，艳若天人，这是不假的，加以态度从容，对答自若，他们无论如何怀疑不到其他方面。

花心怡听了水母之言，真差一点想笑，心中暗说：“好个老太婆，你倒是装得真像，我如不依你之言，看你尚有什么活路可走？”

当下，咬了咬唇，慢吞吞地道：“不行！”

她目光轻轻向着川西双白一掠道：“我一生行事，从不改变主意，我既然说过不行，就是不行！”

她加了几分勇气继续道：“本来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无从过问，可是我既在此，却怎能看你二人对付她一人？”

说到“她”时，她并且用手指了水母一下，川西双白都不禁“噤若寒蝉”，在旁一声也不敢哼了。

心怡说到此，秀眉一展，薄嗔道：“我的话说完了，二位还是识相些暂且退了，否则……”

她说着一只玉手，缓缓探入袖中，川西双白立刻面色大变。

草上飞叶青首先喝道：“退。”

他身子霍地向后面狂飏而起，就像掷出的一根竹竿也似，一闪而逝。

他身侧的瓦上霜柳焦也是一个倒翻身子，上了原先那棵松树，只见他双手连连摇动道：“十姑，十姑……”

心怡尖叱道：“还不滚么？”

那矮小的柳焦，在松树上咬牙切齿地跺了一下脚，恨声叫道：“好！咱们走！只是……”

他眼睛瞟向一旁的水母道：“谷巧巧，只要你不离开洞庭，我兄弟自有会你之日。”

他说着又向心怡抱了抱拳道：“十姑手下留情，我兄弟日后也定有一番心意，再行相见。”



这几句话，说得似有无限愤恼，可是话一出口，他绝不在此丝毫停留，只见他那双矮短的双腿，用力地在树上一点，“金鲤倒穿波”，“唰”的一声，带起了一片轻微的枝叶颤动，再看他人，却早已消失无踪！

花心怡目视着川西双白这种轻功提纵之术，一时之间，不禁吓得目瞪口呆。

水母这时惊慌地回顾了一下，吐舌道：“好险！”她回首赞扬心怡道：“姑娘，你说得很好。”

水母这么说着，已现出了一副支持不住的神态来，她一只手扶着心怡肩膀催促道：“快走，快走！”

心怡紧随她身后，二人拚命地飞驰着，直到进入水母所设伏的松木阵中之后，才放慢了脚步。

水母长长吁了一口气，又回头看了一眼，才咬牙道：“好险！想不到这两个东西，竟会找上我的门来！哼！哼！他们绝不会如此罢休的。”

心怡眨了一下眼睛，道：“他们是谁？怎会与你结下仇？”水母冷笑了一声，说道：“详细情形，你也不必多问，只是我怀疑他二人是真为你吓走了，还是仍旧潜伏在这附近？”心怡含笑道：“自然是吓走了。”

水母想了想，又摇了摇头道：“不！他们不会走的，你是不知，这川西双白绝非易欺之辈。”

她说到这里，面上立刻带出了恐惧和不安的表情来，时而冷笑，时而皱眉。

心怡安慰她道：“好在现在他们已走了，以后的事以后再想办法吧！”

水母忽然喃喃道：“他们马上还会来的。”

她冷笑了一声，对心怡道：“我们回去再说！”

说着直向洞中行去，心怡莫名其妙地跟着她进入石洞之中。谷巧巧跌坐在石床软垫之上，待心怡走进来时，她冷冷地问道：“花心怡，你肯为我做一件事么？”

心怡怔道：“什么事？”

水母不禁怒形于色地道：“你只告诉我愿是不愿，何必多问。”

心怡连日来和她相处，多少也知道一点她的脾气，否则类似如此情形的话语，她是不能忍受的。

她觉得她实在付给这个丑老太婆的太多了，自己竟像她一个奴隶似的，毫无理由地供她驱使，供她利用，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可是，她实在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而且也很聪明，她略为考虑了一会儿，并没有说话。

水母桀桀怪笑道：“我知道，早晚你还是会背叛我的！既如此，方才你何必又要救我？”

心怡微微一笑，说道：“你先不要急，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你要我怎么样帮你？”

水母点了点头，又叹息了一声道：“你坐下来，我们慢慢谈。”心怡依言坐好，水母那张胖脸上，带出了一副苦涩的表情，她说：“我很奇怪，在我一生之中，会敌无数，我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情害怕过，可是这一次……”

说到此她身子显然战抖了一下，她痴望着心怡，喃喃地道：“我似乎已经预感到，我这条命……”

心怡忙打断她的话道：“你不要乱说，如果你以为那西川双白还会转来，我们不如现在就跑。”

水母冷冷一笑说：“跑？你说得好轻松！”

心怡道：“那么，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

水母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想叫我弃死逃生，不战而退，我是不甘心的！”

心怡道：“那你的意思是……”

水母愤愤道：“来！姑娘，你陪我出来。”

心怡忙跟了上来，水母扶拐伫立洞前，她冷笑一声，道：“我虽不能与他们交手，可是他们要想随便闯进来，却也是不容易。”

说着她向前踱了几步，手中木拐在地上划着方形的格子，过了一会儿，她又把那些格子，用脚涂去，又开始划些圆形的图案！

花心怡不解地在一边呆呆看着，她见水母这时双眉紧皱，不时抓一下头，忽然向心怡道：“酉时问金，金必生……”

心怡脱口道：“金必生水。”

水母立刻重重地顿了一下手中的拐杖，咧口笑道：“对了，这么容易的阵图名字，我竟会忘记了。”

心怡不由惊道：“噢！原来你是在设置阵图啊！”

水母冷笑道：“怎么不是？”

她低下头，用手中杖指着她已经划好的线图，说道：“姑娘你看，这是乙木十株……”

又指了一下旁边的三点道：“这是伪放的生门，有戌金殿后。”

说着又划了一道线在三点之后，对于这些名堂，心怡可说并不甚通，可是她却知道这是极为厉害的阵图，昔年母亲曾在这上面用过苦功，偶尔传授自己姐妹一些，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

水母这时设好了阵图，面色甚欢，她对心怡笑道：“这阵图设好之后，就不愁那川西双白再来了。姑娘，你快为我砍下十几株小松备用。”

心怡回洞取来巨斧，又找来挖土的工具，好在附近松树甚多，尽可取用不竭。

水母在一旁看着她，并且指点她把砍下的松树一一栽下去。

她并且用脚步，一一量好了松树之间的距离，又向心怡索来一巨桶的水。

心怡见她把这些水间隔地洒在松树的顶子上，只这十几颗松树，就布置了整整一上午，布好松树之后，水母急促地又命心怡搬来了数十块大石，她把这些石头，分十几个方向，三三两两地埋了下去。

然后她自己要过了剑来，亲自动手，把松树上的枝叶砍伐整修一番，这些经过修整之后的松树，看来是有尖有圆，有大有小。

在她每做一步时，心怡必详细地问她其中理由，水母在用人之际，倒也毫不隐瞒地把其中道理讲解出来。

心怡却是颖慧过人，她不时地旁敲侧击，更得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

一切都备好之后，天已过午，水母跌坐在一边的草地上，气呼呼地喘道：“如果我猜测得不错，这两个东西，最迟就在今晚上门，那么……”

她怪笑了一声道：“那么，他们就可以尝到我这‘诸天小迷阵’的趣味了。”

说到此，她乐极地抓着地上的土，往天上乱洒着，其状怪异无比！

花心怡在一边愣愣地看着她，脑子里仍在回想着方才水母告诉自己的阵法妙论。

水母这时嘻笑了一阵，又静静地低下了头，这个老女人却是一个不可轻敌的厉害人物，尤其是她自那本《水眼集》上所得的造诣，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她站起身子，自地上拿起了木杖，飞快地走入林内，在她自己所设伏的阵内穿行了一阵。

在心怡看来，那确是极为微妙的，因见她身方入林，似有一层薄雾腾起，顿时就失去了她的踪影，待她惊吓未止的当儿，再看水母，却又已笑嘻嘻地立在眼前，心怡不禁吓了个目瞪口呆，几乎有些怀疑，这是玄功巫术，或是什么妖法了！

水母桀桀怪笑了一声，在她肩头上拍了一下道：“行啦，让这两个王八蛋来试试吧！”

“不过……”她又笑了一声说：“现在，我们只要在生门的位置，设上些东西就行……”

说到此，她却又禁不住怪笑了一声道：“有了！我们到后面来。”

心怡被她弄得真有些莫名其妙，当时就跟着她往室后转去，行过了一片矮小的刺树林子，她就停住了杖，目光不时东张西望。

心怡忍不住问：“你要找什么？”

水母点了点头，说道：“对了！是在这里。”

她一面说着，一面用手中的木杖，把眼前的刺树拨开，如此，试着前行了十几步。

忽然，她身形向一旁跃起，发出了一声怪笑，却见她身后，跟着飞出了无数黄蜂。

她口中叫道：“找到了！找到了！姑娘，我先引开了这些蜂子，你设法用竹杆，把这蜂巢给挑起来。”

水母这么说着，整个身子已滚入矮树丛中，引得众蜂在空中嗡嗡直绕不去。

心怡这时也摘下了一根长枝，寻到了蜂巢，见是一个桶状的大蜂巢，约有面盆大小，无数黄蜂，自其处纷纷外出，其数何止千百？

这些黄蜂每一个均有蚱蜢大小，身子起在空中，振翅有声，尤其是腰下那大肚子，色带黑褐色，如为它刺上一下，那可是不敢想象。

心怡找到了蜂巢与枝叉联接处，倒是很容易地一挑就挑了起来，只听得“嗡”一声，那飞出的大片蜂群，立即返了回来，紧紧地直向巢上偎去。

吓得她叫了一声，方要连枝带巢抛出去，却听得水母大声叫道：“不要！快举起来。”

心怡依言而行，果然众蜂，只是在蜂巢四周转着圈圈，倒也不向下飞。

她才放下心来，当下皱眉笑道：“还是给你吧！你要这些黄蜂作什么？”

水母接过了树枝，怪笑道：“这蜂巢，当为我那诸天小迷阵增加不少威力，我这就去把它放好。”

说着她就一只手高高挑起蜂巢，另一手拄着木杖，转身向松林中行去。

二人忙了一天，总算有了些成绩，尤其是水母谷巧巧，似乎不再忧虑了。

月色为了一层浓雾遮住了。

天上也没有星星，因此这片山林中，显得十分黑暗，风由水面上吹过来，

夹杂着很浓重的湖水气息，而且有点冷涩涩的感觉。

野地里生了一把火，殷红的火光，映在两张苍白的面容上，看来是那么冷清孤单。

由二人的外貌打扮上看来，我们并不陌生，他们是川西双白草上飞叶青和瓦上霜柳焦。

二人满脸都是悲愤暴戾的表情，他们靠着山石静静地坐着。

草上飞叶青一面把折断的枯枝放到火堆里，维持着熊熊的火光，一面翻动着即将烤熟的兔子。

他冷冷地一笑，说道：“想不到我们千里迢迢，竟会是白来了一趟，真是岂有此理！”

那矮小的瓦上霜柳焦，似乎比他更为沮丧和愤怒，他也冷笑了一声道：“想不到这丑婆子，竟会把龙十姑给请了来，有她在此，我们是不能下手的了。”

叶青自鼻中发出了一声冷哼，那张巴掌大小的脸上嵌着深刻的恨意，道：“听你之言，如是那睡莲一日不走，你我这笔仇，岂不报不成了？”

他丢下了手中的枯枝，一只手把烤熟的兔子拿过来，就手撕成了两半，递给柳焦一半。

柳焦接过来咬了一口，一面齜着牙说：“老大，不是我说你，这可不是斗气的时候……”

咽下了这口肉，又接道：“今天这件事，要是换在任何人的身上，我也要斗斗他，可是却想不到竟会是她！”

想到了睡莲龙十姑，他有无限忧虑，道：“这位莲姑娘的传说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我虽然各有一身功夫，可是如果惹上了她，咳……”下面的话，他干脆就不说了。

叶青挤动了一下乌黑色的眼圈，站起了那竹竿似的身子，愤愤地把手中兔骨，往一边一抛，尖着嗓子道：“她也欺人太甚，我愈想愈气，当时我们真不该走，应该狠狠地和她斗斗。”

柳焦不屑地撇了一下嘴，叶青大声道：“怎么，你以为我没有种？”

柳焦冷笑了一声道：“我可没说，不过当时我记得你可是第一个跑的。”

叶青愣了一下，并没有说话，柳焦用脚把地上的余火踏灭，徐徐站了起来，对着叶青奸笑了一下，道：“来！别愣着啦，我们看看去。”

叶青又是一怔道：“去哪里？”

瓦上霜短眉一挑道：“哪里？老大，我们兄弟可是从刀尖上滚来的声名，就这么扔在这里可犯不着，只要你有种，今夜，我们就找上门去，干脆一不作、二不休……”

说到这里，向四下瞟了一眼，齜了一下牙道：“把她窝子给挑了，就算是报不了仇，也得把这口窝囊气出一出！”

草上飞点了点头，又犹豫道：“那龙十姑要是还没有走呢？”

柳焦哑着嗓子一笑道：“看，你又胆小了。”

叶青忙着辩道：“这不是胆小，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到时候也不过一拼就是了。”

柳焦这时把斗笠戴上，一面轻声道：“俗谓金风未至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我们只要手头上利落一点，还怕报不了此仇？”

叶青果然心动了，他冷冷地道：“对！万一要是不行，咱们还可以跑。”

他说着也把背后的大斗笠戴在头上，柳焦自囊中摸出了十数粒白纸包着的東西，递给拜兄道：“最后不行，我们也只有放火烧树林了，要闹就闹个大的。”

叶青接过了他们独家焙制的硫磺弹，正要纵身而出，忽然传来了一声冷笑道：“二位且慢。”

川西双白乃川省极负盛名的黑道人物，弟兄二人各有一身诡异莫测的功夫，再加以行为乖张，貌相特别，所以在江湖上极负盛名。

这弟兄二人，以一杆骷髅旗及一口弧形剑，在武林中确是会过不少高人奇士，折在他兄弟手下成名的英雄，更不知为数凡几。

他们挟苦习而来的奇技，洞庭寻仇，满以为弟兄合力之下，那水母谷巧巧万无活命之理，却想不到事情发展，竟会如此不顺，自见了冒牌的睡莲龙十姑之后，他二人已成了惊弓之鸟。

黑夜里，这一声冷笑，真把他二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双双一个转身，斜刺里分开两边。

草上飞叶青于惊惶之下，竟把背后的骷髅旗抖了开来，“呼”的一声，现出了他这杆垂名武林二十年的家伙来。

杆尖寒刃，闪闪放着冷光，他那竹竿似的长躯，往下半屈着，叱道：“什么人？”

瓦上霜柳焦在某些地方，确实较他拜兄沉着，就拿此刻来说，他的态度就从容多了。

他身形落在一棵矮松之上，借着浓密的枝叶，掩遮住他那矮小的身躯。

可是他那锐利的一双眸子，却直向发声处望去。

他二人都看见了，就在他们眼前两丈左右的一块凸出山石上，傲立着一个老人，布袜皂鞋，灰衣小帽。

这老人直直地站在石上，清癯的面上，带着一丝轻视的微笑。

山风吹过去，二人才看清了，原来他一只左袖，竟是空着的，不时地前拂后扬，显得有些“翠袖单寒”！

这老人面上不带一丝惧怕，反倒呵呵笑道：“二位好朋友，请不必多疑，老朽并非外人，说来尚与二位同仇敌忾呢！”

他口中这么说着，并不见他双腿弯动，整个身子却陡然跃起，落在叶青身前。

然后他仰脸对一边松树上，笑道：“柳朋友请下来吧，哈！”

他这句话，说得十分轻薄，瓦上霜柳焦一抖双臂，整个身子以“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陡地拔起当空六丈左右，然后就像是一只翩翩的燕子似的落了下来，显然他是有意卖弄他那不凡的一身功夫。

可是那独臂的老人，仍然是昂然而立，他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

这时一旁的草上飞叶青，一展掌中旗，脚步也迈进了一步，再次冷叱道：“朋友，你是何人？”

柳焦朝着这陌生的老人打量了一眼，抱了一下拳道：“朋友，我们并不相识，因何知道在下姓氏，请快说其详！”一面说着，他那双眼珠子，却是骨碌碌地在对方身上直转。这老人先转过身来朝着这边的叶青一笑道：“如果老朽这双眸子不瞎，阁下当是人称草上飞的叶青义士了。”

他这“义士”二字，在川西双白听来，真不是味道，因为分明是挖苦之词！

叶青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短眉一挑，道：“不错，你怎会认识我呢？”

独臂老人仰天狂笑了一声：“川西双白在武林之中是何等声望？慢说是老朽痴长至今，即三尺童子，也无不拜识大名之理！”说着又笑了一声，这几句话，却把双白给说乐了，俗谓：“人争一口气，佛受一炷香”，好话人人爱听，川西双白自不例外。

草上飞闻言之后，口中笑道：“朋友你抬爱了。”

这时那矮小的瓦上霜柳焦，脸色也转为温和了，他皱了一下眉，并且咳了一声：“可是……朋友，你贵姓大名？请报个万儿吧。”

老人单手捋了一下唇上的短须，似乎有些托大地笑道：“老夫久居洞庭，无异村夫野汉，报出名来二兄也是不知。”柳焦一翻眸子，不悦地插口道：“这是什么意思？”老人又笑了笑道：“柳义士不必动怒，老夫实在是武林一末学后进，报出名来，二兄如不知悉，岂不令老夫面上难堪，二兄还是不要见怪才好。”

瓦上霜柳焦自一见来人之后，已可断定来人是武林奇人，偏偏对方姓名，竟是守口如瓶，不肯轻易吐露，因思江湖异人，每多怪癖，却也不便一再逼问，总之，来人似无恶意，这点他倒是敢断定的。

他鼻中冷冷地哼了一声，遂不再多言。

一边的草上飞叶青，这时冷然道：“老朋友既不肯吐露真实姓名，我弟兄自无见逼之理，只是……”

老人左右扫视一下，笑道：“二兄不必多疑，说来我们本是志同道合啊！”

柳焦后退一步道：“什么意思？”

老人悄声道：“恕老夫问得唐突，二兄此刻可是要去暗中加害水母谷……”

双白全是一怔，互相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叶青咳道：“朋友，这个恕我们不便相告。”

柳焦却呵呵一笑道：“老朋友，你可弄错啦！水母与我弟兄交情不错，我们多年不见，说是拜访倒是真的，若说暗中加害……我兄弟却是万万不敢当！”

说着又笑了一声，看着他拜兄道：“大哥，我这话不错吧？”

叶青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我们想看看这位老朋友倒是真的，你……”

才说到此，就见那独臂老人面色一沉，叶青的话也就临时打住了。

遂见老人不悦道：“二兄方才之言，老夫已私下尽闻，如此见告，实在太不坦诚了。”

又冷冷一笑道：“老夫本欲助二兄一臂之力，此刻看来，倒是老夫多事了。”

川西双白不禁面色大窘，好在是深夜，月色又淡，看不出他们的窘态来。

叶青遮羞似的哈哈一笑，说道：“朋友，你既如此说，倒显得我弟兄太见外了。”

他转了一下眸子，又道：“我们有话坐下再说吧！”

老人到也从容，点了点头，遂席地而坐。

川西双白对看了一眼，也各自坐了下来，矮小的柳焦咳了一声道：“听老兄言中之意，似乎是路见不平，有意助兄弟等一臂之力？”

老人点头道：“不错，确有此意。”叶青闻言面色一喜，正要发话，可

是他那狡黠的拜弟却冷冷地笑了一声。

他双手合着，对老人一拜，面色冰冷地道：“老兄盛情可感，我兄弟拜谢了，只是……”他一字一字地说下去，“我川西双白行事以来，讲究的是真功实力，从不假手外人相助，哈！老兄的好意，我们是心领了。”

说着霍地站起，对着老人一笑道：“我兄弟刻下尚有急事，老兄如无别意，我兄弟先行一步了。”

他说着看了拜兄一眼道：“大哥，我们走吧。”

草上飞叶青虽是拜兄，可是在智力方面，却一向惟这位拜弟“马首是瞻”。

此刻见他如此说，自然无话可说，当下对着老人抱了一下拳，道：“朋友，多谢盛情，再见了。”

川西双白这么说着，又看了这陌生老人一眼，见他并无积极的表示，当下双双纵身而去。

这番话，倒是出乎老人意料之外，他呆呆地目送着二人去后，却发出了一声冷笑道：“好一对不知自量的东西，我秦冰如不救你们，看你们是否能生离此地！”

他稍微想了一会儿，咬了咬牙，因为“同仇敌忾”，他不得不照顾这两个人。

因为保全了他们的实力，正如同时增加了自己的实力是一样的。

长叹了一口气，秦冰遂拔身而起，径自消失于夜幕浓林之中。

川西双白展开了轻功提纵之术，如同星丸跳掷一般，一时之间，已扑出了眼前林子。

眼前是大片的青色竹子，高可参天，在夜风之下，发出窸窣之声，很是怕人！

这地方白天他们也来过，距离水母居住处已是不远，他二人都停了下来，并且回头看了一眼。

在确定那个独臂的陌生老人并没有跟来之后，叶青反倒现出一些失望的表情。他叹了一口气说：“柳老二，你方才不该拒绝他的，也许这老儿真是一番诚心。”

柳焦冷笑了一声说：“他一不报名，二不道因，好没来由，你又怎知他不是存下了什么阴谋？”

叶青眨了一下眸子，道：“也许不至于，我看这老儿，倒不是一平凡之人！”

柳焦冷笑了一声：“这是自然，此老多半还是个体怀绝技之人，只是他这么毛遂自荐，却令我们不大敢信任他了。”

叶青尚在连声叹息，似有无限追悔之意。

瓦上霜柳焦冷哼了一声道：“得啦！你还叹个什么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就不信，凭你我二人之力，就作不下这件事来，走！咱们上。”

他说着一塌腰，“嗖”一声，已经把身子拔了起来，率先向里面翻下去。

叶青自无落后之理，遂也紧紧跟踪而上。

他二人过了这片大竹林，眼前是一块草地，虫声噪耳，夜风袭人。

柳焦正要扑上，却为叶青给拦住了。

他遥遥地指着前面一条小道路：“我们从那里下去没错。”

柳焦点了点头，却低声嘱咐道：“放轻点。”

叶青点了点头，只见他足尖点处，已捷如飞隼似的，直向前道扑去。

瓦上霜柳焦这时竟由里层衣服里，把他那一口弧形剑抽了出来，剑刃上的寒光，就像是天上的那弯新月，冷气森然。

他们行进的方法，果是与众不同，不愧是武林中的知名高手。

叶青在前贴道而进，双拳贴胸，那姿态采的是一掌应敌，一掌护身，而柳焦却是行的暗路，他那矮瘦的躯体，只是隐遮在深草丛中，离着他拜兄丈许之外，却是不快不慢。

他二人是一明一暗，前后呼应，亦步亦趋地向前行着，前行不久，已到达了水母谷巧巧所设阵前。

川西双白均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了，因此，走到了这里，他们都停住了步子。

眼前是一排松树，栽种的格式很怪，前四后六，另有一排小松委委导入。

瓦上霜柳焦，从暗中闪出了身子，冷笑了一声，道：“这老怪物莫非还有什么玄虚么？”

叶青打量了片刻，却莞尔一笑道：“随我来，雕虫小技却是难我不住。”

只见他身形一矮，右手再次抖出，已把那杆黑骷髅旗展了开来。

柳焦深知这位拜兄，对于八卦生克之学，有很深的研究，见他如此说法，自不疑有他。

这时，叶青在前回头低声说道：“你只按进八迈二，守五退六走法，就可以自由行走。”

他口中这么说着，随着掌中旗挥动，整个身子倏地拔起，一闪已入林中。

柳焦按其指示前行，果然前行甚速，哪消一刻，二人俱已出得阵外。

这本是水母最初所设的外阵，也就是当初困住花心怡的那个阵势，想不到却困他们二人不住。

川西双白出得阵后，相视一笑，因此存下了轻视之心，当面正前方，是陡峭的百丈陡壁，其上满生藤蔓，看上去黑忽忽的一大片。

瓦上霜柳焦打量了片刻，悄声道：“看来她那洞府，定是在此山上无疑了。”

叶青点了点头，目光侧扫，只见道边有一排歪歪斜斜的小松，初看来，他倒是怔了一下，可是随后打量了半天，他又摇了摇头。

因为那绝不像是什么阵势，据他所知，天下没有以“一字长蛇阵”来应敌的。

其实他才是真正错了，水母谷巧巧在阵图上所下的功夫，实在较他深湛得多了。

这阵图正是方才她苦心设计的“诸天小迷图”，威力无匹，水母也曾考虑到这川西双白怕是不易上钩，所以有意排了一列小松为饵。

果然草上飞只匆匆一望，并未把它放在心上，当下左手一握黑骷髅旗尖，整个身子平空蹿了起来，直向阵中落了下去。瓦上霜柳焦一向老成持重，这时却也吃了大意的亏，他身子跟着拜兄，可说是同时地纵了起来，等到他足尖沾地的时候，已是晚了。

顿时眼前有大片松杆，排山倒海似的，直向二人身上倒来。

这种滚木阵法最是狠毒，一般言之，既发于阵图之中，每系幻觉，很可泰然处之，可是其中并非全为幻觉，对敌时如当它为虚，却很可能吃大亏。

川西双白也很了解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丝毫不敢怠慢，阵势方一发动，他二人已双双飞纵了起来。



在空中他二人背靠着背，同时落了下来，却觉得山风萧萧，二人身子竟直向万丈深渊之下坠去。

这一惊吓，把二人初来时轻敌之意去了个干净，都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惊魂之下，叶青用掌中旗，托住了柳焦双足，同时，提足了真气，就势往左面“巽”宫位上，一翻腕子，喝了一声：“去！”

他自己身子仍然随着拜弟一并翻出，双双如同枯叶似的飘落而下。

眼前幻境，果然顿时消失无存，双白正在庆幸的当儿，忽又闻得左面有淙淙水响之声。

叶青侧顾了一下，不由急促地顿足道：“糟！柳老二，快往右退，踩生门，求出路。”

柳焦一身软、硬、轻功夫，虽然都已登堂入室，独对这种玄门生克阵图之法，了解不深，此刻也只得唯命是听！

他听得叶青这么招呼，哪里还敢延迟？当下一提丹田之气，以“金鲤倒穿波”的轻功绝技，把身子倒蹿了出去，直向所谓的“生”门位上落去。

草上飞叶青，这时连惊带怒，面上神情显然是怒不可遏，掌中黑骷髅旗舞起了一片乌云，身形螺旋儿似的，随着拜弟纵起空中。

二人虽是疾怒膺胸，可是却并不大声咆哮，主要的，他们是怕被水母知道了。

如果那位睡莲龙十姑也没有走，那就更是不堪设想了，所以二人虽是怒到极点，除了必要的发话之外，他们是谁也不出大声。

这时二人身子尚在空中，忽见生门位上，飞来万点金星，就像是飞蝗似的，直向二人面门上袭来。

叶青黑旗扇处，群星辄散，可是瞬间却又飞了上来，柳焦只当是平空幻景，挥手就抓。

这一下可好，只痛得他“啊呀”了一声，这才知道所抓之物，原是一蜂！

这只是霎时间的事情，那为数众多的蜂群，早已乘隙而入，落在他们的颈上面上。

川西双白俱不禁负痛狂啸不已，奈何这些蜂群，有如云雾一般，此进彼退，在阵式之中，更形十倍威力，双白休想从容而退。

同时他二人身子，已不由自主地跌了下来。

他二人来不及看所落何处，只管忘命地扑打着环绕在身侧的蜂群！

叶青于怒痛攻心之下，遂也不思再藏匿身形，他口中怪声冷笑着，并且把掌中黑旗舞了起来。

立刻众蜂被这巨大的风力，摒之二人身外，一时却也近不得身。

黑暗中，二人但觉四周水声淙淙，木声辘辘，这“诸天小迷阵”式，端的厉害！二人此刻形态，确是狼狈已极，柳焦的一顶大斗笠也离了头了，衣衫更是被抓扯得七扭八结。再看他二人的腰，更是被群蜂刺得臃肿不堪，真是不胜狼狈之极！

川西双白也是成了名的老江湖了，他们哪里吃过这种亏，各自咬牙痛骂不已。

二人正不知如何处理这种局面的当儿，忽见人影一闪，吓得二人忙都后退了一步。

却见方才所见的那个独臂老人，此刻竟微微冷笑着站在眼前。

川西双白不禁又惊又窘，一时不知对他说些什么才好。

这老人冷冷地道：“二兄不听老朽之言，贸然出手，此刻想是尝到了厉害，后悔了吧？”

叶青边挥舞着手中黑旗，边窘道：“朋友，你究竟是何意思？如真心相救，我弟兄感恩不浅。”

老人又是一声冷笑，一面往四下看了看，恨声道：“这是谷巧巧自《水眼集》中偷学的怪阵图，老朽一时却也破它不得，不过二兄如肯听老朽之言，想必也困不住二位！”

叶青立刻大喜道：“那么，朋友，请快快见告吧！”

独臂老人这才笑道：“二兄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既知阵法，当应知五行相克之理，所谓水以土应，金性克木，以此踏定宫门步步前进，虽任它幻象万千，也是无可奈何。”

草上飞叶青不禁突然大悟，道了声：“是了，多谢朋友相告，我兄弟只要出得此阵，来日定图后报！”

老人忽然面现惊异道：“主人出迎，二兄可要小心了！老夫告辞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那只独臂，往下虚按了一下，整个身子，却以“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拔了起来，一闪即逝。

川西双白得了指示，果然不再惊慌，按照老人所说亦步亦趋，果然险象尽去，非但如此，居然连那为数众多的黄蜂，也不知去向。

他二人这么依言前行，不一刻，竟绕出了阵图之外，忽见人影一晃，眼前现出一人，川西双白倏地向两下一分，来人已冷冷笑道：“我看见你们了。”

川西双白这时才看清了，这出现的人竟是那位睡莲龙十姑，一时都不禁大吃一惊。

他二人到了此刻，也只有硬着头皮来应付一切了，双白闪身而出。

草上飞叶青抱了一下拳道：“十姑，请你高抬贵手，我们的敌人是谷巧巧，却不敢与你老为敌。”

瓦上霜柳焦冷面而出，带着十分的不满和委屈，说道：“俗谓井水不犯河水，我弟兄向居川西，对于十姑可从没有开罪之处，何故苦苦与我弟兄为难？尚请赐告其详。”

来人正是伪装龙十姑的花心怡，她是在川西双白出阵之后，应水母极力要求，出来吓唬他们的。

她本来以为，还是和早上一样的，只要自己三两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吓走了。

谁知此刻看来，双丑非但不去，却大有与自己分庭抗礼之势，一时心内也颇为紧张！

可是她脸上却丝毫不显露出来，当时淡然一笑道：“我们虽然没有仇，可是你二人竟胆敢违背我言，这已是犯了我的大忌，今日绝不能轻易饶你们！”

双白吓得怔了一下，四只惊惶的眸子，直直地逼视着对方，叶青甚至于发出了惊吓的声音。

他们都以为对方既如此说了，定会骤然出手发难，谁知半天却是一点行动也没有！

再看看她脸上表情，也是不怒不笑，一双杏目只是左右闪着，也不知在动些什么念头？川西双白不禁相互对看了一眼，俱不知如何是好。

叶青认为有了一线希望，当时干笑了一声道：“十姑，这事情，最好请谷巧巧出来，与我们做一了断，我们绝对不愿开罪你老。”

冒牌的龙十姑又是冷冷地一笑，她并且回头看了一眼，算计着时间，水母大概也差不多了！

她蛾眉一挑道：“你这人也太罗嗦了，怎么如此不知好歹？”

叶青吓得一退，但是再看对方，依然是没有任何举动，他就又站住了脚，心中不禁甚是怀疑，偷看了自己拜弟一眼，却见他脸上也带着一层迷惘之色。

须知川西双白行道江湖，素以诡诈狡黠见称，是很不容易为人欺骗的。

他们开始之所以为水母欺骗，主要是震于睡莲龙十姑的大名，当时就这么糊涂地撤退了。

此刻由于花心怡的语无伦次，行动费解，不禁触起了二人的疑心！

瓦上霜柳焦对拜兄递了一个眼色，遂上前一步，嘿嘿冷笑道：“十姑，我弟兄此番前来，曾发下誓言，如不能手刃水母，我们是不会回去的。”

心怡因念水母逃走之事，她只是负责来应付川西双白拖延时间的，如非万不得已，水母关照她不可轻易动手，因为她绝对不是川西双白的对手。

此刻柳焦这么说，已经很明显地是在试探她的，她焉有听不出其中意味之理！

当时心内暗暗着急，而外表却又不得不作出镇定之色，她冷笑了一声道：“我说过，有我在，你们二人休想得逞！”

柳焦接口道：“十姑如一再与我兄弟为敌，我兄弟也只好……”

他看了一边的拜兄一眼，一咬牙，竟把那口弧形剑再次抽了出来。

这是一口弯曲如弓状的兵刃，在兵刃谱中，那是属于外家路数的，可是能使用这兵刃之人，本身必定有不凡的造诣。

瓦上霜柳焦因心愤这位龙十姑太欺人，再者对她多少存了些疑心，所以才敢存下一拼之心。

一旁的叶青见拜弟居然抽出了兵刃，心中虽是暗怪他太大胆，可是事已至此，也只有和对方一拼，别无良策可觅。

当下身形半侧，掌中黑骷髅旗再次抖开，同时苦笑着说：“十姑如一再见逼，我弟兄也只好开罪了。”

心怡真想不到，他们二人居然胆敢对自己亮兵刃，势成骑虎，也只好和他二人一拼了。

当下一咬银牙，右腕翻处，已把背后那口长剑亮了出来，同时冷叱了一声：“你们一齐上吧。”这种情形，又显然是未把二人看在眼里，不禁又令双白心中有些胆寒。他二人兵刃虽然都已出手，可是彼此对望着，却是谁也不肯先行下手！

冷寂的夜空里，传来了一声冷笑，道：“堂堂武林先进，竟会着了一个小女孩的道儿，可笑之至！”

这声音传入川西双白耳中，不禁令二人同时心中一动，再细看对方少女，持剑皱眉，分明一副内心怯战模样，西川双白不禁霍然明白了。

他二人几乎是同时，大吼了一声，各自摆动兵刃，直向花心怡扑了上去。

心怡却也只得摆剑相迎，她掌中剑向外一吐，却迎着了柳焦的弧形剑，二剑相击，发出了“锵”的一声。

这时叶青的黑骷髅旗，由下而上地卷起来，旗身上卷起了无比的罡劲之风，直向花心怡身上卷去。

心怡骤遭巨力，不禁有些立足不稳，身形向后摇晃了一下，退了半步！  
这种情形落在二人眼中，更是一切都明白了！他们都不禁勃然大怒，因为对方假冒睡莲龙十姑之名，欺吓自己兄弟二人，这种行为简直太可恨了。

柳焦口中厉叱道：“好个丫头，今日看你怎么逃得柳大爷剑下！”

他这么说着，弧形剑再次往后一领，用“恨福来迟”的式子，把剑身兜得足足的，直向花心怡头顶上绕了过去！

就在这紧急时候，然从山背后，发出一声清楚的芦笛之声。

花心怡闻知是水母的暗号，令己速退，当下娇叱了一声，霍地把掌中剑向外一推，用“夜战八方”的剑招，把柳焦的弧形剑再次挡开。

她口中冷叱道：“姑娘失陪了！”

口中这么说，娇躯已蓦地腾空而起，只见她纤腰连扭，竟是快如电闪星驰般的直向后山跃去。

川西双白各自怒叱了一声，奋身而上，他们绝不甘心如此就令这小女孩逃开，因此事如传扬江湖，川西双白一世英名无异付与流水，他二人各自腾身猛追下去。

### 苦斗同归尽 坦言结冤仇

在山涧的一道窄弄夹缝中，有一条羊肠小路，这是一条隐道，直通后山洞庭。

在一块岩石上昂首站着那高大的水母谷巧巧，她似无限焦躁的神色，左顾右盼着，并且不时地把手中一枝芦笛，就口吹着。

如此吹了七八声之后，仍不见心怡到来，她就愤愤地把手中笛子向后边一抛，冷笑道：“姑娘，我可不等你了，我先顾全我自己要紧！”

说着，她自地上提起一个简单的行囊，单手拄着木拐，直向后山绕去。

在半路上，她耳中似乎已经听到了有兵刃交击的声音，并且有厮杀的叫声，水母暗暗吃惊。

她匆匆行到一棵老松树旁，然后自囊中拿出一捆绳索，把一头系好树上，另一头却向涧下抛去，山风飕飕，吹得她满头白发飘扬。

现在她的心，倒似乎是定下来了，因为只需走落这片悬岩，就可绕到君山另一峰，从容脱险。

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了她的脑子：“我不能抛弃她，不能……”

试想这多日以来，这个花心怡姑娘，是如何地照顾自己，她把自己由死亡路上救活了，现在也是为了自己，去和敌人厮杀，而自己却在她危急之时，抛她而去，留下她去送死。

“如果这么做，我谷巧巧怎能算人？拿什么面目再苟且偷生下去？”

这个念头，电也似的在她脑中闪过，顿使她犹豫不决起来。

水母一生作事，向来是奸诈任性，可以说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她也从来没有去反省过一件自己所作过的事情，是否有愧于良心的，在她以为，良心这个东西，根本是空虚不存在的。

可是此刻，她竟会破题儿地感到有愧于心，她竟是狠不下心，舍弃这个无辜女孩的生命！

她焦急地在这附近转着，心中暗愤花心怡办事不够精明，既然自己曾告诉过她这一条暗道的入口之处，那么现在，她无论如何也应该到了，怎会耽

误这么久？

想着又撮口为哨，试着吹了两声，空谷音扬，这种声音足可传出数里之遥！

猛然间，她听到了左面陡壁上有了声音，似像有人行走的声音。

水母不禁大喜，她轻轻唤道：“姑娘快来，我等了半天，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说着她单手持着木拐，向发声处跳了几步，蓦见一条人影，就像孤鹤似的蹿了过来，随着一声轻笑，这人已经落在了她的身前。

水母注目一看，不禁吓得面色如土，猛地拨头就走，可是这人怎会再令她逃开手下，只见他把身躯一腾，已轻如落叶似的，落在水母身前。

月光之下，这才看清了来人，竟是那断了一条左臂的老人秦冰。

他冷冷地一笑道：“谷巧巧，你还想逃走么？你能瞒过川西双白这对东西，却是瞒我秦冰不住，今夜看你又怎能逃得开我手？”

水母桀桀一声怪笑，声如泉鸣，她举起了手中木杖，指着来人道：“怎么？你莫非还敢乘人之危么？哈！我只当你秦冰是一个英雄，如今看来，你比起你那师父弘忍大师是差得太远了！”

秦冰呸了一口，冷笑道：“亏你还说得出口，当初我那恩师是如何待你，想不到你这无情无义的东西……”

他才言到此，忽见水母一声厉吼，手中木杖，竟自脱手打出，她本人却因体力未愈，而出手过猛，整个身子竟倒在草地中。

秦冰又轻轻一转身，木杖便已打空，落向一边。

水母遂自地上踉跄爬起，她大声叱道：“姓秦的！你要如何？你说。”

秦冰后退了一步，他倒是想不到，这老怪物身受如此重伤，居然还敢对自己发狠。

他略一思忖，心想此刻要是取她性命，自是易如反掌，但自己一生行侠，光明磊落，如在她重伤之下取她性命，虽是外人不知，奈何“君子不欺暗室”，究竟是问心有愧的事情，不如……

想到此，冷笑道：“谷巧巧，你我虽有深仇大恨，但老夫今夜并不想取你性命，今夜你只把我那件师门的东西交出来，我定破格让你逃生。”

说着又哼了一声：“以后你如不服，仍可随时找我，我必定随时候教。”

水母闻言，却又怪笑了一声道：“秦冰，你休要作梦，什么师门故物，弘忍大师未亲口向我索讨，你又凭些什么？”她狂笑道：“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未向你讨回我那口寒铁软剑已是好的了，你居然还有脸向我要书？”

说着她瞪目如炬，大声道：“你别以为我身负重伤，就可欺侮，需知我们练武之人，先天元气之气不可轻侮，你如逼我过甚，我可拼着一死，嘿……那时候只怕你秦冰也休想全身而退吧？”

秦冰不禁面色一寒，冷冷地道：“你到底给是不给？谷巧巧，我对你已是网开一面了，你不要不知好歹！”

水母这时竟一身是胆，她仰着肥大的身子，向前又扑了过来。

秦冰见她竟是不可理喻，方自动怒，正要出手给她一个厉害，忽然峭壁上一声娇叱道：“住手，不可伤我朋友！”一条纤影，如陨星下降似的落了下来，现出了花心怡娉婷的身影。

秦冰为这忽然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单掌平按，把身子侧了过来。

这才见由峭壁悬岩上，疾如星陨石沉似的，飞扑下一个妙龄的少女，对

于她，秦冰并不陌生，她正是方才在上面与川西双白厮杀的那个女子。

这令秦冰感到很奇怪，他可从来没有听过水母收有徒弟，而且由这少女方才对付川西双白的剑招上看来，分明与水母剑路不同，可是她却又为什么拼出死命，来保护水母呢？这些念头，也只不过是匆匆在他脑中闪过，他可来不及去深思这个问题。

因为眼前，这个女孩子，已经是护在水母身边，而且横剑向自己怒目而视。

秦冰好不容易找到了水母，多年怨仇眼前即将有个交代，自无由一个不相干的女孩子出现，而自己就退身而去。他冷哼了一声道：“女孩子，这不关你的事，你还是闪在一边吧！”

心怡这时才看清，眼前这个老人，自己并未见过，白发皓首，长眉细目，生相甚为儒雅，不似川西双白那种狡诈的奸相，当下到口的恶言，反倒吐不出来了。

她只是横剑拦在水母身前，一双清澈的眸子，直直地盯着这个陌生的老人。

水母这时也气吁喘促地道：“姑娘你闪开，我与他有不共戴天的大仇，你让我与他一拼。”

心怡急道：“可是你的伤……你怎么能……”

水母桀桀地怪笑了几声道：“到了此时也顾不得了。”她又仰脸对秦冰道：“喂！老鬼，你怎么不上来呀？”秦冰狂笑道：“无耻妖婆，死在目前，尚在口发狂言，今夜我看你有何本事逃过我秦冰手去！”

说着身形一矮，正要扑上，水母却忽然叱道：“且慢！”秦冰怒容满面道：“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水母冷笑了一声道：“谁还与你有什么说的！”

她说着，却把花心怡拉在一边，狞笑了一声，悄声说道：“这老者与我有深仇大怨……”

心怡接口道：“可是你的伤……”

“别打岔！”水母继续说：“我如一再示弱，他还以为我是怕他，所以眼前情形，我也只有与他一拼，我固然内伤未愈，他也只有一臂，真要拼起来，我也并不见得就吃多大的亏。”说着又冷笑了一声，看着心怡道：“说实话，你这孩子心地很厚道，我很高兴遇见你，总算是有缘。”

她这时候，脸色可就带出了一些凄惨之色，苦笑笑了笑，又说道：“我如能躲过今夜，本想好好造就你一番，把我生平不传之秘，倾囊给你，以谢你每日关怀之恩，可是……”心怡心中不禁甚为难受，她咬牙道：“你不会怎么样，我来帮助你。”

水母重重地打了她一下肩膀，道：“胡说！”

心怡吓了一跳，偷看水母一张肥脸，这时竟颇有毅力也似，她冷冷地说：“你以为这老儿是一般普通角色么？”这时，秦冰在一边已显得不耐烦地道：“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不可利用孩子的无知和天真，你的话还没有说完么？”水母啐了一口道：“秦冰你稍安勿躁，谁还怕你不成？只是我话尚未说完，你还要等一等。”

秦冰冷冷一笑道：“死到临头，哪里还有这许多话说？”

他口中这么说着，倒是主动地后退七八步，有意距离他们甚远，此举纯系君子之风。

水母这时见他去远，这才冷笑了一声，又低下头来对心怡道：“我早年却是任性恶毒，杀人无数，以至于结了这许多仇敌，皆因敌人惧我武功，莫可奈何，如果我负伤消息外传，只怕短日之内，便有大批对手赶来，那就更不妥了。所以……”她拍了心怡的肩一下道：“今夜你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里，还有……”

说到此，心怡忽然觉得肋旁似有一物轻轻抵触，忙用手一摸，感觉到有一个方形的匣子。

她还不及细看是什么，已闻得水母频频道：“快收入怀中，快！快！”

心怡匆匆依言收好，又看了远远的老人一下，只见他似若无其事地正在看着天上的月亮。

人类的感情，只要是真挚的，都是美的。

那美的感情，最能令人陶醉沉迷，令你扑朔迷离。

心怡收好了东西，匆匆问：“是什么？”眼泪只是在她眸子里打着转儿。

水母冷然道：“不许你看这东西，知道么？”

心怡点了点头，说：“当然，这是你的。”

水母又道：“因为我相信你，所以请你为我保管，以后我会找你取回来的，可是如果万一我有什么不幸……”她慨然地说道：“这东西就归你所有，你要答应我，好好地保管它。”

心怡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就问道：“这个老人是谁？他和你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水母冷笑了一声说：“一言难尽！”

说着她就站起了身子，并且再次地嘱咐她道：“你千万不可动手，要记住。”

“为什么？”心怡拉着她一只手。

水母似有些不耐烦地回头道：“你不出手，此人绝不会伤你性命，否则你命难保，他目的是抢我放在你那里的东西，所以你千万不能让他把东西拿去。”

水母说到此，看了一边的秦冰一眼，低声道：“我现在去和他最后交涉一番，你只要记好逃跑，现在你去吧！”

心怡和她每日相处，知道此人脾气怪异，她既如此关照自己，再和她多说也是枉然。

当时只好点了点头，水母已大步而出，并且发声向秦冰招呼道：“姓秦的，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了断了。”

秦冰返过身来，冷笑一声道：“水母，你果然还是执迷不悟么？”

水母嘻嘻一笑道：“说来说去，不就是为那本《水眼图谱》么？”

秦冰冷笑道：“你如把它交出，老夫掉头就走，绝不和你多说，怎么，你意下如何？”

水母微微低下头，似在思虑的模样，秦冰竟以为她心已有些活动，当时忙上前一步道：“何况其中奥秘之处，你多已习会，又何苦……”

才说到这里，忽见水母面门一扬，面色极为狰狞，秦冰就知不妙。

他猛然往后一退，却见眼前白光一闪，一道清泉，犹如匹练也似，自水母口中喷出。

这是水母自《水眼集》中学得的一种厉害功夫，名水箭，又名“腹剑”，先以水藏之腹内，用时，以丹田内力一激即出，厉害无比。

水母因知秦冰武功惊人，自己内伤未愈，想取胜于他直似作梦，如能以智力先伤了他，倒或可反败为胜。

她有了这种意念，所以不惜损耗真元内力，一面假装与他谈那《水眼图谱》之事，一面却把真元内力，统统逼入腹中。

这种方法，可又比她素日所施展的喷泉厉害多了，因为每施展一次，要耗损甚多精力，所以水母极少施展，何况此刻更在体伤未愈中。

只是眼前为了救自己性命，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这一口水方一喷出，其快如箭，直向秦冰面上打去。

秦冰见她居然如此诱伤自己，而欲伤自己的方法，不过是故技重施，心中真是又怒又好笑。

当时仅仅把身子向一边一侧，可是他究竟是太大意了，他作梦也没想到，这一次的水箭有多么厉害！

就在他身子方半侧的一刹那，但见眼前水箭，忽地如喷泉似的爆了开来。

本来是一股泉水，此刻爆开来，形成千万晶莹夺目的水珠，粒粒晶亮如珠，如同满天花雨似的，直向自己全身上下打了过来。

秦冰这时才知道上了大当，当时，不由大吃一惊，此刻即使是发掌应付已是不及。

情急之下，他怒啸了声：“好无耻的东西！”

当时大袖一挥，整个身子以“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随着拔空而起。

可是尽管他闪躲得再快，那漫空而来的水珠，为数何止千百，上下左右丈许之内，尽在包围之中。

秦冰虽然躲过了上半个身，可是下身足腿，却为水珠溅上了四四处之多。

休小看了这小小水珠，每一粒，都包含了水母元气内力，无异铁块金丸，其力真可裂石穿帛。

秦冰总算有了准备，气机下沉，可是究竟如何，他也是负痛不住。

口中“啊”了一声，待身子往下落时，差一点竟坐倒在地。

那为水珠所伤的四五个地方，都如同针炙火焚似的疼痛，整个身子也由不住唰唰一阵急颤。

秦冰狂笑了声，叫道：“好婆良，你竟敢……”

才言到此，就见眼前疾风一闪，水母那半截铁塔似的肥胖身子，已向他猛扑而来。

秦冰因身形未站稳当，水母来势如风，竟为她一双肥臂把身子给抱住了。

只听到“碰”的一声，双双倒于尘埃。

怒叱声，咆吼声，扑滚在野地里，这种打法，还真是江湖少见。

花心怡伏身在一边草丛中，看到此只惊得目瞪口呆。

水母因自知动起手来，自己眼前绝非对方敌手，既然自己凑巧把他抱住了，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放手。

她试图要以自己庞大的臂力，迫对方就范认输，可是她却没有想到眼前的地势。

这是一座陡斜的山峰，一方是更高的孤峰，另一方却是百丈深渊，本来就沒有多大地方，此刻他们这么一滚动起来，已离着峭壁不远了！

花心怡看得不禁有些触目惊心，她实在忍不住，猛然跑出来大声尖叫道：“小心，小心呀！”

水母闻声不禁一怔，她见心怡竟然还没有走，不由大怒地喝叱道：“混



蛋，还不快走？你想死么？”

秦冰利用这个机会，大吼了一声，霍地挣开了她的双臂，抖掌直向水母面门上打去！

心怡大吃了一惊，她尖叫了一声，纵身而出，以双撞掌，直向秦冰背后猛击过去，自然她是为了解救水母这一掌之危。秦冰迫得收回手掌，在地上倏地一滚，他口中叱道：“好丫头！”

随着这个滚式，秦冰劈出了一股凌厉的掌风，直向花心怡身上击去。

可是这时候，一双有力的手，却再次地捉住了他的双足，他身子本欲翻起，却由不住咕噜一声，又倒了下去，刹那之间，他和水母又滚了下去。

心怡虽未为老人伤着，可是那凌厉的掌风，却由她臂边扫了一下，痛得她打了个冷战。

惊魂未定之下，却见地上抱滚的二人，已临到悬崖边。花心怡忍不住又是一声惊叫。

忽见秦冰厉叱了声：“去！”

他显然是用脚一踢，把水母紧抱着自己的身子挣开了，虽然他挣开了地上的纠缠，可是那已经太晚了。

二人突然分开的身子，霍然向两边一分，却带起了两声长啸，直向悬崖深涧之处坠了下去。

心怡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一时张开了嘴，半天都合不拢。“天啊……这太不可能了！”

当一切平静之后，她痴痴地站在悬崖边，引颈向崖下望着。那只是漆黑的一片，两个人掉下去，竟没有带出一点点声音来，可见那是如何的高了。

她预料着，他二人是万无活命，于是一层新的悲哀，浮上了她痛苦的心扉。

一个尸身尚未寻到，另一个尸体，却又等待着自己的寻觅，这难道就是造物者对自己的安排？

望着深不可测的涧底，花心怡只觉得双膝打颤，如此好一会工夫，她才退回到一棵松树根上坐下来。

她细细地想，水母的尸体是无法找到了，试想从这么数百丈的峭壁上跌落下去，岂不是早已粉碎了？找到又有何用？

想到此，她就慢慢摸出了方才水母交付自己的那件东西，苦笑了笑，想不到这东西竟成了她赠给自己的一件纪念品。

她认出那就是早先藏在水母枕下的那个水晶匣子，里面装的是名叫《水眼图谱》的一本书。

水母曾告诉过她，这个独臂老人，主要就是为了要讨取这本书，想不到二人双双为此丧了性命，而这本罪魁祸首的书，竟会落到了自己手中。

她揭匣看了看，又把它藏好怀中，身方站起，却又听到身后树叶子唰唰的响声，紧接着，川西双白由树林子里现出身来。

他二人此刻看来，更是显得狼狈不堪了。

二人头上的漂亮斗笠也都掉了，白衣服也成了黑的了，而且东一条西一条，都为树枝划破了，在失去了水母和花心怡的踪影之后，他们曾踏遍这附近整个的山，而且还在后山遇到了几头大野狼，以致于狼狈至此。

在看到心怡之后，叶青首先发出了一声冷笑，他二话不说，身子就像蛇似的，直向心怡扑过去。

掌中旗“横扫千军”贯满了劲力，直向花心怡拦腰扫去。

心怡抽出了剑，一面相格，一面叱道：“不要打，不要打！”

叶青冷叱道：“丫头，你还想玩诡计吗？”

他口中说着，掌中旗带起了地面的无数沙石，像狂风暴雨一般的，直向花心怡身上溅去。

心怡猛扭纤腰，施了一招“蝶梦花酣”，身形如狂风飘叶般的旋了出去。

这时候一边的瓦上霜柳焦却腾身而进，这老儿内心也同他拜兄一样，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身形一落地，他也二话不说，双掌交错着，以“龙形乙式穿身掌”，霍地向外一抖，直向心怡双肩上直劈了下去，可说是劲猛力足。

花心怡为他们逼得实在无法可想，也只有和他们一拼了。

她掌中绕起了一片剑光，直向柳焦双腕上斩去，同时口中大声娇叱道：“不知好歹的川西双白……你们苦苦与我为敌，是为什么？”

口中这么说着，身形已再拔起，落在一棵大树的树身上，叶青冷哼了声道：“你还好意思问么？”

说着狂笑了一声，咬牙切齿道：“我川西双白一生见人见得多啦，还没有碰见过你这么狡猾的丫头，哼，你还想骗我们么？”

他说着一挥掌中旗，身形方要再次腾起，却见树身上那个姑娘比着手式道：“且慢！”

叶青冷着脸道：“今夜谅你插翼难飞，你还有什么好说？”

一边的柳焦也用发哑的嗓子叫道：“快说！”

心怡冷冷笑道：“你们真是一双笨蛋，人都死了，你们还不知道，与我为敌，又有什么好处？”

二人不禁一愣，很快地交换了一下眼光，面色带着无比的惊讶之态。

柳焦问道：“谁死了？”

心怡冷笑道：“自然是水母死了，她是你们逼死的。”

柳焦怔了一下说：“水母死了？”

叶青呆呆地问：“什么时候？死在哪里？”

心怡听他们这么问，内心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当下用手指了一边的悬崖之下道：“刚才，她是由这岩石上跌下去的。”

叶青只是眨眸子发呆，可是一边的柳焦却在这时发出了怪泉也似的一声怪笑。

心怡吓得用眼睛去看他，就见他这时已收敛了笑容，厉声叱道：“好个狡猾的女人，你还想施诡计来哄骗我们么？”

柳焦说着，更气得跳了一下，他大声咆哮道：“你简直把我二人当成了三岁的小孩，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这一篇鬼话？哈！”

叶青这时也似乎为拜弟提醒了，他怪笑道：“呸！我还差一点相信了。”

说到此，他脸色变得极青地对柳焦道：“这丫头小小的年纪，诡计实在多，她总戏耍我们，今夜我们如果拿不下她来，实在是太丢人。”

柳焦阴沉的面颊上，绽开了恶毒的笑容，他哼道：“放心，她逃不了。”

一边说着，他已经把那口弧形剑慢慢地抽了出来，同时仰头向心怡冷笑道：“姑娘，报一下名字吧，也叫我们知道你是谁，川西双白剑下，可是不死无名无姓的冤鬼！”

心怡早先已经尝过他们两个的厉害，知道自己一对一尚可勉力支持些时

候，如是以一敌二，那是绝无幸免的机会。

这时见柳焦抽出了剑，就知道一场大战将要开始了，早先自己是为水母和他们打的，现在水母既死，自己还与他们拼个什么劲呢？

想着就大声嚷道：“我说的是实话，你们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们问我名字，我可是不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之间，用不着认识。”

柳焦忍着气皱眉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你什么干不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心怡脸红地道：“这个，你更管不着了。”

柳焦剑已经抽出来，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堂堂武林高手，兄弟二人去对付人家一个小女孩，传扬出去，的确是个笑话。他怒容满面地道：“柳二爷问你的话，你要老实回答，也许我们……”

叶青也扬了一下手中的旗子道：“你师父是谁？”

心怡冷笑一声道：“我不知道，你们问这么多干什么？我还想问你们呢。”

柳焦一跺脚道：“可恨的东西。”

他整个人“唿”一下子，直向心怡落脚的地方纵去，可是心怡也在这个时候，把身子往下纵下来，二人恰恰去一往地错开了。

瓦上霜柳焦嘿了一声，却由树上一式“燕子抄手”蹿了下去。

这时候叶青的黑旗子，也抬起来没头带脸地打过去，心怡持剑挡开了柳焦的弧形剑，发出了“当”的一声，她又尖叫道：“住手！”

这两家伙倒是真听话，叫停就停，双双收住了兵刃，一起站住脚不动。

心怡冷笑道：“你们要二个打我一个么？”

草上飞叶青大叫道：“打你？我们要杀你！”

说着又要挥旗而上，却给柳焦把他拉住了，柳焦说：“她这么说，你就先不要动，待我一个人擒她便了。”

叶青愤愤地一哼，道：“你还要上她的当！”

柳焦冷笑道：“她也配！”

可是心怡却在他二人对话的时候，猛地腾身而起，直向山地跑去。

二人发觉之后，一起大吼道：“好丫头！”

他们各自腾起身子，直向心怡背后追去，可是当他们发现心怡所跑的地方是一个悬崖，他们都不禁吃了一惊。柳焦忽然一拉叶青道：“慢着！”

叶青驻足道：“什么？”

柳焦冷冷笑道：“前面无路可逃，追她作甚？”草上飞叶青向前面望了一下，只见大树一棵，再就是片的乌云，山风阵阵扑来，真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就冷笑地望着心怡的背影道：“这丫头真是疯了！”花心怡一口气跑到了陡峭的岩边，她记得水母关照的话，树上有飞索下垂，可以系身而下逃命。

这时她就顾不得了，偏偏西双川白也未自背后追来，这正是天赐的良机。

她忘命似的逃到了树边，探身下望，果见绳索下垂着。花心怡再也不多考虑，匆匆跳身而下，用双手飞快地交替着，把身子垂了下去。

柳焦这时发出了声惊叫道：“不好，我们又要上当了！”他猛然扑过去，叶青也自后飞纵而上，心怡这时已垂下了七八丈的距离。

叶青狞笑了一声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他猛然伸出一只手，把那条绳索拉起来，平空把它提着，大声问道：“小丫头，你现在只要说出水母的藏处来，还有一线生机，否则，你这条命却要

葬送在这深涧之下了。”心怡身垂半空，只觉天风冷冷，四周是一片漆黑，人在生死之间，没有说是不怕的，可是她那张倔强的嘴，天生就不会讨饶求命。

她紧紧地闭着双目，一言不发。

叶青又厉声地问了两句，仍不见她回答，就听得柳焦的声音冷笑道：“这是她自掘坟墓，怪得谁来？”

遂闻得剑刃磕石的“碴碴”声音，花心怡的身子陡然向下星陨似的落了下去！

她口中发出了一声长啸，这长啸由下而上，直传入西双川白的耳中，使他二人直觉地预感到，这姑娘是一命归天无疑了。

然而，事实呢？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花心怡整个身子直向水底堕沉下去，可是当她的足尖，已几乎站在湖底的时候，她却又为水的浮力，把她硬生生地给浮了起来。

因此，她露出头，大叫了一声：“啊呀……”

无情的湖水，直向她口鼻中猛地灌去，她挣扎着，并且用力地打着水。

她本以为自己定会粉身碎骨一命呜呼了，谁又会想到，自己竟然会落在湖水之中。本来不太精湛的游泳术，再灌了七八口湖水之后，她有些晕了。

只见她在水中载沉载浮地飘出了数丈之外，黑沉沉的深夜里，这湖面上竟看不到一个船影子。

花心怡一连灌了十几口水之后，她知道自己已是接近了死亡的边沿了。

她大声地打着水，并且出声喊着。

忽然，由左侧的一个山洼子里，飞快地驰出了一叶小舟，直向她驰过来。

船上俏立着一个小姑娘，头上还扎着布，她尖声叫道：“爷爷！爷爷！我来了！我来了！”

说着她抖手打出了一条绳索，直向水面上心怡甩去，花心怡在拼命的时候，却想不到会有这种绝处逢生的机会，她如何会轻易放过？

当下忙伸手拉住了那根绳子，船上的小姑娘就动手用劲地直把她拉近船边。

她一面拉一面还急促地说道：“我等了好久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呢？”

一面使劲地把心怡拖上了船板，小船在这番大力之下，前伏后仰，看起来真差一点要翻了。

等到心怡被拉上船之后，那小姑娘才发现是救错了人了。

她用手捂着嘴，叫出了声音：“啊呀……你不是我爷爷……你……你是谁呢？”

心怡已被水灌了个昏头转向，哪里还会管这些，上船之后她就把全身趴了下来，脸朝下哇哇吐着清水。

那小姑娘搓着两只手，急得了不得，又问道：“喂，你到底是谁呀？问你说不说呢？”

心怡吐了几口水之后，虽是四肢无力，可是心里倒是明白多了。

她想到了这位救命恩人，当时就转过脸来，起伏着胸膛道：“谢谢你救我……谢谢你！”

她吐了一口水，又说道：“我叫花心怡。”

说着就又不支持地倒下去了，只是干吐着，又连声地咳嗽，小船打着转。

那小姑娘叹了一口气，说道：“真怪！怎么我专门救人？一个还没走呢，又来了一个。”

说着她就蹲下了身子，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道：“你先趴一会儿，等我接了我爷爷，再一块儿回去，你放心，你比我大哥上次可轻多了。”

心怡这时也只有哼的份了，她点了点头，就闭上了眼睛。

这小姑娘就用双手，把她身上的湿衣服用劲地拧，一面说道：“这可没有办法，你得将就点，现在，没有干衣服给你换。”

心怡说：“不要紧……谢谢你！”

她转了一个身子苦笑着问：“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划船？”

小姑娘皱了一下鼻子，怔怔地道：“我叫秦小孚，你不要问我这么多，我还奇怪呢！”

她眨着那双眸子，又道：“这么深更半夜，你怎么从山上往水里跳？你是自杀吧？”

心怡见她问得天真，就苦笑道：“算了，你不要取笑我了！唉！我实在告诉你，我是被人家逼着跳下来的。”

说着脸就红了，好在是晚上，谁也看不见。

秦小孚就点了点头，又哼了一声道：“我早听爷爷说这几处水面上不太干净，有水贼，果然不错……不过你还算运气好，遇见了我，要不然你可就惨啦！你看看这附近，别说是船了，就是灯也没一盏，你喊救命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听见呀。”

心怡没有力量与她多聊，只有哼哼着，表示听见了，秦小孚口中顺口唱着“啦啦啦……”

手中的篙弄着水，一路撑出了数丈之外，似乎是蛮高兴的样子。

花心怡冷眼旁观，见她操舟手法，竟是熟练之极，左摇右撑，小船似箭，却不见带起一个小小水珠到船上来。

她口中唱了几句之后，就踮起了脚，仰着头，直向峭壁上望去。

一面自语说道：“怪呀！我爷爷也来了呀！”

心怡咳了几声，问道：“你爷爷去捉鱼了吗？”

秦小孚摇着小辫子道：“才不呢！我们又不是打鱼的！”心怡忙道：“对不起……”

小孚皱着眉说：“他到山上找水母去了，叫我在这里等着他，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

心怡不由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秦小孚立刻笑道：“看把你吓的！你放心，水母就是不被我爷爷杀死，她现在也只能睡在床上哼哼了。”

心怡颤抖地问道：“怎么会？”

秦小孚撇了一下嘴：“大家一提起她来，都这么害怕，其实她也不见得就怎么厉害！”

花心怡这时候可有说不出的味道，只是觉得全身发软，她慢慢把身子躺下来，道：“你爷爷是断了一只手的一个老人家么？”

秦小孚忽然停住篙道：“不错，你认识他？”

心怡闭上了一双眸子，勉强忍着内心的伤感道：“我刚才才见过他。”

秦小孚马上蹲下了身子，用手拍了她一下道：“喂，别睡呀！我给你说话，你刚才在哪里看见我爷爷？”

心怡用手往山顶上指了一下，小孚就张大了眼睛道：“我告诉你，水母就住在那里，我爷爷是找她算帐去的。”心怡又点了点头道：“我知道。”

秦小孚是个极聪明的女孩子，她已由心怡脸上发现出不太自在的神色来。

忽然，她大声道：“他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不？”

心怡伸出无力的手，拍了拍她的腿，笑道：“你坐下来，我再告诉你。”

秦小孚依言坐下，她翻了一下眼皮道：“好吧！你快说吧！真是急人！”

心怡这时精神已稍微恢复，她开始观察眼前这女孩子。只见她有黑黝黝的皮肤，苗条的身材，眼睛很大，尤其是她直直的鼻子和小小的嘴配合得很美，这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姑娘。

心怡自入江湖以来，所见到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长相怪异的人，很少看到这种清秀可爱的小脸，由不住对她生出无限好感。

由此联想到那位断了臂的老人，他自然也应该是一个和善可敬的老人了。

她内心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惻然感觉，当时，慢吞吞地说道：“我告诉你，只是你千万不要哭闹，你要答应我，我就告诉你。”秦小孚禁不住鼻翅张动道：“你说！你快说！”

花心怡紧紧拉住她一只手，以防意外，然后就说：“你爷爷大概是死了！”

秦小孚用力地把她手挣开，她大声叫道：“你乱说，我不相信。”

心怡忍不住淌下泪，道：“我不骗你，他是和水母两人，一起翻落到山涧下去的。”

秦小孚呆了一呆，忽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心怡吓得紧紧抱着她道：“你看你哭了，早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秦小孚边哭边道：“你亲眼看见……见的么？”

心怡点了点头，小孚又大声地哭了起来，那种声音，听来可真是凄惨极了。

心怡好不容易，费了半天的工夫才把她劝住了，可是她样子看来，还是那么伤心，连连地抽搐不已。

她对心怡道：“你能带我去那个地方么？”

心怡皱眉道：“可以当然是可以，只是去那里又有有什么用？他们也不在山上，已经摔下了山涧。”

小孚泣道：“我们就去山涧。”

心怡拍了拍她背道：“妹妹，你听我说，这实在是不必要的，何苦呢，你想想看，从几百丈高的地方翻下来就是块石头也成了粉了，何况是一个人呢！就算找到了，也只是残碎的肉块，反而令你更伤心，再说是他们两个人，你怎么分得清谁是谁呢？”

小孚只是哭着摇头，她已哭成了个泪人。

心怡忽然感觉到自己这种话，说得有语病，试想人家是骨肉亲情，哪怕是块血浆，也万无不寻觅埋葬的道理。

当时见她哭得伤心，就叹了一口气：“你也不要哭了，这样吧，我们明天清早一起来，我们到山涧底下去找好不好？现在天太黑，找也没法子找，你说是不是？”

小孚才略微止住了哭声，她点了点头，又悲声道：“可怜的爷爷……爷爷，你死了后留下我一个人孤苦零仃，以后可怎么办？”

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心怡由不住一阵心酸，竟也陪着她淌下泪来。花心怡边哭边又向秦小孚劝解。

似如此劝了好一阵子，秦小孚才不哭了。

心怡就站起来要撑船，小孚忙把篙抢了过去，一面说道：“还是我来吧，你不会。”

她说着就把小船撑动，心怡苦笑道：“我们明天早上怎么见面呢？”

小孚一怔道：“你不到我家去？”

心怡看了一下身上，道：“我这个样子……”

秦小孚冷笑道：“现在还管什么样子不样子，我家里也没有外人。”

心怡点了点头道：“也好，我就在府上打扰一夜。”秦小孚这时一面撑舟，一面还低声泣着，她实在难以忘记平日和她形影不离的爷爷。

心怡知道这时候是没办法安慰她的，就叹道：“你的父母不在这里？”

小孚又是摇头，一面道：“我从小就没有父母！”又苦笑道：“是爷爷把我带大的。”

花心怡心中暗自忖道：“这小姑娘，真可怜！”

这时，她见秦小孚已不再哭了，就道：“对不起，方才，我是不知道才这么问你的。”

小孚苦笑说：“没关系，这十几年我根本就不为我的父母伤心，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们，就是见过也是很很小很小，记不起来了。”

心怡见她一面说一面苦笑，并抬起手，在眼角擦着泪，心知她口中虽说不伤心，事实上内心仍然伤心的，天下没有不思念父母的儿女。

这是人家的伤心事，心怡自不便再三追问，就改变话题道：“我很高兴今夜和你作伴。”

小孚一面撑着舟，一面道：“我家里还有个哥哥。”心怡不由低低噢了一声，一时就觉得不大对劲了，因为人家家里还有个哥哥，那么自己孤身一个女孩子，又是这么衣衫不整，似乎是不该住在她家里了。

可是她方才已经亲口答应她了，又如何再反悔，当下好不为难。

秦小孚似乎也看出来了，就道：“你不要在意，我大哥是个正人君子。”

心怡面上一红，忙赔笑道：“不是这些……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好意思见你哥哥呢？”

小孚目光在她身上转了转道：“这有什么关系，当初他还不是被我从水里救上来的？”

心怡一怔，问道：“你是说，你哥哥也……”

小孚明眸向她身上扫了一下道：“他不是我亲哥哥，是我的义兄。”

心怡这才点了点头，小船晃晃悠悠地已行出好几里以外，眼前已来到洞庭湖心，只见水面上舟行如梭，甚是热闹，这洞庭夜市虽不比杭州西湖，却也自有一番热闹情景。

小孚指了一下桅杆道：“姐姐，那上面有一盏灯，麻烦你点着它吧，这是水上规矩，不点灯不许行船。”

心怡忙点头道好，就站起来，把桅杆上那盏编有钢丝罩子的灯解下来，找出火石半天才算点着了。

秦小孚这时已把船由热闹的水面划到了极为僻静的君山左后，眼前立刻又是冷清清的水面，只有少数四五艘渔船在水上作着捕鱼的夜业。

小船又绕了一个弯子，就连这四五只船也看不见了，心怡身上本已为水

浸透了，此刻再为冷风一吹，直冷得她上下牙齿发战。

偏偏这小船没有篷舱，她不知洞庭湖到底有多大，此刻看来，真是大得惊人，只是这一段行程，就有好几十里。她的耳中所能听到的，只是小孚长篙出入水面的声音，静得连一声咳嗽声都没有。

二人都陷在沉思之中，谁也没与谁多说话，过了一会儿，小孚的船就向一旁岸边上偎过去。

心怡问：“到了？”

小孚点了点头，用劲地撑了几下，小船就如箭也似直向岸边上猛冲了上去，直到船底搁浅在沙滩上行不动了，才停了下来。

秦小孚把船篙收好，挽了一下袖子道：“我抱你跳上去吧！”

心怡脸红道：“不，谢谢你，我自己还行。”

小孚怔了一下，道：“你身上也有功夫？”

心怡笑了笑说：“功夫谈不上，只是可以勉强凑合一下就是了。”

秦小孚脸上显得很很好奇，在她身上看来去，好似不大相信似的。

花心怡站起来笑了笑说：“你先上去吧！”

秦小孚点了点头，双足一点，“唿”一声就蹿上了岸边，她回过身来要看花心怡怎么上岸。

却见心怡身形自小舟上弹起，就像一只燕子似的轻轻地落在地上，分明身上有极好的轻功，这一点秦小孚自认为是看走了眼了。

她们手拉手地直向沙滩上行去，小孚悲声道：“我大哥若知道这件事，一定也会很伤心的。”

心怡点了点头说：“这是当然的，只是你们想开一点，人终究都是要死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脑中却禁不住又想到了万斯同，内心有一层说不出的莫名伤感。

小孚领她在一座石屋前站住了脚，说：“到了，我们进去吧！”

心怡退后了一步，用手摸了一下水淋淋的秀发，小孚已用手叩响了门上的两枚铜环，她口中唤道：“大哥，大哥，快开门。”

谁知唤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答应，好在他们祖孙自身一向都带着启门的钥匙，小孚就找出来，自己把门开了。

房中是黑漆漆的一片，她又唤了两声：“大哥，大哥！”仍不见有人走出。

秦小孚回过头来对心怡道：“怪呀！他人呢？”

心怡笑了笑说：“也许令兄出门去了。”她的心倒觉得松快多了，因为她是不愿和人打交道的，尤其对方还是一个男的。

小孚这时已把灯点着了，并且招呼心怡坐下，她自己又前后找了一转，仍不见万斯同的踪影，心中甚是纳闷，花心怡仍然还穿着那件湿衣服，样子狼狈得很，她就找出了自己一套干净衣服，逼着她换过来。

心怡也只好接过来，小孚把她带到自己房中，把门关上，让她在里面换衣服，她自己却坐在外面。

心怡匆匆把衣服换好，见房中有盆，盆中还有水，她就洗了洗脸，对着铜镜把头梳了梳。

自己对着镜子照了照，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因为她此刻穿着秦小孚的粗布衣裳，倒像是一个乡下大姑娘，又像是划船的船娘，和昔日俨然大家气派，完全是不一样的。



自己看着镜子也觉得好笑，尤其这些日子以来的奇妙遭遇，更令人感慨嗟叹。

那个装有《水眼图谱》的水晶匣子，她仍然把它好好藏于囊中。

一切就绪之后，她才开了门，低低唤了声：“妹妹，你在哪儿呀？”

却见秦小孚正伏在一张八仙桌上，像是又在哭的样子，她就叹息了一声，上前轻轻地推了她一下说：“看你又在伤心了，我不是说过了吗，人总是……”

一封信忽然自小孚身上掉下来，心怡就弯下腰来拾，秦小孚抽搐道：“我大哥走了……他的心真狠。”

心怡怔了一下道：“什么？走了？”

小孚忽然翻过身来，她睫毛上还挂着泪，愤愤地说道：“你看看这封信就知道了。”

心怡笑着拍了拍她的手道：“你先别哭，我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信封上写的是：

“字呈

秦老伯父安启”

下款只露有“内详”二字，字迹十分工整，花心怡就抽出信来，就着灯光细细地读下去。

一笔俊逸的蝇头小字，写着以下的字句：

“病体已愈，不克久留，大恩未报，待诸异日，此上秦冰老伯尊前小孚妹妆前问安恕不另

愚晚万斯同谨叩”

心怡打了一个寒颤，这张信纸飘落在地，她忙又拾起来，仔细地又看了一遍，不禁抖颤地叫了声：“妹妹……”小孚正在凝眸深思，闻言就抬起头来看着她，见她神色有异，就奇怪道：“你怎么了？”

心怡这时张大了眸子，充满了惊异喜悦之情，她扬一下手中信纸道：“这是万斯同……亲自写的？”

小孚接过了信，奇怪地又问：“有什么不对？”花心怡一只手按在心口上，半天才定了心，她怕秦小孚会笑她，定了半天心，才慢慢道：“这个人我也认识，我以为他死了呢！”

秦小孚猛然由位子上站起来，道：“你认识他？”

心怡吓了一跳，因见秦小孚这种样子，好像是要打架一样的。

她心中动了一下，遂问道：“我先问你，他是不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穿着蓝色绸子衣裳的人？”

小孚摇头道：“不是，他没有蓝色的衣服。”

忽然她想到了，那日由水中救他上来的时候，他正是穿着一身蓝衣服，她的话就接不下去了，而且双目也有些发呆。

心怡先是一怔，然后她就有些明白了，她苦笑了笑，说道：“妹妹你不要骗我，其实你告诉我实话也没有什么，我知道一定是他，因为，那一天，我亲眼看见他跌落水中去的，只可惜，当时我未能把他救起来。”

秦小孚好奇地看着她，她心中这时竟有一种说不出的酸酸的感觉，其实她对于那位大哥的感情，是再纯洁也不过的，她怕的是，眼前的心怡，会把她的大哥抢走了。

这一连串的伤心事，都集中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真令她感到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她眼瞳里含着眼泪，嗔道：“既然你知道，你还多问？不错，就是他，是我把他救起来的。”

她抬起头，直直地看着心怡又道：“他在我家住了很久，我爷爷还为他看病，现在病好了，爷爷已死了……”

说着呜呜痛哭，又道：“他也不管我，一个人走了！”

心怡现在既然发现了斯同未死，她的一颗心就放下来了，这种由绝望的路又重新得到了新希望的快感，是极其美妙的，她兴奋得真想跳起来。

可是反过来看这秦小孚，就显得她真可怜了，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她拉着她的手，说：“你坐下来，别哭行不行？”

秦小孚把手抽了回来，她的脾气真显得很怪，有时候确是很孩子气。

她皱着眉头坐下来，目光又开始在心怡身上转着，遂问道：“我忘了问你，你一个人，怎么会到水母住的地方去？你怎么会看见我爷爷和水母打架呢？”

心怡想不到她会这么问，当时脸色不由一红，心想这事情如把实话告诉她，又怕她就会对自己翻脸成仇，可是她又不擅说谎，一时好不犹疑。

秦小孚流着泪，巴巴地看着她道：“你怎么不说呢？”

心怡想了想，心中一狠，暗忖我不如实话实说，否则以后她知道了，更要误会了。

当时苦笑笑道：“说来真奇怪，这件事情如我不说，你连猜都猜不到的。”

她就慢慢把这一段经过，从头说了一遍，秦小孚先是一惊，愈听愈怒，听到最后竟咬牙切齿地由位子上跃而起，冷笑道：“好呀！这么说，我爷爷是你和水母两个人所逼死的！”

她忽然一跳，到了心怡身前，蛾眉一挑道：“说了半天，你原来是水母一边的，你……”

心怡大惊地后退着，一面摇手，说道：“妹妹，你可不要这么说，这实在是一个误会。”

小孚这时蛾眉上挑，杏眼圆睁，那样子真像是要吃人一样。

她哭着跺了一脚道：“谁是你妹妹？姓花的，你赔我爷爷的命来！”

她说着猛然一掌，直向心怡脸上劈来，吓得心怡忙偏首让过，秦小孚左腕一曲，用“反弓弹手”，直向她右肋上劈过来。

花心怡本来以为她只不过是一时之怒，等气出了也就好了，谁知她竟是对自己下了重手，掌风极为疾劲，这一招要为她打上了，自己不死必伤。

当下被迫只好用“牵手”向她腕子上搭，想把她就势拉出去。

却料不到秦小孚见状更是火上添油，她尖声叱道：“你还敢还手？今夜我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去！”她口中说着，娇躯向下一塌，双掌霍地向外一推，这一次竟是施出真元内力。心怡一来因为到底有些内愧，二来对方又是自己救命恩人，再说她。岁数又比自己小，就哪一方面来说，自己都不能和她打。

所以秦小孚这么厉害的双推手打来，她竟不知如何是好，当下回头就跑。

这种掌力逼得她向前踉出了七八步，跌倒在院中，她一面叫道：“你不要打，你听我说呀！”

“还有什么好说的。”秦小孚由屋中一蹿而出，她手中这时竟多了一口明晃晃的宝剑。

心怡吓得面色一变，她嗔道：“你不要乱来，把宝剑放下来。”

小孚哼了一声道：“放下来？你说得倒真好！”

说着她一扭纤腰，已到了心怡身前，掌中剑“唰”的一声，由上而下，直向心怡头上劈下来。

心怡忙向左一闪，“噗”一声，这口剑实实在在地砍在地上，激起了几点金星。

心怡惊怒道：“快住手！”

“唰”一声，这口剑第二次又拦腰而来，花心怡吓得正要闪躲，忽见秦小孚又把剑收回去了。

却见她脸色极为冰寒地持着剑，紧紧地咬牙道：“你不要不服气，我可 not 占你的便宜，快，你拔出剑来，我们来拚一下，今夜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心怡叹道：“秦小孚，你不要任性，这事情固然是我不对，可是对于令祖，我并没有与他为敌，如果我先认识你，我就不会那么做。”

秦小孚冷笑了一声，说道：“你还有脸说，方才你自己亲口说的，如果不是你保护水母，我爷爷岂不是早就把她杀了，结果……”

她说着又哭了，一面道：“我爷爷和她一块儿死了，虽不是你杀的，还不也等于是你逼死的，我真是瞎了眼，还把你救起来。”

“快！”她一面哭，一面又厉声大吼道：“快把你的剑拔出来，我们现在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心怡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不想跟你打。”

小孚大声道：“为什么？你以为我打不过你？”

心怡摇头道：“不是这个意思，总之，你是我的恩人，我不能跟你打。”

秦小孚怔了一下，却一咬牙，又用掌中剑，直向心怡身上扎去。

花心怡现在真有些后悔，早知如此，自己真不该把实话告诉她，现在弄成这种情况，真叫人痛心。她只好一路左闪右避地让着她的剑，小孚见她武功不弱，自己竟是砍不着她，不由更是大怒，一紧掌中剑，左手剑诀一领，竟使出独门剑法“一字慧剑”，第一招“风卷残云”，剑光逼得心怡一连后退了五六步。

秦小孚冷笑了一声，一振腕子，第二式“大雨洗江山”正待施出。

花心怡惊得身形霍地拔起，落出了三丈之外，她长叹道：

“你既如此逼我，我只好走了，明日我定先你前往寻获令祖的尸体，你倒是来不来呢？”

秦小孚尖叱道：“谁要你假献殷勤，姓花的你留下命来。”

她说着竟猛然朝心怡扑来，心怡见她如此，自知无法和她讲理，眼前只有走了再说。

想着倏地回过身来，展开轻功提纵之术，一路亡命地直向沙滩上驰去。

秦小孚如何能容她逃跑？当下足下加劲，也展开了上乘轻功，紧紧地自后面追来。

花心怡跑了一阵，只见秦小孚紧追不舍，偏偏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洞庭湖水，如何跑法呢？

她不禁站住脚发起急来，而秦小孚这时已追近了，心怡正要回身制止她下毒手，谁知身子尚未转过来，就听得秦小孚口中叱了声：“打！”

花心怡不及细看，就觉得有数十股尖锐风声，直向自己全身打来。

黑夜里打来的暗器很难辨认，她手中又无兵刃，无防之下，只急得向后一撑腰，猛地把身子拔起。

可是仍然是慢了些什么，就觉得右肩头一阵疾痛，痛得她“哦”了一声。

敢情打来的暗器，竟是一掌铁莲子，心怡还算侥幸，仅仅中了一枚。

就这样她也痛得整个右臂发麻，同时也令她知道了秦小孚真是有意要与自己拼命了。

眼前停泊着方才二人乘来的那叶小舟，花心怡也顾不了许多，只好借来用了。

她猛然扑到小船前，用力地双掌一推，小船“唿”一声，已蹿抵湖心。

花心怡紧握着双拳一弹，就如同一缕轻烟似的飞上了小船。

她方拿起篙来，却见秦小孚口中尖啸着，也腾身而来，手中还持着明晃晃一口剑。

当下用手中篙，迎着小孚下坠的身子，就空一拨，只听得“扑通”一声，竟把小孚打落湖中。

秦小孚在水中兀自尖声怒骂着，并且用力地朝着小船游过来。

她那样子真是可怕极了，花心怡拼命地撑着篙，似如此四五篙之后，才把她落远了。

夜风习习地吹过来，传来了秦小孚在水中的哭声，花心怡忙把船停住，怕把她淹死了。

黑夜里，她似乎看见小孚手中那口明晃晃的宝剑闪闪发光，而且直向岸上游回去。

心怡知道她身上有很好的水功，这点距离是用不着为她发愁的，因此也就不再为此而担心了。

她真想不到会落成如此下场，看一看身上还穿着人家的衣裳，坐的又是人家的船，只这一会儿工夫，竟和她翻脸成仇，真是想不到的事！

心怡撑着船，脑子里是零乱的一片，愁一阵，悲一阵，万斯同未死，固然是好消息，可是茫茫人海，他又会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又能到哪里去找他？

想到了这里，她又浮上了一层莫名的伤感，小船漫无目的的行着，飘着……

想昔年自己姐妹在黄山五云步居住时，虽说是足迹不出百里，可是那种无牵无挂的日子，又是多么惬意，未入江湖以前，把江湖幻想得那么好，那么生动，而入了江湖，才发现到江湖中竟是遍布陷阱，人心险恶……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再想到了久别的母亲，不知她老人家现在如何？她是不是也离开了黄山？

这一切都是谜，都是痛心的事儿。人，真是不可思议，干吗有自由自在的日子不过，要奔波，要争是非，要种情谊，为什么？何苦？何求？

浪花卷起来，把她青缎帮子的布鞋都打湿了。

天上的小星星也在向她眨着眼睛，像是笑她的痴，笑她的狼狈样儿。

她坐下来，把鞋脱了，自己捏着发酸脚，捏了一会儿，身子支不住，就倚卧在船板上睡着了。

明天的事，明日自有交待，且暂时享受这湖上的良宵吧！

### 第三部

#### 睡莲仙子

##### 巧施毒计 狠下辣手

暮色苍茫。

落日的余晖，将天畔映得多彩而绚丽，迂回的山道上，潇洒而挺秀的骑士，也被这秋日的晚霞映得更挺秀了。

没有炊烟，因为这里并没有人家，大地是寂静的，马上的骑士落寞地挥着马鞭，喃喃地低语，英俊的面庞露出使人看起来有一种喜悦的感觉，这就是归心似箭的万斯同，内心充满了喜悦、兴奋和火似的热情。

在离开了秦家之后，他马不停蹄，一路直向浙省的雁荡赶去，我们可以想到，在一个认为几乎已成了绝症的病人，突然之间病体痊愈后，那是如何的兴奋，如何的惊喜欲狂，那么，万斯同正是这种心境。

在奔涛惊浪的长江三峡入口处，万斯同伫立在船头上，从他那飞鹰的神采上看来，这年轻人该是多么的高兴。

他仰首望着天上的云，云也开了，俯首看江中的水，水是那么的清澈，真的，如果你是一个愉快的人，看什么都顺眼，即使连石头，也都是含着笑的。

回想到这些日子以来，秦冰为自己医治这个隐疾，自己也吃了苦头。

每日正午，他把身子剥光了，在如焚的沙堆里，用滚热的沙把整个的身子包起来，直到流出的汗，把滚热的沙都浸湿了，才可暂时休息一会儿。

然后还要照着秦冰的指示，做各式的动作，除此之外，在午夜，还要接受秦冰为他全身施行的大按摩，如此，竟在短短的几天里，产生了奇迹，小腹下的那粒朱砂红痣不见了，他竟恢复了昔日的健康。

对于秦冰祖孙二人的大恩，他是刻骨铭心，永远也忘不了，可是眼前，他不得不暂时告别他们。

他要去完成一件大事，完成一件生命中不可少的盛大事情。

那个曾经使他以为不可能再重聚的女人——花心蕊，又在他的内心复活了。

他永远也忘不了，心蕊在自己临别时，向自己诉说的那些海誓山盟，他也忘不了她活泼可爱的影子。

现在自己已康复了，如果不愉快地找到她，如果不立刻与她成婚，那自己就是不忠于感情的一个叛徒。

这连日以来，他几乎是昼夜兼程地行着，他相信心蕊是痴心地在等候着自己，只是，他又怕心蕊已经见着了郭潜，郭潜自然把自己嘱咐他的话，都坦诚地告诉她了，她该是多么的伤心，也许她已经离开雁荡了，也许她真的已经和郭潜……

有了这么多的因素，自然又可以想到，他的心是多么的急，多么的乱。

出长江，入浙省，在一条叫柳溪的水路上又行了一日，转入钱塘，好在水路甚便，倒用不着骑马投宿，只雇一条可以住人的大船就行了。

这一日他到了杭州，虽是归心似箭，然而面对着这天下名城，富有诗情画意的西子湖，他不得不强压着焦急的心情，而在此破例地住上一天。

暮晚，万斯同在岳王坟上浏览了一阵，又雇小船直放湖心，湖中有处孤岛，名唤“小瀛洲”，是西湖胜地之一，尤其美的是，岛上有醉人的红叶，在这深秋的日子里，这些美丽的枫叶，就像是西天的晚霞那么艳丽，微风吹过的时候，卷起了丛丛的浪，偶尔飘下来几片叶子，散乱在清澈的水面上，随着浪花而沉浮，就像是少女的芳唇。

万斯同看了红叶，登上了“小瀛洲”。

他像是一个骚人墨客，多少带着一点酸味地来到了岛上，微风掀起他那袭湖青色的绸子长衫，露出他单绸扎腿裤，配着他那双素面的双脸便履，看来真是翩翩风度，好儒雅的一个相公。

“小瀛洲”上有几家卖吃食的饭店，都是半隐在枫林之中，看来很幽雅。

一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小贩，口中叫着：“菱角！菱角！”他手里还挽着一个细竹编就的小篮子，上面盖着几片叶子。

万斯同抬了抬手，小贩走过来，看样子这小孩顶多十一二岁，头上还扎着两个发角。

“相公，要菱角吧？”他一面问，一面睁着那双大眼睛，朝万斯同身上上下下地瞧着，又龇牙一笑道：“我知道，相公是被莲姑娘请来吃饭的。”

斯同怔了一下道：“谁是莲姑娘？”随又笑道：“不是，我是来玩的，我买三个钱的菱角，卖不卖？”

小孩搁下了篮子，似乎很奇怪地看着他道：“你不是来吃饭的？”

斯同摸了一下他的头，笑道：“玩过了再吃也不迟，你老问这个干什么？”

小孩嘻嘻一笑说：“我说呢，今天莲姑娘请客，这地方已被包下了，旁人连靠船都不许，相公若不是客人，又怎么能上来？”

万斯同心中一动，四下看了一眼，果然游人可数，可是孩子的话，也不可相信，试想这小瀛洲乃是公众的，又不是属于一人一户，岂能有不许闲人游玩之理？

当下也就一笑置之，遂掏出了三个制钱给小孩，小孩数了三十个菱角给他，又嘟着嘴说：“娘今天交给我一大篮子菱角，我才卖了一点点，要知道今天这里客人这么少，我就不来了。”

斯同笑道：“你不是说有人请客么，今天应该生意更好才对，怎么反而卖不出去呢？”

小孩噘着嘴，回头指了一下说：“瘦西湖的茶房不叫我进去嘛，要不我怎么知道今天是莲姑娘请客呢？”

万斯同点了点头，见手上还多着几个制钱，就都赏给他了，小孩连连称谢不已，又笑道：“我再给你些菱角。”

万斯同摇摇头，说道：“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你有了钱，就好回去交差了。”

小孩似很高兴，一面拾掇着篮子，一面嘴里哼着歌，万斯同口中嚼着菱角，就信步沿着堤边走下去，见堤边的杨柳，都有些枯萎了。

有几个茶房打扮的人，拿着扫帚在扫着地上的红叶，万斯同走过去，他们都停下了扫帚，似乎很是惊奇，向他这边望着。

有一个人还弯腰向万斯同问道：“客官这么早就来了？”

斯同口中答应着又点了点头，就走了，他走了几步，才想出了道理，不禁暗笑道：“这些茶房，竟把我当成请来的客人了。”

当时心中不由动了一下，心想莫非那小孩说的是真的，这小瀛洲真的不

许外人涉足么？可是方才我上来，他们怎么并未干涉呢？

他往前又走了十几步，就看见一丛丛的花圃，都用白石头围着，有方形的、圆形的、长方形的，还有扇形的，里面开着各式的花，最引人的却是那用细竹子支起来的菊花。

他对于菊花素有雅爱，此刻见状，不禁快步走了过去，见花坛内，少说也置有百十盆菊花，粉红鹅黄，形态不一，美艳已极。

花坛的正对面，也就是这小瀛洲的中心地方，有一幢讲究的房子，遍体深绿，其上满生绿苔，占地约有亩许方圆，多是四面轩窗洞开的敞房，窗前有一道花廊，有凉棚搭着，棚下悬着很多鸟笼子，每隔六七步，都置有一盆盛开的菊花。

万斯同已看出了这是一所讲究的饭庄子，因为敞房里整齐地放着铺有台布的桌椅。

再抬头看，果见有“瘦西湖”三个大草字匾，悬在入口处一座宫殿式的排楼正中，蓝底金字，十分爽朗悦目。

这瘦西湖门前，站有两个白衣茶房，似在等着接待客人的模样，不时地往湖面上望去。

万斯同这才看清了，原来院中置有一张大圆桌面，铺着雪白的台布，其上置有讲究的银质器皿，可知果然是有人要在此宴客了。

从各方面看去，这宴客的主人，定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多半是本地的州府官眷，否则绝不至有如此排场。

万斯同见那门前的两个茶房，又在用奇异的眼光望着自己，就不大好意思地走开了。

这时有几个游人乘小舟来，可是岸边有一块竖着的圆形漆牌，这些人看见了这块牌子，又都乘船走了。

斯同心中奇怪，就走过去，才看清楚，那竖立在岸边的漆牌上，仅仅写着一个“莲”字。

他实在想不出是什么意思，自己一个外乡客，初临西湖，也实在不懂本地人这些规矩，总之，自己是来此游玩赏景，其他也不必细问就是了。

他想着遂往花坛行去，谁知走了没几步，忽见水面上乘风破浪，飞快地驰来了一艘快船。

万斯同仅仅向这船瞟了一眼，顿时就为这快船的外表惊住了。

原来这是一艘长有五丈，宽有两丈许的大型花船，船身是极为漂亮的紫色雕花木块拼凑而成，这不足为奇，最妙的是，在船身正中，镶有一条宽有尺许的铜片，那铜片擦磨得黄光闪闪，光可鉴人。

映着红日，这些发亮的铜片，闪耀出一片灿烂的五彩光华，令人不敢逼视。

船顶是金漆涂就并垂有无数琉璃的吊灯，这些吊灯颜色有红有绿，给即将下山的红日一照，放射出各种不同的颜色，真是一艘极为别致的玄宫画舫。

由于舟行过速，水面上，被分起的浪花，像两条白带子似的分开来，甚是好看。

再看船上，湘妃竹的翠帘子卷起，一双白衣少女，分侍舱门两旁，两旁船舷，却由八名青衣壮汉各持一桨，以同样快的速度在水中划着，即使是督抚巡按，也很少见有这种气派。

万斯同看得心中甚是惊讶，暗想这是谁？好大的声势。

思念之间，这艘大船已行抵岸边，船尾一汉子高呼了一声：“停！”

顿时只见那八名操舟的汉子，霍地把长桨向天空一举，桨身平直地竖着，又同时向下一落，那艘大船竟纹丝不动地定在水中。

这种举桨、落桨、定舟的手法，如非具有熟练的手法，实在很难作出如此的成就。

船身已定，就由瘦西湖内，狗颠屁股似的跑出了一个胖子，这胖子头上戴着小凉帽，身着酱色团花马褂，肚子挺大，足下是一双福字履，一望就知道是这瘦西湖内的东家。

他身后是两个小伙计，抬着一条宽宽的踏板，三人直向船边跑来。

等伙计把木板搭好之后，还在上面铺了一层白布，那胖子才弯腰拱背地对大船抱拳道：“小号酒宴已备，敬请贵客莅临。”

说了两遍，那舱首侍立的少女，才叱了一声：“候着！”

胖子退了一步，连声恭应道：“是！是……”

少女转身入舱，过了一会又出来，高声道：“我家郡主问所请客人，是否都已来到？”

胖子怔了一下，又回头看了一眼，他身后的小伙计，似朝着万斯同这边指了一下。

万斯同方觉一惊，遂闻胖子道：“回莲姑娘的话，客人尚未来齐，只来了一位相公，现在赏花。”

那白衣侍女又叱了声：“候着！”

遂返身入内，须臾即出，高声道：“郡主出驾，小心侍候！”

胖子吓得头颅垂了下来，连连躬身作揖。

万斯同在花坛边，距离泊舟处有五六丈距离，因受好奇心驱使，想要看看这一位郡主，到底系何等样人，竟有如此威望。

他有了这种心思，所以目不转睛地朝这边望着，但见那另一名女侍，把翠帘向一边扬开了些，紧接着，自舱中步出了一个绝等姿色的少女来。

这少女身着一袭深紫色的丝质长裙，腰上系着一根同色的丝绦，丝绦两端，各垂有一块绿光晶晶的翠莲，衬以她高高身材，雪白的肌肤，乌黑的一头青丝，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也会心中怦然一跳，眼睛一亮。

她那张瓜子型的脸，又红又白，两弯蛾眉，淡淡地斜扫出去，两泓秋水似的眸子，是那么的冰、清、明、洁，你会觉得她美，那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再看她芳唇半启，齿如编贝，偶一顾盼，真有仙子凌波、鹤立鸡群之感。

那赏花的万斯同，此刻倒真是赏到了一朵倾国的仙宫玉蕊。

他只觉得全身血液一阵涨热，不禁呆呆地立在当场，目光竟完全被这少女的绝艳吸住了。

少女出舱之后，只向岸上瞟了一眼，微微笑了笑，遂踏板而下。

万斯同这才觉得自己的失态，当时忙转身过来，装着是在赏花，而向前徐徐行去。

可是走了几步，他毕竟忍不住，又回过身来，却意外地发现，那个胖子，正指着自已，在和那少女弯腰答话。

万斯同心中一动，暗道糟！这胖子莫非真把我当成她请来的客人了？

这种想法在他脑中转着，果见那少女目光向自己这边平视而来。

她那双剪水的瞳孔，在看你的时候，你如果是自作多情，那你准会紧张



得喘不过气来。

所幸万斯同是一位大丈夫，是一位敦品力行的侠士，他除了感到一些惊愕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失态表情，尤其是这种错认人的事，不把它当回事，也就是了，自己来此旨在游玩，还是不要扫了兴头的好。

所以当那美丽的少女，用她那一双剪水瞳孔打量他的时候，他只微一顾视，即流眸他处。

那位风华绝代的少女，似乎在思索着一件心事。

随后，她们一行人，在胖子的引导之下，直向瘦西湖匆匆行去。

万斯同也似去了一件心事，想起来不禁有些好笑，可是，出乎意外的是，想不到能在这地方，见到一个如此超群绝伦的娇娃。

不过他此刻心中，仅仅只有一个花心蕊，由于他对心蕊在内心爱得太厉害了，所以只允许他对别的女孩子抱着一种好奇的欣赏态度，而绝无染指之念。

当他嘴角带着微笑，正步入一座扇形的花坛入口处时，他听到背后有人碎步匆匆跑来。

万斯同回身看时，却见是一个白衣少女，他认得这少女正是船上侍立舱前的二女之一，不禁心中微异。

这女侍跑到了万斯同身前，福了一福，万斯同慌忙也还了一礼。

遂见那白衣少女脸色微红道：“莲姑娘命小婢恭询相公，可是云南上清堡的岳堡主？并请入内一叙。”

万斯同俊脸一红，遂摇头笑了笑，道：“你主人认错人了，在下姓万，新近由洞庭入浙，只是道经西湖，来此作竟日游，并不是什么岳堡主。”

那女婢怔了一下，不自然地笑了笑，道：“噢！是这样的，怪不得莲姑娘说不大像呢！”

斯同含笑说道：“世上相似之人甚多，也许，在下和那位岳堡主，有点相似而已。”

女婢手中扯着一条月白的汗巾，扭了一下，似颇为难道：“那么相公也不是我们莲姑娘今天请来的客人了？”斯同摇了摇头说：“我是来玩的。”

白衣少女又上下地看了他几眼，用白白的牙咬着嘴唇忍着笑，说：“那真对不起，我走了。”

说着又福了一下，万斯同少不得也回了一礼，就见她扭着腰肢跑回去了。

万斯同暗笑道：“这真是奇中奇，把我误当为客人已是可笑，居然又把我认成是什么岳堡主，岂不滑稽？”

他因见此刻，那瘦西湖内十几个伙计，全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

经此一来，他哪里还有赏花的兴致，连本来想在这岛上用饭的心意也打消了。

他回过身来，见水边上停着几艘小船，就踱过去，想雇舟而去，可是待走近了，才发现那是几艘空船。

一个人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身后有人唤道：“喂，喂！万相公，万相公！”

万斯同皱着眉回过身来，见竟是先前那个白衣少女，又向着自己跑过来。她手中还舞着那条月白色的汗巾，边跑边喊着，须臾已跑近万斯同身前。

万斯同问：“姑娘有什么事么？在下要离去了。”这女婢喘了一口气，

才道：“别走，别走，我们莲姑娘请你进去呢！”

斯同呆了一下道：“不会吧！我并不认识她呀？”女婢翻了一下眼道：“不认识有什么关系？”

说着又微微一笑，斜眸道：“你倒是去不去呀？人家可等着回话呢。”

万斯同脸色一冷道：“我不能去，请你回谢她，就说在下不便叨扰。”

说着就回过身来，招手唤舟道：“小船，小船。”

奈何这些小船都是空着，就见水边站着一个穿大褂的伙计龇牙笑道：“相公你老要船早来就好了，此刻莲姑来此宴客，他们早就避开了，谁敢来呀？”

万斯同皱眉道：“那么，我就不能走了？”

那伙计嘿嘿一笑道：“这可是麻烦，你相公要是不嫌累，就在此等一会儿，看看有路过的划子没有。”

万斯同无奈，就点了点头，这时那一边使女还没有走，就笑道：“相公，我要是把你刚才的话，照实回禀我们郡主，只怕她会不高兴哩！”

万斯同苦笑道：“这是什么话？我和你们一向陌生，岂有叨扰之理，再说你们主人在宴客。”

白衣女婢脸色微变，却立刻又放松了，她笑了笑道：“相公既如此说，我也就这么回报就是了。”

说着对斯同行礼，遂转身而去。

万斯同略有些歉疚地看着她的背影，心想自己也并未说错什么话，何必多疑。

想着就又回过身来，却见身侧的那个伙计，却对着自己挤鼻子弄眼道：“相公，你老可是惹祸了。”

斯同望着他道：“我惹什么祸？”

伙计又回头看了一眼，才压低了嗓子道：“相公，你老是外省人吧？莲姑姑你能不知道？”

斯同茫然地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伙计就一笑，露出发黑的牙齿道：“这可是稀罕，在此地，连三岁小孩都没有不知道莲姑的大名的。”

他迈了一步，更小声说：“没别的，你老别耍横了，快去吧！”

一转脖子，又用大姆指往后指了指，道：“瘦西湖，燕翅全席，你老尝尝就知道了。”

斯同摇了摇头说：“我不能去。”

伙计又怔了一下，好似十分不解斯同的蹩扭脾气，翻了一阵子眼珠又说：“这……这不大好吧！相公，小的可全是为你老着想。”

斯同懒得理他，就往一边走了几步，目望湖面，似等待搭乘一艘过路的小船。

那伙计讨了个没趣，也就不再说了，他回头又看了一眼，忽然大惊失色道：“噢，莲姑亲自来了。”

斯同不禁一惊，忙回过身来，果见那风姿绰约的莲姑，在两个白衣女侍的跟随之下，直向江边走来。

万斯同心说糟糕，别是来找我算帐来了吧！

想着就直直地看着她们，见前行的莲姑，面上含着一层微笑，就像风中水仙似的美。

斯同心就放了一半，因为起码可知她并没为此动怒，还不失是一个讲礼

的人。

莲姑姗姗行到了他身前，先是含笑瞧着他没有说话，弄得斯同甚窘。

遂见她微微颌首道：“方才都是我太失礼，把你当成了一个帮友，从小婢回报，才知是认错了人，实在汗颜之至。”

斯同闻她语音清脆，略似川湘一带口音，听来只是觉得清脆悦耳。

对方既这么说了，他也只好抱拳含笑道：“这是一桩小事，在下不会介意的，郡主何必亲自劳动，真是太失敬了。”

这“郡主”二字，万斯同也不过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已，却不知传入这位莲姑耳中，却是十分受听。

她那薄薄芳唇，不禁微微翘了起来，露出了两排白雪的玉齿。

她眨了一下眸子笑道：“你也叫我郡主？”

斯同一怔，遂窘笑道：“大家对你不都是这么称呼吗？”莲姑杏目一瞥，遂道：“本来在我宴客的时候，这地方一向是不欢迎闲人的，你怎会贸然地来了呢？”

说着俏皮地一笑，又“嚶”了一声，半笑地看着斯同，似要看他如何置答。

万斯同心说好个狂傲的姑娘，这小瀛洲也不是你私人产业，岂能阻止我来游玩？

可是他因在初见她时，已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了怜香惜玉之心，自然不会出言顶撞。

当下只淡淡一笑道：“在下是初游西湖，不知姑娘有此规矩，实在失礼得很。”说着又指了指水上道：“只要有船来我马上就走。”

睡莲龙十姑妙目一转，微微笑道：“这理由尚称合理……”微一吟哦遂又道：“如果我邀请你今夜作我上宾，你是否也肯赏光呢？”

斯同想不到她有如此一问，当下尴尬道：“这……这……”

十姑星眸直视着他笑道：“既来小瀛洲就是我龙十姑的朋友，岂有逐客之理？”

万斯同见她妙目直视着自己，似等待自己一言，不禁有些为难。

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莫非真还惧她一个姑娘？再说人家是一番好意，我又何苦一再坚持。想着就点了点头笑道：“姑娘既如此说，在下就厚颜叨扰了，只是……太失敬了。”

龙十姑见他应允，面上重露笑意，秀目向身后二婢一扫似在说：“怎么样？我请他，他还会不来么？”

这时那瘦西湖的胖掌柜的，远远地跑过来，鞠躬哈腰道：“相公你老来了，怎么不早关照一声呢？看！在外面站了半天。”

斯同闻言不由好笑，就笑了笑，却见那睡莲龙十姑，也望着自己微笑。

当下众人一齐转身由胖掌柜的在先，一行人直向瘦西湖行去。

等大家进入之后，斯同见院中早已设有舒适的座位，各色水果，都用果盘托着，陈放在座位之旁。

龙十姑含笑引手道：“请坐。”

斯同欠了欠身，就坐了下来，却见她巧移莲步，就在自己身侧隔几的一张红木靠椅上坐了下来。

她向斯同问道：“万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斯同点点头说：“在下祖籍豫北。”

十姑点了点头，这时就见一个伙计由外面进来，躬身道：“郡主所请的朋友都来了。”

龙十姑朝斯同点了点头道：“万兄请稍待，待我去迎接他们进来。”

万斯同微微欠身，笑道：“姑娘请自便吧。”

龙十姑遂下位自去，万斯同想到这种情形，不觉暗笑自己真个唐突，和对方一面未谋，居然毫不客气地参加人家宴会，如果眼前情形，落入花心蕊眼中，不知她又如何想法？或许要心生误会吧？

想着不由略略感到有些后悔和不安，思索之间，主人已陪着大批客人鱼贯而入。

万斯同与他们并不相识，却也没有坐着不动的道理，当下忙站起身来。

只见为首来的是一个白发皤皤的老人，身着茧绸长衫，个儿很高。

他身后接着进来的是一个中年的妇人和一个四十上下的书生模样的人物，这二人从形态上看来，宛然是一对夫妇。

再后是两个老婆婆，其中之一手中还拄着一根刻有龙头的拐杖。

其后是一个红鼻子的驼子，和两个鸠首垢面的中年化子，连睡莲龙十姑共是八人。

这么怪异复杂的一群人物，点缀在庭院之中，确是很新鲜。

万斯同一眼即可判出，这些人物，虽是外表身份迥异，可是都是离不开风尘的江湖人物。

他们似乎事先彼此都已约好，集合在一起，一前来赴睡莲的晚宴来的。

而且从他们种种神态上看来，他们彼此都甚为熟悉，嘻嘻哈哈地交谈着进来，各自择席而坐。

可是当他们目光发现到另外尚有一个青年在座时，从神色上看来，他们显然是很吃惊。

七个人十四只眼睛，一齐注视着万斯同，那为首老者嘻嘻一笑，向龙十姑道：“想不到十姑另外还请有朋友，这位少英雄老朽看来却是眼生得很呢！”

万斯同俊脸一红，心说本来嘛，我看你们谁都眼生。

睡莲龙十姑闻言微微一笑，玉手向万斯同微微一抬道：“这位是由洞庭来的万相公。”

说着杏目微眯，又笑道：“和你我都是同道之人。”

众人目光一齐集向了万斯同，万斯同忙躬身抱拳道：“在下太失敬了。”说着不禁向龙十姑瞟了一眼，暗惊她好厉害的眼光，自己这种一派文生打扮，却依然瞒不过她的眼力，由此可想而知，这位睡莲龙十姑，定必是一个技击高手了。

他心中有了此意，不禁向座中各人望去，愈发觉这些人物，虽年迈古稀，细细看来，无不是精华内敛的人物。

倒是睡莲本人，如不事先认识，却是看不出丝毫江湖形色来。

斯同经十姑的介绍，始知那老人是一掌红石子奇和一字剑商和他妻子燕翅镖段英，另二婆婆，一为田琴，一为赤杖姥江雪梅，另二化子为青蛇许小乙及闪电手丁介。

斯同获知，不禁大大惊骇，这些人具是厉害棘手的人物。

万斯同乍然听到了这些江湖知名之士的大名之后，不禁大吃了一惊，因为诸如一掌红石子奇、赤杖姥江雪梅，以及托钵乞门中的青蛇许小乙、闪电手丁介等，无不是自己久已闻名之辈。

这些不同身份、门户各异的武林中人，素日是难得凑在一块儿的。

今天睡莲龙十姑把他们都请了来，如果仅仅是为了友谊上的来往，似乎令人费解，因为其中有来自四川的，有来自秦岭的，他们千里迢迢来此，决非是只为了吃龙十姑一顿饭。

尤其令万斯同惊奇的是，他对主人龙十姑的身份，始终摸不清楚。

她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可是她在江湖中，似有极为尊贵的身份，只看这些来自各地的武林前辈，对她都甚敬重，就可想而知了。

人人都称她郡主，可知她乃是一郡之主，这是官家的封爵，还是武林的一派门户呢？这就更令人想不通了。

这几个人在龙十姑介绍之后，十几只眸子，在万斯同身上溜着，那身着茧绸长衣的一掌红石子奇，对着万斯同嘻嘻一笑道：“老弟一向在哪里发财？”

斯同欠身道：“晚生初入江湖，一切生疏得很，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发财，老先生说笑了。”

在万斯同左手边，坐着那两位中年叫化子，此刻那个叫青蛇许小乙的，忽然嘻嘻笑道：“石老儿贩卖珠宝发了财，所以见谁都问在哪里发财，其实咱们在江湖上混饭吃的，有几个不饿肚子的。”

他的话，把所有的人都逗笑了。

一掌红石子奇，被说得老脸通红，他狠狠地膘了许小乙一眼，冷笑道：“许大侠真是好风趣，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咱们各人肚子里有数。”

许小乙忽然面色一红，随即仰天狂笑了一声，甩着一双破烂的袖子，连连道：“奇了！奇了！我花子一向是愚钝成性，实在不懂石老头话中的意思。”

一掌红石子奇装着无事地晒道：“不懂就算了，我才没工夫和你斗嘴。”

这时一边的一个老妇，眯目微笑道：“二位还是少开玩笑，不要忘了咱们是赴十姑的宴会来的。”

万斯同知道这个说话的老妇人叫田琴，只知道她是来自江西，但对她生平并不清楚。

见她身着黑绸子面夹袄，面色红润，只是满头头发，就像雪花似的白，她说话的时候，一双眸子微微眯着，很有点含蓄的味道。

果然，她的话立刻就令各人安静了下来，而这田老妇人却用手中一条白色绸子，在脸上慢慢擦着，睨目对着身侧的那位来自秦岭的中年儒生道：“商先生，这瘦西湖的花可真美啊！”

一字剑商和很安详地在呷着香茗，闻言连连点头道：“是的，是，太美了。”

田老妇人又回头对着赤杖姥江雪梅说道：“去年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开这么多呢！”

赤杖姥只淡淡地笑了笑说：“噢！”

由于大家的目光，全注意着她，这老婆婆的话可说得不大自在了，可是她越要掩饰她的不自然，又说：“这地方真比我们那里的庐山还美呢！我说江大姐，你说是不是？”

赤杖姥江雪梅似也有满腹心事，又嫌她多嘴，只冷冷地哼了一声。

睡莲龙十姑这时笑眯眯地搁下了杯，道：“田夫人，你是一向足迹不下庐山的，却怎会到了杭州？这倒是奇怪了！”

田夫人左右看了一眼，面红着道：“老了，再不出来跑跑，活着还有个

什么劲呢。”

龙十姑暗笑她这话说得牵强，当下并不点破，目光遂又扫向那一对中年夫妇，微笑说道：“贤伉俪也是难得一出的隐士，此番却有雅致来此一游，倒真是太难得了。”

一字剑商和从容地笑了笑：“十姑，你这话就不对了，你莫非不知道，我们夫妇是最爱游山玩水的，既入了浙省，这杭州是非来不可的。”

他说完之后，看了他夫人一眼，又笑了笑接道：“却想不到，一些朋友都来了。”

一掌红石子奇，在一边大笑了一声说：“说到这里，老夫不得不佩服龙群主的耳目精细……”

他张大了眸子又道：“老夫是昨午方抵杭州，可是今晨即收到了龙郡主的请帖，哈！好快的消息！”

龙十姑微微一笑，并不说话。

这时候那另一个叫闪电手丁介的化子，冷笑了一声说：“昨天来的，已算是晚了，我叫化子今午方到，可是龙郡主的帖子，已由我们门中的三代弟子先一日就转到了。”

他对着龙十姑抱了抱拳，笑道：“佩服，佩服！看来我等江湖中人，只一入浙，全逃不过十姑的眼睛，真令人敬佩不已！”

那位田老夫人也含笑点头道：“十姑，你到底是如何知道我们来了呢？”

众人目光全数集在睡莲龙十姑的身上，只见她淡然一笑，目光略微向万斯同瞟了一眼，曼声道：“各位朋友可是太抬举我了，其实智者千虑，必有一疏，就拿这位小侠来说吧……”

她说着，玉手轻轻向着万斯同指了一下，遂又笑接道：“我就大大失礼了！”

万斯同和众人都不禁怔了一下，龙十姑笑吟吟地道：“这位小侠客来到敝地，小妹却是事先毫不知情，甚至于人家到了这小瀛州，找上门来，我还不知道呢！”

田老夫人心中“哦”了一声，各人目光都向万斯同望去。

他们各人脸上都显示出十分惊异的神色来，田老夫人微微点头，道：“这位小侠客大名如何称呼，恕老身方才没有听清楚。”

万斯同很不情愿地笑了笑，说道：“在下万斯同，无名小辈，各位是不会知道的。”

田老夫人仰头想了想，又点头道：“近来江湖上，出了一些少年英雄，我们不会一一知道的。”

万斯同注目龙十姑抱拳道：“在下本系一平凡书生，郡主何故抬爱至此，当着如许高人之面，岂不是令我惭愧？”睡莲龙十姑微微饮了一口香茗，巧笑倩然地道：“万兄你不必客气，实在来说，能受我邀宴之人，绝无泛泛之辈，这一点，我确信还不至看错了人。”

她这几句话，自然又引起各人一阵笑声，纷纷客套起来。

万斯同本以为，他们这一群人，必定是互相间都有很厚的友谊及深切的了解，可是此刻看起来，却并不是这种情形。

他们之间，反而看起来都显得格格不入，尤其很沉闷，似乎含有一种极为隐秘的气氛，可是他们偏偏都要伪装成很熟的样子。

而所说之言，也全是一些无关痛痒、虚无缥缈的话，这真令他想不通是

怎么回事了。

这时瘦西湖的胖掌柜的，走了出来，向睡莲龙十姑弯腰请示道：“酒菜俱已备好，请莲姑及各位贵客入席。”

龙十姑站起身来，微微笑道：“我已命家人送来自酿的碧莲露，你们的酒可以撤下去。”

胖掌柜的忙弯身道：“是！是！”

此刻已有白衣侍者，把环绕在四周约百十盏各式灯笼，都点了起来，一时之间，五彩缤纷。

这小瀛洲本是美景无限，已经事先准备布置，此刻再一点缀，看起来真是美到了极点。

水面上，远远飘浮着各式的彩船，偶尔随风送来些醉人的丝竹管弦之声，也无不令人心旷神怡，陶醉在这如梦的情调之中。

睡莲龙十姑含笑向各人道：“小妹因时间仓促，匆匆备席，如不合各人口味，尚乞多多包涵，现在请各位快入席吧！”

大家倒也不客气，各自起身就座，那跟随睡莲而来的两个女侍者，把桌面上的六盏小蜡烛点着了，烛光闪闪之中，更添情趣。

每人的名字，都已工整地书写在一片小红叶之上，而这片小红叶，却插在一盏银质的架碟之上，看起来别致好看。

各人找到自己的名字，按名入座，万斯同很惊奇地也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在一片红叶上，工整地写着“万少侠”三个小字。

他心中甚是佩服主人的细心，落座之后，睡莲龙十姑盈盈含笑道：“招待不周，请各位多多包涵！”

她说着双手拍了一下，就见出来二个白衣侍者，双手捧着一个青竹细笼。

万斯同正不知这是何物，却见他身边的那个化子青蛇许小乙哑着嗓子叫道：“妙呀！西湖醉蟹！”

睡莲龙十姑微微一笑，这时那青竹细笼，已端正地置于台中。

许小乙伸手就要去揭笼盖，却为十姑用筷子按住，她含笑道：“许四帮主只猜对了一半，确是蟹类，但并不产在西湖，各位谁知是产在何处么？”

许小乙翻了一下眼皮道：“是洞庭来的？”

十姑摇头道：“洞庭产的尚不如西湖的肉嫩呢！”

那位田老夫人呵呵笑道：“这么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龙十姑又摇了摇头，只是笑而不答，耳闻得笼中众蟹爬行之声甚是热闹，各人不禁为之食欲大动，目光一齐集向正中。

龙十姑目光一扫万斯同道：“万少侠可知道么？”

斯同脸色一红，尴尬笑道：“在下见闻浅陋，一时却是猜……不出。”

十姑妙目一转，又转向那一对中年儒士夫妇，含笑向燕翅镖段英道：“段大姐可知么？”

段英方自摇首，可是她丈夫一字剑商和，忽然拍手道：“哦！是了！”

众人目光齐集向他，一字剑商和眉飞色舞道：“莲姑如此神秘，却令我想起多年前，曾食过的一道佳肴，只不知对不对。”

十姑微笑问道：“商大侠不妨说来听听。”

一字剑商和笑嘻嘻道：“此蟹莫非是来自青海天池湖的一种叫做‘飞蟹’的罕食珍肴么？”

他这么一说，各人无不为之动容，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一种世上极为

罕有的珍味，只青海天池湖一处仅有。

而奇妙的是，它的产期仅仅只有两个月，一年之中的其他十个月，俱是深伏湖底，埋在污泥之中，待入秋之八九两月，闻雷声始全数出土出水。

那就是说八九两个月内，第一场秋雨之后，闻雷声始出湖，否则它们是死也不出来的。

经过了长时间的潜伏之后，这些天地间的怪蟹，只要一出土，俱呈疯狂模样，遇鱼刺鱼，遇虾食虾，蹿高纵矮，蔚为奇观。

一般捕蟹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守候水边，他们特备钢丝蟹网，照蟹的油灯。

每逢雷雨之后，这些人就守候在天池之边，待这些飞蟹出水跳跃时，在灯光照射之下，飞网捕捉，据说每捕一只，运至内地，可售纹银五两，这实在是一个很吓人的数目，而且供不应求。

因此每到产蟹季节，有远自千里以外，来此捕蟹的，技术好的，很能发一笔小财。

因为有了以上这许多因素，所以这“飞蟹”，在一般人眼中看来，那是非王公巨贾所不敢大快朵颐的，大部分的人，真连见都没见过，仅听传闻而已。

一字剑商和道出了这飞蟹的名称之后，众人怎能不惊！十数道目光，齐向睡莲龙十姑望去，似乎期待她的认可。龙十姑微笑颌首道：“商大侠果然见闻高人，正是来自青海的飞蟹。”

众人闻言不禁全呼起妙来，那位老人一掌红石子奇，更是馋涎欲滴地道：“十姑，还是快揭起来，让大家瞻仰一下吧！老夫生平还没有见过呢！”

青蛇许小乙嘻嘻笑道：“怕笼盖一开，它们都飞去了。”一字剑商和摇头道：“我想龙姑娘定然早以浓酒，将它们灌得烂醉，只怕连爬都难得了。”

睡莲心中一动，秋波往商和面上略微一转，暗忖：“此人未免太聪明了。”

她依然含笑道：“商大侠果然没有说错，小妹早以浓酒将它们灌醉了。”

青蛇许小乙嘻嘻笑道：“那么打开来看看吧！”

龙十姑含笑点头，玉手轻启，把笼盖揭了起来，万斯同还是生平仅见，不免很注意地去看看，看这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长相。

这种飞蟹实在长相很怪，它样子是长条，略像圆筒形状，一头尖，一头圆，颜色浓绿如翠，在它前胸两侧，生出两片多出来的软壳，大概它之所以能飞，全是由于有了这两片东西之故。再看它前身，生着两只大钳，形状倒是和常蟹无异，在它的双目旁，各生着一条尖锐的红刺，伸出来很长，看起来很鲜艳。

它们是在绿色的酒液里旋回游泳着，可是看来行动是那么的迟缓，可能早已昏醉了。

众人仅有少数二三人，昔日见过这种东西，多半都是第一次见，所以显得很稀奇！

睡莲龙十姑笑道：“这种飞蟹，食法也和一般不同。”

一掌红石子奇赫赫一笑道：“这个我们知道，不就是一吸就出来了吗？”

龙十姑微微笑道：“石老侠所说不错，确是一吸即可，只是这一吸却要用很大的劲呢！”

龙十姑玉手轻轻又拍了一下，就见先前侍者，双手捧出一个白色瓷坛，睡莲笑道：“此系大寒之物，各位先请饮酒，然后可食蟹。”



众人连连称善，那随行女婢，取出瓷坛，为各人斟上一杯，酒色清白，香气四溢！

龙十姑双手举杯，含笑道：“各位远道辛苦，小妹敬各位一杯。”

各人方举起杯，那青蛇许小乙嘻嘻一笑道：“且慢！”

各人都不禁停杯望向他，许小乙不自然地笑了笑，一只手却在烂衫里摸着，摸了一会儿，才取出了一枚长方形的白色玉匣来。

龙十姑一怔，问道：“许四帮主有何雅兴？”

许小乙咳了一声，一面打开玉匣，取出一枚白色玉针，一面嘻嘻笑道：“外出之人，无论作何事，都需要谨慎小心。”

他说着把那枚玉针放一半入酒杯，须臾取出来看了看，微笑道：“现在可以饮了。”

各人都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许小乙竟敢在龙十姑面前当面试酒，这是极大的侮辱。

他们已都知道，睡莲龙十姑是绝不会容忍这种耻辱的，都不禁内心为之担忧。

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睡莲龙十姑并未十分震怒，她只是淡淡地笑道：“现在各位可以放心了，哈哈……”她笑向许小乙道：“四帮主为人精细，小妹佩服不尽，只是智者千虑，却难免一疏呢！”

许小乙面色甚窘地干笑道：“在下天胆也不敢怀疑阁下，只是怕别人动了手脚，十姑见责，倒显得我化子太放肆了，我罚酒一杯。”

他说着仰首“咕”的一声，把杯中的全数干了。

睡莲微微一笑说：“玩笑话，我才不当真呢，各位干杯！这酒并不甚烈。”

她说着举杯四邀，各人俱把杯中酒一饮而下，只觉入口甘芳，口齿留芬，无不交赞。

侍者又为各人把酒斟上，万斯同心中暗笑那许小乙太多疑，真个是“以小心人度君子腹”，未免“佛头着粪”，要是自己是龙十姑，这种当面羞辱，实在不知如何忍受，由此看来，这龙十姑果不愧受人敬重，而器量尤其令人钦佩！

思念之中，忽见十姑亲自为自己夹来一蟹，当下忙双手持盘往迎。

他口中道：“不敢当，不敢当！”

龙十姑睨目笑道：“不要客气，一人一个。”

这时万斯同对面的一掌红石子奇，正伸筷往笼中夹去，龙十姑忽然以筷拦住他笑道：“石大侠不必亲劳，容小妹代替分送。”

石子奇怔了一下，遂呵呵大笑，连道：“好！好！主人太客气了。”

龙十姑很快地把笼中醉蟹，为每人送上了一只，大家俱不识如何食法，目光齐向她看去。

睡莲龙十姑频频笑道：“这飞蟹所食主在其黄，各位只须以口轻含其首，用力一吸，自觉其味无穷，此物美在新鲜，待其一死，味道就差远了！”

她说着樱口轻开，已把尖形蟹含入口中，用力一吸，发出“吱吱”之声。

各人自不多言，纷纷依阖炮制，用力一吸，果然就觉得蟹黄入口芳香无与伦比，一时“吱吱”连声，响成了一片。

万斯同此刻，也依法炮制，果觉其味无穷，真乃生平仅尝，不禁也连连吸了起来。

忽然，他看见那位田老夫人，把手中飞蟹向盘中一丢，一张扁脸，变成

了紫红颜色。

她一手指向睡莲龙十姑，大声叫道：“你……”

话犹未完，竟自连串地猛咳了起来，她这咳不当紧，却见满座客人，也都随之大咳了起来，而且纷纷踉跄起来。龙十姑曼笑了一声，忽然离座纵起，飘向一边的一张桌上。她口中娇声呼道：“倒下吧，一群蠢才！”

话犹未完，只听得一片咕咕噜噜之声，满座之人纷纷倒地不起。

这其中却仅有一个万斯同安然无事，他目睹此情景后，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是着了睡莲龙十姑的道儿，当下飞身纵出。

只一瞬间，这六七个人，已七零八落地倒了一地，席案上杯盘狼藉，酒气四溢。

那位睡莲龙十姑，却是星目微合，远远自一边发出冷笑之声。

万斯同不禁怒目视向她道：“龙姑娘，这是怎么一回事？”龙十姑咯咯一笑，目光睨向他道：“小伙子，这其中没有你的事，你就不必多问了，只记住，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万斯同愤声道：“可是这种手段太插鄙了……”

才说到此，就见睡莲龙十姑杏目一睁，两弯蛾眉向上一挑，可是却又似突然隐忍住这腔愤怒，慢慢地笑了笑道：“你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万斯同俊脸一红，遂道：“我本来并不认识你，你自然无理由害我。”

龙十姑冷哼了一声，说道：“这就对了，由此证明，我暗算他们，并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原因在。”

万斯同怔了一下，说道：“方才我见你们还在有笑有说，为何须臾之间，就下毒手？”

十姑冷笑了一声道：“你以为他们都死了？”

万斯同走过去，细细地瞧了这些人一会儿，却发现他们无不是口吐白沫，而且人事不省，当下内心机伶伶打了一具冷战，心说这龙十姑好狠的心，如此看来，自己生命真个是幸免了。

他余悸尚存地望着这些倒在地上的人，事时不发一言。

龙十姑却笑咪咪地拍了两下掌，就见先前随船而来的两个侍女闪身而出。

睡莲眸子微微朝着万斯同扫了一眼，含着笑说：“万相公看不惯咱们这种勾当，把这群老东西给护下去。”

二侍女中之一却弯身问：“郡主的意思……”

十姑咯咯一笑，啐道：“小带子，你别带逼着我杀人，你是想叫我把他们丢在湖里是不是？”

那个叫小带子的少女忙弯腰笑道：“奴婢可不敢。”

十姑冷冷笑了一声道：“他们只为贪图一时口福，却未曾想到祸从口入，我这迷魂散，足足可使他们睡上三天三夜！”

万斯同这才知道，原来并非毒药，只是一种特制的迷药罢了，不过为什么对这一群人用这种手段，就令人想不通了。小带子翻了一下眸子道：“要嘛，咱们干脆把他们放在船上带回去，往冰窖里一放，叫他们好好凉快几天。”

那另一个侍女，名叫小铃子，闻言也笑了起来，一面说：“郡主，这个主意可新鲜。”

龙十姑又瞟了万斯同一眼，就抿着嘴笑了，一面挥手小声道：“好！就依着你们，快把他们弄上船去吧，放在这里看着都恶心。”

小带子和小铃子就笑着下去了，她们去找人来把这些武林高手抬上船去。

万斯同本想说几句公道话，可是想了想，又觉得这是人家的事，自己既和其中之人都不相识，自无从悉知他们之间的恩怨，冒昧陈词，反倒是多管闲事。

当下苦笑笑道：“我与阁下，本是素昧平生，这一饭之情，日后必报，此刻告辞了。”

说着双手抱拳，弯腰行了一礼，转身就走。

他方才行了一步，只觉得头上一阵微风扫过，万斯同也是名师之徒，当下双掌一错，身形霍地向下一蹲，却见那龙十姑已笑眯眯地站在自己身前。

万其同张大了双眸子道：“你要……怎么样？”

龙大姑面色薄薄地泛起了一片红霞，由此可以看出，她素日并非是一行为放荡之人。

此刻她面色微红地笑了笑说：“你别走。”

万斯同不禁心中不悦，当时面色微沉道：“龙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

十姑低头微微一笑，遂又抬起了眸子，她脸上仍然带着一些不自然的神色道：“我的意思是请你暂时到我家去住几天……”

说着她竖起了三个手指，笑道：“三天，怎么样？”

万斯同冷冷一笑，说：“不行，我还要急于赶路！”

十姑咯咯一笑，眸子里闪出凌人的光芒，她说道：“何必呢？我对你已是十分客气的了！”

万斯同吃了一惊，遂见她含笑道：“其实我原也应该叫你和他们一样的……”

笑了笑，又说：“那么，你就老实多了！”

万斯同剑眉一挑，沉声道：“这么说，你竟认为我是他们一路的了？”

龙十姑眨了一下眸子道：“我为什么不这么认为呢？”

万斯同怔了一下，冷笑道：“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是谁，是你请我来的。”

十姑挥了一下手，笑道：“我的相公，你不要急，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坐下来慢慢说好不好？”

万斯同哼了一声，侧首一边，龙十姑慢吞吞地道：“凡是来到杭州的生客，都是我的敌人，你也不例外！”

万斯同吃了一惊，倏地回身道：“龙姑娘，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十姑秀眉一挑，却又微微一笑说道：“万相公，我确是很客气地待你了，你何故……”

方说到此，霍地一场翠袖，娇叱了声：“躺下！”

万斯同猛一回头，看见那个来自江西的田老夫人，又摔倒在地。

敢情她并未为十姑迷药所述，此刻乘二人对话之际，竟想脱逃，却未料到龙十姑二十四粒玉莲子，能于熄灯暗室，打入三十六处穴道，她又如何逃跑得了？

睡莲龙十姑冷笑了一声，轻款莲步，走到田老夫人身前。

可是却离着她远远的就站住了，那位倒地不起的田琴田老夫人，却是面朝下地趴在地上。

小带子正自外面走进来，见状惊问道：“郡主，怎么回事？”

十姑挥手冷笑道：“你后退一步。”

小带子怔怔地后退了几步，万斯同也好奇地走了上来，龙十姑目视着趴地不起的田老夫人道：“夫人，好高明的龟吞兔滚障眼法儿！”

地面的田老夫人，仍是纹丝不动，龙十姑冷冷一笑道：“你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我。”

她说着，猛然骈指，隔空直向地上的田老夫人点去，空气中发出了“哧”的一声！

斯同不禁大吃一惊，暗想老夫人此番休矣。

可是事情竟是连番地出人意外，睡莲龙十姑隔空指方自点出，忽闻得田老夫人发出一声怪笑，那声音与午夜狸猫叫唤的声音是一样的。

遂见地面上，那位田老夫人，就像一匹驴子似的倏地一阵疾滚。

紧跟着人影一蹿，随听田老夫人的哑嗓音笑道：“打！”

这个“打”字方一出口，就见有一双白点，直向龙十姑双目打了过去，一闪即至。

睡莲龙十姑微微一笑，其实她内心正是愤恨到了极点，因为田老夫人打来的暗器，正是自己方才发出的如意玉莲子。

她这种如意玉莲子，可谓向无虚发，此刻没有料到，竟会为对方接在手中，并且用来回敬自己，当着万斯同的面，她不禁有些羞惭。

可是此姝生就怪性，喜怒不定，也许她脸上带着微笑的时候，正是她愤怒鹰胸的时候。

这时候，就见她玉指轻翻，只一招，已把飞来的那一对如意莲子接在手中。

再看田老夫人，此刻头发蓬散着，呵呵地怪笑道：“郡主如此款待远来的江湖朋友，未免太令人齿冷了，所幸我老婆子有先见之明，于舌下暗藏解药，否则……哈哈……”

她用手指了一下地上倒着的几个人，朗声道：“岂不像这群朋友一般，任你宰割了！”

说着她身子一纵，跃上了一张桌面，桌上的闪闪烛光照耀着她那枯瘦的胴体，银白色的发束，微微隆起，而裹得像粽子一般的一双小脚，乍然一见，你定然是不会看出来，她竟有这么超然的一身功夫。

万斯同正自惊异的当儿，睡莲龙十姑已发出了一声冷笑，飞身而起，直向那张圆桌面上猛然袭去。

田老夫人口中虽硬，可是她却知道，这位龙十姑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她自己本人，既然在江湖中有了相当的名声，自然有“爱惜羽毛”之意，俗谓三十六着，走为上策。

又听她狂笑了一声，大叫道：“龙郡主，老身在庐山候你，失陪了。”

她说着话，霍地一扬双臂，竟以“野渡无人”的无上轻功，倏地凌虚把身子拔了起来，而直向这“瘦西湖”之外翻去。

可是，她身子方自纵起，却似为一股虚来的潜力，硬把她的身子，向后带了一下。

田老夫人为这种回带之力一拖，不由在空中顿了一下，纵出丈许之外，却向下坠来。

这怪老婆子，显然也被激怒了。

只见她身形落地之后，倏地一个急转，双掌箕开，照着迎面而来的龙十姑肩就上抓。

这位田老夫人，双手上可是运行的大鹰爪力，内合一种叫“按挤力”的内力，龙十姑若是为她抓上了万无幸理。

可是睡莲龙十姑，那种昂然不动的身形，和她眸子里所泛出的镇定光芒，却显出她根本未把这种身手看在眼里。

田琴双掌眼看已沾到了莲姑的肩上，可是她这个老婆婆也是久经大敌之人。

她猛然发觉出不妙，不待内力吐出，却猛可里往回一拧双腕。

这种“双门拴”的动作，她是运用得那么巧妙，你只看她的手腕子、腰、臀、肩、足，元一处不是运用到了一个“巧”字。

可是，在对付眼前这位强大的敌人，她仍然是显得太慢了。

那是一种什么疾劲的招式，真令人难以窥清，只见龙十姑彩袖向前一扬，身如风车似的转在一旁。

再看那位田老夫人，却是面如金靛，一阵踉跄，后退了十数步之外。

她用手指着龙十姑，颤抖地说道：“你……”

随即“咕嚕”一声，倒于就地，万斯同在一边真是触目惊心，他已经看出来，龙十姑是用“隔空闭穴手”，借着翠袖一挥之力，把内力由袖中逼出，伤了田老夫人的上盘穴门。

这种打法，确实高明狠毒，莫怪那位田老夫人，竟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就倒地不起。

龙十姑轻而易举地处理了田老夫人，脸上一扫方才的怨气，又重新回嗔为喜地看着万斯同道：“如有人不知自量，我就用这种手段对付他……”

说着又眨了一下眸子，淡淡地笑道：“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指的是他们。”

她用手指了一下地下倒着的人，万斯同冷笑了一声，他真是被她搅糊涂了，自己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受欺的人。当时不禁气愤填胸地道：“龙十姑娘，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对付他们，可是我相信这其中必有原因，外出之人，还是少管闲事为妙，我绝不过问你们之间的是非，只是……”他声音变得大声地接道：“只是，我与你们之间素无瓜葛，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怎样对你了？”龙十姑笑吟吟地问。

万斯同俊脸一红道：“我……那你又为何不放我走？”这时候已进来了几个大汉，由小带子、小铃子指挥着，把倒在地上的人都抬走了。

龙十姑嘱咐道：“要小心，不能放走一个。”

小铃子应着道：“郡主放心，他们一个也跑不了。”龙十姑笑了笑，目光又回到万斯同同身上，微微歪着头，似笑非笑地问道：“真的，你这个人真令我奇怪，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年纪轻轻的。”

斯同脸色不禁又是一红，他忍着气，道：“我早就对你说过，我是顺道来游湖的。”

十姑摇了摇头笑着说：“我不信，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万斯同气愤道：“什么巧？游湖还有一定的时间吗？”十姑咯咯一笑，用手在空中挥了一下，道：“你这个人……我是说，你莫非不是为了《合沙奇书》而来的吗？”斯同怔了一下，说道：“什么《合沙奇书》？”

十姑左右看了一眼，所幸四周无人，她脸上带着一层迷惘之色，讷讷道：“你真不知道？”

说着却又一笑道：“算了，你别想骗我，反正这几天，你得委屈一下，

我绝不能放你走。”

万斯同心中一动，暗道常听武林中人，为争夺奇珍异宝，而互相斗殴伤亡，看来正是如此了，只是这睡莲龙十姑，却也过于厉害。

原来她竟借着宴客为由，把这一班武林同道，纷纷以迷药制服，然后她即可独自放手去取那所谓的《合沙奇书》，她的手段也真是过于狠毒了！

这么想着，他内心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当下试探着问道：“那本书在什么地方？”

十姑面色一变，半天才恢复原状，她冷冷地笑道：“就算你是真的不知道，从现在起，我们绝口不提那本书的事情。”

才说到此，就见小铃子跑进来道：“郡主，船准备好了，现在走不走？”

龙十姑点了点头，回头对万斯同笑道：“怎么啦相公？方才那顿饭没吃好，咱们回去再吃，现在你必须跟着我走。”

万斯同因眼见龙十姑方才出手，功力精湛，远在自己之上，如贸然跟她动手，吃亏的必是自己，当着外人，这个脸可是丢不起。

再者他心中更存了好奇之心，究竟那所谓《合沙奇书》，是一本什么书？武林中人何故如此重视？自己既已染上了这场是非，不如将错就错，先和她“虚与委蛇”，再见机行事的好。

他这么想着，愈觉事已至今，只有如此了。

龙十姑见他沉思不语，不禁有些不耐，冷冷笑了一笑，说道：“怎么，你是不敢去么？”

又哼了一声道：“你放心，我要是想怎么你，你还跑得了么？”

万斯同苦笑一声，道：“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老实说，我在江湖上，还很少怕过人！”

龙十姑似乎已洞悉了他的外强中干，闻言晒笑道：“当然，要不然你怎么敢一个人独自来此呢？”

万斯同心中暗笑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为那本《合沙奇书》而来，当下也不再与她争辩，就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就到府上去叨扰几天吧！”

龙十姑抿嘴笑了笑，说：“三天，一过三天，你和方才那群朋友，都可任意而去，我绝不再刁难你，现在我们走吧。”

说着她率先而出，万斯同随后跟上，他此刻胸有成竹，反倒十分从容。

“瘦西湖”的老板伙计，一长排地排在门前，见二人出来，一齐躬腰为礼，遂见十姑长袖拂处，飞出黄金二锭，正落在那胖掌柜足前，乐得那胖子大口叫了声：“谢谢郡主！”余众又是弯腰一躬。

再看由这瘦西湖通至湖边的这条石子道旁，早已插上了两列明晃晃的灯笼。

水面上那艘龙十姑特制的大花船，船上更是百灯齐亮，那些水晶琉璃的灯罩子，以不同的颜色，在如墨的夜空里，幻出各种鲜艳夺目的彩色，真个是好一艘玄宫画舫。

船上一十八名壮汉，各持着水平的长桨，目视前方，一个个气势如虎，在他们腰带上，都配有紧密密的一排雪白短刀，拖着四五寸长的红色刀衣。

万斯同看到此，已不禁心中怦然而跳，他知道这些短刀，是用来作暗器的，而一般暗器，都是暗而不露，这些汉子，竟把暗器明束于腰上，以之示人，足可证明，他们在这种“飞刀”的技术上，是有着惊人的造诣了！

小铃子、小带子姗姗前导，待行至船边，二人倏地把身子向下一蹲，跟

着一长身，就像箭头似的，蹿了起来，再注目看时，二人已一前一后地落在了大船之上。

她们的态度是那么从容，身形是那么的利落，由她们脸上的笑靥看来，这两个小丫环身上，都负有一身惊人的武功，那是不可置疑的。

斯同正看得惊心，却见龙十姑回头笑道：“相公，请上船！”

说着后退了一步，双手往胸前一抱，似有心看他用什么身法上去。

因为这艘船离着岸边，还有两丈的距离，先前来时，没有踏板可下船，此刻踏板已去，再看船身高有两丈，耸立在眼前就像一座宝塔似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身上没有超人的轻功提纵之术，你休想能如意登船。

万斯同见所有各人的目光，一齐注向自己，都在等着要看自己上去的身法。

到了此时，他也只好硬着头皮露一手了。

他先抱拳，对着十姑道：“姑娘请先行。”

这种称呼，可谓之是大胆已极，因为在十姑所认识的武林朋友中，无不尊她一声郡主，还极少有人敢直呼她为“姑娘”的。

可是龙十姑并不以为意，她浅浅笑道：“你先上去，你是客人。”

万斯同在彼此对答之际，已自丹田深深提起了一口真力，他点头说了声“好！”

遂见他身形骤然腾起，犹如潜龙升天，只一闪，已昂然立于舱前风门入口处。

小带子回头笑吟吟地道：“万相公好身法！”

万斯同苦笑笑了笑，正要说话，忽听身侧，十姑的嗓音招呼道：“开船。”

万斯同不禁心中一惊，忙偏头望去，果见龙十姑立于身边，湖风飘扬着她头上的细黑长发，她正分出一只玉腕拢着它。万斯同心中不禁怦然动了一下，暗忖道：“这龙十姑果然是一难见的奇人，只看她上船时的身法，自己就是望尘莫及，别的还谈什么？”

想到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幼年少小时，亦曾苦练过功夫，怎的却连一个少女都不及。

再仔细地看那龙十姑，也不过二十四五岁光景，和自己年岁相仿，可是人家身上竟有如此玄妙的一身功夫，在武林中，得享如此盛望，相形之下，自己真是太惭愧了。

这一刹那，不禁给了他一个坚定的暗示，要痛下决心，练习超人的武功。

有了这种念头，他只是静静地望着十姑不发一语。船行极速，十数名大汉，用着同一的式子，抡桨如飞，须臾已驶至湖心。

龙十姑望着万斯同笑了笑：“不进去坐一坐么？”万斯同自发现对方厉害的手段后，对此妹内心早已存下了戒惧之心。

此刻见她如此礼让，深恐又中了她什么计谋，当下慌张地笑道：“不！我还是在外面站一会儿的好，姑娘请自便吧！”龙十姑望着他笑了笑，似乎已窥出他内心含义，当下点了点头道：“好！那么我不陪了。”

说着，她又向站在万斯同身边的小带子笑吟吟地道：“万相公初来西湖，浏览这西湖的夜景，你好好在一边侍候着，不要离开，知道么？”

小带子曼应了一声，龙十姑就自行而去。

万斯同不禁冷冷一笑，心想这龙十姑果然是一个细心人，她分明是用这小婢来监视我，却说出如此美丽的一套谎言。

看来，自己落在她们手中，吉凶还真难以预料呢。

想着，就信步往船边行去，果然小带子自后面跟上来，一边道：“外面风大，相公还是进里面去吧！”

斯同随口应道：“无妨！”就站住脚问道：“你们小姐家住何处？”

小带子含笑摇头不语，斯同又问道：“现在是奔何处而去呢？”

小带子仍然摇了摇头，她笑道：“相公不必多问，一会儿也就到了。”

万斯同自知在她口中，是问不出一个名堂来的，当时也就不再多言，默默地望着水面之上，只见眼前水面较先前为窄，且四周有许多高可过人的芦苇，大船过时，由其中惊起了成群的野鸭，呷呷长鸣着拍水而起，一时蔚为奇观。

万斯同正心中奇怪，眼前这处僻静的地方，分明已近岸边，如何可再行大船呢？

心中正自狐疑，忽见船头上匹练似的射出了一道白光，直向那生满苇草的岸上照去。

只见芦苇丛中，又射出了一道青蒙蒙的光华来，大船上白光遂熄。

于是就听得小带子笑道：“到地方了。”

万斯同怔道：“这是什么地方？”

小带子抿嘴一笑，说：“还是不知道。”又缩了一下脖子道：“知道也不能说呀！”

这时那一十八名壮汉，俱都停下了桨，合力搬起了一块长踏板，使其一头搭于地面。

那个叫小铃子的女孩子，这时已卸下了披风，显得娉婷玉立，她背后尚紧紧系有一口长剑，剑穗飘扬，气态十分疯爽。她指挥着那群汉子转向舱内，须臾出来，却见他们每二人抬着一个黑色麻包，像是十分注意地行着，万斯同心中已知这些麻包袋中所装的，并非是什么货物，而是方才酒宴间，被迷失了本性的一群武林英豪。

看到此，不禁令他有些气怒填胸，可是他明白，自己此刻也在人家手中，正是所谓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要再想什么歪主意了。

想着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目视着这些大汉，把一个个装着活人的大麻袋往船下抬。小铃子就站在船舷边上，她亲自在每一个麻袋上用手去摸按一番，然后才挥手令去。等到这些麻袋都抬完了，她才望着小带子招手道：“我先押着走了，你们也快来呀！”

小带子点头道：“我知道，你快去吧！”

小铃子就跟着众人一并下去了，万斯同心中暗忖，看来还有一段路程呢。

这时舱帘子卷处，龙十姑笑咪咪地走出来，望了万斯同一眼，遂向小带子道：“我们也走吧！”

小带子向船头作了一个手式，于是又见一道灯光，向岸上射去。深夜里，这种灯光看来十分清晰，须臾，岸上又回射了一道红光。闪了两闪就熄了。

小带子向万斯同躬身道：“相公，请下船吧！”

万斯同看了十姑一眼，见她面色很是平静，一双剪水瞳子，紧紧地逼视着自己，似乎也在想着什么深沉的策谋心事。小带子说完了话，首先一扭腰，像一缕青烟似的飘上了岸，回身叉着腰向这边望着。

万斯同到了此刻也只好一切认命了。

他就大摇大摆地由踏板上走了下去，龙古十姑也姗姗地随后而下。



## 勇闯龙潭 轻捋虎须

这是一片密密的树林子，也不知是什么树，黑沉沉地展延出数里之遥，四周虫声、蛙声以及林子里怪鸟的叫啸声音，在静夜里显得很恐怖！

可在这些身负奇技的人们眼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三人往林中行去，不过十数步，就见有一条碎石铺就的道路，展露在眼前。

道路上有被车轮子轧得很深的两条沟，远处也可以发现一些蒙蒙的灯光。

万斯同可真是被她们弄糊涂了，也不知自己来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他心中正在犹豫奇怪，忽闻得一声马嘶之声，遂见由身侧后方泼刺刺驰来了一辆漆座皮篷的马车。

车座前首，悬有两盏水银光色的吊灯，随着车身颤抖，荡漾出遍地莹光，再衬以拖车的那匹全身黑光锃亮的大马，这马车看着真是一个“帅”！

赶车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一身紧衣靠，他突然把马勒住，那匹马扬起了一双前蹄，发出唏聿聿长啸之声，马头上串铃子更是哗楞楞直响。

小带子嗔怒道：“顺子，你是怎么带的马？小心回去打你。”

那个叫顺子的车夫，一面硬勒着马，一面苦笑道：“小带子姐，你别发脾气，这家伙可真不听话，一路上就跟我较劲，不信你来试试就知道了。”

说着一眼看见十姑和万斯同都在一边，他不禁吓得怔了一下，忙由车座上跳下来，一面就要朝十姑下跪。

睡莲挥了挥手，道：“起来，不要多礼！”

顺子忙应了一声，垂立一边，龙十姑皱了皱眉问道：“谁侍候着差事走了？”

顺子躬身道：“是拐子婆婆和小铃子姐。”

十姑点了点头，说：“你小心照顾着车，我们走吧，追上他们。”

顺子又答应了一声，“是！”

他跳上了车子，小带子把车门打开，又望着万斯同说道：“相公请上车。”

万斯同见十姑也在望着自己，就不客气地登车而上，靠着车窗坐了下来。

龙十姑见他坐定之后，才随后上来，她在万斯同对面位子上坐了下来，接着小带子上来，她却不敢坐下，紧紧地靠着车辕站着，跟着这辆车，就咕噜噜地飞驰了起来，向着这条道路的尽头，一路疾驰了下去。

沿途上，那位神秘的睡莲龙十姑，并不再向万斯同多话。

她只是手托着香腮，不时地想着心事，偶尔杏目向斯同瞟上一眼，却也是一瞬即逝。

万斯同自然猜不透她想些什么，他心中却是抱定了主张，无论如何，要把这本所谓的《合沙奇书》弄个清楚，自己再见机行事，如果这睡莲龙十姑，真是一毒恶淫凶之辈，自己也就说不得，待机把她给除了，也算是为江湖上剪除了一名恶人。

渐渐地，这辆篷车已行抵窄道尽头，车身向右方疾转，眼前景象，看来大是改观。

道路两侧，种植着两列梧桐，梧桐的阴影，衬以冷月稀星，更显得翠冷蚀魂。

地面上，是铺就的青石板路，打磨得平直光滑，车行其上，平直无波，更显轻捷。

万斯同打量着道路两侧，虽有类似住家的门院灯光，可是却深入甚远，近道的地方，却是荒芜的乱草，或是种的庄稼。

他正自忖测思解，已见马车直驰入一宅门内，那是一座高大的石墙，两扇黑漆门敞开着，展露出院内宽广的草坪和一些设置精巧的亭榭楼台，马车一直驰进了院内，在一座颇具规模的楼前停了下来。

小带子开了车门，万斯同始惊觉已经到了，他忙站起身来，问龙十姑道：“在此下车么？”

十姑点了点头，并且微微一笑道：“我先送你进去。”

万斯同心中更是惊奇不止，因知这座巨楼，就是囚困自己的地方。

当下毫不犹疑地下了车来，小铃子已在门前恭迎，十姑问道：“你把他们都安置好了么？”

小铃子点了点头，就转身进楼而去，万斯同随后而入，才一进内，就感觉楼内有一种阴沉沉的感觉。

进门是一间宽大的敞厅，四壁全系青色白色的巨石砌成，壁角插有两盏巨大的灯笼，所以室内看来尚属光亮。

只是室内的摆设却是看来很不顺眼，全是十分笨重的红木大型桌椅。

整个大楼内，除了几个人走进来的脚步声之外，竟没有一点别的声音。

小铃子前导着万斯同，一直走上了楼，万斯同注意到楼梯也全是巨大的石块堆砌成的。

当他们方行到梯口的时候，万斯同听到了一阵沉重的铁栅门关闭之声，他不禁大吃了一惊，猛地回过身来，却见龙十姑面上带着微笑看着自己。

她笑问道：“你怕么？”

万斯同剑眉一挑，厉声道：“我要明白一下，你带我来此的用意。”

龙十姑玉手一掠长发，晒道：“你马上就了解了。”

斯同怒目地看着她，真恨不得给她一掌，可是他毕竟不是爱冲动的人。

小铃子这时在前面回身道：“郡主，这位相公也押进大厅么？”

十姑摇了摇头，笑睨着斯同道：“我们不能这么失礼，我自有道理。”

说着她闪身走在万斯同的前面，轻轻款摆着腰肢直向前面行去。

小带子见万斯同昂然不动，就轻轻拉了他一下，抿嘴笑道：“傻子，我们郡主不会难为你的，你怕什么呀！”

万斯同冷笑一声，道：“你们到底想怎样？”

小带子推了他一下，皱眉道：“快走吧！”

万斯同到了此时，也只好一切任她们摆布了。

只是他内心存有打算，只要她们胆敢存心戏辱自己，那就拼出一死也要与她们拼了。

他冷冷哼了一声，向前继续前进，见龙十姑此时推开了一扇漆门，回身笑道：“万相公，暂时你就在此休息几天，我们绝不难为你。”

万斯同走近一看，见是一间布置得十分整洁的书斋，另有一软榻平列壁边，室内吊有一盏古灯，光华十足，长案上设有一三足小鼎和一套白瓷茶具。

万斯同倒想不到，她会把自己安置在这么一个舒适的地方，一时不便再言语了。

十姑微微眯了一下眸子，半笑道：“如何？我说过不会难为你吧！”

万斯同叹了一口气道：“姑娘，我实在不明白……”

才言到此，忽闻得有人哑着嗓子叱问道：“那个小子在哪里？”

遂又闻得小带子急促的声音道：“喂！喂！婆婆，你可别……他是郡主的朋友呀！”

十姑忽然面色一变，她猛然上前一步，用力把万斯同向房中一拉。

小铃子忙着去关门，却是晚了一步，只听见“砰”的一声，门被一掌给震开了。

万斯同吓了一跳，慌忙回身望去，却见一个身材十分瘦高的老太太，怒目凸睛地闯了进来，这老太太穿着一身黑绸子衣裳，背部已有些拱起，满头的白发，就像鸡窝似的乱，一双袖子高高地卷着，露出一双白瘦的胳膊。

她足下是白色的布袜子，用黑绸带子紧紧地扎着，然而却是一双大天足。

小带子匆匆自她身后赶上来，并且似想去拉她的手，却为她搪臂挣开了。

她进门之后，一眼已看见了万斯同，二话不说，猛地向斯同身上扑去。

忽听得身侧龙十姑娇声叱喝道：“住手！”

来人不禁闻声而止，十姑向前走了一步，厉声道：“拐婆，你的胆子愈来愈大了，谁叫你这么做的？”

那老婆婆望着龙十姑，似乎又怕又怒，她一只手指着万斯同道：“姑娘，他是谁？”

十姑冷笑道：“你管不着，你管得也太多了！”

拐婆跳蹦了一下，哑声叫道：“姑娘，你不要糊涂，为什么他们都用药弄倒了，单单对他这么客气？你可不要上了他的当！”

龙十姑冷冷笑道：“谁上他的当？我只是不把他们关在一起罢了！”

拐婆跳了一下道：“为什么，你是看他长得漂亮是不是？”

龙十姑粉面一红，蛾眉一挑，怒声道：“你不许胡说，快给我下去。”

拐婆先是一愣，然后嘻嘻一笑，一双深邃的眸子，向着万斯同望了望，又回头望着龙十姑道：“姑娘，你不会对我这样的，你是我的奶喂大的，我就等于是你的娘，今天你得听我的话……”

说着又是嘻嘻一笑，并且朝着万斯同慢慢地走了过去，万斯同内心早恨不得给这老婆婆一个厉害，此刻见她如此，正中下怀，当时冷笑一声，蓄势以待，忽见人影一闪，再看龙十姑已拦在自己的身前。

此举，倒是出乎万斯同同意料之外，更出乎那拐子婆婆意料之外。

她大大地惊愣了一下，颤动着双唇皮子道：“姑娘，你……”

十姑跺了一下脚道：“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少管，还不下去？”

拐婆嘿嘿笑了笑：“我只是查一查，看看他身上有兵刃没有？”

她又上前了一步，歪着头，极为肉麻地笑道：“姑娘，你知道，我是十分爱你的……”

她说着慢慢伸出手，想把十姑拉向一边，可是只听见“啪”的一声，遂见这拐子婆婆一阵踉跄，竟被龙十姑一掌打在脸上。

她口中发出了一声尖叫，哑着嗓子大声叫道：“好姑娘，你打我？打我？啊……天呀！”

只见她双脚在地上用力地跳着，竟大声哭了起来，龙十姑转脸对着小铃子道：“把她给弄出去，并且吩咐门口，从今天起，不许她进这座楼，她要是听说，你们就告诉我。”

那拐子婆婆听到此，竟哭得更大声了，她干脆坐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

把地大哭了起来，小带子、小铃子二人合力才算把她给弄走了。

龙十姑叹息了一声，望着万斯同苦笑笑道：“倒叫你见笑了！”

斯同心中虽已为此对她生出了些好感，只是到底自己此刻身份不同，闻言并未说什么。

龙十姑顿了顿，又道：“你暂时在这间房中休养几天，千万不可外出走动，如是再碰见了那拐子婆婆，难免惹出事端，只怕连我也不便救你了。”

说着就转身走了，万斯同本想再顶撞她一句，见她已去，就没有再说什么。

他信步走出这间书房，见对面是一间大厅，厅门紧闭，并且还加有钢栏链锁，门上有一个四方形的小洞，可以窥视厅内一切。

他就慢慢走到了那厅门前，就势弯腰，由那四方的洞口向厅内望去。

谁知这一望却令他大吃一惊，原来大厅内点着两盏昏暗的油灯，先前和自己同席的那几个武林前辈，一个不少地全部在内。

他们全是倒剪着双臂，有两条极粗的铁链子锁在腕子上，链子一端，深深嵌在石壁之内，乍一看来，就好像是阴曹地府的阎王殿，万斯同看得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最奇的是，这一群武林高手，到了此刻，竟是仍无一人醒转，兀自一个个垂头不醒。

万斯同推了推门，见关闭得极为严密，休想推动分毫，再看厅内，除此门外，竟是连一个窗户也没有，整个大厅内，只是那两盏昏暗的灯光照闪着，气氛甚为森严可怕！

万斯同不禁暗自叹息了一声，心道这一群武林高手，素日在江湖上，是如何的威名远震，却料不到今日竟会有此下场，被人愚弄到如此地步，听龙十姑所言，似无害他们性命之意，否则，他们真是屈死了，还不知是如何死的、死在谁人手中呢！

想着不胜嗟叹惋惜，正要返身自去，忽闻得耳边一丝细声道：“万朋友，切莫自去，你要设法救我一救才是。”

万斯同不禁大吃一惊，当时驻足，惊惶四顾道：“朋友，你是谁？在哪里？”

那声音像十分害怕地嘘了一声，连道：“轻点，轻点……”

万斯同这才发现自己一时竟忘记了身在何处，这么放声招呼，苦是为她们听到了，岂不是糟糕！

想着连连点头，遂又听得那细弱的声音在耳边道：“小兄弟，你不必惊怕，你只由洞内看，数一数被倒剪二臂的第三人，那人就是我。”

万斯同这才惊觉，此人是以“传音入密”的功夫，在向自己通话，难怪声音听来是那么的细弱。

他当时忙回至铁门，由那方形洞口向内望去，依次数到第三人，这人正是那叫青蛇许小乙的化子。

他怔了怔，就见那许小乙本是垂着头，此时慢慢地竟抬起了头，并且对着自己微微笑了笑。

万斯同本与他素无往来，只是青蛇许小乙，在江湖中甚有名望，他是托钵乞门中第二代，最负盛名的八大弟子之一，闪电手丁介也是其中之一。

他二人成名江湖，已有二十余年，但万斯同却是第一次识得他二人的庐山真面目。

万斯同正要发言，那青蛇许小乙，却微微摇了摇头，遂见他嘴皮略动。

斯同耳边立刻就有细音道：“我等俱中了龙十姑诡计，误服了她藏在飞蟹中的天蓝神砂，此砂含有天地间至冰气质，见热即散，我等众人五内俱为所害，如无她特制解药，只拍再也无法醒转……”

说到此，像是极为吃力的喘息了一刻，又虚弱地接道：“我因事先有了防备，先服有自制的万应神丹，但她这天蓝神砂特别厉害。我这药也只能解开它一半，此刻虽已醒转，却是五内如绞，但我内力精湛，尚可慢慢运功调息。”

喘了一会儿，又接道：“只是我无力挣断手上链锁……如果等功力恢复，只怕非三日之后，这期间，难免又为那贱人识破，更是不妙！”

万斯同不禁大为同情，遂亦以“传音入密”功夫，把声音传出去，道：“我此刻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要我如何救你呢？”

青蛇许小乙似想不到他也擅这种深湛内功，当时不禁抬了一下头，惊奇地望着他一眼，徐徐道：“你如真想救我，只待今夜三更时分，设法进来，为我把腕上铁链挣断即可。”

万斯同正要再言，忽听得有人在上石级的声音，当时忙把话忍住，用力地往后一纵，足不沾地，就见小带子手中捧着一个托盘上来。

她对着万斯同甜甜一笑道：“相公还没有休息？我为你送点心来了。”

万斯同笑了一笑道：“你们的東西，我可是不敢吃。”小带子脸一红笑道：“您放一百二十个心吧，要是想害你，保必还等到这个时候，刚才不是更好么？”

万斯同知道她和小铃子，同为睡莲十姑身前的宠信人物，也许能由她口中，套出一个大概虚实来，当时一面接过了托盘，一面含笑道：“你们到底要怎么来对付我？我可真受不了啦！”小带子望着他笑了笑，说：“你先吃吧，有话咱们慢慢地说。”斯同确实肚子很饿了，盘上香喷喷的味道引诱着他，他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来，慢慢吃着盘中的食物。

小带子笑眯眯地在一边看着他吃，过了一会儿就道：“相公呀，你可真是害人不浅！”

斯同问道：“我怎么害人不浅？”

小带子耸了一下肩膀，道：“你可知道那拐子婆婆怎么样啦？”

斯同冷冷一笑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你可真狠心！”小带子捂着嘴笑了一笑说。

她眨着眼皮，又说：“为了你，郡主砍下了她一只脚，现在，可真成了拐子婆婆了！”

斯同听到此，不能再装镇定了，他放下了筷子道：“怎么会？这太残忍了！”

小带子回头瞧了一眼，悄悄地说：“怎么不会？刚才因为她对相公无礼，所以才会如此，这是她自己找的。”

斯同讷讷道：“就为这么一点小事，就砍下她一只脚？”他真是不敢想，天下会有这么狠毒任意的刑罚，一时不禁惊吓得面色苍白，连东西也吃不下去了。

他放下了手中的筷子，装着很不在意地问：“那婆婆不是龙郡主的奶妈么？为何如此待她？”

小带子撇了一下嘴说：“哼！就因为这一点，这老家伙素日才敢那么横

行，这‘郡海山房’里，平常谁管得了她？郡主一向让着她，她还真以为是怕她呢！”

万斯同内心浮上了一层愧疚，不禁低下了头，他真不敢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婆婆，在失去一只脚之后的悲惨命运。虽然这并不是自己直接下手，可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自己又怎能问心自安？

当时，心中好不难受，剑眉微蹙道：“你们郡主的心太狠了，唉！可怜的老婆婆！”

小带子翻了一下眼珠道：“哟！你倒可怜起她来了，你还不知道，她刚才哭着喊着，要上来杀你呢！”

斯同奇怪道：“为什么？又不是我砍掉她的脚呀！”“是呀！”小带子说：“这家伙可恨就可恨在这一点嘛！”万斯同停了一会儿又问道：“这地方，除了这个老婆婆以外，另外还有人么？”

小带子摇了摇头，忽然又笑道：“西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尼姑，带着她一个傻子徒弟，不过她们十几年，没有出过院子一次。”万斯同一惊道：“哦！她们是谁？”

小带子奇怪地看着他道：“咦？你问这些干什么？”斯同笑了笑，说道：“只不过是奇怪罢了。”

小带子才笑道：“我本来也很奇怪，还去偷看了两次，可是后来郡主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把我臭骂一顿，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去了。”

这些话，越来越把斯同带入了极深的兴趣之中。

他为了怕小带子起疑，就轻轻呷了一口茶，小带子就笑道：

“我看，我们郡主许是看上了……”

说到此，却用手捂了一下嘴，不接下去了，一张小脸羞得通红。

斯同也显得不自然，他仍然想多了解一下那个老尼姑，于是又问道：“你们郡主和那个西院里的老尼姑，是什么关系呢？”

小带子挥了一下手说：“这个就不清楚了，反正关系很深就是了。”

“你怎么知道呢？”万斯同问。

“我？”小带子摸着胸脯说：“你想呀！要是关系不深，郡主能养活她们十几年吗？还为她们单独起一个院子？”

万斯同就不再说话，他内心却在仔细地想这么奇怪的一双师徒。

小带子见他已吃完，就把杯盘收拾起来，笑了笑说：“我今天的话，也确实太多了，要给郡主知道了，少不得又要挨骂了。我该走了！”她接着又问：“相公，你有什么事没有？”

斯同摇了摇头，小带子笑了笑，就托着盘子出去了，她走到门口，又回头道：“相公要是闷，就翻翻书，千万别下楼乱跑，再说门都锁着。”

说着又噗哧一笑，就下楼去了。

万斯同隐约听见楼下铁栅门拉动的声音，知道她走了，他突然跑出门，跑到了那间大厅门口，又由那个方形的洞口向内望去。

青蛇许小乙，期待的眸子，早已在等待着他了。

万斯同问：“我们方才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许小乙摇了摇头，他嘴皮翕动道：“万朋友，你得设法救我。”

万斯同苦笑说：“一定！不过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他们大家呢？”

说着，他用手又指了其他各人一下，许小乙面上带出了一种失望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叹了一口气道：“没有解药，救出他们也是枉然！”

万斯同顿了顿道：“我要想办法，把解药弄到手，我不能只救你一个人。”青蛇许小乙，望着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似乎已经认定是绝望了。他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

万斯同说：“听方才小带子说，这里另外还住着一个尼姑和一个傻子徒弟，你可知道吗？”

许小乙闻言睁开了眸子，歪着头想了片刻，又摇了摇头，就闭上眸子不再说话了。

万斯同心知青蛇许小乙必定是存有私心，他渴望着自己救他一人，必是心中还在期望着那本《合沙奇书》，此刻一听自己要救各人，自然他就失去了兴头。

由此可见，武林之中，虽标榜着道义、正义，而事实上，大多数的人，仍然是些自私自利之徒。

这么一想，他不禁对青蛇许小乙失去了敬意，也懒得再与他多谈，就一个人转身回房而去。

他在房中来回地走着，心中考虑着一个去留的问题，其实他如果只图自己，也未尝就逃不出去，而现在问题是还要牵连到其他各人。

试想他怎能忍下心，撇开这一群武林同道而不顾？虽然自己和他们素昧平生，可是又怎能见死不救？

睡莲龙十姑固然说数日之后，全数释放，可是这话不可全信，细细推想，根本就不可能。

万斯同这么想着，愈发是举棋不定，难作去留了。

他推开窗，见窗外有极为坚固的钢条栏杆，人如设想由此进出，是不可能的。

从房中向院中望去，这郡海山房好大的气派，光只是楼阁，就不下七八处之多，有翠绿的草坪，蜿蜒的长廊，那些吊垂在廊檐下的琉璃灯，远远望去，就像是天空的一串明星。

风从窗栏外向里面送来，这所大宅院里静悄悄的，连一个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

他试着用双手去拉了拉那窗上的铁栅，觉得很结实，它们每一根，都约有核桃那么粗细。

忽然，他想到了自己新近接受秦冰的那口寒铁软剑，听秦冰说，那是一口削金断玉的古剑，放着现成的家伙，自己何不取出一试。

当下退回身来，先把房门关好，探手腰上剑把，向外一挥，银光闪处，已把这口罕世的宝刀抽了出来。

这间房子里，就像打了一道闪似的亮了一条银光，万斯同压低了剑锋，试着向窗外铁栏上一搭，只听见“丝”一声。

再看这口剑，已没入铁栏半寸许深，万斯同一喜，差一点叫出了声。

他忙把身子向上爬了爬，另一只手握住钢条，右手持剑向上斜着削去。

不刻工夫，已把窗子钢栏四周全数削断了，他试着用手握着中央向内一扳，一个整个的钢架子都给取了下来。

他心中大喜，当下把剑束好腰上，一长身，已登上了窗台。

再挥手以劈空掌力，把室内灯光都熄灭了，跟着他身子向外一折，就极为轻巧地翻了出去。

然后在外伸手，又重新把削下的窗架安上去，看起来，仍然是完整无缝，

绝不易被人发觉。

现在他整个的人，已在窗外了。

他要暗中查探一下这郡海山房的虚实情形，若能把解药偷盗到手，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轻轻把身子飘了下来的万斯同，看来就像一只大鸟一般的轻捷。

他站在草地上，略微辨别了一下四周的情形，觉得自己不知奔扑何处为好。

这附近有两处阁楼，看来都十分讲究，而且都有灯光透出来，可是不知那睡莲十姑，她是住在哪一座楼内？

心中正犹豫不定的当儿，忽听得那第二座楼内，传出一阵嚣闹之声，似有多人说话的声音。

万斯同就展开了身形，一路纵跃如飞地直向那座楼房扑去。

现在他才听清了，那楼内传出的是一片哭叫之声，其它杂音，都似在一边劝导安慰之声。

他心中就愈发感到奇怪，此时已来至楼前，见楼上人影幢幢，像有不少的人。

万斯同把衣服紧了紧，正要纵身上楼，却见楼前长廊飞快地跑来一人。

万斯同一眼已经认出了那人，她是小铃子。

只见她眉头紧紧地皱着，像是很生气的样子，边跑边骂道：“该死的老东西，你还是死了好！”

说着就进楼而去，万斯同这才纵身上了楼檐，那叫嚣的声音，是由楼上偏左的一间套房内传出来的。

万斯同找到了地方，用“珍珠倒卷帘”的身法，把目光凑在窗角，室内的一切，全部收入眼底。

只见这房中，乱嘈嘈地挤满了人，都是些丫环婆子，她们正在劝床上躺着的一个人。

那个躺在床上的人，斯同现在才看清了，她正是那个拐子婆婆。

现在看起来，确实她是很可怜，只这么一会儿工夫，她那原本就很瘦削的脸，此刻看起来，更显得瘦白得可怜。看样子，她的一条腿像是被吊在空中，近脚处，缠着厚厚的白布。

虽然如此，白布上仍然浸着鲜红的血渍，那只断脚显然是接上了，正有两个丫环，还在用白布条子往上面硬缠，另外八九个人却在硬按着那拐子婆婆，看样子是叫她不要乱动。

叫嚣的原因，就是如此。

拐子婆婆似乎早已叫得没有力气了，她仍然是张大嘴哑着嗓子哭叫道：“你们这群死东西……松开我呀……叫她来吧！叫她来杀了我算了……”

“我的妈呀……我还活个什么呢？呜呜……”

混乱中有七嘴八舌的声音在劝着，有的说：“婆婆，你就忍一会儿吧，包上了就好了，何必呢！你把郡主再给惹火了，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

拐子婆婆听到此，声音倒是小了些，她张着两只深邃的眸子，一面抽搐一面道：“叫她来杀了我吧！这多少年，我哪一点错待了她……哎哟，你们倒是轻点呀！”

大概是谁弄痛了她那只脚了，她又哭起来了，平空地大骂道：“姓万的小杂种，你可害死我了……妈的！你是仗着你有一张漂亮的脸，把她的魂给



勾住了，别人都上锁，你他妈的没事，睡好房子……”

“你等着好了……等我的脚好了，我如不宰了你，就……哎哟！一切可都完了啊！”

万斯同被她这么一顿臭骂，骂得满脸通红，真有些哭笑不得，正想飘身而下。

忽见小铃子猛然开门进来，怒气冲冲地尖声叫道：“你们都闪开，别理她，她想死，就叫她死！”

拐子婆婆努力地抬起头，看了看小铃子，又哭道：“好个小铃子，你也来气我……对！对！你是郡主的心腹人，你是来杀我的吧？来吧！来吧！”

忽见小铃子自背后“唰”一声抽出了剑，向前一拧腰，用剑尖指着拐子婆婆鼻子道：“你再叫，再叫？”

拐子婆婆果然被吓住了，两只手缩到耳朵旁边，吓得直打颤，讷讷道：“你真要……杀？是她叫你来的？”

小铃子叱道：“你别管！真是不知好歹的老母狗，给你说好的不听，咱们就来硬的，你只要再叫，你看我敢不敢宰了你！”

拐子婆婆这么一来，倒是真被吓住了，只管用劲地翻着那双眼睛，一声也不哼了。

小铃子向她们道：“药给她上好了没有？”

大家都点了点头，小铃子收回了剑说：“大家都出去不要理她，看她一个人还叫不叫了！”

她这么一说，大家都走了，万斯同见那拐子婆婆，只是对着天空，咬牙挥拳不已。

他此行目的，不是为了来侦探这拐子婆婆，却想不到却为此耽误了些时间。

可是却由此证实了，那睡莲十姑果然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只看她对付她乳母的手段就知道了。

小铃子出楼之后，一径向后面穿行而去，万斯同料到她是去龙十姑处，就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她。

不想才走了没有几步，忽见小铃子倏地一个转身，吓得他忙把身子伏下。

小铃子回头看了一眼，才又继续前行，万斯同心中暗自惊心。

因为由此证明，这小铃子身上分明有一身厉害的武功，那龙十姑本人，自然就更不必说了。

万斯同随着她一路前行，最后来到了一片竹林内，就在竹林当中，耸立着一所精致的小楼。

这座小楼范围并不大，顶多不过四五间房子，可是看起来却是极为美观，整个的楼壁，都画成和竹子一般的颜色。

在阁楼的风檐处，悬着一盏挂灯，灯罩子也是绿颜色的，因此相互映衬得这附近，整个都成了一色的绿，看起来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小铃子来到了楼前，先伸手拉了一下系在竹门前的一串小铃铛，发出叮零零的清脆声音。

然后她就越墙而入，万斯同也跟着腾身而进，只见小铃子直接推门进室，向楼中行去。

万斯同这时可就十分小心了，他知道楼内定是住着龙十姑无疑，这座小楼又并不是什么石块所建，余系轻质的竹片盖成的，在微风里，吱吱地摇晃

着，如没有极纯的轻身功夫，怎敢任意登临。

他提足了丹田之气，用“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陡然拔身上了楼顶。

落足之后，才发现这些竹片所搭制的楼檐十分难行，滑得厉害，而最讨厌的却是这上面无法藏身。

他在上面来回走了两圈，才发现东面有几棵老竹子，偏对着这竹楼的窗户。

他就直扑上了那丛竹子，身子隐好之后，才发现这地方果然很好，平望前方，可以很清楚地由窗子里望见楼上室内的一切。

此刻他看见那睡莲十姑，正来回地在室内走着，她身上穿着浅绿色拖地的长衣服，面上似带着层薄怒之色，她手中尚拿着一把绿色的梳子，不时地在那披在肩上的散发上梳着。

小铃子似在向她报告些什么，声音很低，万斯同听不大清楚。

看样子她是在谈那拐子婆婆的事，睡莲十姑不时地冷笑着。

万斯同隐约听到一句，“西院知道不？”他的心中，就蓦然动了一下。

因为他由小带子口中知道，西院住的是那一对老尼姑师徒，这事情，却又为什么会扯到了她们身上？

他心中正自不解，忽然发现一条灰白的影子，由草坪上直向这边疾驰而来，月夜里，这条影子，就像是一个幽灵似的。

万斯同忙把身子向竹林内隐了隐，遂见这条灰白影子，晃眼之间，已来到了近前。

万斯同这时才看清了，来人是一个三十上下的中年女人，最奇的是，这女人虽留有长发，却是身穿着宽大的一袭尼衣，素袜芒鞋，手中还拿着一个拂尘。

她走路时的姿态极为怪相，看起来她膝盖像是很少弯屈似的，全身像是只靠足踝之力，向前移动着，月夜里看来，活像是一具僵尸。

万斯同见她以极快的速度，瞬息之间，已行抵这座楼前。

她默默地站定了身子，伸出手来拉动了一下串铃，楼上的龙十姑和小铃子都似怔了一下。

小铃子匆匆下楼来至门前，当她发现来访的人之后，显然带出一副惊慌的神态，回身就跑，她口中高声的叫道：“郡主，郡主，西院的大姑来了。”

万斯同见那中年道姑也似打扮的怪人，就像木头人似的直直地站着，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一双瞳子睁得又圆又大。

龙十姑这时也匆匆地来至门前，她口中娇声呼唤道：“大姑，你怎么来啦？真难得！”

说着就很亲热地想去拉她的手，可是那个傻大姐似的人，却很冷地把她推开了。

十姑怔了一下，道：“是你师父有事么？”

那个灰衣女人茫然地点了点头，龙十姑口中噢了一声，又问道：“是叫我去么？”

中年道姑又点了点头，龙十姑很奇怪地问：“什么事呢？”

那怪女人，张着一双大眸子，又摇了摇头，十姑就转向小铃子笑道：“原来是西院里的老师父找我有事，我去一趟。”

她一面对那傻道姑道：“大姑你先等一下，我换一套衣服就去。”说着正要转身，却见那道姑摇了摇头，并且用手去拉她的袖子。

龙十姑退后了一步，叹道：“好！好！我去，你不要拉，真怪，你每次来，都这么急，难道我就这个样子，跟你去见她么？”

中年尼姑又点了点头，十姑就对小铃子叹了一口气说：“反正有话跟她也说不清，我还是跟她去一趟吧。”

那尼姑闻言，就转过身来，像来时一样的，直向来路上飞快地驰去。

龙十姑紧紧地自后跟上，她二人都行得极快，一刹那已驰出了数十丈之外。

万斯同忙施展出了全身功力，自后面紧紧地追上去，只见二人一路纵跃如飞地直向西院行去。

这时万斯同才算看清了，西院有一片围墙，占地亩许，墙身极高，完全与外界隔绝，那中年尼姑带着龙十姑，双双飞身而入，万斯同不敢马上跟着进去。

他稍微等了片刻，才腾身上上了围墙，这才看清，墙内只是三四间平房。

院子里除了几棵老树之外，连花草都没有一棵，整个院子里黑沉沉的，除了一间房子里透着微弱的一点灯光外，这里没有别的任何灯光。

万斯同大胆地飘身而下，蹑着足尖，直向那有灯光的房间行去。

他足下放得极为轻细，生恐惊动了房中任何人，当他还离窗前丈许之外，鼻中已闻到了一阵檀香气味，仿佛置身深山古刹中一样。

窗内有人在说话，万斯同听出是龙十姑的声音，他大胆地偎到窗下，借着壁角，偷偷掩住身子，然后再往里头偷看。

房内摆着一个高大的供桌，另有一个涂金的佛像，供桌上除有四盘供食之外，另有香烟、灯盏等物，另外靠壁有一个大蒲团，蒲团上坐有一个头发几乎都秃光了的老婆婆。

第一眼看去，准会把她当成一个老尼姑，可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头上还有几根白色的长发，只是却连头皮也盖不住。

这老婆婆双目全瞎，而且情形至惨，一双眼珠子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两个黑窟窿，色作黑褐，面如黄蜡，全身上下，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她身上穿着肥大的一身灰色尼衣，胸前还挂有一串念珠，粒粒黑光锃亮。

这时那个老婆婆，正用手捻着胸前念珠，她的脖子伸出来很长，似在用心地听站在她身旁的龙十姑说话，面上带着很愤怒的颜色。

在她所坐的蒲团前面，站着龙十姑和那个傻大姐，她们都似对这个瞎老婆婆至为恭敬。

万斯同屏气忍息伏在窗外，听她们说些什么。

龙十姑双手互捏着说：“外婆，您可不能尽听别人的话，这拐子婆婆近来愈来愈不像话了，如果不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以后我还怎么服人呢？”

那瞎眼婆婆闻言一个劲地摇头，似乎不愿听她的解释，然后她偏过头来，用极为浓重的闽语，对着那个傻大姐说了几句。

于是那个傻大姐就硬蹦蹦地翻译给十姑听，她说：“你外婆说……你不该砍掉她一只脚。”

十姑垂下了眸子，声音略为低沉道：“是啊……可是现在已经晚了。”

瞎婆婆并不听她解说，嘴里像是炒蹦豆一样的，又哇啦地讲了几句。

那个连自己说话还说不清的翻译，立刻又译过去道：“你外婆说，你不要多讲，都是你不好……你外婆说拐子婆婆妈，是你最忠心的人，现在你砍去她一只脚，就会恨你，以后，就不会再对你好，你就完了。”

“我完了？”十姑不解地问。

“是的！”傻大姐翻了一下眼珠子，啧啧地道：“你外婆说的。”

说着还不屑地把脸转向了一边，龙十姑冷笑了一声道：“她对我不好就算了，莫非我还要求她什么？”

瞎婆婆嘿嘿地冷笑了几声，那种声音听来真令人起鸡栗儿。

显然的，龙十姑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得很清楚，只是她自己浓重闽腔，错非是随她多年的那个傻姐儿能听懂之外，你就是真能找一个福建的家乡人来，人家也不见得全懂，因为这瞎老太太连牙都没有了，说话还跑风，自然不易听懂了。

她老人家的这几声笑，可真是不大中听，笑完了，就点了点头，说了几句。

傻姐儿走上了一步，把头低下去，似乎没有听清楚，老太太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

于是，那傻姐儿就说道：“你外婆说，你当然要有事求她，你不要了……了不起。”

显然的，这后面一句，是她自己加的。

龙十姑也听出来了，她撇了一下嘴，然后笑了笑说：“啊，我要求她？”

瞎婆婆点了点头，那个傻姐儿说：“你外婆说……”

十姑冷笑插口道：“我外婆只是点头，没有说话，你不要再添油加酱。”

那个傻姐儿脸上一红，气得把头偏向了一边，瞎老太太哇啦地又说了几句。

傻姐儿立刻回头来，说道：“你外婆说，你要对我好，我和我的母亲是结拜姐妹。”

十姑冷笑道：“这个我知道。”

她眼睛里含着泪，走过去，蹲在瞎婆婆跟前，把头埋在那瞎老太太的膝上，悲声道：“外婆，你干嘛这么说呢？莫非我对您老人家不好了？”

她外婆睁着一对黑窟窿眼眶，摇了摇头，十姑又问道：“那您是说我对大姑不好了？”

老太太点了点头，傻姑子立刻说：“你外婆说，树！（是）”

万斯同在窗外听得都想笑，十姑一面擦着泪，一面咬了咬嘴唇，然后瞟了那傻大姑一眼，道：“你老人家光说我，您就看不见大姑对我是什么样子？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瞎婆婆一只干枯的手，慢慢摸在十姑的头上，很有些慈祥的味儿，她仍然是爱这个外孙女儿的。

只见她扭过头来，厉声地对那傻姐儿说了几句，这一次那傻姑子倒是不翻译过去了。

气氛好像是比先前轻松多了。

过了一会，龙十姑就握住那老太太的双手，破涕为笑道：“外婆，你今天把我叫来，就是为这一点事么？”瞎老太太摇了摇头，十姑怔了一下道：“那么还为了什么呢？”

老太太哇啦啦说了几句，傻大姑立刻道：“你外婆问那个男子是谁？”

万斯同不由怔了一下，再看龙十姑似乎也显得不大起劲儿，她轻轻地道：“男子？哪里的男子呀？”

老太太重新泛出一片怒容，这一次傻大姑倒是理直气壮。她上前了一步，

大声道：“哪个男子？哼！当我没看到吗？就是那个啦，小白脸！”

十姑猛然站了起来，道：“这个你管不着。”

她于是转过脸对瞎老婆婆道：“外婆，那个人并不是和那些人一路的，他不是夺那本书的。”

瞎婆婆脖子伸得很长，一声不哼。

龙十姑就低下头，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我只是暂时把他关几天，等到我找到了那本书之后，再看情形把他放了。”瞎婆婆鼻子里一连串地哼哼着，一颗小头摇得就像拨浪鼓一样。

十姑惊吓地说道：“怎么？我说得不对？”

瞎婆婆声音有些发抖，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套，傻姑子一面摇头，一面结结巴巴地道：“你外婆说，你年纪小，那个男子不会是好人啦！你外婆说，你年纪小不懂树（事）啦！”

龙十姑呆了一呆，就微微一笑说：“外婆，你总是不放心我，其实我岁数也并不算太小，既然你老人家这么说，等一会儿我就去把他也锁起来。”

瞎婆子面色才回转过来，慢慢地点了点头，十姑看了傻大姐一眼道：“奇怪，这些事情，外婆怎么会知道的，是你告诉她老人家的？”

傻大姑脸一红说：“哪……里。”

瞎婆婆却点了一下头，说道：“西（是）。”

傻大姑的脸就更红了，十姑望着她冷笑了一声道：“我一猜就是。”

傻大姑结结巴巴地道：“那你怎么还问？”

龙十姑气得还想再说，可是一看瞎婆婆面色不善，她就临时把到口的话给忍住了。

三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万斯同从壁角向室内望进去，看她们看得很清楚。

可是他为了要听她们说话，所以头几乎都要挨在窗子上了。

这时候那瞎婆婆嘴里咕咕噜噜又说了一句，傻大姑翻译过去道：“你外婆说，外面有人……”

万斯同听到此，早吓得魂飞九霄，哪里还再敢听什么，他猛然双手一按窗缘，因为势已急迫，他知道想要往外跑是一定来不及了。

也是他情急智生，这窗户上有一方凸出八尺许的横搁，平日是用来挡风雨的。

万斯同情急之下，就暂时借来作掩身之用，他身形一蹿上去，两手两脚同时向外一崩，可是出手极为轻巧，只向那窗，榻上一站，顿时就把整个的身子贴了上去。

可真是险到了家，他这里方把身子贴上，就见由窗内，一前一后箭也似的射出了两条人影。

万斯同在上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

他看得很清楚，那前行之人，正是睡莲龙十姑，后行之人，却是那个傻大姑。

她二人身形那份快、那份巧、那份轻，真可说是令人叹为观止。

看起来，两个影子，就像滚弹而出的一双弹丸一般，她们在这附近倏起倏落，可是绝不向远处奔驰，二人是一左一右地奔驰。

待在这小院里转了一周，倏地“唰！唰！”上了围墙，略向墙外张望一下，旋即又双双飘落墙内。

然后她们就并肩直向房内走来，龙十姑笑着说：“外婆真是上了年纪了，疑神疑鬼，这里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外人的。”

说着她两人又双双越窗而入，万斯同现在可弄成了上下不得的骑虎势子了。

他从上面往室内看去，更是一目了然，只见那瞎目老太婆张着嘴在问什么。

十姑笑道：“外婆，你这一次可听错了。”

她说着用手向窗外一指道：“窗户是关着的，谁这么大胆子敢偷看？”

傻大姑也接着用闽南语对瞎婆婆说她听错了，老太太先前还直摇头，到后来也就不哼了。

万斯同经此一来，更断定这瞎老太太，定是一个超世的奇人，只是不幸双目瞎了，否则今夜自己是绝对逃不开她的手去的。

想着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只希望能找一个机会，自己脱身而去。

可是室内的对话一开始，又不禁深深地吸引住他了。龙十姑这时坐在她外婆的身边，悄声道：“外婆，如果没有事，我想走了。”

瞎婆婆脸带不悦，十姑于是笑哄道：“别气，我说错了话了，我陪你谈一会儿就是了。”

老太太这时候，慢慢地握住了她的手，显得很亲热地握住。

龙十姑也现出无限温柔娇媚，她附在她身边道：“外婆，关于那本《合沙奇书》的事……”

瞎婆婆微笑地点着头，她回过头来对那傻大姑说了几句。傻大姑于是道：“你外婆说，拐子婆婆知道那个地方，只有她可以带你去。”

万斯同不禁吃了一惊，再看龙十姑面色一阵发白，她讷讷道：“什么？要拐子婆婆带我去？”

瞎老太太点了点头，又说了一声：“西（是）。”龙十姑不禁站起了身子，茫然地说道：“我怎好去找她呢？她现在已经恨死我了。”

瞎老太太又点了一下头，作了一个肯定的姿势，那意思像是在说：“你必须带她去。”

龙十姑望着窗外发了一会儿怔，遂笑道：“好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她又问她外婆道：“那我什么时候去好呢？今天？”老太太摇了摇头。

“明天？”

老太太又摇了摇头，十姑顿了一下道：“你老人家是说要后天去？”

瞎老太太又扭头对着傻大姑说了几句，傻大姑立刻道：“你外婆叫你先不要急，她要给你起一卦。”

龙十姑立刻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就见傻大姑由供桌下取出了一面铜锣，锣内有一个黑布的小口袋。

她把那面小锣交到了瞎老婆手上，龙十姑笑道：“外婆的铜锣卦最灵了。”

老太太用那双颤抖的手，把黑布小口袋打开，“哗啦”的一声，倒了出来。

万斯同看出是一些枯干了的手指骨节，约有十一二块。

老太太把它们放在铜锣内哗啦啦地摇着，她双目虽是看不见，可是这些动作，却是做来如此的熟练。

室内没有一点声音，连带窗外的万斯同在内，一共是六只眼睛，全部盯视在她那转动着的铜锣之内。

瞎婆婆口中很快地在念着咒，声音很低，低得连她自己恐怕都听不清楚。

小铜锣发出沙沙的声音，万斯同心中正自奇怪，这卦是如何个起法？

忽见瞎婆婆手上铜锣向上一翻，就像烙饼的动作一样，铜锣内的十二节指骨全数飞了起来，待落下的时候，它们又全都落在铜锣之内。

龙十姑和那位傻姑姑全都僵了上去，瞎老婆婆这时口中的咒也不念了。

她一双手，抖颤地向锣内摸去，每摸着一节骨头，她又把它送回原处，最后全数摸遍，又大致地用手在上面按了一会儿，才用手把卦弄乱了。

然后，她把小铜锣交给了她徒弟，却是一声也不哼，只是慢慢地卷着袖子。

龙十姑笑咪咪地道：“怎么样？哪一天去最好呢？”

瞎婆婆还是没有吭气，她的脸色看来不大好。

过了一会儿，她哼了一声，口中说了几句，十姑忙问傻大姑道：“大姑，她说什么？”

傻大姑说道：“你外婆说，卦上显示不祥。”

这几个字，把龙十姑听得怔了一下，她不自禁地笑了笑，说：“不祥……怎么会呢？”

瞎婆婆这时却哇哩哇啦地说了半天，傻大姑等她说完了之后，又费了一会儿工夫排列组合，才断断续续地说道：“你外婆说……”

她的每一句话之前，必定会说“你外婆说”四个字来做起头，好似非她外婆的话，不足为凭似的。

这时她结巴地道：“那本书，命里不该为你有……你外婆还说，叫你不要去。”

十姑立刻面色苍白，她摇了摇头，说道：“不行！我不能这么做，我一定要得到它！”

瞎婆婆冷笑了一声，露出了黑如浓墨的牙床，笑的声音很大。

十姑似乎极为伤心，就伏在她身上哭了，瞎婆婆冷冷地笑着，双手摸着她乌云似的秀发，这真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

你会很奇怪，如非是像万斯同这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否则你是绝不会相信，这么美丑判若云泥的两个人，竟会是有着亲近的血统关系。

瞎婆婆口中在低低地说着，傻姑姑弯腰跟着说道：“你外婆说，不要去！不要去！”

瞎婆婆一把拉住了傻姑姑，对着她又说了一阵子，傻姑姑一听完之后，就对龙十姑道：“你外婆说，你一定要听她的话，要不然你会有七年……”

瞎婆婆插口说了一句，傻姑姑立刻说道：“七年之灾，七年被人家关起来。”

龙十姑蛾眉一挑，冷笑道：“你不要胡说，我明白了。”

她看了外婆一眼，道：“这是外婆怕我危险，故意用这些来吓我。”

瞎婆婆听到此，连连摇头，大声地叫，似乎很生气，又骂了一句，而且一只手向外挥着，意思大概是在下逐客令，叫她出去。

傻大姑忙译道：“你外婆说，你不听她的话，只有自己倒霉，你外婆还说，你倒霉她也没办法救你，她叫你出去。”

睡莲龙十姑闻言，眼泪就像两串小珠子似的流了出来，她痴痴地唤道：

“外……婆。”

瞎婆婆又伸了伸手，向外挥了挥，傻姑姑说：“她叫你出去。”

十姑擦了擦眼泪，又咬了一下牙，就愤声道：“好吧！你老人家既然厌我，我出去就是了。”

她停了一下，又说道：“可是，那本《合沙奇书》，我一定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去。”

才说到此，那瞎婆婆怒吼了一声，只见她那一双没有眼珠子的怪眼，连连动着。

傻姑姑大叫道：“你外婆生气了，你还不快去，要她打人吗？”

龙十姑气得跺了一下脚，就纵身由窗子掠了出去，万斯同见她身子，只在这院内地上沾了一下，就像燕子一般的再次掠了起来，只一闪，即无踪迹。

那房内的瞎婆婆像是无限惋惜的，长声嗟叹着，并对傻姑姑说了几句。

傻姑姑就走过去，把室内点着的一盏灯吹灭了。

万斯同看到这里，也该全部结束了，他仔细地听了听，房内没有了声音，然后才敢轻轻飘下了身子，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直向墙外翻纵而去。

他不敢再进一步窥视了，就循看来路，又翻到了那座大石楼。

轻轻地把窗子的钢架子拉开，然后把身子缩进去，又把窗架子装好。

今夜无意之间，探听到了不少消息，这倒是事先没有想到的。

他本来对那本《合沙奇书》，根本就没什么妄想，可是任何一个人，都有一种潜在意识里的所谓“贪”念。

这种念头不动则已，一动就不太好收拾。

尤其是今夜，当他再次地又听到，有人在谈论到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心就动得更厉害了。

他和衣仰卧床上，心中暗暗地想着：“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在想着这一本书呢？”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愈想心中愈是冲动不已，现在本来可以自行来去了，却想不到有两件事，把他紧紧地拖住了。

一件是那群武林的先进，自己要设法救他们脱险，另一件却是为了那一本《合沙奇书》。

他为了这两件事，不得不耐下心来，要在这里等待机会的来临。

### 美人垂青 老姬赐秘

第二天天刚亮，万斯同就早早地起来了，小带子给他送来了漱洗的东西，并且侍候他用完早餐。

万斯同见她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她定是有话要告诉自己，就问她道：“你有事么？”

小带子笑了笑说：“事情是有点儿，只是怕相公不乐意，所以……不大敢说。”

万斯同剑眉微蹙道：“什么事呢？”

小带子格格一笑，一面倒上了一杯茶，然后往门外看了一眼，笑道：“相公，你是一位正人君子，老实说，昨天你在瘦西湖，我们就看出来，要不咱们郡主，怎么能对你特别留情呢？”万斯同冷然欠身道：“这么说，我还



该谢谢你们才对了。”小带子双手连摇，一面窘笑道：“哟！相公爷，你可别挖苦我们，我是不大会说话的。”

万斯同最讨厌人家说话拐弯抹角，当时很感到不耐烦，就笑了笑道：“你有什么话，直截了当地说吧。”

小带子眨了一下眸子，略为吟哦道：“相公，平心而论，你看我们郡主这个人如何？”

万斯同心中一跳，可是他丝毫不动声色，点了点头道：“很好。”

“只是很好两个字么？”小带子问。

万斯同俊脸微微一红，小带子笑咪咪问：“我问你，我们郡主长得怎么样？”

万斯同想了想，自然在这一方面，他也实在是挑不出人家的错来。

当时窘笑了笑说：“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她是很美的。”小带子面色也有些红，她抿着嘴笑了笑说：“好！这是你亲口说的，那么我再问你，她对你又怎么样呢？”

万斯同点头道：“比起他们来，算是对我破格优待了，你问这些作什么？”

小带子慢慢走到了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轻轻叹了一口气道：“相公！我这些话，你可谁也不许说，郡主要知道，可得打死我了。”

万斯同笑了笑，未置可否，他倒是十分钦佩这丫头的口齿伶俐。

小带子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们郡主要说起来，无论才貌和人品武功，哪一样也可以说是顶尖儿的了，只是她却因为眼光太高，所以一直到如今，仍然是孤孤单单的一个儿。”

万斯同心里一阵阵发热，暗忖道：“好呀！你这个小东西，敢情是来提亲了，这我可就不能随随便便地应付你了。”

想着只把一双俊目看着她，仍然是一言不发，小带子偷偷地睨了他一眼，眉目含了几分羞涩道：“我因见相公也是直性人……”

说着低下了头，一会儿又抬了起来，笑了笑道：“我就直说，你也不会笑话我……”

万斯同仍是不发一语，可是这种事情，是他最感到棘手的，他现在最怕就是沾上这个“情”字。

“这可是我私下里的主意。”小带子说：“你就是真恼了我，可与我们郡主没有关系，因为人家压根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万斯同简直不敢答腔，小带子小手搓着那条绸子的小汗巾，欲笑尚羞地道：“我因见相公一表人才，人又斯文有礼，如真能和我们郡主……那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万斯同冷然道：“你不要乱说，我可是不够资格高攀，你是在说笑话吧？”

小带子并不生气，她扬了一下秀眉说：“谁说笑话来着？我是说真的。”

说着她凝睇地面道：“这些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郡主对男子这么关心过，你可知道……”

她直直地看着万斯同，又道：“为了你，郡主竟把拐子婆婆的一只脚给砍掉了！”

小带子秀眉一挑，似乎有些气他不懂情理，可是她并没有为此发怒。

她微微笑了笑又道：“好吧，就算不是为了你，可是由此证明，郡主是对你多么好。”

万斯同晒然一笑道：“你的话该完了吧？”

小带子皱了一下鼻子，哼道：“你先别打岔，我问你一句话，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马上就走。”

“什么话？”万斯同讷讷地问，其实他内心怎会不知她要说的话。

小带子很正经地问：“你可愿和龙郡主做一个朋友……做一对好朋友？”

万斯同听她这么一问，倒不知如何来回答了，他本来想一口回绝，可是他很了解，小带子之所以如此开门见山地问自己，必定是受了龙十姑的暗示，她才敢如此，否则断断不可能这么冒失。

这么一想，他反倒说不出一句硬话了，因为，目前得罪了龙十姑，对自己是不利的。

相反地，自己不利，那大厅里锁着的几位朋友，就不堪设想了。

这一点现实的压力，令他很难下一个决定，小带子目光却是紧紧地看着他，在等着他的一句话。

万斯同苦笑笑道：“这个问题，我明天再回答你好不好？”

“为什么呢？”小带子问。

万斯同笑了笑，说：“我总要想一想呀！”

小带子往起一站道：“好吧！这个问题是不能太逼你的，你还是想一想，明几个，我来讨一个回讯好不好？”

万斯同含笑点了点头，小带子就笑眯眯地端着盘子走了，她走了之后，万斯同不禁双眉紧紧皱着，暗道：“这可真是为了我的命啦！”

一时只急得他眼前直冒金星儿，偏偏这个时候，他身边又响起了那青蛇许小乙的声音道：“万朋友！万朋友！请来一趟可好？”

万斯同站了起来，就向那间大厅前行去。

他站在门口，由那个四方的门洞里，只见青蛇许小乙，正期待地望着自己。

万斯同还没有说话，许小乙已痛苦地笑道：“朋友，你在快乐之中，不要忘了我们这群苦朋友，你总得设法快快救救我们才好。”

万斯同皱了皱眉，说道：“我正在设法。”

许小乙一双眸子这时看起来，已经深深地陷在了目眶之内，面色十分憔悴。

他气息软弱地道：“如果你再不救我，我可能就活不了啦！”

他苦笑又笑道：“还有这几位朋友，他们的命也将不保了，万朋友，你是一个很有为的少年，你要设法快快救一救我们。”

万斯同目睹这种情形，内心也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点了点头，道：“我一定设法。”

许小乙面上现出了一丝笑容，他说：“那贱人对你是很好的，只有你可以说服她。”

万斯同不忍再看下去，就转过身子走了，回到房中之后，他就想为了要救这几个人，自己只好欺骗那龙十姑的感情了。

虽然这么做，是很可耻的，可是除此也别无良法，他于是就想到，明天小带子来时，自己对她怎么说，怎样欺骗龙十姑，然后才可使她把这群人放了。

午餐的时候，万斯同又见到了小带子，他就告诉她说，如果十姑不嫌弃他，他是很乐意和她作个朋友的。

小带子不禁大喜，万斯同讷讷地道：“我希望能请龙十姑来谈一谈。”

小带了笑咪咪地点了点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

万斯同微微笑道：“怎么样？”

小带子把碗筷收好了之后，悄悄道：“今晚上我来接你，你可别睡着。”

万斯同怔了一下，就点了点头，小带子对着他神秘地一笑，就下楼去了。

午夜，万斯同依言在房内守候着消息，小带子果然依言而至，她悄悄地领着万斯同下了楼。

万斯同才见大铁栅上，另有一个小铁门，小带子她们进进出出，全是由此出入的。

她把背靠着铁栅口，笑道：“万相公，你可是一个君子，你可不能骗我，如果你一出门就跑了，你可是把我害死了，再说，你也跑不了。”

斯同心内暗笑道：“我要是想跑，昨天晚上就跑了，还会等到现在？”

当下冷冷笑道：“如果你不信任我，还是不要带我出去的好。”

小带子闻言笑道：“别气，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就知道，现在请你跑，你也不会跑的。”

万斯同含笑点头道：“当然，我要走也要正大光明，绝不偷偷摸摸。”

小带子竖了一下大姆指道：“好！这才有志气！”

说着就侧身出了铁栅，万斯同也跟着出去，天空中下着牛毛小雨，把这一带花木草地，淋得亮油油的。

小带子一面摸着头，一面说道：“相公，你跟着我来，小心滑倒。”

她说着身形蓦地腾起，直向一个八角小亭上落去。

万斯同微微提起长衣下摆，身形也跟着她落在亭上，这才发现果然甚滑，那是琉璃瓦，再为小雨一淋，当然是滑得很。

他奇怪地问道：“干什么还要上房哪，不成了贼吗？”

小带子托着盘子，一面顺着一条长廊顶子，在前面引路，闻言格格笑道：“可别瞎说。”

她托着盘子，回过身子悄悄道：“你不知道，廊子里进进出出的人可多哪，要是给他们看见，不定会怎么想，所以我才带你上房。”

说着缩脖子一笑，道：“我可不是会上房的人哩！”

万斯同此时却与她玩笑不起来，因为他一向是把感情看得很神圣的事，自己行为也可以说是不规矩，像今夜这种鬼鬼祟祟，类似“偷香窃玉”的行为，那还真是出生以来第一次。

尽管自己这种行为，是有意义的，可是想起来，却也难免有愧于心。

他心情十分沉重，在小带子背后一声不吭，二人一前一后，冒着霏霏的淫雨，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片小竹林子围成的院子。

这地方正是睡莲龙十姑的香闺，对于万斯同并不陌生，昨夜他还来此拜访过。

可是这时候，他却装成一副陌生的情形，东张张西望望。

小带子一只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水，巧笑道：“到了，我们郡主，就住在这里，哟……”

她一只手打着万斯同身上衣服道：“瞧你这一身水，等会儿我可又要挨骂了！”

万斯同向后退了一步，没让她打，小带子眨着一双大眼睛笑了笑，就用手去拉了一下串铃。

万斯同只是觉得全身热血沸腾，一颗心直跳不已，他讷讷地道：“不行……”

今天太晚了。”

小带子一把扯住了他的袖子，笑道：“什么太晚？你别跑。”

万斯同心中一动，忽暗自笑道：“我怎会失去了往常的镇静了，我此来也不过是与她‘虚与委蛇’一番，又何必如此害怕紧张？”

当下微微皱眉道：“来都来了，我怎么会跑？你叫门吧。”

小带子说：“早叫了！”

二人对答的当儿，那扇翠色的竹格门“呀”的一声打开了，露出了小铃子半边脸来。

她打量着万斯同，笑咪咪地道：“怎么这么晚？人家都困死了。”

小带子伸手在她脸上拧了一下，笑着说：“你有什么事？困死了活该！”

“哎哟！”小铃子缩着脖子笑道：“你个死鬼，看我不打你。”

说着开了门就要去追小带子，小带子摇着手讨饶道：“好铃子，别闹，别闹！万相公还站着淋雨呢。”

三人都进去了，斯同这时才注意到，这院子里真是好雅致，有搭成长廊的藤篱花架子，有水仙花池子，有竹子搭成的小亭子……

小铃子推开了客厅里的门，万斯同昂然而入。

厅内亮着两盏长蕊的铜柱古灯，光色青碧，并无丝毫油烟，看来，真是清心悦目。

这间客厅地面上铺着寸许厚的竹叶软垫，踩在足下，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作梅花状地排着一圈座椅。

这些讲究的椅子上，都置着绿缎子包裹的方形圆形各式各样的软垫，正中一个六角形的大理石小桌，桌上置有一个长方形的瓷盒。

盒内两边，分插着茶花和水仙，红白映衬，清芬满堂，那花儿傲然地挺立着，宛似凌波仙子，象征着它们清奇不落凡俗的格调和身份。

再往上看，也就是厅顶的正中心，垂下了银色链十余条，它们相互纠缠成一团梅花似的图案，每两条以上的银链连接处，都垂着一盏长圆形，鸭蛋也似的琉璃灯，只是此刻，这些灯都未燃起罢了。

这座楼房的本身，只不过是些普通的青色的竹子，可是由于建筑的格式迥异，图案配合得不俗，再经过主人淡浓合宜的室内装置之后，再看起来，就显得无比的高贵幽雅，套一句俗言，那可真是“此屋只应天上有”了。

万斯同在小带子殷勤的照顾下落座，他见正面的墙壁上，有几幅字画，其中一幅墨竹，笔力苍劲挺秀，望之以为名家书法。

万斯同正忖摸这画的笔路，忽然室内灯光突熄，厅内顿呈黑暗。

他不由心中一惊，忙自位上站起，可是就在这时，一股尖锐的劲风，猛然直奔他背后袭来。

万斯同不由大吃了一惊，暗悔自己竟是中了她们的道儿，可是这却不是他悔恨的时候。

来人掌风疾劲，逼得万斯同身子向前一踉。

到了这时，万斯同也只有与对方一拼了，暗室对敌，根本连对方面目都看不清楚，他冷笑了一声，身子向前一伏，只待对方掌势再次迫进，就可以杀手功夫：“旋风八掌”予对方重创。

可是来人似乎早已料到万斯同的心意，黑暗中，但闻得这人浅笑了一声，身形却向一边拨去。

万斯同计算未得逞，身形只好向左边迈进。

可是他足步方移，那暗中人带着一声浅笑，如同飞鹰搏兔似的，自上而下猛然落来。

这一次万斯同可不容他得手了，他双掌上一提内力，就在来人身形下袭的一刹那，他猛地双掌向外一扬，掌心霍地向外一吐。

他心中难免存有顾忌，所以掌力不敢贯足了，满以为这种情形之下，来人是万难逃开，可是他掌力方自推出，尚未打实的当儿，却感觉到迎面扑来一股潜力，正和自己发出的掌力迎在了一块儿。

万斯同顿时只觉得足下大晃了一下，差一点跌倒地上，一双手臂，更彻骨地奇痛。

经此一击之后，他才突然觉出来人功力，竟是大大地高出了自己。

可是既已过手动招，总是要见个胜负强弱，绝无中途而止的道理。

他羞忿情急下，大吼了一声道：“你是谁？”

这人“哧”地一笑，却由他头上掠了过去，待万斯同发现时，这人已来到了斯同背后，霍地抖掌就打。

万斯同早已为这人逗得火起，尤其是对方那种轻嘲讥笑，更令他感到无限羞愧。

他内心中怀疑到是小带子或是小铃子二人之一，可是此刻看来，她二人又似无此功力，如是睡莲本人，她却又是为了什么呢？

想念之中，霍地转身，他用“太乙牵手”，想去捋对方一双腕子。

可是动手之人，真有鬼神莫测的绝技，在她眼中看来，对付像万斯同这样的敌人，实在用不着十分紧张和吃力的。

万斯同双手抖出，本想牵人，却想不到反而为人所牵，待他发觉不妙，自己双腕，已在来人软绵绵的一双玉掌之中，他的脸不禁蓦然一红，怒叱道：“放手！”

口中怒叱着，双腕更是用足了内力向外一挣，可是不挣还好，越挣越紧，休想挣开分毫。

来人这时蓦地一声轻笑，她身子陡然向一边掠去，同时松开了双手。

她口中道了声：“万兄受惊了！”

又唤道：“小带子点灯。”

万斯同这才在声音里确实了，来人正是这郡海山房的主人——睡莲龙十姑。

他的脸可就禁不住红了，就听得小带子口中答应着，须臾灯光复明，却见龙十姑身着一袭紫色长衣，正自目如秋水似的，凝睇着自己，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道：“万兄，我这是与你闹着玩，你不会生气吧！”

万斯同甚为尴尬地道：“姑娘神技超人，在下真是不知自量。”

十姑抿嘴一笑，说：“万兄务请包涵，我实在也只是想逗着你玩玩，却想不到万兄真个怒了。”

说着白了一下眸子，微微哼道：“方才那一掌要是打上了，我这条命也就休想活了！”

万斯同脸红了一下道：“姑娘休要取笑，我已感到无地自容了。”

十姑这时笑嘻嘻地道：“万兄快请坐下。”

她回过头来，对着小铃子道：“快去倒茶来。”

说着她自己也坐下来，笑向万斯同：“我虽知你会武功，却不知到底功夫如何，所以才借着玩笑，试一试你的本事，果然不错。”

斯同苦笑笑道：“如非是姑娘手下留情，此番已是不堪设想，还说什么武功不错，岂不是笑话。”

龙十姑见他说话时面带怒色，不禁深悔方才自己玩笑开得太过火，当下忙赔笑道：“怎么，你还在生气么？”

斯同笑了笑说：“哪里……”

这时候，小铃子为二人献上了共茶，退侍一边，十姑回头看了她一眼，说道：“你和小带子可以下去了，去睡吧，天不早了。”

小铃子答应了一声：“是！”就和小带子一并退下去了。

她二人退去之后，龙十姑轻轻吁了一口气，目光在万斯同的身上转了两圈，晒然娇道：“早晨的事，小带子已对我说过了。”

万斯同“噢”了一声，未敢接话。

龙十姑见他不言，粉面上不禁微微泛起了一层娇羞，她接下去道：“能得万兄如此看重，结为知己，实是我的福分。”

万斯同讷讷道：“能得姑娘青睐，才是三生有幸。”

十姑闻言，嫣然笑了一下，她斜目睨了斯同一眼，遂把头低了下去。

目视着她这种温情姿态，万斯同由不住内心怦然地跳了一下，可是立刻他内心起了一阵强烈的反应，他想到了自己的使命，同时也想到心蕊，想到了那个与他有过白首之约的花心蕊。

顿时那股热烈的情焰，即化为乌有，他仿佛大梦初醒一般地摇了摇头。

龙十姑惊奇地望着他道：“怎么啦？不舒服？”

斯同脸红道：“没有，没有。”

他坐直了身子道：“姑娘，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肯答应？”

龙十姑搁下了茶碗，轻轻颦笑道：“万兄有事只管吩咐，还谈什么求不求。”

斯同含笑道：“谢谢姑娘。”

十姑又问他什么事，斯同想了想才道：“我见那几位武林前辈，为姑娘禁锢甚苦，只怕有性命之忧，因此想求姑娘能破格开恩，把他们释放了，不知这一冒昧请求，姑娘可肯答允。”

说完之后，一双瞳子坚定地望着对方，龙十姑似乎想不到，他会有这么一说，当时不禁怔了一下，一时没有说话。

万斯同心中不禁大为焦急，当时苦笑笑道：“我虽与他们各位素昧平生，但是上天予人以好生之德，实在同情他们各位的遭遇，想姑娘亦乃一位名重武林的侠女，纵然放他们回去，又何惧于他们？再说……”

他接上一口气道：“再说……以姑娘当今盛誉，此举实是有损姑娘的名望，一旦传闻于外，难免为人耻笑。”

才言到此，忽见十姑蛾眉微挑，面带羞怒之色，万斯同不待她出口，马上又改口接道：“姑娘秀外慧中，当能洞悉此事利弊，尚请三思而行。”

他这一番说词，果然令十姑一时间闭口不言，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注视着万斯同的脸，微微笑了笑，遂又端起了面前的茶杯道：“万兄请用茶。”

万斯同端起杯子喝了半口，正色道：“姑娘之意如何呢？”

睡莲面色微红地笑道：“自然是依我自己的意思。”

睡莲眨子一下眸子，浅浅一笑，又道：“万兄，你可知养虎容易放虎难这句话，眼前这些人，哪一个在江湖中，都非无名之辈，你以为他们被放之后，会对我善罢甘休么？”

万斯同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禁为她问得张口结舌，一时不知所答。

他苦笑一笑说道：“姑娘这么说，莫非真有意把他们都处死？”

龙十姑托着盖碗，轻轻皱了一下眉，冷冷笑了笑，没有说话。

万斯同心中一惊，因为他由十姑这种神色里，分明看出十姑有处死他们的意思，不禁心中大是不忍！

他叹息了一声道：“姑娘这么做太残忍了，还要三思而行。”

龙十姑含笑地望了望他，道：“这真是你心里的意思？”

万斯同点了点头，十姑放下了茶杯，俏皮地笑道：“既然如此，我可以答应你，只是你……”

万斯同大喜过望，脱口而出道：“只要姑娘肯释放他们，我什么都愿意。”

这句话一出口，他就不禁发觉出大有语病，可是却又无法改口。

龙十姑闻言，似很欣慰地笑了笑，她叹息了一声，望着万斯同道：“我生就一副坏脾气，一生从未听过人家一句话，今天还是第一次听你的话，也不知是因为什么，自第一次见你，就觉出……”

说着，脸色又微微红了，万斯同讷讷道：“姑娘这种深明大义的举动，令人钦佩！”

龙十姑这时似乎只为讨好万斯同，别的一概不去想它，当时抿嘴笑道：“我如不放了他们，你定会笑我胆小，我此番把他们放了，你就无话可说！”

万斯同计已得逞，心中好不高兴，可是他没有去考虑，自己种在对方身上的人情债，从此将永远偿还不清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痴情的十姑，见状更是芳心大慰，她以为自己此举，已博得了对方的情意，当下好不快活！

她笑问万斯同道：“你可知他们中了什么迷药？何故至今昏迷不醒？”

万斯同假作不解地摇了摇头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十姑得意地耸了一下眉头，说：“这是我得自师门的天蓝神砂，因为采自万载寒泉，所以秉性至寒，他们各人，也只不过吸食了一粒，我如不设法救他们，只须四昼夜之久，任他们有多深的内功，也必五内裂碎而亡！”

万斯同闻言，暗忖与那青蛇许小乙所说，大致不差，心中也不禁暗暗吃惊。

当下笑道：“那么，姑娘怎么救他们呢？”

十姑微微一笑，道：“要救他们，也并不难，只需我以吸星神簪，在他们足下略一磨擦，自能把他们腹内天蓝神砂如数收回！”

斯同点了点头，问道：“那么姑娘打算何时救他们？我看事不宜迟……”

睡莲瞟了瞟他，含笑道：“我既然答应了放他们，自不会食言，你又何必这么急呢？”

万斯同笑了笑，道：“话虽如此，我只怕姑娘忘记了，岂不白白断送了这群武林高手的性命？”

十姑睨目道：“那么，我就把吸星神簪交给你，由你处置他们就是。”

万斯同点了点头，龙十姑含笑而起道：“那么，你等我一会儿。”

说着她就上楼而去，万斯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内，心中暗忖道：“看来这龙十姑，只不过素日行事，太过任性些而已，其实并不能算是什么坏人。”

于是就联想到，自己这么欺骗她，是不是应该？

可是眼前已到了这种地步，也就由不得了，总之是救人要紧。

他这么想着，遂见十姑已自楼上姗姗而下，她手中拿着一块翠绿色的牌

子，远远对着斯同笑道：“我可是有一点交待！”斯同忙问道：“什么事？”

十姑窘笑道：“这件事情，要是给这里的人知道了，可是不大好，别人不说，就那拐子婆婆，就得把我骂死了！”

万斯同道：“姑娘大可放心，不会有人知道的。”

龙十姑苦笑说：“其实瞒也没有用，呶，你拿去吧。”

万斯同接过了那块吸星神簪，觉得入手颇沉，微微有点发热，就小心地收入囊中。

十姑又递给他一把钥匙，道：“这是开门和开他们每人手上锁的钥匙，好人做到底，你干脆都拿过去用吧。”

万斯同本来对这一个请求，感到很渺茫，却想不到十姑竟会这么率直地答应了，她把师门至宝“吸星神簪”等物，都交给了自己，分明是从即刻起，已把自己不当成外人了。

这一个转变，实是变得太大了，万斯同接过了钥匙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他呆呆地坐了下来，当十姑那妩媚痴情的眸子在凝视着他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想大声坦诚地告诉她说：“我欺骗了你，我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女友了，请你原谅我，我这么做，只是……”

可是每一次，他都说不出口，因为他怕触怒了睡莲，自己生死事小，那七八个武林前辈，只怕是再也无法获得解救。

当然，也许十姑不如他想像的那么自私，可是在事情未发生之前，这么猜想是不错的。

万斯同内疚的情绪，已然由他那双星也似的瞳子里显露了出来。

他望着龙十姑一时真不知要说什么才好，这种欲言又止的神情，很易令人误会成一种情绪的冲动。

十姑望着他嫣然一笑，羞涩地道：“万兄，你还是快回去吧，来日方长，如因此损了你的清誉，实在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

万斯同不禁心中一动，慌忙立起身来道：“谢谢姑娘，那么我告辞了！”

十姑送他到了门口，笑了笑说：“我一向行事光明正大，方才所言，全为万兄英名着想……”

说到此，她低下了头，万斯同不由俊脸一阵发热，暗中大大地叫苦道：“天啊！她竟是误会到这一方面来了，这可如何是好？”

当下不禁张口结舌，更不知要怎么说了。

睡莲微微抬起了眸子，睨着他笑了笑：“你今夜可把他们都请走，然后……”

万斯同咽了一下唾涎，只是连连苦笑，他哧哧地道：“好，然后怎么？”

十姑笑着转过了身子，她两只手把竹门推得关上了，却柔声道：“明天上午我会去找你，然后我还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斯同更吃了一惊，现在龙十姑的每一句话，都令他感到惊心，他顿了顿问：“见一个人？”

十姑已背着身子走了，闻言回过身子道：“现在不告诉你你是谁，明天早上你就明白了。”

万斯同看着她走回了石楼，才快快地转过了身子，心中忽然发觉到自己看错了人了，他本来多少有些认为，龙十姑是一个行为不端、感情放荡的女人。

可是此刻，事实证明了，她是一个很理智的姑娘，这对于万斯同来说，



更感到是一种说不出的内疚与痛苦。

因为人们的感受，几乎都是同样的，对于一个坏人施以惩罚，是不会问心不安的，若是一个无辜的人，你就会问心有愧了。

现在万斯同的感觉正是这样，他希望对龙十姑的感觉是愈来愈坏，可是不幸得很，却是越来越好。

回到了石楼之后，一个人又静静地想了一会儿，才向那间大厅内行了过去。

青蛇许小乙早已焦虑不耐地在呼唤道：“万朋友，有消息么？”

万斯同没有答话，取出钥匙，把门打开了。

他先亮着了火，把桌上的灯给点着了，莹莹的火影之下，他看到了一张可怕的面容，也看见了许小乙那双期望疲倦的小眼睛。

这些所谓的武林前辈，一个个是再也“武”不起来了，他们仍然在昏迷之中。

许小乙摇了摇头，哧哧地道：“怎么，你是来救我们的么？万朋友……”

万斯同点了点头，一大把钥匙，在他手中哗啦啦地响着。

许小乙兴奋极了，他好像精神恢复了不少，催促道：“好兄弟，快！快！把我手上这对劳什子给弄开，我可真要死了！”

万斯同依言就去给他开锁，许小乙嘻嘻笑道：“兄弟，你真行，解药你弄来没有？”

斯同慢吞吞地道：“根本就没有什么解药！”

许小乙咧嘴，失望得要哭地道：“要命了，说了半天，你没弄到解药啊！那可完了！”

斯同由身上摸出那吸星神簪在他面前晃了一下道：“有这个就行。”

许小乙“嘿”的一声又笑了，说：“给我看看，是什么玩艺儿？”

说话的工夫，万斯同已把他手上的锁给打开了，他就像猴子似的，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可是却没有力量站起来，仰天睡着，小声道：“妈的，那娘儿们真厉害，这种手段真毒。”

万斯同没有吭气，遂一个个顺序地把他们都解了下来，于是地板上都躺满了人，男男女女的一大片。

他擦了擦头上的汗，端着灯照了照他们每人的脸一下，看起来一个个都是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如非是他有知在先，定会以为他们是一命呜呼了！

许小乙口中低低地还在骂，可是手脚却不停地在活动着。

万斯同就把那吸星神簪拿出来，对小乙道：“前辈你自己把鞋脱了吧。”

许小乙奇怪地望了望他，就依言把鞋脱了，露出了一双青筋暴露的脚丫子。

万斯同忍着恶心，亲自把那簪子放在他足心来回地滚劝，暗忖，真糟塌这块翠玉了。

青蛇许小乙痒得嘻嘻直笑，全身笑得直抽，连声道：“好痒！好痒！哟！嘻嘻哈哈！”

听得万斯同直皱眉，忽见这许小乙身子大大地抽动了一下，口中“哦——哦——”叫了两声，猛地双目一翻，万斯同当他是死了，吓得忙一收吸星神簪，却见那神簪上却多了一粒极为细小的黑色砂子。

用手一摸，比冰还凉，奇冷彻骨，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天蓝神砂了。

许小乙这时却“呵涕！呵涕！”在一边直打喷嚏，他就不再去管他，过

去一个个顺序施为。

这可真是难为他了，摆弄这么多双臭脚丫子，你看有多么个烦人，可是为了救人，也莫可奈何，尤其是那位老太太，还是小脚，缠着好几尺的裹脚布，一解开布，那味道可真美极了！

万斯同差一点要呕出来，他皱着眉，咬着牙，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总算把这项任务给完成了。

你听吧，这满房里都是哼哼的声音了，接着又是连声地打喷嚏声音。

好在此辈人物，全都有一身惊人的内功，先前上当，只怪一时大意，这时复原起来，倒是都挺快的。

青蛇许小乙已经站起来，能来回地走动了，他脸上带着一层阴森森的冷笑。

这群本来已是奄奄一息的人物，在万斯同目光之中是怜悯，是同情，可是此刻他们复活了，却令万斯同感到他们的强大与可怕。

他呆呆地望着他们一言不发。

那位田老夫人本来未曾服下天蓝神砂，是为睡莲点了穴道才受擒的，万斯同为她解开之后，她就马上醒了，这时候，她由地上一跃而起。

青蛇许小乙在一边冷笑道：“轻一点老太太，还没睡够？再想躺下来么？”

田老夫人吓得马上又躺了下来，她向许小乙看了一眼，奇怪地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许小乙撇着嘴说：“你再仔细地想一想吧！”

田老夫人目光又转到了万斯同身上，问：“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在哪里？”

万斯同笑了笑道：“老夫人，你忘记了么？你本是被锁着的。”

指了一下墙，又道：“现在你已经自由了，你可以回去了。”

老家伙更糊涂了，当时坐起身来，一双眸子到处瞟，她明白了。

她低低地叹了一口气，道：“天哪！嘖！嘖！嘖！”

这时候大家也都陆续醒了，一掌红石子奇也坐了起来，那边的一字剑商和也在翻身。

青蛇许小乙压低了嗓子道：“各位老哥老姐，现在大家都要明白……”

他手指头在嘴唇上按了按道：“不要出声！”

大家的眼睛，都注意他了，他向万斯同指了一下，悄声道：“咱们大家这条命，能够保全了，可全是这位小兄弟，万小兄弟救咱们的。”

大家的眸子，自然地又转到了万斯同身上，万斯同不好意思地抱了抱拳道：“各位前辈还要稍微休息一刻才好，现在不宜多话。”

许小乙冷笑了一声，咬牙切齿道：“妈的，我们这个脸可丢大了，我们拿龙十姑当人物看，才肯去赴她的宴，却想不到她给我们来这一手，好！好！”

他气愤地又道：“在以前我们是碍着情面，不好抓破了脸，现在好了，我们不必再顾虑了。”

万斯同不由心中不忍地叹口气道：“前辈，依小可之见，俗谓冤家宜解不宜结……”

许小乙不等他说完，就回头摊手道：“小兄弟，这事情和你没有关系。”

说着就翻出了白眼，继续对众人道：“他妈的，她太拿朋友不当人了！这笔血仇，要是不报，我们活着可真是没人味了。”

一掌红石子奇冷冷哼了一声，声音发抖地道：“老夫我这么大一把岁数

了，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田老夫人“啧”了一声说：“谁不是第一次，这种事情还敢来第二次？”

田老夫人受的委屈最大，所以她也最恨，恨得牙痒痒的，他冷笑着说道：“我早就看出这丫头有点靠不住，所以吃那劳什子螃蟹的时候，就留了意，不想还是逃不过，这丫头那一身功夫，我老婆子倒是真佩服。”

闪电手丁介这时候倚墙坐着，他本在闭目养神，这时冷笑道：“老夫人，你既然知道蟹中有鬼，却为何事先不给我们打一个招呼？”

田老夫人红着脸道：“这个……谁能说一定呢。”

一字剑商和，是一个最爱面子的人，他内心已把这件事，认为是毕生的奇耻大辱。

这时候他抖了抖衣服，笑了笑道：“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

可是他记住这笔仇恨，却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只是不尚空谈罢了。

他目光盯着万斯同道：“万小友！你能救助我们，在我来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自己是否也会有麻烦？”

万斯同苦笑的笑，说：“同为武林中人，理当互相帮忙，这算不了什么，至于我……”

他本想把救助他们的那一段经过，告诉给他们知道一下，可是转念一想，怕他们误会，便不说。

这时各人都站了起来，有的在拍打着衣服，有的却在活动筋骨，两位老婆婆却在一声不哼地裹着脚。

青蛇许小乙轻轻拉了万斯同一下道：“你现在不走么？你还等什么？”

万斯同内心有此打算，可是由于睡莲龙十姑方才那一番深情，实实在在地感动了他。

他觉得自己欺骗她是不对的，起码欺骗的方式，也该改变一下，不要太伤了她的心。

他有了这番心思，自然就感到为难，许小乙说完之后，他摇了摇头说：

“我要还了她这枚吸星神簪之后再离开。”

许小乙翻着一双眸子看着他道：“你何必再去见她呢？见了她你还能走吗？”

万斯同肯定地说：“我一定要见她，向她辞行之后再走。”

许小乙和其他各人都不禁怔了一下，万斯同含笑道：“各位不必误会，其实说起来，各位能够重获自己，也全是龙十姑自己的主意。”

许小乙翻着眼说：“你别瞎说了，她要放我们，还害我们干什么？”

万斯同苦笑笑，又道：“要说起来，此举固然是那龙十姑不对，可是她既然能释放各位，说起来亦有忏悔之心，所以各位也就不必太认真了。”

他因见各人面色都不太好看，自知这话，是不会讨好他们的，所以临时把话止住，轻轻叹息了一声道：“这不过是在下的一点私见，自然也是一番好意，听不听，还请各位自己决定。”

一掌红石子奇嘿嘿地笑了两声道：“龙十姑这么暗算我们，真可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这一口气，我们要吞下去，以后在江湖上，也休想再作人了。小兄弟，俗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看，你就不必再多说了。”

赤杖姥江雪梅，这时鞋也穿好了，她站起来道：“无论如何，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为她说情，我老婆子愿意当面答应你，只是有一个条件。”

斯同忙问道：“什么条件？”

江雪梅冷笑了一声，小脚往地上跺了一下，道：“要她当面给我老婆子磕头赔罪。”

其他各人有的也附合着说妙，万斯同不由暗笑了笑，心中忖道：“好个不知死活的老太婆，如非我善意开导，百般劝诱，才救得你们活命，若非如此，此刻你等一群，只怕离死也不远了，现大才救醒了你们，却又如此‘趾高气扬’，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尤其可笑的是，居然会说出叫龙十姑磕头赔罪的话来，真是不自量之极了。”

那吃过龙十姑苦头的田老夫人，闻言只是淡淡一笑，她知道江雪梅是无理取闹。

万斯同这时也懒得再和他们说什么了，只希望他们快一点走，自己也好早一点去了却心事。

一字剑商和与他夫人燕翅镖段英，这时体力都恢复了一点。

他夫妇二人都不愿在此多留，首先起身告辞，商和抱了抱拳道：“各位老友，商某夫妇尚有要事，不便多留，要先走一步了！”

他走过来，诚挚地握了万斯同的手一下道：“万朋友，再见了，有暇路过秦岭之时，务请移玉一访，愚夫妇当烹茶温酒厚待之。”

万斯同对这一对斯文的夫妇倒没有什么恶劣的印象，当时点头道：“小可路过秦岭时，一定拜访。”

商和点了点头，又向各人看了一眼，就和夫人段英向厅外走去。

万斯同赶上一步道：“二位出房后，请寻隐秘处行走，不要惊动这山房内各人才好。”

商和回过头来微微笑道：“小兄弟，你大可放心，我们会照顾自己的。”言罢而去。

斯同才又转回厅内，许小乙忽然在他师弟闪电手丁介耳边说了几句，遂见二人神色极为仓促。

许小乙惊惶地道：“糟！我们都忘了，我哥俩还有重要的事没办完呢。”

他两只手搭在斯同双肩上道：“小老弟，我们得先走了，以后有事差遣，就直接找我们哥俩吧，只是现在我们却得快走了。”

说着和丁介匆匆向众人一点头，扭身疾行而出，他二人方出门不久，那一掌红石子奇，口中“哦”了一声，自地上一跃而起。

他口中大声叫嚷道：“妈的！我都忘了。”

说着连招呼也不打，匆匆夺门而出，由于这老头的惊慌情形，田老夫人和赤杖姥江雪梅也都惊觉了。

她二人互相地对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双双对着万斯同点了点头，也都面现仓皇而去。

一屋子人，只一刹那间，全数都走了一个精光，他们走得都是那么突然，令万斯同心中大为不解。

忽然他想到了一点，就是那本《合沙奇书》，顿时他就明白了。

他怔了一下道：“啊！这就是了！唉！可笑这群人，方由死路上逃得活命，却马上又动了贪念，看来争夺那本书时，是少不了又有一番凶狠的厮杀了。”

想到此，他不禁摇了摇头，可是自己的内心，却也不像方才那么平静了。凡人要想剔除这个贪欲之念，实在太难了。

万斯同又何尝不企图对那本所谓《合沙奇书》染指？可是目睹了这种情形之后，他的这一个念头，就显得淡的很了。

他实在没理由相信，在如此众多高手争夺之下，自己能得到那本书。

因此，这一个念头，他也就打消了，他回到房中，本想立刻就去找龙十姑，把吸星神簪和钥匙还给她，之后自己也就可以走了，可是，他又想到了，十姑曾说过明晨来访的话，他就不必多此一行了。

静静的夜，他独自一人，面对着孤灯，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他想到水中欲救自己的花心怡，她那么急急地追着自己，又是所为何来？

她明明知道，我已和她妹妹有了白首之约，却又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展示怀爱呢？莫非……

想到了这些问题，内心真是不安宁得很，尤其是花心蕊，她如今是否仍然还在山上等候着自己呢？也许她已经等不及走了吧？

不！那是绝不会的！她不会那么薄情，她必定还在痴情地等候着自己，不过，她要是已见着了郭潜，那可就说……

想到这里，他真是归心似箭，真恨不得插翅飞回，他要把这漫长时间的相思怀念，向心爱的人倾诉，他要加倍的爱来补偿他这一年多时间的疏远。

这一年多时间的江湖飘零，令他感到不胜的孤单寂寞，他渴望着有一个理想的家，而实在也不想再动了。

想了很久的心事，当东方有一点灰白的时候，他才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耳中仿佛听到有人在悄悄说话的声音，声音很低，可是他立刻就醒了，倏地翻身坐起来，却见室内光线很强，天已大亮，令他惊奇的是，睡莲龙十姑正微笑地望着自己。

她身侧站着两个心腹人，小带子和小铃子，也都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万斯同口中“哦”了一声，慌忙下床找鞋子穿，他窘笑着：“你们起床真早啊！”

小带子指了一下窗外，笑道：“看看天吧！”

万斯同已穿好鞋下床，所幸他是和衣而卧，否则可就难免失礼了。

十姑笑盈盈地道：“早啊！”

斯同也忙道：“姑娘早！”

十姑指了一下旁边位子上的一個銅盆道：“水已给你打好了，快洗脸吧！”

斯同也不好说什么，就在一边盆里洗脸，小带子和小铃子似乎把这间房都整理过了，书桌上破例放了一个大花瓶。

在万斯同洗脸的时候，龙十姑只是坐在椅子上，睁着黑白分明的一双眸子，半笑不笑地看着他，也不说话。

斯同被看得很窘，他洗了脸之后，发现十姑仍然在看自己，窘道：“姑娘是否有事呢？”

忽然想到了一事，就由身上掏出了那枚“吸星神簪”和那一把钥匙，双手送上道：“对了，这东西用完了，请姑娘收回。”

十姑眨了一下眸子，伸出玉也似的一双手，把这两件东西接了过来，哼了一声笑道：“真还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本事，我们都被你瞒住了。”

斯同怔了一下道：“什么事？”

十姑笑着站起来，走到桌后，伸手提出一物，斯同方看出来是自己用剑削断的窗栏架子。

当时忙向窗上望去，果见那窗架已被取了下来，不由脸红了一下。

十姑笑吟吟地道：“原来你身上还有这么一件好兵刃，我怎么始终都没有觉出来呢？”

说着，目光更不禁往他腰上望去，笑眯眯地伸出一只手，道：“能借我看一下么？”

万斯同想赖也是不行了，可是这口寒铁软剑，自己视同生命一般，岂能随便交人？

他略微考虑一下，遂自腰上把这口剑解了下来，龙十姑尚未接过细看，已大大吃了一惊。

她面上露出惊喜的表情道：“好剑，可以借我看一看么？”

万斯同见三个人的眼光，全在看着他，就硬了一下头皮，口中连道：“当然，当然可以……”

说着把宝剑递了过去，龙十姑双手接过剑来，先没有抖开，只是低头细细看着剑的把手和正中的水槽，猛然抬头道：“如果我没有认错，这口寒铁软剑，一度曾在洞庭水母的手中，怎会落在你的手中呢？”

万斯同闻言心中一动，暗钦这龙十姑果然见闻广博，当下笑了笑道：“姑娘说得不错，只是水母这口剑是如何来的，你大概就不清楚了。”

龙十姑笑了一笑，“锵”的一声，已把剑抖了出来，一时白光闪闪，耀目难睁。

她用嘴在剑刃上呵了一日气，摇头叹息道：“千载古物，果是不凡。”

说着又把剑身合好，小心地交还与万斯同，微笑道：“此等宝贝，水母那种蠢物，自是不配享用，万兄有此宝物，却宜好好小心哩。”

斯同见她虽然是爱赞，却不带丝毫羡慕之色，内心不禁甚为对她赞许。

他接过剑来，又重新束在腰上，十姑含笑说：“我虽然也曾有过一口好剑，可是比起这一口来，相形之下未免差了一筹。”

她说着仍然笑道：“万兄有此利刃，又斩开了窗栏，却不图逃跑，倒令我不太明白了。”

斯同俊脸微红，笑了笑道：“我起先对姑娘有些误解，本想在救助那些武林前辈离去之后，再图自去，可是后来为姑娘真诚所感……”

龙十姑巧笑盈盈地看着他，道：“以后又如何了呢？”

万斯同顿了顿，窘笑道：“就是要离开，也须待面见姑娘之后，才不失常明磊落！”

龙十姑往起一站道：“这才不失是侠客的本色，万兄，能够认识你，令我感到很荣幸！”

她抬起头略作思索后，遂平视着斯同道：“我昨夜曾告诉过你，今晨带你去见一人，现在你可愿跟我一块儿去？”

斯同皱了一下眉说：“是谁？”

龙十姑微微一笑道：“你见了以后再说。”

说着就率先下楼，万斯同无可奈何，只好跟着她走下楼来，心中甚疑。

小铃子和小带子也跟了下来，问：“郡主去哪里？”

十姑笑了笑说：“你们自去，我同万相公去西院里谈谈。”

万斯同一听“西院”二字，不禁大吃了一惊，心说西院不是住着那个瞎老太婆和那个中年傻姑子么？她此刻带我去那边，又是为了什么？

龙十姑前行着，一面回头向他说道：“西院里住着两个亲人，我想她们会乐意见你。”

万斯同因那夜曾经偷看过那个瞎婆婆的诸多奇处，闻言心中甚感不安，不知龙十姑用意何在，不过，他也用不着害怕，因为他和那个瞎婆婆师徒陌生得很。

不一会儿来到了西院，但见院中古树参天，那夜万斯同是晚上来的，并未十分看清楚，此时看来，真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大树把阳光都遮住了，两扇木门，已为雨水长年侵蚀得破烂不堪，门上铁门都锈得不成话了。

龙十姑在门上轻轻叩了三下，唤了声：“大姑请开开门。”

过了一会儿，门就开了，这门大概也有好几个月没动过了，开起来甚为费力。

开门的正是那个傻大姑，她乍然看见十姑和万斯同同来，不禁呆了一呆，面上麻木得丝毫没有表情。

十姑含笑指了一下万斯同，对她道：“这是万少侠，我带他来见一见外婆。”

遂又指了一下那傻大姑向斯同道：“这是我一个长辈，她因故出家，却是带发修行，法号‘若愚’。”

斯同抱了一下拳道：“久仰！”

这位若愚大师，似嫌十姑揭露了她的底细，十分不悦，怒目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竟一句话也不说，就转身往里面行去。

万斯同虽讨了个没趣，却因早知道这人的怪癖，倒未在意，龙十姑笑着对斯同道：“你不要奇怪，我这大姑生来性情如此，并非对你才是如此。”

万斯同笑而不答，龙十姑关上了门，就和万斯同踏着满地的落叶，直向室内行去。

谁知方抵室口，忽见那若愚女尼去而复转，冰冷地挡在门口道：“你外婆说，这时候不接见客人，叫你们回去。”

十姑怔了一下，遂摇头道：“不行，我们一定要见她。”

傻大姑还在摇头，龙十姑即走过去，附在她身上，小声说了几句。

若愚女尼像是大吃一惊，她目光在万斯同的身上转着，显得很惊慌地说道：“啊……啊……那么，你等一等，我再去看。”

说着，就又转身进去了，万斯同不禁大为惊异地问道：“姑娘，你与她说些什么？”

十姑这时面现桃红，羞涩地瞟了他一眼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着又低头，显得极不好意思地又笑了笑，万斯同不由心中一愣，暗忖不妙，看这情形，她是带我来，当面给我相亲的吧！

如此想着，只觉得头脑轰的一声，顿时就像泥塑似的呆立住了。

这时那若愚又自室内匆匆走出，她向二人招了招手道：“进来。”

十姑看了斯同一眼，嫣然一笑道：“别怕，我外婆最疼人，人也最好。”

斯同因不愿被蒙在鼓里，当下皱眉问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十姑红着脸道：“进去再说如何？”

说着轻轻推了他一下，万斯同糊里糊涂地就跟着她进去了，他鼻子里闻到燃香的味，耳中听到极为轻细的木鱼“笃！笃！”之声。

十姑揭起了一层布帘子，回望着万斯同，道：“请进来。”万斯同只得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就见那个瞎老婆婆还是同那天晚上一样，手上拿着小木鱼，一面细细地以竹签敲着，口中却跟着点儿背诵着经文。

等到十姑和若愚也都进来之后，她才放下了木鱼，面部转向万斯同的站立处，口中用闽语问了两句。

若愚忙道：“你叫什么名字？”

万斯同暗笑，这可是像上堂案一样，当下不太乐意地说道：“后辈姓万，名斯同。”

老太太点了点头，龙十姑这时害羞地在一边道：“外婆，你曾经告诉过我，把选中的人，要带来见你，现在你老人家看了可曾合意？”

万斯同不由听得一愣，这才知道果然所料不差，一时只急得汗如雨下。

那位瞎老太太朝着万斯同这边又点了点头，十姑就对着斯同道：“我外婆叫你过去呢。”

斯同只是觉得一身不得劲儿，他实在不能装下去了，他冷冷地道：“龙姑娘，我们做一个朋友尚可，我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意思。”

他苦笑，对着龙十姑行了一礼，道：“恕不礼貌，我要走了。”

说着转身大步向外就走，竟连那瞎子婆婆师徒理也不理，他这种突然的举动，不禁令十姑大吃一惊。

只见她玉面绯红，樱口微张，身形向后面摇了一下，她口中说道：“你先……别走。”

正要举步追上，忽觉手臂上一紧，再看却为外婆紧紧地抓住了自己。

瞎婆婆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呵呵的笑声，十姑一面挣扎着道：“外婆你放开我，他……他走啦！”

瞎婆婆点了点头，说了两句，十姑忙向若愚道：“她说些什么？”

若愚结结巴巴道：“你外婆说，那个男的很好，她很高兴他能作你的丈夫。”

十姑不禁秀目中盈着热泪，伤心地道：“有什么用……我要人家，人家不要我。”

说着她就猛然挣开了外婆的手，直向房外追去，同时伤心悲愤地喊道：“万斯同，万斯同，你先别走！”

却见万斯同昂然立在一株大树之下，他正色道：“姑娘有何吩咐？”

十姑追到他跟前，听他这么问，一时倒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痴痴地望着他一语不发。

斯同笑了笑，道：“姑娘不要生气，实在是我自愧武功平凡，与姑娘不配！”

龙十姑倏地蛾眉一挑，珠泪滚落，道：“你何必这么说，干脆就说我不配就是了。”

她冷笑了一声，落着泪说：“我生平从未受过如此的侮辱，你这么当面欺我，我要你还一个公道。”

万斯同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这都是自己耍个性耍坏了，可是他也不是“低首下气”专门向女人赔小心的人，当下好不为难。

他皱着眉，想苦笑，可是这也不是笑的时候，想生气，更不是该生气的时候，一时可真是不知怎么才好。

“你……怎么不说话？”十姑微愠地望着他嗔道。

“我说些什么呀？”斯同苦笑了一下。

十姑说：“你不是要走吗？”

万斯同道：“我是要走，只不过和姑娘说一声再见罢了。”龙十姑冷笑了一声道：“用不着，你去吧。”



斯同脸红了一下，就对龙十姑深鞠了一躬道：“既如此，我就走了。”

说着真的转过了身子，大步地走了。

龙十姑忽地纵身由他头顶掠了过去，正好又落在了他的面前，只见她蛾眉倒竖，杏眼圆睁，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万斯同就知不妙了。

他慌不迭向后退了一步，龙十姑厉声叱道：“站住！”万斯同怔道：“姑娘这是为何？”

龙十姑眼含痛泪道：“你以为这么容易走么？”

万斯同也不禁有气，就冷然道：“怎么不能走？”“就是不许你走。”

龙十姑双手叉腰，蛾眉上挑，摆出一副耍赖的样子。

万斯同剑眉一挑，可是他多少有一些内愧的感觉，对于这位深爱自己的姑娘，他即使有气也不便发作，可是他却打定主意，决不向她让步。

他正色道：“姑娘，你是深明大义的人，我对你的一切甚为钦佩，只是有些事情，却是无法可勉强的。”

龙十姑喝声道：“我就要勉强！”

这句话不禁把万斯同又激怒了，他却没有想到，女孩子都是小心眼儿，有时候任性起来，却是一切后果都不计的，尤其在异性面前，她们非要争上一个十分面子才肯罢休。万斯同涉世不深，哪里了解，只疑对方是仗势欺人，不禁冷笑了一声，他闪开了身子，夺路就走。

谁知才走了一步，遂觉得两肩上似有劲风扑来，万斯同情知不妙，事到如今，也绝无束手被擒的道理！

当下身子向前一伏，倏地转过身来，用“上托金轮”的招式，直去刁十姑一双腕子。

龙十姑身子滴溜溜地一阵疾转，已到了他的背后，她口中冷笑道：“你还敢动手？”

猛见她掌心向外一吐，只用了七成劲力，万斯同又感到有些吃不住了，当时被震得身体晃了一下，差一点没有跌倒。这个架，是没法子打下去了，万斯同站定了身子之后，红着脸叹息了一声。

十姑道：“怎么，你还要打么？”

万斯同冷笑道：“士可杀而不可辱，你到底要怎么样？”龙十姑睁着一双大眸子道：“我要你留下来。”

万斯同摇了摇头，苦笑道：“恕难办到。”

十姑霍地向前一探身，往他腰眼上就点，万斯同“单翅手”向外一展，把她来式分开。

二人一时又打在一团，这一次万斯同因为面子关系，所以施展出了全身的功力，龙十姑倒也一时取胜不得，这积满了枯叶的院子里，只见二人疾劲的身影，乍起乍落，一瞬间，已对了十七八个照面。

龙十姑见久未取胜，不禁更是怒不可遏，总因为对方是自己心上人，有些太重的手法，不忍施展，如此一来，自然打了个折扣，再加上万斯同的奋力相拼，自然是一时瑜亮，难分轩轻了。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叫若愚的傻姑子，站在了一棵大树之下。

她很注意地看着两人的身手，却是不言不动。

龙十姑这时候地娇叱了一声，道：“万斯同，你还不住手么？”

斯同也红了眼了，他猛然探手腰上，向外一抖，白光闪处，竟把那口寒铁软剑抽了出来。

他把这口剑在手中抖成了笔也似直，而且狠声道：“谁要是敢拦阻我，可莫怪我剑下无情！”

说罢正想昂步前行，忽觉眼前人影一闪，一人由空而下，万斯同尚不及看清楚，这人已双手用力地握住了他的右手腕，并且向外作势要夺这口剑。

万斯同大吃一惊，这才看清了，抢夺自己宝剑的人，竟然是那个一旁站立的若愚尼姑。

万斯同厉声道：“好！你们都不讲道理，我也不客气了。”

他猛然翻起右手，正想用“绵掌”朝这尼姑肩上打去，忽见这尼姑张开大口，正向自己的手上咬来。

万斯同出道虽是不久，可是会过的能人，却不能算少，就从未见过动手过招时，还会用牙齿去咬的，当时，本能的一松手，宝剑轻而易举地到了那若愚尼姑的手中。

若愚女尼抢到了这口剑，身形一蹿，又落在了先前站身的树下，她仍是不带出一些表情，又是低头地去细细地观看着手上的那口剑。

一旁的十姑见状也是吃了一惊，她的气倒似消了一半，向着万斯同道：“你看，这并不是我一人叫你不走吧？”

斯同大吼了一声，道：“尼姑，还我剑来。”

说着腾身而起，同时双臂上贯足了千斤真力，直向若愚女尼身上划了过去。

待到身子甫一下落，他用十字摆莲的手法，交叉着以双腕直向对方的腕子上叼去。

可是那女尼也非常容易对付之人，万斯同身形方自下坠的当儿，她已再次地腾起了身子，起落之间，万斯同竟扑了一个空。

再看那女尼，就像没有事情一般的，站在一边墙下，她手中平平地持着那口剑，却以一双惊疑的瞳子，平视着万斯同。

她口中哧哧地问道：“你……你要怎样？”

斯同对这口剑，可说是爱若如命，一旦失手于人，怎会不急？此刻再听她无礼地问自己，更是无法可忍，他咬了一下牙，二话不说，拧腰纵身而上。

这一次他可就比上一次聪明得多了，身在空中尚未落下的当儿，双掌上已贯足了内力，以百步劈空掌的功力，霍地把双掌力道推出。

只听见“噗”一声，那若愚女尼，想是一时大意，未曾料到对方有此一着，竟为这种凌空的掌力，被迫得向前踉跄了一下。

她遂惊慌失措地直向房内退去。

她身形看来轻已极，万斯同忖料，当不下于那龙十姑，只是她遇敌却一径地回避，不图对抗，却是万斯同猜想不到的。

这时她竟图一走了之，万斯同如何依得？大吼了一声，随后扑上。

在他们这种捉迷藏似的对敌情形当儿，那位龙十姑却在一边始终袖手旁观，此刻见万斯同跟随着若愚进室之后，她也忙着跟踪而入。

万斯同惊慌地闯进室内，却见那个尼姑，这时她正立在她师父瞎婆婆背后。

而且自己心爱的那口剑，这时并不在她手上，却到了那个瞎婆婆的手上。

这位双目失明的瞎老太太，正用一个指头，在那锋利的剑面按着，口中支支吾吾的，好像是在赞赏着什么似的，面色惊喜不定。

万斯同猛然一闯进来，瞎婆婆立刻惊觉地抬起了头，那双黑窟窿的眼眶

子，张得大大的。

万斯同忍着心内的暴怒，很和气地道：“老太太，这口剑是我的。”

瞎婆婆发出了一阵呵呵的笑声，双手兀自不停地在那口剑上摸着，并不回他的话。

万斯同沉声道：“这是我一个老友秦冰赠送给我的，并非是没有来头的。”

瞎婆婆口中仍发着低哑的笑声，并且回头对那若愚女尼说了几句。

万斯同见无人理他，面色大红，遂大怒，冷笑了一声，正要纵过去夺剑，却为人把一只手给拉住了，忙自回头一看，却是十姑。

万斯同与她多少仍有些前嫌，见状，把手硬往外一挣，龙十姑却红着脸对他摆了摆手，意思是让他不可造次。

可是万斯同在气头上，如何会听她的话，怒声道：“我为何不该要？”

他说着猛地转过身来，垫步拧身，已扑到了那瞎婆婆身边，伸手就朝着剑把上抓去。右手抓剑，左手同时发出了内力，用“浪打礁岩”的招式，直向那瞎婆婆前身逼去。他虽不知这瞎婆婆功力如何，但因见若愚和十姑对她这么尊敬，已猜知这婆婆绝非平凡之辈，所以才敢如此施展，否则岂能如此冒失地对一个老年的瞎老太太下如此毒手？

掌力平推而出之后，那老太太枯朽的身子，屹然如岩石般的竖立着，相反地，万斯同却觉到有一股极大的反弹之力，由对方肌肤之中反震而出。

这时候，凡是有功夫的人，都知道，应该迅速地把掌力撤回，否则可就难免要伤及内腑了。

可是万斯同因心愤对方无理夺剑，怎肯如此甘心撤身而退。

他口中冷笑了一声，猛地一抖双臂，陡然把元阳真力充沛体内，右手去势不变，仍然直朝着瞎婆婆手上的宝剑的把柄上抓去。

老婆婆面上忽然闪过了一片冷冰冰的微笑，她那坐着的身子，倏地向后面弓也似的弯了一下，万斯同竟是一把抓了一个空。

他左手向前一合，右足跨出了一大步，身形霍地向下一矮，用“分筋错骨手”中的第十式“野马分鬃”，直向瞎婆婆一双肩膀上抓去。

瞎婆婆双目失明，人又是坐在蒲团之上，加以相隔距离，又是这么的近，在动手过招上来说，显然是已失去了制敌的先机。但是这状同木偶的瞎婆婆，确是在静参中，获得了几种诡异莫测的功夫。

万斯同双掌方到，却见她瘦颈霍地向上一摇，微闻得她脊骨节上发出了一串响声，她那看来瘦削的身子，陡然向下缩了尺许有余。

万斯同十拿九稳的一招，竟又落了一个空，吓得他心中跳了一下。

到了这时，他才知道眼前三女，竟没有一个是好惹的，看来这瞎婆婆的功力，更是厉害！

他本能向后就闪，足尖在地面上点了一下，急速地抽身而退。

可是动手过招，往往是叫你进退不得，想一沾就从容退身，却是谈何容易。

万斯同身形后撤尚没有半步，却觉得右腕上一阵酸麻，全身跟着一阵疾颤，进而双腿发软，“噗”的一声就跪了下来。

那位瞎老太太，口中发出了呵呵的一阵大笑，用闽南话大声地哇哇说着，那一双黑窟窿眼睛，万斯同此刻近看起来，竟是和墨一样的黑，深深的眼眶子，看起来真像一个骷髅！

万斯同为她所制，正感羞愧难当，恨不能一头撞死的当儿，那一边的龙

十姑却“飕”的一声，蹿在了二人的身前。

她惊叫道：“婆婆不要伤他！”

边说着，龙十姑竟以“切手”直向瞎婆婆的手腕子上切了下去。

这种突如其来的动作，倒是出乎瞎婆婆意料之外，禁不住口中“唔”了一声，那只紧抓着万斯同的手，不由得一下子松开了。

室内顿时成了一种混乱的局面，龙十姑救下了万斯同之后，不禁有些面上讪讪，她苦笑道：“婆婆，你不可下重手伤他，他受不了！”

瞎婆婆口中又是呵呵地笑了两声，这时那一旁的若愚却上前了一步，向龙十姑道：“你敢无……礼？”

龙十姑素日对这位傻大姐，早已有些看不惯，因恨她那一副阴死阳活的样子，此刻见她像要和自己动手的样子，心中不禁有气。

当时秀眉一挑道：“这不关你的事，你要如何？”

傻姑子正自哇哇巴巴要说什么，却见那端坐着的老婆婆回过头来说了几句，并且很严厉地喝阻若愚，似乎是在禁止她妄动。

若愚在她师父的喝声中，果然顺服了。她冷冷地对龙十姑道：“你外婆说，是与他闹着玩的，叫你不要这么紧张……害怕。”

十姑闻言忍不住扑了过去，抱着婆婆的双腿，撒娇道：“婆婆……”

瞎婆婆这时忽地把手一扬，一道寒光，直向万斯同飞来，只听见“哧”的一声。

万斯同情急之下，探手向上一抓，光华灿烂之下，那口切金断玉的寒铁软剑，已入握中，只觉得掌心一阵发热，力道劲矢，竟是透骨而入，他不禁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再看剑尖，距离自己的头皮，不过高出半寸许，那瞎婆婆双目既瞎，但凭嗅察闻听之力，竟能明判至此，怎不令人暗暗地喝一声彩。

万斯同握剑在手，一时不禁呆住了，遂见那瞎婆婆仰天大笑了几声，声音上冲屋瓦，正不知她又闹什么玄虚，却见这怪老婆子忽然收敛了笑声，把拇指一挑，连连道了两声“好！好！”

她并且对着万斯同招了招手说：“来！来！”

若愚立刻加以解释，道：“喂，你过来。”

万斯同余怒未息，闻言冷笑着岸然不动，十姑立刻站起身来含笑道：“你放心过去，我外婆不会伤你的。”

万斯同冷冷地道：“我倒不是怕她伤我。”

十姑轻轻笑道：“那你怕什么呢？”

万斯同面色微红，一时却答不上话来，他心中暗暗忖道：此刻敌众我寡，想要硬逃，怕是不容易，不若将计就计，看看这老太婆又弄什么鬼门道。

想着一面把长剑围在腰上，晒然一笑，完全改变了方才的凶煞神态，一面朝着瞎婆婆身前行过去，口中道：“老前辈召见为何？”

瞎婆婆单手往下按了按，似乎是要万斯同把他的身子蹲下来。

万斯同皱了一下眉，遂依言把身子蹲了下来，瞎婆婆遂伸一掌，朝着他头顶上摸去，万斯同吓得忙把头向一边一偏。

老太太收回了手，面带笑容地摇了摇头，说了几句，若愚忙道：“放心啦，你这个人胆子太小！”

万斯同狠狠地看了她一眼，遂把头低了下来，任那瞎婆婆把一只手按在自己的头上。

一边的龙十姑，也似有些事出意外，她睁着一双明澈的眸子，仔细看着

眼前二人，内心却在小心戒备着，只待看出有任何不对，以备随时伸以援手。

就见这瞎婆婆的手，在万斯同头顶上摸按了一会儿，又顺势而下，摸在了他两肩之上，在他两处锁骨之上又捏按了一刻，最后顺臂而下，在两处耻骨上捏按了一会儿，就把手收了回来。

十姑含笑道：“婆婆，你是在为他摸骨吧？”

瞎婆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她这时脸色似乎很是沉重，用闽语问了一句。

若愚女尼也似吃了一惊，遂冷冷地问：“你结过婚了……没有？”

万斯同怔了一下，摇了摇头道：“没有，这又与你有什么关系？”

老太太抿了一下嘴，点了点头，小声说了几句，若愚就解释道：“在你命中，原是该有家室的人。”

此语一出，龙十姑和万斯同不禁全是一惊，十姑一双眸子立刻惊奇地看着他。

瞎婆婆嘿嘿笑了两声，又说了几句，若愚道：“师父说你这一生中情劫重重，而且都没有什么很好下场，都难成功！”

万斯同不禁大吃一惊，一时张口结舌，不知怎么说才好，若愚却又加上了一句，道：“不过，最后你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万斯同心中想着花心蕊，不禁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垂首道：“谢谢老前辈赐知机妙！”

瞎婆婆又说了几句，若愚面带惊异地道：“你此时武功虽然不太高明，可是你骨格清奇，终必成为大器！”

她一字字地按着瞎婆婆的口语翻译了过来，并且不时地上下打量着他。

万斯同面色羞惭地道：“老前辈过赞了！”

瞎婆婆并不与他客套，遂通过若愚，问他的生辰时刻，万斯同一一照实回答。

这老太太似乎为着某一件事情而关心，对着若愚说了一句，那位傻姑子立刻走至一边，取过了那面小铜锣。

龙十姑奇怪地问：“你老人家要为他算什么呀？”

老婆婆一声不响，打开了小布袋，把内中的骨节，哗啦啦的倒了出来。

然后她端起锣来摇晃了一阵，猛然向半天一扬，那些骨节，慢吞吞地一节一节又落入铜锣之中，所奇怪的是最后一节指骨，却是在空中凌空不下，过了一会，才“当”的一声落入盘中。

瞎婆婆立刻面色一变，她抖颤颤地伸出一只手，在盘中摸到了那节小指骨，口中“啊”了一声，抬起头来问了一句。

若愚遂道：“你来杭州，是为了什么来的？”

斯同摇了摇头道：“我说出来，你们不会相信的，我真的是游山玩水来的，是顺路停鞭。

瞎老太太挤了一下深黑色的眼眶，又说了一句，若愚问：“不是为书……《合沙奇书》？”

万斯同含笑摇头道：“不是，怎么你们都怀疑我是为了那本书……”

他的话还未说完，却已为瞎婆婆紧紧地抓住了他一只手腕子，就见她哑着嗓子说个不停，不时地点头晃脑，词意似甚为亲切。

万斯同对这种道地的福建方言，实在是一句也听不懂，只得把目光转向若愚女尼。

若愚定了定神儿，才道：“我师父说，那本《合沙奇书》该当为你所得……”

瞎婆婆听到此，连连点头道：“西！西！”

若愚又接道：“师父说，如果你不去，那书即会落入恶人之手，你一定要得到它……”

瞎婆婆倾耳听着，听到此，又张大了嘴，说了一句，若愚忙道：“叫你今天就去。”

万斯同不禁又惊又喜，一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看着身边的龙十姑笑道：“这是真的？只是我……我怎会有这种福气呢？”

十姑这时脸色显得很不自在，她笑了笑，道：“婆婆神算绝无虚言，你不可不信。”

万斯同皱眉道：“可是……那本书又在什么地方，我怎会知道？”

瞎婆婆听到此，连连点头道：“唉！唉！”

若愚女尼咻咻地道：“拐子婆婆知道，她可以带……带你去。”

万斯同苦笑道：“不会，她绝不会带我去。”

十姑摇了摇头道：“他说得对，拐子婆婆是不会带他去的。”若愚这时面上神色似颇为诧异，正要说话，忽见那瞎婆婆回头说了几句，若愚立刻向十姑道：“你外婆说，你现在出去。”十姑脸色一红，她不自然地笑了笑：“为什么？为什么呢？”说着就转过脸望着瞎婆婆道：“外婆，是你要叫我出去么？”瞎婆婆脸色似很沉重地点了点头，十姑立刻嘟了一下小嘴道：“为什么？莫非有些话不要我听么？”

瞎婆婆又点了点头，并且叹了一口气，说了几句，若愚接道：“你外婆说，这些话你听了对你没有……没什么好处，所以叫你走。”

龙十姑杏目向斯同瞟了一下，嗔道：“那么他呢？”

瞎婆婆点了点头，若愚说：“你外婆说，他要留下来。”

万斯同尴尬地一笑道：“老前辈，你误会了，我实在并不太想要那本书，你有什么秘密，还是告诉你的外孙女吧！”

瞎婆婆闻言，立刻冷冷地哼了一声，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万斯同一时真的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倒不好再说什么了。

龙十姑眨了一下眸子，巧笑了笑，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暂时出去就是了。”

她说着一面对万斯同眨了一下眼睛，就翩然入室而去。

瞎婆婆又说了一句，若愚立刻走过去把窗子打开，她这么做，是防止龙十姑在外面偷听，开了窗子，反倒是一目了然了。

若愚开了窗子之后，又探头出去看了一阵，才转回头来，向瞎婆婆回了一句话，瞎婆婆点了点头，才叹了一口气，若愚向万斯同道：“那本书……不该为她所有……她一定要去，就只有倒霉！”

万斯同奇怪问道：“为什么？”

若愚翻着白眼道：“我师父已为她起过铜锣卦了……她不能去，去了，就有大凶。”

万斯同目光视向瞎婆婆，却见她正不停地在点着头，就越发不明白地问道：“那么，我怎么能去呢？我去莫非就没有凶险么？”

瞎婆婆摇了摇头，脸上带过了一层微笑，说了几句，若愚立刻道：“是的！你去不但没有凶险，还有大吉。”

万斯同信疑参半，当下皱了一下眉道：“这么说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去？”

若愚点了点头道：“是这个样子。”

万斯同不禁暗中窃喜，道：“可是我不知道路径，又该如何呢？”

若愚的目光视向瞎婆婆讷讷道：“这该怎么办？”

瞎婆婆唇角带出了一丝微笑，说了几句，若愚立刻又惊又喜地道：“我师父说，她知道，可以告诉你。”

万斯同内心虽感兴奋，然而他却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这么慷慨地告诉自己，这是武林中一件绝大的隐秘事情，多少人为它跋涉千里，甚至于明争暗斗，为什么自己却能有如此福分？

他真的有些怀疑了，当时怔怔地看着这师徒二人，一言不发。

瞎婆婆这时在小声地对着若愚说些什么，万斯同自然是一点不懂，却见若愚不时地点头会意。

过了一会，若愚才对万斯同道：“我师父说，这本《合沙奇书》，本来她是想要龙十姑去取的，可是因为发觉她贪念太重，而且命中也有凶险，所以才临时不令她去，因为见你……”

她很吃力地接下去说：“因为见你这个人……人品好啦，而且又是莲姑娘心爱的人……所以才为你算了一卦，卦上又是大吉……”

她口齿不清，偏偏又要快说，以致时有结巴，瞎婆婆中途制止她好几次，她重复了好几遍，万斯同才算清楚了。

万斯同皱了一下眉说道：“这样，我虽得到了那本书，也只怕莲姑娘心犹未甘吧！”

瞎婆婆掀唇一笑，摇了摇头，若愚忙道：“我师父说，你要答应她几件事，她才肯把藏那本书的地方告诉你。”

“什么事？”万斯同问。

若愚凝着迟滞的目光道：“我师父说，这本书共分三卷，是上中下，你得到手之后，只可以留下两本，上和下，把中本，送给莲姑娘，你答不答应？”

万斯同想了想，慨然道：“此书本该为莲姑娘所有，我意只待看后，就是全部赠与莲姑娘，也不为过。”

他本以为这么做，瞎婆婆定会满意了，可是瞎婆婆闻言之后，却是一连串地摇着头，并且微带怒容地说了几句，语气中似不大赞同。

斯同正自不解，那若愚忙在一旁解说道：“我师父说，只许把中本给她看，你如果三本一齐都给她，就是害了她。”

万斯同大惊道：“这是为什么？”

若愚冷冰冰地道：“莲姑娘人太聪明，但是杀孽过重，我师父说，如果她把《合沙奇书》上的功夫都学会了，只怕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她，那时候……那时候她就会胡来了，知道吗？”

万斯同不禁恍然大悟，当下连连点头道：“啊！原来是为了这个。”

瞎婆婆脸上这时才露出了笑容，说了几句，若愚于是道：“我师父说，你必须记住这些话，而且要遵守诺言，你能答应吗？”

万斯同点点头说：“我可以答应。”

瞎婆婆于是探手入怀中，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了一个黑皮的小香囊，和一张折得十分皱黄的桑皮纸来。

她用颤抖的手递过来，万斯同方欲以手去接，瞎婆婆却又忽然把手给收回来。

万斯同俊脸微红，感到很是不好意思，瞎婆婆犹豫了一阵子，才算是忍

痛把那张桑皮纸和那个小香囊一并递给了他。

她口中说了几句，若愚道：“这张纸上，有很清楚的图样，你很容易就可找到那个地方……至于这个香囊……”

说到此，想是下面的话很难启齿，目光望着瞎婆婆，瞎婆婆惨白的面容上，现出了一丝苦笑，喃喃地说了几句，若愚才道：“我师父说，到了那里，一切都要靠你的福缘和造化，她是帮不了你什么忙的，只是告诉你，要小心一只怪鸟！”“怪鸟？”万斯同奇怪的问。

若愚点了点头道：“不错，我师父那双眸子，就是被那怪鸟抓瞎的！”

瞎婆婆似乎是想到了昔日之恨，闻言之后，发出了冷冰冰的一阵笑声，闻之令人毛发悚然。

万斯同却为这句话，吓得打了一个寒噤，他才知道瞎婆婆的一双眸子，原来是这么瞎的，由是心中大为紧张，试想以瞎婆婆如此功力之人，竟会落得如此下场，而自己此行还能幸免吗？

这时，若愚吞吞吐吐地说道：“这香囊之中，就是师父当年为鸟所抓出的一副眼珠……”

万斯同吓得“啊”了一声，却见瞎婆婆嘿嘿地笑了两声，她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按了按，好似劝慰万斯同不必紧张一样。然后她低声对若愚说了几句，若愚面上立刻现出了极度的惊奇模样。

可能这些隐秘，连她也是第一次听到，她哧哧地问道：“要告诉他吗？”

瞎婆婆怒哼了一声，似乎是嫌她多嘴，万斯同这时才定下心来，他讷讷地道：“这些东西，对我此行，莫非也有用处吗？”瞎婆婆立刻一连串地点着头，若愚结结巴巴道：“我师父这双眼珠子，她……她已经保存了五十年了，她说，你可以用它去换那部《合沙奇书》。”

“换书？”万斯同真有些糊涂了。

瞎婆婆又急忙地点着头，一面催促若愚快说，若愚才像说神话故事似的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因为她口齿不清，说了好半天，万斯同才算听明白了。

原来瞎婆婆在五十年前，彼时年岁尚轻，因技艺精湛，颇自负，她意图盗这部《合沙奇书》之心，已非一日。

她在偶然的这个机会里，得到了藏书秘图，费尽了心机才潜至藏书之处，跟着书已到手，谁料到她贪心过甚，当时妄图想将另一卷《达摩心经》也取到手。

这才大大犯了藏书人的禁律，就在她把两书均已取到手的一刹那之间，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怪鸟。

据若愚说，那只鸟似乎已经通人性，硕大无朋，周身红羽护体，刀剑难伤，两翅扇动有万钧之力。

瞎婆婆想是那时只顾盗书，而疏于防身，乍见怪鸟不禁一时慌了手脚，怪鸟趁机而下，将其双眼抓瞎，并将抓下的一双血目，送交主人。

瞎婆婆醒来之时，才发现自己仍在原处，而双目已瞎，不禁痛哭失声，一时寸步难行。

迷茫中，闻得谷中有人告诫道：“你因贪心过重，破我规定，才为我蒙养神鹫，抓去双目，从此你终身为一瞎妇，因感你今后失明无依，就将你已取得的《达摩心经》赠你，至于那部《合沙奇书》，因非你所有，已为我收回，你归去后可参照心经勤习，终必会有大成，五十年后，如你仍有心意要得这部奇书，可再来此吧，以你现失之双目交换，我必依言赠你。”



顿了顿那人又道：“这都怪你一时贪心过甚，咎由自取，与我无关。”

言罢，瞎婆婆觉得身前若有一物，手摸得之，才知道是一小香囊，囊中之物，果是自己为怪鸟所抓去的一双血淋淋的眸子。

瞎婆婆虽是痛彻心肺，可是因事已至此，祸由自取，虽有满心悲愤，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告罪叩首而去。

自此之后，瞎婆婆几经流离，才来至闽中，她虽空有一部佛门奇书《达摩心经》，奈何双目失明，怎能看书读字？

这才到处访寻，费时达十数年之久，才在长汀县境，收得了一个弟子，那弟子即今日之若愚女尼。

瞎婆婆所以收若愚，主要是取她心性敦厚，为人愚实，这样她才敢把至宝心经，令她每日读给自己听，果然多年之后，习会了佛门无上心法。

自此以后，她向佛之心更甚，这才立志皈依佛门，与若愚二人相依为命。

之后南来，访得亲外孙女龙十姑，才合居一起。

她们师徒因皈依之后，心性大异昔日，尤其是瞎婆婆失明之后，更易收心沉念，六根清净，昔日贪念，至今全无，每思往事，不禁感叹之至。

也因为此，所以她对自己这个外孙女儿，也就格外关怀，她恨恶十姑的是她一个“贪”字，因为瞎婆婆在这一个字上，曾经吃过了这么大一个亏，她决不愿十姑再步自己后尘。

因此她才为十姑起卦卜算，果然卦上对她不吉，瞎婆婆爱孙至深，这才忍痛将十姑摒诸门外，而将这武林秘珍地图赠与万斯同。

主要原因，也是因万斯同心性敦厚，又是十姑心爱之人，瞎婆婆爱屋及乌，这才慷慨赠予，在她以为，既然二人今后可为夫妇，那么夫荣，妻也跟着贵了，至于书归谁有，也就不必去斤斤计较了。

万斯同明白了这番经过情理之后，禁不住半晌作声不得，这实在是一个惊人感人的故事，他一时愣住了。

那小香囊，他本想打开来看看，可是在得悉内中何物之后，反倒不敢开启了。

他把它们放入袋中，感愧地道：“如此说来，这部书理当为婆婆所有才是，怎么反叫我一个不相干之人去得到呢？”

瞎婆婆闻言连连地摇头，又咧开大嘴笑了笑，若愚在一边道：“我师父因已登佛门大乘心法，对于这些不再有兴趣了，她既然赠与你……就是看得起你，你不要再客气。”

万斯同点了点头，又问：“这张地图，可以给莲姑娘看吗？”

瞎婆婆口中哼了一声，头拼命地摇着，万斯同于是打躬一揖，道：“如此后辈告辞了。”

瞎婆婆忽然抓住了他一只手，口中咕哩咕噜地说了好几句。若愚心惊道：“师父说，要你千万小心，这些话不许告诉莲姑娘一句！”

万斯同点了点头道：“我知道，谢谢老前辈如此关爱，来日再见吧！”

他说着打了一躬，回身就走，当他足步方踏出庭院，若愚却又追了上来。

万斯同回身道：“前辈还有什么嘱咐么？”

若愚讷讷道：“师父说，你那口宝剑大大的有用，要你好好收藏。”

万斯同晒然一笑道：“这个自然。”

说着就出了门，若愚女尼尚跟在他身后，一直送他出了围墙，才回身而去。

万斯同才一转身，却见龙十姑巧笑嫣然地自一棵大树下姗姗行来，万斯同只得立住脚步。

龙十姑行到他面前，微微一笑道：“恭喜你了！”

万斯同脸色一红，说道：“姑娘取笑了。”

十姑翻了一下妙目道：“我外婆是要你去拿那本《合沙奇书》么？”

万斯同本不擅打诳语，闻言点点头，又尴尬地道：“成功与否，尚不知道。”

十姑立刻显得十分紧张，她脸上还装着微笑道：“啊！这么说，她一定给你一张地图吧？”

斯同吟哦着不能作答，十姑看在眼里，立刻一目了然，一种说不出的妒恨，自她内心涌上来，她恨外婆一切事情瞒着自己，反把这绝世秘密，透露给一个外人，而不让她知道。

虽然她内心对万斯同存着极度的好感，然而外婆这么做，却深深地伤了她的自尊心。

这一口气，她是一定要出的，何况《合沙奇书》她是早已志在必得，她决不甘心把这本书垂手让人。

她是一个极端要强好胜的女孩子，她也曾为自己这一身超人的绝技而自傲，那么，如果一旦有人得到了这一部《合沙奇书》，无疑的，那人武功将会远超过她，这一点她也是绝对无法

忍受的。

此时她由万斯同那种情形中，已完全看出了一切，可是她绝不把心内的愤怒表现在脸上。

当时格格一笑道：“你看你，好了，我不问你就是，只是你要什么时候走？”

万斯同尴尬地笑了笑，窘道：“我想现在就走，还要走很多路呢！”

龙十姑笑道：“好！那么我给你备马去。”

万斯同本以为她是绝不会放自己走的，却想不到她竟如此豪爽地一口就答应了，非但如此，却还为自己备马，这倒是真的出乎他意料之外。

当下内心一阵狂喜，目光遂向着她望了过去，意似不甚相信。

龙十姑望着他甜甜地一笑道：“我刚才也想过了，我不能勉强留你待在这里，我实在很失礼，现在我已决心送你回去……也许这样，你就不会太恨我了。”

万斯同脸色一红道：“谢谢姑娘，其实我内心对你，一直都是很感激的。”

十姑睨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感激又有何用？”

说着遂又一笑说：“好了！现在我送你走吧！”

斯同虽觉得这句话听来不大是味，但是人家也等于是下逐客令了，不走还等个什么劲，当下怔怔地道：“我如取书到手，定会再来拜访，因为你外婆还嘱我，要把其中的一卷书，亲自交给你的。”十姑面上现出了一个极为轻微的冷笑，可惜万斯同并没有去留心注意，否则他定会有所警惕，因为唯有心怀叵测的人，才会有这么含蓄的笑容。

## 人迷图失 穷追力蹶

面对着黄尘漫天的驿道，这匹马昂首摇尾，发出唏聿聿一声长嘶，万斯

同勒缰扣马，剑眉微轩。

原来他想连夜地赶下去，可是看着那即将下山的太阳和疲惫的马，他就想暂时找一家客栈休息一下，等到明晨再作前行的打算，也好在今天晚上养精蓄锐一番，才好继续赶路。

这是杭州府北的一条必经要道，前行里许有地名“北高”，这里风景优美，居民富裕，一片太平景象，沿路的来往商贩多，载运盐、茶、鱼、米，而本地人惯乘毛驴，老小不分，更是南来少见之一景。

浙省水道频繁，一般客运多系乘船，骑马上道的，并非没有，只是较北方各省，就显着差得太远了。

万斯同一路仆仆风尘，这种急于赶路的情形，在这朴实民风的杭州近郊，倒是很少见的，所以一路上，都引得路人驻足而视。

他脑子里想到了瞎婆婆的嘱咐，由于临行匆忙，他还始终没有工夫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把那张桑皮纸所绘载的地图拿出来研究一番。

老实说，这部《合沙奇书》，现在倒是真的把他的兴头给提了起来，他要得到它，不悉自己不能学成罕世的绝技奇功。

想起来也实在可笑，近来自己的邂逅也实在太多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若非是那瞎婆婆慎重其事地再三关照自己，深怕那几名武林高手捷足先登，他倒是想先见了心蕊之后，再作取书的打算，可是现在，他却不得不先取书了。

他的心很乱，既思念着长年未见的心上人，又不得不处理眼前这旷世难逢的奇遇，真可说是左右为难。

这时候，他身后响起了一串清脆的串铃声音，万斯同本能地把马向道旁靠了靠，一骑通身黑毛的小毛驴擦着他身子过去了。

小毛驴上端坐着一个清秀的相公，黑衣黑帽，十分俊秀神采，只见他左手揽辔，右手拿着花穗的马鞭，一闪而过。

可是他那星星也似的一双眸子，却有意无意地在万斯同身上瞟了一眼。

万斯同不禁心中一动，如果他记忆不错的话，他记得方才也曾在路上见过这位相公，当时他也是飞掠而过，只是却又如何落在了后面？

可是继之一想，他也就不再多疑了，因为自己胯下是千里良驹，对方只不过乘的一头毛驴，在脚程快慢上来说，那是不可比拟的。

再想那乘驴的小相公，细皮嫩肉，分明是个雏儿，自己首次南来，与江湖素无恩怨，不可能是暗中有人跟踪自己的，这位相公定是本地的富家子弟，无事出来跑着玩的。

想着他就策马继续慢慢地前行，这时候暮色已经浓了，远处的客店都上了灯，那些赶来做夜市生意的人，也都推着车子来了。

万斯同一路行来，但觉这“北高”虽不如杭州市上那么繁华，然而紧逼闹市，又是盐商士客会集之处，入夜以后，看来也是游人如鲫。

行马街上，但闻弦歌不辍，呼卢喝雉之声，不绝于耳，道左有酒楼名“聚香园”，甚是宽敞，售卖饭食包饺，看来食客不少。

万斯同早就饿了，见状就把马牵到聚香园前，店小二接过了马缰，忽听到一声：“慢着！”

二人一并回头看时，但见一个骑驴的相公疾驰而来，万斯同心中一怔，暗忖道：“真巧，又遇见了他！”

来人正是那个黑衣黑帽的俊秀少年，他匆匆策驴赶到，目光有意无意地

在万斯同的身上转了一下，面色微微发红地道：“你们这里卖饭么？”

店小二连连笑道：“卖！卖！吃什么都有。”

黑衣少年目光瞟了万斯同一眼，才翻身下驴，店小二接过了驴，向二人道：“二位是一路来的吗？”

万斯同尚未说话，那黑衣少年已摇头道：“不是！不是！谁和他一路！”

万斯同不禁心中一动，剑眉一轩，可是转念一想，反倒晒然一笑。

再看对方少年，不过是十八九岁的年纪，白面细腰，尤其是他那双手，看来真像是个大姑娘似的，在他那偶一顾盼之下，总似乎觉得他像一个人，可是再看他左唇角下那颗黑痣，又令他觉得，自己并不认识此人。

万斯同拱了拱手，微笑道：“幸会！幸会！兄台请。”

那黑衣少年，大眼睛翻了翻，有点忍笑地低下头，也不客气地就昂然而入。

万斯同只觉得对方稚气甚重，当下也进了店内，他本想和那少年坐在一起，可是却见他似乎有些避着自己的意思，因为他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独坐下来，却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万斯同。

万斯同坐下之后，对他笑了笑，那少年却忙把目光扫向一边去了。

堂倌跑来招呼，万斯同随便点了一笼烫面饺，两样小菜，匆匆吃完，却见那黑衣少年，又在用眼睛看自己。

万斯同擦了擦嘴，呼来小二算了饭钱，在他离座的时候，似见那黑衣少年，正自仰首饮酒，也许是不擅饮酒的缘故，只喝了一口，却连声地咳了起来。

万斯同看着想笑，因为这少年远避着自己，自己也不便讨他无趣，就径自付帐自去。

这时天已大黑了，晚秋的天气，风吹到身上，觉得凉飕飕的，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在眨着眼睛，闪烁闪烁，甚是好看。

大街上行人不少，万斯同拉着马向前走，他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客栈，挂着“安乐老栈”的招牌，门前立着一串灯笼，黑墙面有好几处都剥落了。

万斯同胸有成竹地就把马拉在了店口，彼时客栈多为来往的小贩而设，设备都很朴素，像万斯同如此讲究的人物，却是并不多见，小二自然尽心地招待着，把这位贵客让了进去。

万斯同要了一间上房，店小二送上了一盏灯，一壶茶，万斯同挥手令去。

他把门关上，灯光拨得亮亮的，然后由身上把瞎婆婆赠给自己的那张桑皮纸卷掏出来，在灯光之下慢慢展开，然后全神贯注其上。

褐黄色的纸面上，布满了叠印皱纹，却是不见任何笔墨字迹。

万斯同不禁大吃一惊，只疑是自己拿错了，匆匆又在身上摸了一遍，并没有遗忘身上，这么一来，他的一腔热望，算是完全凉了。

一个人看着桌上这张发皱的桑皮纸发呆，心说这么看来，这位瞎婆婆是跟自己开玩笑。

可是自己与她素昧平生，她又何苦跟自己开这个玩笑，这不是无聊吗？

想着又气又悔地把这张纸顺手一丢，正想再看看那个小香囊中究竟放有何物，谁知纸丢出去，无意间，却是灯光之下，纸面上映衬着无数透明的细洞。

万斯同不禁心中一动，慌忙又把这张纸拾了来，对着灯光一照，一时不禁大喜。

原来这张纸上，满是细小的针孔，密密麻麻，因针孔极少，如不对光而视，万难看出。

万斯同仔细研究了半天，才看出了那是一条指示路径的指标，因路道过于复杂，一时不易弄清楚。

他就把它放好身上，然后开门，问店家索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在他回身的时候，无意间，却见一边槽头内，拴着一头黑光锃亮的小毛驴，正在昂首凝视地看着自己。

万斯同不由怔了一下，心说这可是真巧，想不到他又来了。想了想，终于以为是一个巧合，也就没有再费心思去细想，当下一个人进入房内，把门关好，铺开白纸，在灯光下，用毛笔细心地把这张针尖扎的线图，慢慢地画在纸上，而且，自己更把已知的地名都加上去，如此看起来，就显得一目了然，很顺眼了。

他费了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才把这张线图绘好了约有四分之三，还剩下极少的一小部分，他就端详着看如何简易地下笔。

正在这里，就听到门口有人敲门道：“相公睡觉了么？”

万斯同皱了下眉，忙把绘好的图和那张桑皮纸图一并收了起来，走过去把门开了。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含笑的茶房，他双手拿着一封信，弯腰笑道：“相公你老的信！”

斯同吃了一惊，一面接过了信，只见信皮上写的是：

“送呈 二十六号客房

万相公察收 内详”

斯同皱了一下眉，奇怪地问：“这是谁叫你送来的？”

那茶房龇了一下牙笑道：“是一位住店的小少爷叫我送来的，还说这封信请你背人再看。”

万斯同本来正想拆视，因听到了这句背人再看的话，他就临时止住了。

当时想了想又问：“是那位骑驴来的小相公么？”

茶房连连点头笑道：“不错！不错！就是那位少爷，他就在十二号房里，相公要去看他么？”

斯同笑了笑，说：“不必了，等会儿再说。”

说完就回身入室，走到床边坐下，心想奇怪呀，他怎会知道我住在这里呢？莫非他是有意跟着我的吗？

愈想愈觉奇怪，再看那茶房送来的信，是一个贴得甚为严密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那几个字，写得挺秀气的，看起来真像是出自女人手笔。

想着就用手把信皮撕开，并且探指入封内取信。

他手指方一探入封内，似摸到了一根极为细软的丝线，不禁心中突然一动，慌不迭把手向回一收。

谁知就如此，也是嫌得太晚了，只听见“哧”的一声，由信封内，就像泉水似的喷出了一大片白雾。

万斯同见状大惊，慌忙把信封向内一合，可是鼻中已闻到了一股怪香的异味，他及时地屏住了呼吸，可是犹嫌得晚了一步。

顿时只见他剑眉连耸，全身瑟瑟地抖了一阵，随着，竟咕噜一声，倒在地上。

可是他脑子里还多少有些明白，知道自己是中了人家的道儿了。

奈何他此时全身竟是一些力气也提不上来，空自肚内急怒难当，却连口也张不开来。

昏暗灯光里，忽见窗门大开，那白日数现的黑衣少年飘身而入。

他望着地上的万斯同笑了一声，然后款摆着腰肢，把窗子又微微关上，万斯同窥见他这动作，真是五内如焚，只恨得全身一阵疾抖。

黑衣少年见状，似吃了一惊，他猛然低下头来，去注视万斯同的脸。

万斯同很机警地忙把眸子闭上，因为他不明白这少年要对自己作何企图，如果他发现自己神智尚清醒，很可能会下毒手，所以佯作昏迷地闭上了眸子，口中并胡乱地发着呓语。

少年嫣然一笑，笑得很美。

然后他就动双手，在万斯同身上摸索着，先摸到了万斯同那口剑，在手中把玩了一刻，似乎是有些爱不释手，可是最后，他又依原来样子，把这口剑重新围在了万斯同的腰上。

万斯同紧张焦急地出了一身冷汗，他本以为对方绝不会放过自己这口剑的，谁知他却又还给了自己，这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放好了宝剑之后，这黑衣少年的手，又在他的身上继续摸着，并且摸到了他的怀中。

他手指柔若无骨，在身上游移之时，令人忍俊不禁，可是，这可不是发笑的时候。

最后，那张桑皮纸，为他摸到了，黑衣少年就如同是获到了至宝一样的高兴。

他匆匆把它展开，在灯光下照了照，立刻面带喜色匆匆地把它揣入怀中，却对万斯同自己已绘就的那张图和那个放有眼睛珠子的小香囊，看也不看一下，就赶忙地站起身来。

万斯同心中暗暗地叫了声苦也，心想好个聪明的贼子，他怎么把我摸得如此清楚？这张线图一失，自己还得个屁书呀！真是前功尽弃，想着急得想掉泪。

可是那黑衣小伙子倒是没顾虑这个，他把那张桑皮纸图收好之后，又回过头来，用手在万斯同脸上摸了几把，笑着说：

“傻瓜！这部书怎能给你呢！我想了十年了，对不起啊！”万斯同肺都要气炸了，可是却为他意外地发觉出了一点，那就是对方是一个女人。

因为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的娇嫩，宛若黄莺出谷，男人绝不会有那么细柔的喉咙，而令他奇怪的是，那声音极为熟悉，只是一时却未能悟出，有了这一层发现，万斯同更觉得脸上无光，他想大叫一声，可是却连嘴也张不开来。

这个黑衣服，唇角有个黑痣的小伙子，在搜到了这张桑皮纸图以后，显然是目的已达到了。

他就手由几上拿起了茶杯，见杯中还有大半杯凉茶，就全数地泼在了万斯同脸上。

同时之间，他整个的身子，就像是一只大鸟似的，忽然腾了起来。

随着他伸出的掌势，那两扇窗户应势而开，他的人也就一闪而逝。

之后，又过了一个相当的时候，万斯同才觉得全身的酸痛感觉，慢慢消失了，同时微微的风，正由窗口徐徐地贯进来，吹在了他的身上，令他慢慢地复苏过来，他勉强地坐起身来，仍然觉得全身发软，匆匆检视了一下身上，

倒算好，除了那张桑皮纸图以外，并没有遗失任何东西。

令他感到不幸中大幸的是，那张自己描绘的线图，和那个神秘的小香囊并没有遗失，那张地图虽然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完成，可是相差有限，自己仍可凭残余的记忆之力把它完成，可是其中当然难免有些错误，但这已经是很难得了。他收起了那张图，一个人坐在床上，闭目调息了一阵，渐渐觉得体力全部恢复了。

这时候天已近四鼓，秋夜深长，看来真像是为浓墨所染的一般。

客栈内始终没有断过人声，尤其是这个时候，一般小贩都打点着上路了，呼茶唤水忙成一气，万斯同也推门而出。

他满面怒容地直向十二号房间寻去，却见室门大开，内中却是空空如也。

他仍然不死心地行到了前面马槽边，那头黑毛的小驴儿也不见了。

万斯同低低地叹息了一声，自己真是丢脸丢到家了，竟会屡次三番地失手给女人，这些丢人的事，要是传扬出去，自己可是露脸啦！

想着不胜懊丧地又回到房中，见那封迷魂笺，仍在桌子上放着，就信手拿过来，先在一张纸上轻轻抖了抖，倒出了不少白色细粉，他一面闭着呼吸，又拍了几下才敢打开来看。

其中有素笺一张，展开来，只是潦草的几个字，但是字迹甚为娟秀。

写的是：“问君晚安，多谢赐图”。

竟连上下具名都没有，万斯同冷笑了一声说：“好丫头，你竟敢如此戏耍于我，到时候，我却要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想着把这信封拆开仔细研究了一番，又把那剩余的半包迷粉也放在怀中，茶房见他起来，自动送来了汤水。

万斯同本该识趣灰心而去，可是他一来觉得对不起瞎婆婆的一番寄望，再者自己如半途而回，于心不甘，三来自己更要见识见识这位机诈的女贼，他绝不能这么轻易地就饶过她。

有了这些因素，他就决心不辞辛苦地前去试上一试，还要去碰一碰运气。

一个人垂头丧气地上了马，在黑沉沉的夜里，疾速地放马西行。

行了一个更次，天仍不见明亮，可是林子里的鸟都醒了，尤其是那些讨厌的乌鸦，三五成群地在天上飞着，嘴里发出“呱呱”的叫声，冷风里，似乎夹着一些细微的雨星儿，也许是露水。

万斯同的一袭单衣，在这种情调里，看来似乎显得大单薄了。

这一带人家渐少，因为万斯同所行，是一条荒僻的道路，他的口渴了，见一处茅屋亮着灯，而且有辘辘的磨子声音，他的马就行过去，停了下来。

见是一家豆腐房，一个大姑娘正在绕着石磨子磨豆浆，另有一口大锅，热气腾腾地煮着豆浆，一个汉子用石膏正在点豆腐。

茅房内悬着两盏瓦罐豆油灯，光线很暗，万斯同的马停下来，大姑娘磨子也停了下来。

那汉子痴痴地站起来，一面擦着手道：“先生有事么？”

万斯同脸色一红道：“我口很渴……是不是可以给我杯水喝？”

那汉子点了点头，笑道：“奇怪，又来一个。”

说着拿起了一个粗质的大碗，自一边勺了一大碗豆浆，笑着递过来道：“趁热来一碗吧。”

万斯同道了谢，接过了豆浆，喝了两口，因为太烫，他就搁下碗，笑问那个汉子道：“请问，往下走，有一处地方叫乱石岗么？”

这汉子想了想说：“不错，往下走有这么个地方，你先生是找谁？”

万斯同笑了笑说：“不是找人。”

那个姑娘一边推着磨子，一边在听他们说话，磨盘上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她不时地把黄豆加进去，磨出来的是白色浓浓的泡沫，弄得她双手及头发上全都是。

万斯同看着问：“你不累么？”

大姑娘羞涩地笑了笑，又摇了摇头，就低下头推着磨子不再看这边了。

那个汉子还一个劲用眼睛打量着他，又伸出头去看他的马，笑嘻嘻地道：“你先生是骑马，刚才过去的那个是骑驴！”

万斯同不禁心中一动，张大了眼睛问：“是穿一身黑衣服的小伙子是不是？”

汉子点头道：“不错，他过去可有一会儿了。”

万斯同咬了一下牙，心说：“好呀！我看你怎么跑？”想着把那已经凉了的豆浆几大口喝下去了，由身上摸了个制钱，往灶上一放，说声“谢谢”扭身就走。

那个汉子追出来，笑道：“我们不要钱！”

万斯同也不理他，当下心中所想的，只是能尽快地追到那个骑驴的少女，把地图给抢过来。

他扳鞍上马，抖动缰绳，这匹马泼刺刺直向前疾驰而去。

晨鸡这时陆续地发出了啼声，天空中兀自悬着半轮银月，此情此景，可真有点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了。

马行如风，在这荒芜无人的野地里，晨风吹过来，带着很清新的泥土气息。

前行约五里左右，地势渐高，虽仍有一条蜿蜒的小路伸下去，可是道上却生着过膝的野草，草色青黄不一，看来更形荒芜。

忽然，正前方传来了几声清晰的晨钟之声，按说天已经亮了，可是看起来，还是那么昏昏的，阴阴的。

万斯同为这几声钟声惊愣住了，他暗喜道：“莫非这钟响的地方，就是乾元寺么？”

这一条道路他在昨日白天，早已经详细地打听过了，而且确知在靠近乱石岗的地方，有一处寺院，院名乾元，这些在他绘的那张图谱上，都已经标注得很清楚。

他欣悦地带过了马头，一路放缰直行，展望在他眼前的是如云的冈阜，萎黄的野草，而这些枯黄的野草尖上，却遍洒着一滴滴晶莹的露水。

这时候，他发现到，路途已经没有那么难走了，地上的乱草，似为人砍削平了，而且铺上了黄黄的一层细沙，除了佛门子弟，大概不会有其他的人，有这么好的心来清除道路的。

马蹄在细平的沙面上，留下了显著的痕迹，万斯同无意凝视着地面，可是却为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痕迹，那是一些有规律的驴蹄子印。

这一点他是可以确信的，因为驴子的足迹要比马小得多，一朵朵很像梅花。

他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左手紧紧地抓紧了马缰，右手却情不自禁地触到了束在腰上的剑柄。

他知道只要是循着这些蹄迹追下去，不难会追到那女扮男装的小贼，他



恨透她了。

眼前的沙道渐渐宽了，树林也较前路稀少得多，由前路树林空隙中，隐约地看到了一处高大的寺墙，是用红色的砖围起来的。

一个戴着瓜皮小帽的和尚，正用大扫帚在弯腰扫着地，那些蹄痕，到此为止，因为再过去，都为他用扫把给扫掉了。

万斯同不得不把马勒住，他感到大失所望。

和尚直起腰，惊奇地看着他，道：“我说呢！原来是你骑着马来回地走呀！”

斯同在马上抱了抱拳道：“请问师父，这地方是乱石岗么？前面那个庙，是叫乾元寺么？”

和尚翻了下眼皮道：“不错呀！施主你是找谁呀？”

万斯同笑了笑说：“我不找谁，只是路过此地。”

和尚用手指了一下万斯同来处道：“看这些蹄印子！”说着又弯下腰，继续地用扫把去扫地。

扫了几下，又直起腰，皱着眉道：“我说这位施主，如果你没有事，最好不要在这沙道上跑来跑去，老方丈说明后天有位大法师南巡，这条路上要扫净，不许留下一个脚印，昨天今天，光扫地我就扫了十来次，都是牲口的蹄印子。”说着又指一下地道：“你看看。”

万斯同怔道：“谁跑来跑去？这条路，我还是第一次来。”

和尚眯着眼，一面指着他的马，意似不信，问：“那怎么会有这么些个蹄印子？这里很少有人来的。”

万斯同听他这么说，心中不禁动了一下，当时冷笑了一声道：“我怎么会知道？”说着一抖缰绳，这匹马就得意地扬动蹄子，直向前面跑去。

和尚在后面大声嚷道：“喂！喂！不叫你走你还走！你这小子是哪里来的？”

出家人也是一样，一急起来同样地是口不择言，万斯同哪里再有工夫理他，一路策马如飞，朝前直驰了下去。

别看这条人工铺就的黄沙道路，倒是挺长，路面极平，马行其上，十分平稳。

万斯同策马驰到了这乾元寺的寺门口，果见是一所规模十分庞大的佛寺，寺门大敞，内里雕梁画栋宝相万千。

他记住了图上的虚线，一到了乾元寺，那乱石岗就在眼前了。

他担心自己来得太晚了，可能那个女孩子，在抢去了那张地图之后，此刻已经找到了藏书的地方。

在绕过了一片岗阜之后，眼前形势豁然开朗，群山环峙，乱石崩云，天风冷冷，自四下袭来。

万斯同勒定了坐骑，四下环视了一番，果见道左树下有一方大石碑，其上深深地凿刻着“乱石岗”三个大字。斯同下了马，他知道，到了这个地方，已经距离那个藏书处不会太远了。

太阳正由山尖上跳出来，像一个红透了的大橘子，这附近的天空、云彩，立刻被染得鲜红欲滴。

万斯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现在他必须要冷静地分析一下他怀中的地图，并且要进一步地观察一下这附近的地势。马低下头在吃草，石涧里传来淙淙的流水之声，他独自倚着一方大石坐了下来，慢慢展开了那张地图。

图上的标志是用“×”来表明的，在乱石岗的地方，也有如此的一个标志。

使他奇怪的是图中有无数的虚线，环绕在这个乱石网“×”的附近，由小而大，一圈圈地圈出去，像蛛丝结网一般。他实在不大了解这些，同时他也想到那个抢走图谱的少女，看到此也定是猜测不透这其中的含义的。

果真如此，万斯同可就是犯了一项极大的错误了，那就是他太低估了别人的智慧。

他正在凝图细思的当儿，忽听见“哧”的一声轻笑，那声音是发自身后。万斯同倏地一个返身，却见一人笑立在他身后不及两尺距离。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万斯同亲手释放的青蛇许小乙，他似乎刚刚由弯腰而改为直立，很可能他已经由万斯同的背后偷窥这张图谱，有一段相当长的时候了。

这种情形，使万斯同很是惊怒，他匆匆折好了那张图谱，愤然而立。

青蛇许小乙厚颜地嘻嘻笑道：“别急，别急！我并没有看清楚。”

然后他在万斯同肩上拍了一下，眉飞色舞地笑道：“我的小兄弟，可真有你的，弄了半天，这份东西原来在你的手上，嘻……”

万斯同冷笑一声，道：“你怎会来到此地？”

许小乙一摸脑瓜，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态笑道：“哟！这是怎么说？我不能来这里是不是？”

万斯同哼了一声道：“你当然能来，只是你来得令人奇怪罢了。”

“一点都不奇怪！”许小乙耸了耸肩，那两撇鼠眉纠在一起，神秘地笑道：“老弟！我也是为了这个……”

又往前凑了一步，一只手半掩着嘴，小声道：“咱两个是志同道合，嘻！”

万斯同怔了一下，冷然道：“可能是志同，但并不道合。”

许小乙愣了一下，又嘻嘻一笑道：“小兄弟！你不要太大意，你可知道，那一群宝贝，也全都来了么？”

这句话，倒是真令万斯同吃了一惊，可是他表面并不现出来，反倒晒笑道：“他们也有来的自由。”

许小乙眨了一下小眼，生气地道：“什么话，来的自由？他们一自由，我们可就不自由了！”

斯同哼了一声道：“你可以说你不自自由了，不必把我也拉上，事实上……”这时斯同冷嘲着又道：“我和你也并不是在一起的，是不是？前辈！”

说着他把脸转过来，正视着许小乙，许小乙脸色立刻显得不自然了。

要是在平日，青蛇许小乙岂能忍受别人对他的当面讥讽？可是今天的情形却是有异于昔日，那是多么奇怪的一个转变，眼见着他那暗褐色的脸，由愤怒而变为平和，由平和又进而微笑。

他又笑了两声，油腔滑调地道：“我的小兄弟！你应该知道，我们二人就像是被捕在网子里的鸟，合则有利，分则无益……”

他用大拇指，抵按着一枚门牙，继续道：“我因为感谢你救助之恩，所以才屈意来设法帮助你的，可是听了你的这些话，就令我太失望啦！”

万斯同暗责自己真倒霉，怎么会碰上了他，看样子想摆脱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并不是一个笨人，因此很快地就令他想到了“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这一句话。

因此，他也就不再动怒，并试探着道：“你的那位兄弟丁前辈呢？”

许小乙晃了一下头道：“我想他也会来的。”

“你们不是一路来的吗？”万斯同问。

“是的！”许小乙说，又笑了两声，小声道：“你是知道的，大利之前，人人都想独吞。”

这一句话，暴露了他的野心，可是他立刻先声制人地对万斯同道：“譬如说，小兄弟！你就想一个人独吞，甚至于对我也存了怀疑！”

斯同笑了笑说：“我怎么敢怀疑你，事实上，你在这方面，知道的远比我更清楚！”

许小乙立刻打了一个哈哈，他摇着头道：“你太客气了，我只是瞎摸乱闯，而你……”

他狡黠地一笑，并且用手比了一个四方的图形，又说道：“你却有这个玩艺儿。”

万斯同暗悔自己方才太大意，既为他发现了，只怕想不拿出来是不行了。

他淡然地一笑说：“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许小乙嘿嘿笑道：“凭良心说，我的确是看见了，所以小兄弟，你也不必再瞒着我了。来！来！”

他说着席地而坐，回过头来急切地道：“把它拿出来，我们好好地再研究一下，那上面有一些凌乱的圈圈，我们要好好看一看。”

万斯同心说好狡猾的东西，你别想叫我上当。

他装着无所谓地笑了笑道：“本来也没什么，不过我认为现在不大好吧！”

说着他向一边瞟了一眼道：“要是现在，又另外来了人呢？怎么办？”

许小乙一跳而起道：“对！还是你聪明，这一点我倒没想到，这批老家伙，可真是没有一个好惹的。”

他目光向一边一转，说：“走，咱们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万斯同一面拉马，一面问：“你敢保证，这些人他们都来了么？”

青蛇许小乙哼了一声道：“错不了的，他们一定都来了，他妈的！”

他骂了这么一句，愤愤地说：“要不是龙十姑这个娘儿们来这么一手，说不定，现在那卷《合沙奇书》，已经在我的手上了，现在我也就不至于还要和你受这些烦恼了！”

说了这句话，似乎又引起了他的极度恐慌。

“真的，”他说，“你是怎么来的？龙十姑放你出来的吗？还是……”

万斯同自不会告诉他实话，他笑了笑说：“我自己偷跑出来的。”

许小乙勉强地相信了，可是他又有疑窦，翻了一下小老鼠眼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这张玩艺儿……”

说着又用手比划了一下，斯同镇静地道：“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许小乙哈哈一笑，重重地又在万斯同肩上拍了一下，道：“还是你行，这才是会逮耗子的猫不叫唤，果然你是胸有城府，你真行！”

说着向前走了两步，又回头过来，皱着眉道：“你既然有这个意思，却为什么要把他们都放了？你不怕他们会和你为敌么？”

万斯同笑道：“我以为他们受了这次教训，是一定不敢再来了！”

许小乙鄙夷地一笑道：“不敢？除了你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是真不敢，要不然他们什么不敢？小兄弟！不是我说你，有些事情你做的，实在

是不敢叫我恭维。”

他这几句话，说起来宛若多年故友一般，听得万斯同差一点笑了出来。

许小乙一只手摸着万斯同的马，边走边道：“凭良心说，别人我还不含糊他，只有龙十姑，妈的！这个小娘儿们是真难缠！”

万斯同冷冷一笑，吓唬他道：“我可警告你，她可是也来了。”

许小乙顿时怔住了，他翻了一下眼皮：“你听谁说的？”

“我是这么猜想，她一定来了！”万斯同这么回答说，许小乙立刻就嘿嘿地笑了。

他说：“放心吧！小兄弟，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她睡莲龙十姑不敢来，因为我们这批人都在这里，她要是碰上了，嘿嘿……”万斯同淡淡一笑说：“她要是怕你们，也不会放你们了。”青蛇许小乙闻言眨了一下眼，有些害怕地道：“喂！你可别吓唬我，她到底是不是真的来了？”

万斯同不禁肚内暗笑，当下翻了一下眼皮道：“我只是这么猜想罢了！”

这时候，他们已行到一堆巨大的乱石丛中，那些散落的巨石，有的大如屋楼，有的却矮小仅尺许，人行其中，倒是构成了天然屏障，太阳光斜射过来，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阴影。飕飕冷风刮来，令人感到遍体生凉。

青蛇许小乙指了一下石后道：“我们就在这里歇歇吧，来！我给你拴上马。”

他说着就把马缰接过来，打了一个圈，套在一块尖出的石头上，然后用袖子扫了一下地，一屁股就坐了下来，万斯同见地面甚为平滑，也坐了下来。

许小乙咳了一声，干笑道：“我说兄弟，你那张图……”忽然他口中咦了一声，目光凝视着眼前的地方，并且站起身子慢慢地走过去。

万斯同循着其目光向前望去，只见地面上有人用石块画着几道线图，很像是一个无聊人信手涂鸦。

可是许小乙却惊异地张大眸子，口中“啊”了一声，一面向万斯同招手道：“快来。”

万斯同好奇地走了过去，青蛇许小乙张着大嘴说道：“果然有人先我们一步来了！”

万斯同留意地看地上的线图，点线不一，很是凌乱，似乎是一个人思索时画下的图案，地面上有一些散落的草穗，像是为人信手扯下丢落，另外在接近草坪的地方，有几堆牲口的粪便。

万斯同只一眼，已看出了是驴子的杰作，因为驴马的排泄物，在内行人眼中，是有着显著的差异的。

他不禁冷笑了一声，许小乙正在低头仔细看地上的图线，闻声抬头道：“怎么，你有什么发现么？”

斯同不愿把自己丢人的事说给人听，他摇了摇头，许小乙撇了一下嘴道：“好！那么就看这里吧。”

他显然是对地上的那些乱糟糟的线条有了兴趣，他用手指着道：“你看，这一定是有人在计划着要窃取那本书，这些线条，很可能是画的那个神秘的地方。”

他把万斯同向前一拉道：“来，老弟，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仔细琢磨琢磨！”

万斯同垂下头来看了一看，立刻已看出来一些眉目，并且很确定地知道，这些凌乱的线图，脱胎于自己遗失的那张桑皮纸图，那是毫无疑问的。

他猜想那黑衣少女，定是遭遇到了某种困难。她按图索骥地找寻到了这里，却无法再进一步地了解下面过于复杂的线图，所以才潜身在此，苦苦思索。

想着，他就把身子蹲了下来，青蛇许小乙也蹲了下来，说：“太乱了！”

万斯同没有理他，正在聚精会神的当儿，却听见半空中有人嘿嘿地笑道：“许花子太晚了，这张地图，我已经全份地描下来了，你们来晚了一步。”

二人猛然回身，却见一方大石上，一掌红石子奇正在伸着懒腰。

说完话后，他一振臂，轻轻地由巨石上飘身而下，二人心中都不禁一动。

许小乙脸色很难看，他寒着脸笑了笑：“石老儿，你虽然早来了一步，可是眼前我们也并不后你，这张图你能描一份，我又何尝不行？”

他遂问万斯同道：“有纸笔没有？”

石子奇哈哈一笑道：“许花子，你要描下来，我不反对，可是我要告诉你，这其中有十几条线，是我乱加上去的，你不怕麻烦，就照描一份好了！”

青蛇许小乙后退了一步，冷哼了一声道：“我不信你的话，你想支开我们，而独取现成么？石老儿！你也未免把你自己想得太聪明了。”

石子奇一声狂笑，他探手入怀，摸出了一张地图，在空中抖了抖，道：“看见没有，化子，我莫非还欺骗你不成么？”

青蛇许小乙不禁怔了一下，一掌红石子奇又哈哈一笑，一面把地图揣入怀中。

他慢慢地走到了万斯同身前，双目眯成了一道缝地笑道：“怎么着，老弟，你也跟着来蹚浑水？”

万斯同笑道：“我是自己来的，谁也不跟。”

一掌红耸了一下肩笑道：“这么最好，这玩艺儿本来是各人看各人的造化，用不着去受人利用的。”

说着目光朝一边的青蛇许小乙瞟了一眼，冷笑道：“许化子是不是？”

许小乙心知他这是存心挑拨离间，自己好不容易把万斯同说得有些动了，眼看就可哄得他拿出地图，此刻石老儿这么一说，就许前功尽弃。

当下恨得一阵牙痒痒，真想举掌劈过去，他目视着石子奇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石子奇冷冷一笑道：“化子，你的鬼道儿，当我不知道，万少侠手上那张东西，别说是靠不住，就算是真的，人家也没有拱手让你的道理。”

青蛇许小乙小眼一翻，因为人家说中了心病，虽然愤怒万分，却是一时答不上话来，只气得全身一阵颤抖，他一面用眼睛去偷偷地瞟着万斯同，要看他是否就此对自己反目。谁知万斯同却笑道说：“石老先生，你说错了，在下只是在此处凑巧碰见许前辈的，至于什么地图不地图，我是全然不知。”

一掌红石子奇怔了一下，遂冷笑了一声道：“老夫好心关照于你，万少侠既然如此说，显见得是老夫太多事了。”

他说着身形向一边霍地纵出，一路纵跃如飞而去，青蛇许小乙嘻嘻一笑，冷嘲道：“好一个自讨无趣的家伙！”

他心中不禁对万斯同这措词十分感激，石子奇走了之后，他望着万斯同嘻嘻一笑道：“老弟，你这就算很对得起你这个老哥哥啦！妈的，那个老小子还想挑拨离间我们。”

他笑了一声，低下了头，小声道：“这个老东西可是奸滑得很，你还得十分地小心着他呢，不过……”

又挤了一下眼睛笑道：“有我在这里，你大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他不来便罢，要是真敢来……哼！”

那双小眼睛里泛出了两道奇光，万斯同立刻向他笑道：“你太多虑了，我们走吧！”

青蛇许小乙也就转怒为笑，他走了几步，又小声笑道：“瞎走也不是办法，这么吧，你那张图……”

万斯同拍了一下身上道：“图在身上，你不用看，跟我走就行了。”

许小乙两道眉毛失望地往当中皱了皱，道：“拿出来咱们研究不好么？”

“不用了！”万斯同说：“我都看过了，你跟着我走就行，错不了。”

青蛇许小乙口中嘿嘿笑道：“那敢情好！”

可是他内心却禁不住骂道：“好个小王八蛋，你也未免太精了，我倒要看看是你耍得过我，还是我耍得过你，那张图你不交出来就是不行。”

二人一马，绕出了这丛乱石，当空的骄阳火炙炙的，晒得十分难受。

万斯同表面虽不再显出不愉之色，可是内心却是极度地厌烦不安，他在心中盘算着要如何地脱身独行，因为许小乙这么跟着，在心理上，实在威胁他太大。

龙其可恨的是，这匹马现在必须要负责两个人的重量，因为许小乙没有马。

万斯同让他坐在前面，因为怕他对自己施以暗算，其实许小乙倒不至于如此，窃图之心有之，害人之心倒未必敢存。

马行至一片山地斜坡，坡上生着密密丛丛的竹子，微风摇摆着，一片翠绿，四下全是矮小的灌木树林，斯同因来前早有一番研究，知悉这地方名叫清风堡，堡上有一义民村，居住的乃前朝迁来的忠贞之士。

对此许小乙也有耳闻，他们的马就直上清风堡，有一道弯曲的山路，延伸上去，道边栽着两行青葱葱的竹子，风吹着飕飕地响。

万斯同问道：“我们在此稍微歇息一下可好？”

许小乙连连点头道好，原来他早已存下盗图之心，只是没有机会，此刻闻言不禁暗喜。

在“柳丝乡”客栈之中，他们痛饮了一番，然后分榻和衣而卧。

在此笔者必须要额外交待一笔，万斯同在酒食中途，他曾伪称如厕小离了片刻，归来后不久，他就宣称不胜酒力了。

这是一间颇为宽敞的客房，四壁为青竹编成，两面轩窗大开，因地势高，凉风不时贯窗而入，室内清风阵阵，乍睡极为舒适。

万斯同上床不久，就发出了香甜的睡息，又过了一会儿，青蛇许小乙悄悄地翻身坐起来。

他对着熟睡中的万斯同望了一阵，在他确定对方是入了梦乡之后，他那黄蜡似的面皮上，才显出一种忍不住得意的微笑。

然后他双手一按床沿，整个身子如同风吹树叶似的飘了起来，往下轻轻地一落，正好是在万斯同床前。

他行为极为轻敏，可以说没有带出一点声音，然后他皱着眉头，考虑着如何下手行窃。

就在他正想偷偷解开万斯同的随身革囊之时，他忽然在万斯同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角黄色的信封。

他的心立刻怦然一动，唇角漾起了一圈欣慰的笑容。

他目光在万斯同身上转了一转，心中笑骂道：“小家伙，你藏得太不隐秘了，哈！”

想着只一探手，已把枕下信封取到了手中。

那是一个常见的牛皮纸信封，厚厚的，鼓鼓的，这些都不足为奇，最奇的，却是信封上几个墨笔正楷，写着“合沙奇书秘引”。

青蛇许小乙差一点笑出了声音，他双足微微向后一点，已倒蹿了出去，落在了自己床前。

然后他用喜得发抖的手轻轻掀开了封皮，探二指入内，想把内中的地图抽出看看，谁知手指方探入内，似摸到了一根像线似的东西。

青蛇许小乙乃托钵气门中第二代极为突出的人物，不论武功机智，都要高人一等，可笑他这时，竟是愚蠢得像一头猪。

凭着他在江湖上五花八门的众多阅历，他应该立刻体会到，这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而立刻停止才对，可是他显然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随着他指尖挑动，那根软线向外一弹，只听见“哧”的一声，由信封内，散飞出了大片白雾。

许小乙只吸得了一口，顿时感得一阵昏眩，双目向上一翻，“砰”一声摔倒就地，顿时不省人事了。

这巨大的声音，传到了万斯同的耳中，万斯同就像一个孩子似的，自床上一跃而起，他发出了一声惊奇的赞叹：“妙呀！”

在白雾迷漫中，他先不急过去，直到迷雾完全消失之后，他才笑着走过去，弯腰拾起了地上的信封。

他得意地打开了信封，却发现内中的迷粉，竟是一些也无存了。

许小乙吸进了相当的数量之后，预料着他当有一段长时间的睡眠，这一点不必置疑。

万斯同望着他笑道：“这怪不得我，只怪你自己心太贪，再见吧朋友！”

他就轻轻地拉开了门，走了出去，店家笑着问道：“客人要出去么？”

斯同嘻嘻笑道：“我的朋友喝醉了，现在睡觉，你们不要吵他，我因有急事，所以想先走一步了。”

店家连连点着头，斯同又道：“一切食宿银钱，我都留下了，等他醒后向他索讨就是。”

说完了，他就大步走出了店门，店小二拉出了他的马，他翻身上马，直向坡下疾行而去。

这次得了一个小小的启示，那就是对付奸滑的人，必须也要用奸滑的办法，套句俗语，那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武林中尽管标榜着道义信实，可是多数的人是不理会这些的，他们的信条是弱肉强食。

万斯同内心的喜悦，是不可用言语形容的，记得不久之前，他为那陌生的黑衣人这么炮制之后，他内心的懊丧与愤恨，和此刻的心理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酒足饭饱，再加上内心的喜悦鼓舞，万斯同此刻看来，真是精神百倍。

下了清风堡，他见道前有双股岔路，俱都是荒草丛生，真不知何所去从，但是他必须要选择其中之一。

站在两条路的中央，他左右仔细地分辨着，忽然，他看见左面那条路口，

有显著的一些蹄痕迹。

万斯同上了马，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发现那是驴子的蹄迹，他立刻跳上马，直向这条路上催驰而下，可是当他跑出了一段距离之后，他突然勒住了马，又跳下马背，仔细地在地面上观察了片刻，唇角带起了一个微笑，暗忖道：“那聪明的障眼法儿，可是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想着他又跃上了马背，一路向回路驰去，到了路口，他就改行另一条路，一路催马疾下。

过了一片草地之后，现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黄泥道路，果然他没有猜错，在此，他发现了清楚的蹄痕，还有一些牲口的粪便。

令他惊奇的是，这些粪便之中，除了驴子的之外，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马的。

万斯同预料着，除了那陌生的黑衣人之外，前路定还有厉害的武林人物。

那么，争夺这部武林秘籍，定会遭遇到厉害的敌人，这是不可躲避的。

跑了一大段路之后，眼前的道路似乎是开阔多了，沿途多是穷山恶水，至此却是木秀天青，展望前方怪石林立，衬以灰色的天和杂生在石林中青葱葱的小松树，整个的天地，就像是一幅极大的彩笔风景画。

溪水分两弯，绕石而过，两岸有细窄的沙滩。

万斯同的马，惊扰了一群正在憩息的大雁，啪啪乱翅声中，只见它们争相地飞上了青天，灰白色的羽翼，翱翔了一个半圆的圈子，长鸣声中，这一群永远栖于大自然，而不耻与人类为伍的鸟中翘楚，已置身青冥，白云展示出它们的前程，谁知道它们这一程要飞多远，一百里？一千里？或者是一万里？

望着这群雁儿，他发了一阵子呆，然后他就把马牵到溪水旁边。

经过长途的奔驰，他的脸上身上，全都为沙土沾满了，马儿低下头在溪中饮水，他就脱下了上身衣服，把内衣权充浴巾，就在清冽的溪水中，好好地洗滌了一个干净，觉得精神好多了。

残阳，暮色，徐徐的风，点缀得这一片世外桃源是那么的柔美。

万斯同把洗净的内衣，搭在几根树枝上，让风来慢慢地吹干它。

然后，他又把地图摊开来，用石块压着纸角，仔细地去研究图上的线路。

图面上有两道点状的线道，弧形的向内包抄着，他猜想，那是两道流水，现在事实证明了，他这一想法果然正确，因为眼前这两道溪水，果然是如图中所绘，它们紧紧地抱着这一片石林。

万斯同的图载，也就到此为止，下面的三分之一，却是不得而知，他不禁又感到有些难了。

光阴似箭！

日月如轮！

残冬刚刚消逝，

春天又将远去……

已是阳春三月了，巍峨的山岩上还积着厚厚的一层白雪，远望过去，正像一个深沉衰老的老年人，在那本已银色的稀朗头发之上又加了一顶纯白的帽子。

寒冽的山风呼号着，从这个山头飘向那个山头，峡谷峻峰，仍是一片白茫茫的银色世界，严冬虽被春风驱离了城市和康平之道，但却顽强地逗留在山峰及丛林之中。



万斯同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着。

万斯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感觉。

当他仰首看着那些浮动白云的时候，不禁深深叹息了一声，这许多年以来，自己的身世，正如同这些天上的云块儿一般，飘动，飘动……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才能抛除这些恼人的烦恼。

水面上微微蒸发出白色的烟雾，在靠近浅草的池面上，几只像是蜘蛛似的长腿昆虫，来回地划动着，四周是那么的静谧。

摊在他面前的，是一张残缺不全的桑皮纸——其上点线交集，错综的线路，像是显示着某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他却似乎已经渐渐叩开了那神秘的门扉，来到“秘图”所显示的核心要地。

“如果那残缺的部分不曾失窃，仍在我手中就好了！”

心里这么想着，内心不无遗憾。

马在打嚏噜。

碧空如洗。

四周是出奇的静，然而不知怎么，他却下意识地感觉到或许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这一点毫无来由的显示顿时使得他精神抖擞，匆匆收起了线图，翻身上马。

就在此时，他耳中听见了一声清晰的马嘶声！

万斯同心中一动，当下慌不迭地趋马一边，缩身上了一棵大树。

他看见两匹白马，一路联辔而来，步法极为快速，只一瞬，已驰抵眼前。

马上是一男一女，俱都披着长长的披风，披风的颜色是一黑一绿，为风飘起，真是神采奕奕。

万斯同本来还未看清这男女二人的长相，心中正自狐疑，忽见那着黑衣的男子，倏地把马给勒住了，那匹白马唏聒聒长啸了一声，顿时就站住了。

穿着绿衣服的女人，见状也带回了马，并且游目四顾，万斯同不偏不倚，却正在这二人的头顶上。

当他看清了这男女二人的面貌时，他不禁吃了一惊，心说果然是他们这群人都来了。

这二人并非别人，正是一字剑商和夫妇，那女的万斯同也曾久仰她的大名，是燕翅镖段英。这一对夫妇，虽然俱不过是五十左右的年岁，可是由于他们不平凡的身世和武功的造诣，自少年时刻，在江湖上就享有盛誉。

一字剑商和自拜秦岭怪侠“一鸠老人”习技之后，自老人身上学得了精湛剑术，尤其是那套他仗以成名的“一字剑”，据说是由六合归一的先天妙术组成，动手时有极大威力。

万斯同对这夫妇二人，也只是仅听传闻，而未眼见，但因久仰他二人厉害身手，此时，乍然见他们现身，不觉心中十分惊恐。

他伏在树身上，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只见树下二人此刻都已经勒住了马。

燕翅镖段英问：“为什么不走了？”

商和四顾道：“只怕是走错了路，这地方如果我猜得不错，可已经到了星石岩了。”

“星石岩？”段英惊奇道：“那不是已经快到了？”

商和点了点头，遂自身上摸出了一块黄色的老羊皮，展开了仔细地查看着。

万斯同心中不禁又是一惊，他本以为，瞎婆婆赠予自己的那张桑皮纸，是天下仅有的一张秘图，却想不到对方手中，也有这么一张。

看到此，他对于得书的信心，就更觉得渺然无望，可是另一个念头，闪电似的自他脑中掠过，他心中不禁又充满了信心。

他静静地躲在树身上，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只是注目看着树下的两个人。

这时那一字剑商和，已经把那张羊皮收入怀内，他点了点头道：“不错，这是星石岩，再往下就是花琴涧了，我们总算不虚此行。”

段英面上现出了微笑，说：“你敢确定这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么？”

“一字剑”商和耸肩一笑道：“我所担心的只是龙十姑那个丫头，因为师父说，她外婆手中，好像也有一张秘图，除此之外，武林中是再也没有第二张了。”

段英皱眉道：“那么，她要是也来了呢？”

商和冷冷一笑，道：“你不要胡猜，她要是来了，我们这一路上还能没有一个耳闻？”

他说着，似乎很得意地笑了笑，又说道：“你莫非没有看见，田老婆子和江老婆子，只是在乱石岗打转，连门也摸不着么？”

“可是……”段英讷讷地说道：“在柳树林子里，那个钓鱼的小伙子，我总看他……”

一字剑商和冷笑道：“你是说的那个骑驴的小子？”

燕翎镖段英默默地点了点头，万斯同不禁心中一动，他由是知道，那个窃取自己地图的陌生少女，也已经到了，就更注意地往下听去。

一字剑夫妇想是一路奔驰，炎热不堪，此刻乍然行至阴凉处，不禁感到十分凉爽，于是借着彼此交谈，顺便歇息一下，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头上，还躲藏着一个人，这个人把他们口中谈论的机密，全部都听入了耳中，实在是大大的疏忽了。

这时段英说道：“就是那个骑驴的，我总觉得他有些别扭。”

商和晒然道：“就算他也是存心而来，只怕没有线图，也是空劳心机。”

段英说：“我们也要防他一防。”

商和点了点头道：“下次见了他再说吧！来！我们再往下赶一程。”

他说着一带缰绳，胯下白驹仰了一下头，直向前面行去。

万斯同心中正自焦虑，不知该如何才好，此刻见状，自是不胜欢喜，当下就见他夫妇二人的马直向左前方那一道溪水绕行而去。

那条小溪的左边，是一丛丛茂密的竹林子，两匹白马，并辔而行，徐徐投入林内。

万斯同迫不及待地跃下树来，他本想跟踪而下，只怕跟随太近，为对方看出了端倪，所以只有目送他们走远了，才敢自后追上。

他匆匆骑上了自己的马，顺着他们的去路，一路带马行去，心中边行边想，若非是他二人无意带引，只怕十天半月自己也转不出去。

这片竹林子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深，对于这附近地势来说，像是一座屏障，因为它遮住了后面的石林，如果你不穿过它，你断然不会发现这些美丽得如同星罗棋布的石林。

至此眼势大开，似乎天在你眼前大大地开了，云也低了，低得好像只是在你的头顶上飘，风势很大，由于穿行过众多的石林，所以发出呜呜像哨子

一般的声音。

万斯同正要放马出林，忽然他耳中再次听到了马蹄踏动的声音，并且有马打嚏噜的声音。

这声音听得他像猴子似的，自马背上急速地翻了下来。

他先把马匹隐藏好了，然后一个悄悄地循声觅去，找了半天，果然他在一个洼子里，找到了一字剑夫妇所留下的两匹白马。

两匹马是拴在一丛竹子里，正在安详地扫着尾巴，只是，它们的主人却不见了。万斯同心中不由一怔，他十分后悔自己来得太晚了，以至于让他们抽身而去。

现在没有什么再怀疑的，显然是已经接近了那藏书之处，因为前面石林马不易行，所以他们才舍马徒步而行，自己如不快快追上，只怕为二人占了先机。

想着他不及再回头去照顾一下自己的马，就匆匆地向前面石林内行去。

看到了眼前的地势，才令他相信一字剑商和所谓“星石岩”，果然有些名实相符。

他一个人借着巨石掩身，不一刻已行至石林丛中，以此摸索着前进约有里许光景，仍未能行出，也没有再看见一字剑商和夫妇的人影。

太阳的影子微微偏西，阳光如炬，耀目难睁，所幸有这些石头遮着，否则定是热不可耐，这一片石林，可比昨天所经过的乱石岗大多了，地势也阔得多，人行其中，如同置身阵内，若非轻车熟路，真不敢想象能轻易地转出来。

万斯同正感到进退维谷的当儿，忽然听到了一声清晰的驴叫之声。

这声音喘息而拖长，穿行在石空之间，仿佛就在近前不远。

万斯同不由得精神大振，当下飞快地直向驴嘶之处奔去，他自信这一次，那个窃取地图的黑衣少女，定是逃不过自己的手去。

可是他快，更有人比他还快，当他的身形蹿上了一根大石的尖峰，已有人自另一个尖峰飘身而下。

那飘下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一字剑商和。

万斯同本能地把身子向下一伏，再看地面上，果然有一只黑毛锃亮的小驴。

那头小毛驴，正是万斯同所熟悉的，它正是那乔装的少女所乘骑的驴子，只是这时候，却不见那个骑驴的黑衣少女。

一字剑商和这时面上罩着一层怒意，他双手叉腰地站在驴子身边，冷冷地笑道：“小朋友，我看见你了，藏又有什么用呢？”

心中正怀疑，那商和已施出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陡地自地面上拔空而起，向一根石尖上落了下去。

万斯同正惊奇，却见商和身形方一下落，却另有一条身影比他还要快地腾了起来。那种式子是一上一下，甚为好看，一字剑商和身子方一下落，那腾起的人影倏地弹起，却并不远奔，仅仅掠过了五根石柱，蓦地又落下来。

一字剑商和无形中却是扑了一个空。

他口中叱了一声：“好小辈！”

只见他身子“嗖”的一声，又腾了起来，这一次那腾起的式子极快，也极为美观。

可是对于那个陌生的少年来说，他仍然是显得太慢了。

一上一下的势子，和先前依然没有两样，只是挨得更近了，看起来几乎是彼此擦肩而过。

这当口，一字剑商和，显然已知道对方并不如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年少可欺，相反地，对方少年却是一个身负奇技的高手。

他的轻视之心，不觉去了不少，就在相互擦身而过的刹那之间，一字剑商和口中叱了声：“下去！”

他口中这么说着，右手已猛然劈出，并且用了相当的功力。

这一掌夹着无比的劲风，直向那人腰臀之间劈去，其势是劲猛力足。

在万斯同的心目中，他认为那人是断然逃不开了，因为一字剑商和这一掌来势是那么的猛。

半空里，传来了那人轻笑的声音，整个的身子，看来是那么灵巧地一转，如同柳枝为狂风荡起一般，只是那么轻轻地一闪。

两条人影，又轻飘飘地岔开了。

万斯同几乎惊得呆了，他为少年这种轻功身段震惊住了。

同时之间，这两个人，又各自落身在两个不同方向的石柱的尖峰之上。

这时候万斯同也已看清了，那人果是窃取自己地图的那个男女不分的少年。

只是他今日所穿的，不再是那件黑衣服，而换成了表衣青帽，日光之下极为俊俏倜傥，青绸面的夹袄上还另外加了一件小背心，看起来愈发神采奕奕。

万斯同骤然发现了她的身形，想起前恨，真恨不得扑身过去，给她一个厉害，可是感到眼前的诸多情况，他只好忍恨一旁。

遂见这青衣少年晒然笑道：“商和，你已是我手下的败将，居然还敢发什么威？你真是好不知耻。”

商和被她骂得面上一红，他退后一步，紧紧地眨了一下眸子道：“足下何人？商和并不认识你。”

那少年嫣然一笑，看起来宛若女子，只是，她却偏偏丈夫气地冷笑了一声，沉声说道：“你不要管我是谁，反正我认识你。”

说着眸子向两边瞟了一下，露出编贝似的一口细齿笑道：“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何故容我不得？平白欺人，当我是好惹的么？”

一字剑商和哈哈大笑了一声，气态轩昂地道：“你的话未尝不对，只是你商大爷行事素来是干净利落，今日之势本来是优胜劣败，我们不妨印证一下武功，果如你所言，我商和如是你手下败将，那也简单，我是拨头就走，《合沙奇书》自然让你，否则却也不容你如此猖狂，小朋友，你意如何？”

那青衣少女嘻嘻一笑道：“商和，你也太聪明了，只是我并不会上你的当。”

他说着目光向万斯同这边瞟了一眼，咧嘴一笑，万斯同急速地又把头往下低了低。

他心中狐疑道：“莫非他发现了我的藏身之处么？”

想着右手环抱前胸，只待蓄势发出，可是那少女只笑了笑，目光又回到了商和身上。

她冷笑道：“商和，你自诩为足智多谋，却不知不觉做了一件大大的傻事，我怕羞了你的老脸，现在也不说破于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笑了笑，轻松又道：“眼前已是重要关头，我们各人但凭造化、武功，

多逞口舌也是无益，好在你身上有羊皮线图，我们后面再见了。”

她说着双掌平胸微按，以“乳燕钻天”的身法，蓦地拔了起来，复向一座石尖上落去。

一字剑商和冷叱了一声：“休走！”

他单掌微提长衣下摆，正要以“八步赶蝉”的上乘轻功随后赶去，在这个时候，传来一声娇叱，道：“打！”

